

阿托莫諾夫一家

民國 40 年 3 月 8 日
存 惠 校 母
671
定業畢屆四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資料室

分類號 670.911

著者號 7412

登錄號 31205⁸⁻¹₂₇
C.I

2704

CENTRAL

北京大學圖書館

民國 40 年 3 月 8 日

登記 671 號

文學類 號



高爾基像

2704

新學圖書公司

民國 40 年 3 月 8 日

登記 671 號

文學類 號

譯文叢書

高爾基著

阿托莫諾夫一家



汝龍譯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8334-
31
0.2



第
一
部



國家圖書館



004652741



農奴解放（註一）以後大約過了兩年，這天是「基督化身節」，（註二）聖尼古拉駐梯察克教堂的教民正在做彌撒的時候，發覺有一個陌生的人，雜在人叢中行走，粗魯地推擠着人們，將輝煌的蠟燭安插在德里歐莫富城視爲最高榮譽的神像前面。這是一個威風凜凜的男子，有一個大鼻子，一把大而且鬚的、灰白的鬚子，一團黑而且鬚的頭髮好像一個吉卜西（註三）。他那藍灰色眼睛從突出的濃眉下面傲慢地向外張望，當他放下臂膀的時候，可以看到他那闊大的手掌觸着

（註一）俄帝亞歷山大二世於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頒佈解放農奴令。但一般農奴生活未見改善。

（註二）「基督化身節」於每年八月六日舉行，係紀念耶穌登山變形（參考馬太福音第十七章）。

（註三）吉卜西（Gipsy）乃高加索之漂泊流浪民族，最初來自印度。

膝部。

他夾在本城最高貴的人物的行列中向十字架走去，這件事情使他們特別不高興。做完彌撒後，德里歐莫富城的最顯要的人物停留在走廊上交換對於這陌生人的見解。有人說他是個牛馬販子，還有人說他是個市長，但是本城的「斯塔羅斯塔」（註一）耶富塞伊·巴伊馬柯夫，這健康惡劣然而心地善良的、愛好和平的男子，輕輕咳嗽，說道：

「說不定他是某貴族的僕人，或者是個獵人，反正是個伺候上等人娛樂的人物。」

但是醜陋的、麻臉的布商波米阿洛夫，這綽號爲「螳螂鏢夫」，以說刻薄話爲樂的、不肯罷休的情欲主義者（註二）惡意地叫道：

「你們看見了嗎？他的爪子多麼長！請看他走路的神氣，好像各處鐘樓打鐘全都爲了對他致

（註一）『斯塔羅斯塔』（Starosta），俄國村落中的農會會長，大半由年高有德望的人担任，綜理全村事務，如：定奪播種及收割之時間，分配種子及土地，農民離村須得其許可，等。

（註二）情欲主義者相信道德價值全由饜足吾人情欲以生。

做似的！」

穿着一件深藍色粗布外套，和一雙優良的俄國皮靴，這寬肩膀、大鼻子的男子沿着街道向前行走，儼然整個地方都屬於他一般，他的手插在衣袋內，他的臂肘緊貼在身旁。這些市民委託那製造聖餐麵包的婦人，鄂丹斯加芽去做探聽他的底細的工作，波米阿洛夫邀請他們當天傍晚到他那栽着覆盆子的花園裏茶敘，之後，鐘聲鳴響，各自分散去吃他們的麵餅。

飯後，德里歐莫富城的其外的居民看見這來路不明的男子出現在河對面一片叫做「牛舌頭」的沙洲上，那塊地方是拉特斯基王族的地產。他在柳叢當中行走，用大而勻的步子，丈量着沙洲，從手掌下面眺望這城，這鄂喀河（註一）以及它那曲折的支流，多沼澤的發拓拉克夏河。德里歐莫富城的人民是穩重的，他們沒有人敢冒昧叫喊一聲，質問他是誰，在做甚麼。然而他們差遣更夫馬希加·斯土巴去問，這人是個醉漢，並且是這城中的丑角。不管婦女在場，斯土巴不要臉地當衆脫下他的制服袴，但是頭戴他的揉皺的鴨舌帽，就這樣走向前去，涉水渡過泥濘的發拓拉克夏河。鼓起他的喝飽酒的大肚皮，他搖搖擺擺走到那陌生人面前好像一隻滑稽的鵝，並且爲了

（註一）Oká. River 爲橫貫俄羅斯之大河，在莫斯科以南。

長威風起見，故意高聲問他是誰。

那陌生人的回答聽不見，但是斯士巴馬上轉身回到市民面前。

「他問我，」他告訴他們，「我爲甚麼生得這樣醜。他的眼睛又大又惡，活像個強盜。」

那天黃昏在波米阿洛夫的栽着覆盆子的花園裏，鄂丹斯加芽這製造聖餐麵包的女人——一個面頰下垂的人，以算命者和「智慧的婦人」聞名——向本城高等人民做了她的報告。

「他的第一個名字是伊里阿，」她宣佈道，她的恐怖的眼睛睜得很大，「他的姓是阿托莫諾夫。他說他打算住在此地，因爲要做生意。但是是甚麼生意，我沒法探問明白。他是從佛爾戈洛得那條大道來的，在三點鐘之後不久，已經沿原路離開此地了。」

因而他們沒有發現他的甚麼特殊之處。這件事情令人不愉快，好像夜間有人來輕叩窗戶無言地警告着將有災禍來臨，之後這人又溜去了一般。

三個星期過去了，一切關於這事故的痕跡早經從市民的記憶中消褪，這時阿托莫諾夫突然出現在巴伊馬柯夫面前，他的三個孩子相伴着。他的話語落下來，好像斧子的砍擊。

「這裏有幾個素未謀面的人來求你，耶富塞伊·米特里奇，打算在你的智慧的治理之下生活，請你幫助我，讓我立足在你的鄰里之間。」

他的故事又簡單又明白。他一向受僱於庫爾斯克城（註一）的拉特斯基王族，做喬耳琪親王家的總管，他們的領地在拉提亞河流域，可是他在農奴解放時退休了，得到很可觀的報酬，決意自己開辦一個製造麻布的工廠。他是一個鰥夫，三個孩子的名字排列如下：最長的叫做彼奧德爾，那駝背的叫做尼基塔，第三個，過繼的外甥叫做阿歷克塞。

「我們這裏的農人種麻種得很少，」巴伊馬柯夫深思地說：

「我們要強迫他們多多地種。」

阿托莫諾夫的語聲又重濁又粗嘎，他說話好比敲一面大鼓。可是巴伊馬柯夫一生處世慎重，說話是細聲細氣的，好像恐怕驚醒甚麼可怕的妖怪似的。他那悲傷的、灰色的眼睛是和善的，當他望見阿托莫諾夫的孩子石頭一樣站立在門口時，他向他們瞞着眼。他們全都很不相像：彼奧德爾，寬胸，眉毛挨緊，眼睛像小熊，酷肖他的父親；尼基塔的眼睛是女孩樣的，大而且深藍，跟他的襯衫一樣；阿歷克塞是一個頭髮鬢曲，面頰緋紅的美少年，白皮膚，臉容明朗而快活。

「他們當中總有一個要去當兵了罷？」巴伊馬柯夫問。

（註一）Kurs 爲俄國南部之大城，靠近烏克蘭。

「不，我需要他們在身邊。我已經爲他們辦妥免服兵役的手續了。」

揮一揮手，阿托莫諾夫命令他們走開。當他們按年齡的順序一個跟在一個後面安安靜靜退出後，他將一個沉重的手掌拍在巴伊馬柯夫的膝上，說：

「耶富塞伊·米特里奇，我到這裏來還爲了給你做媒人。把令媛嫁給我的大孩子罷。」

巴伊馬柯夫喫一驚。他從座位上跳起來開始揮動他的臂膀。

「天！你在想甚麼啊？我這是第一次同你見面，簡直還不認得你是誰，而你就向我要求這個！我只有一個女兒，她還太小不能結婚，而且你又從來沒有見過她！你不知道她長得甚麼模樣：

……你在想甚麼啊？」

但阿托莫諾夫只隱在他的鬚曲的鬍子裏微微地笑。

「請向警察隊長去打聽我的來歷，」他說，「他是極心感我的親王的恩典的。親王曾寫信給他，囑咐他要對我做的各種事情加以幫助。你以後不會聽見有反對我的事情，那神聖的神像可以做我的担保。我知道令媛，我知道你們這城裏的一切事情。我不動聲色地來過四次，已經充分探問清楚。我的大孩子也來過這裏，還見過令媛，所以請不必擔憂。」

覺得好像被熊襲擊了一般，巴伊馬柯夫請求來客緩一緩再定規。

「我可以暫時緩一緩，可是我的年齡不允許我成年累月地緩下去，」阿地亞爾夫是頑固的，聽起話來是嚴格的。

「來，向你們的主人告別，」他從一個窗子向庭院裏喊道。

他們告別退出後，巴伊馬柯夫怯怯地望着那神像，在自己身上畫了三次十字，喃喃道：

「主垂憐我們！一個多麼奇怪的人啊！救我脫離災難吧！」

然後，用手杖輕叩着地面，他踉蹌走進花園，他妻子和女兒正在一棵菩提樹下煮果子醬。

「那些站在庭院裏的小傢伙是誰，米特里奇？」他的健壯俊俏的妻子問。

「我不認識。娜泰芽到哪裏去了？」

「到堆房取糖去了。」

「取糖去了，」巴伊馬柯夫陰鬱地複述道，頹然在草地上坐下。「糖，是的。他們說解放農

奴會給人帶來不安甯，這，他們說的是實話。」

他妻子細細打量他，驚訝地問道：

「怎麼樣了？你又害病了麼？」

「我覺得很氣悶。似乎是，這人該當估據我在世界上的位子似的。」

他妻子開始安慰他。

「何必煩惱呢？」她說。「真的，近來有些人離開鄉村到城裏來了。」

「正是這樣，他們果然來了。可是現在我不想同你說甚麼話。讓我仔細想一遍……」

五天後巴伊馬柯夫倒在床上。十二天後死了。他的死亡給阿托莫諾夫和他的孩子們投一個頗爲深刻的暗影。在這「斯塔羅斯塔」病中，阿托莫諾夫來探望過兩次。他們在一起有過一次長談。第二次他來時，巴伊馬柯夫喚他的妻子進來。

「去，同她去談，」他說，將雙手厭煩地疊在胸上。「塵世的俗事，似乎是，不再和我有關聯了。讓我安息罷。」

「隨我來，幽莉安娜·伊凡諾夫娜，」阿托莫諾夫命令道，一眼也不看他的女主人是否跟在後面，他自顧走出房間。

「去罷，幽莉安娜，這大概是命該如此，」這「斯塔羅斯塔」看出他妻子在躊躇是否隨着他們的客人出去，便鎮靜地向她勸告。她是個賢慧的婦人，明情達務，行動舉止從來不是不加以相當考慮的；然而這一次她在一小時後才回到她丈夫面前，一面輕彈眼淚，她那細長美麗的睫毛顫動着，一面說道：

「似乎的確命該如此，米特里奇。你給我們的女兒祝福罷。」

黃昏時分她帶領着女兒到她丈夫床前，女兒穿着盛艷的服裝。阿托莫諾夫推他的兒子走上前去。連眼色也沒有互換一回，這男孩同女孩便手拉手跪倒，垂下頭。巴伊馬柯夫，喘息着，在他們頭上舉起這家中歷代相傳的，鑲着珍珠的神像。

「以天父和天子的名字……主，託您的恩典，不要背棄我的獨生的孩子。」

「記住，」他嚴厲地對阿托莫諾夫說，「上帝在上，你對我女兒是負着責任的。」

那一個向他一鞠躬，這樣一來他的手就碰着地板。

「我知道。」

對他的未來的兒媳不說一句溫和話並且對她和他兒子正眼也不看，他向門口揚過頭去。

「出去，」他命令道。

當這一對已訂婚的新人走出後，他在病人的床上坐下。

「不要煩惱，」他堅定地說，「一切都會安排得很好的。我在親王家做了三十七年事情沒有受過一次罰。人不是神：他是粗野而且難以討好的。至於你，幽莉安娜，你以後會受到好照應。

你將要成爲我的孩子們的母親。他們會受到囑咐而尊敬地看待你的。」

巴伊馬柯夫靜聽着，他默默凝望那牆角的神像，哭了。幽莉安娜也在啜泣。阿托莫諾夫露出懊惱的神色來。

「噯，耶富塞伊·米特里奇，」他說，「你死得過早了。你沒有好生照料你自己。而我是何等迫切地要保重你啊！」

他手摸着鬍子，不禁高聲嘆息。

「我知道你一生的事蹟，」他繼續說，「你是個有聲望的人，而且十分精明。你若能同我相處五六年，我們必定能做出很多事情。然而，這是上帝的旨意。」

幽莉安娜可憫地嚎叫着。

「你哇哇地喊甚麼，你這老烏鴉？你爲甚麼要驚嚇我們？說不定還要有一……」

但是阿托莫諾夫起身，向巴伊馬柯夫折下腰深鞠一躬，好像把他當做一具死屍。

「謝謝你肯信任我。再會，我必須到鄂喀河邊去，有一隻駁船載着我的東西已經到達那裏了。」

巴伊馬柯夫的妻子傷了心。他剛剛離開房間，她便慟哭起來：

「這鄉愚，這土佬，他對他兒媳婦連一句和氣話也沒有！」

她丈夫止住她。

「不要抱怨，」他說，「不要驚嚇我，」沉吟了一下又補充道，「你跟定這個人罷。他似乎比我們這般人高超。」

巴伊馬柯夫由全城和所有五個教堂的牧師風光十足地護送着下了葬。阿托莫諾夫一家大小在靈柩後面直接跟隨着亡者的妻子女兒；但是市民不高興這樣子，當駝子尼基塔落在一家人的後面走着時，他聽到人叢中的喁喁私議：

「沒有人認識他是誰，但是一轉眼他鑽營到前頭的位子上去了。」

波米阿洛夫轉着他那圓的襯實顏色的眼珠，悄悄議論道：

「亡人耶富塞伊和幽莉安娜兩個都是慎重的人，從來不意氣用事。所以其中有隱情。他必定會經用甚麼方法引誘他們，不然，他們絕不會同他結成親家的。」

「是的，這是一件曖昧的事情。」

「我也說是一件曖昧的事情。偽造錢鈔罷，恐怕是的。可是巴伊馬柯夫的確一生過的是有聲望的人的生活，不是嗎？」

尼基塔低着頭傾聽，他的駝峯隆起着好幾在等待一擊。這是颶風天。人羣用背向着風，幾百

隻脚揚起塵土，在他們身後拖曳着好像一縷煙，在人們的禿頭和油髮上灑蓋了一層粉末。

「看啊，」有人說，「阿托莫諾夫全身上下被我們揚起的塵土灑成了甚麼樣子。他全然變成灰人了，這吉卜西……」

丈夫葬後過了十天，幽莉安娜·巴伊馬柯伐同她女兒遷到一座修道院，把房舍讓給阿托莫諾夫一家住。阿托莫諾夫同他孩子生活在活躍的旋風中，從早到晚可以看見他們沿着街道迅速地大步行走，或是當經過教堂時慌忙地在自己身上畫十字。父親是一個喧囂躁暴的人，他的長子，陰沉靜默，顯然在隱忍着恐懼或羞澀。美少年阿歷奧夏雖然同男伙伴翻臉使氣，對女郎却老着臉皮盯；尼基塔，天剛亮便挺起尖聳的駝峯動身渡河到「牛舌頭」去，泥水匠，木匠，同白嘴鴉混合在一起，在那裏修建磚砌的長列庫房。庫房旁邊，靠近鄂喀河，用二尺厚的木料建築一幢二層樓的大廈——一所看去像監獄的房舍。黃昏時分，德里歐莫富城的人聚在發拓拉克夏河的岸上，嚼着甜瓜和葵瓜子，傾聽那鋸子的摩擦聲，和尖軋聲，鉤子的刮擦聲，利斧連連不斷的砍伐聲，並且傳遞着譏嘲的評論，說到建築巴比倫高塔（註一）是徒勞無功的。

（註一）昔人要在巴比倫建一高塔，高達天堂。（事蹟見創世紀第十章）

波米阿洛夫則製造大快人心的預言，說一切災難將降臨這些陌生了。

「明年春天洪水會淹沒這些難看的建築物的。或許還有一場火災罷。木匠是吸煙的，而那裏到處是木屑。」

「他們在沙灘上建築，」伐西利，那肺癆病的牧師幫腔道。

「要是他們招許多工人來此地，酗酒、偷盜、傷風敗俗就要開始了。」

但是麵粉廠主兼酒店主人路加·巴爾斯基，一個大塊頭的、腦滿腸肥的人，安慰地說：

「來的人越多，」他用他那嘶啞的低音說，「那就越容易餵飽他們。沒有關係，讓這些人儘管工作罷。」

尼基塔·阿托莫諾夫供給這般市民以多量的談笑之資。他把柳樹林拔出，移植到一塊廣大空場上以後，整天價消磨在淘挖發拓拉克夏河裏的污泥，掘起卑濕地方的草土。之後他的駝峯向天拱起，他將草土載在一輛手車裏推走，將它分佈在沙土上成爲一個個小黑堆。

「他在試著佈置一個墓園哩，」市民猜測道，「多麼愚的蠢材！你在沙地上施肥是白費的呀！」

日落時候，阿托莫諾夫一家由父親率領着，排成單行，涉水渡過河來。他們的影子映在淡綠

的水面，波米阿洛夫便指點道：

「看啊！看啊！那駝子的影兒多麼滑稽啊！」

於是他們都看尼基塔的影子，排行在第三，樣子古怪地顫抖着，看去比他弟兄的長影子還要大。一天，大雨後河水高漲，駝子失足陷在水草裏，要不然就是陷進一個凹坑裏，在水上不見了，這使得岸上一切旁觀者心花怒放地笑了。唯一表示憐憫的人是奧爾榭加·奧爾洛伐，醉鬼鐘錶匠的十三歲的女兒。

「哎呀，哎呀，」她尖叫道，「他要淹死了！」

她的後腦勺挨了一掌。

「不要大驚小怪，」她受訓斥。

走在末後的阿歷克塞潛入水中，抱起他的哥哥，扶他站穩。當他們爬上對岸時，兩人都浸透了水，塗滿污泥，阿歷克塞照直向市民羣中走去，因而他們不得不閃開一條路讓他過去。

「喂，你這齷齪的小畜生！」有人用恫嚇的聲調說。

「他們不喜歡我們，」彼奧德爾說。

「姑且容他們一點時間，」他父親答道。「將來他們要喜歡我們的。」

他給尼基塔一頓斥罵。

「你這蠢材，看清楚前面你要走的路，不要引得人們嘲笑。我們活着不是爲讓人家嘲笑的，你這笨蛋！」

阿托莫諾夫全家不同別人交往。他們的家務由一個肥胖的老太婆料理，她全身穿着黑衣服，一塊黑頭巾纏着她的頭，纏得那麼古怪，後半截翹起來好像獸角。她艱難地吐出話來，好像是個外國人。她所說的一點點話難以使人聽懂。要向她探聽阿托莫諾夫家的事情是不可能的。

「他們裝模做樣像是一羣和尚，這些流氓……」她所說的盡於此了。

然而有人發現父親和長子經常出外到附近的鄉村去，試着游說農人種植亞麻。這些旅行中有一次，伊里阿·阿托莫諾夫被幾個逃兵所圍困。他使用一個「吉斯提安」，（一根皮帶繫着兩磅重的武器）打死其中的一個，砸碎了第二個的頭蓋骨，第三個逃之夭夭了。雖然警察隊長稱讚他的行爲，貧苦的伊林司基教區的青年牧師却命令他在教堂立着祈禱四十個夜晚，懺悔他的殺害人命行爲。

在秋天的黃昏時候，尼基塔常高聲讀聖徒列傳和教堂神父的說教給他父親和弟兄們聽，但是他父親屢次打斷他：

「這種偉大的智慧，」他說，「不是我們這樣的心靈所能承受的。我們不過是工人而已。我們，被安排到這世界上來做簡單的事情的人，是不宜於思考那種事情的。已故的尤里親王讀過七千本書，他專心研究這些思想至於對上帝失了信仰的地步。他訪問各國，由各國元首招待，並且成爲名人。可是當他開辦一個布工廠時，失敗了，正如他所舉辦的其他各種事業一樣，所以他靠着農奴的麵包過了一輩子。」

他講話時，字句發音發得十分清晰，而且深思地傾聽它們，之後他又繼續訓誡他的孩子們：「你們的生活對於你們是困難的，因爲你們是你們自身的法律和防衛。你們知道，我以往不是按照我自己的自由意志生活的，而是按照我被命令的方式生活的，雖然我看出那是錯誤的，我沒法改善，因爲那是在我的力量以外的事情。那是我的主人的事情。豈但我害怕照我自己的本意行動，甚至我不敢想到我自己，恐怕我自己的思想混攪了主人的思想。你聽見麼，彼奧德爾？」

「是的。」

「那就好。那麼你懂了。一個人活着，然而又彷彿是沒有存在。當然從另一方面看，這樣責任比較小。你不必隨心所欲的去做，却由別人管束着。沒有責任，生活固然比較輕鬆，但其中也

就沒有多大意義了。」

有時候他要對孩子們講一兩個鐘頭，時時詰問他們是否在聽。他坐在火爐壁上（註一），他的腿懸擺着，他的手指拆理鬚子中的小鬚曲，並且在話語的鏈子上鍛造一個個的環。溫暖的黑暗統治着這寬大清潔的廚房，風雪的呼嘯在窗外起落着，窗玻璃像絲綢一樣光滑。以外，寒冷發藍的空氣中時或有冰凍的爆裂聲。坐在桌旁，前面放一隻蠟燭，彼奧德爾默默地撥弄算盤上的數珠，阿歷克塞幫助他，尼基塔以打辮的枝條靈熟地編筐籃。

「你們知道，我們的自由是沙皇陛下賜給我們的。我們應當明瞭基於甚麼理由才賜給我們。如果沒有一種切實的理由，你甚至不會從稻田裏釋放一隻羊，但是這一方面，整個國家，包括千千萬萬的人，已經解放了。那意思是皇帝明知我們的主人並沒有損失，因為他們正在浪費他們自己的各種東西。喬耳琪親王甚至在農奴解放以前便照這樣懷疑過，他告訴我奴隸勞動是無利可圖的！而現在，試看在自願的勞動中表現的信用可靠。現在是，連兵士也不去服廿五年的兵役而出來工作，人人都非表現他的能為不可了。那貴族社會的日子已經過去，現在你們自己就是貴族，

（一）俄國火爐猶如中國北方之「火炕」，可坐可臥。

你們聽見嗎？」

在修道院盤桓差不多三個月之後，幽莉安娜·巴伊馬柯伐回家來了。

「我們不久該安排結婚儀式了罷？」第二天阿托莫諾夫問她。

她激怒了，她的眼睛憤怒地閃着。

「想想看你說甚麼話！」她叫道。「她父親死去到現在還不滿六個月，你胆敢……：……你不知道那是一樁罪惡麼？」

「我簡直不認爲那是一樁罪惡。無論如何，上流社會人做出的事比這還要壞的多，上帝尙且姑息哩。我需要她，而且彼奧德爾需要一個家主婦。」

然後他問她肯出多少錢。

「我給我女兒的陪嫁錢不會超過五百個盧布，」她答道。

「你該比這數目多給一點，」這魁偉的農民平心靜氣，剛愎地說，一而凝視着她的面孔。他

們面對面坐在一張桌子的兩邊，阿托莫諾夫的臂肘倚在桌子上，兩隻手的手指埋進濃密的大鬍子裏，那婦人僵促地挺直身體，擰着眉。她早已過三十歲了，但是看上去顯然年青得多，她那智慧的灰色眼睛在她那胖胖的薔薇色的臉上嚴厲地閃耀着。阿托莫諾夫立起來，伸直身體。

「你生得好看，幽莉安娜·伊凡諾夫娜。」

「你還要說出甚麼話來？」她問，現出憤怒的鄙夷。

「我沒有話說了。」

他勉強走出去，曳着腳，神氣沮喪，幽莉安娜站着，看望他的後影。偶然她讓自己的眼睛掠過鏡面，歉然地喃喃道：

「這大鬍子鬼！爲甚麼他攪惑……」

感覺同這男子在一起有危險，她便上樓去看望女兒，但是樓上沒有娜泰芽的蹤跡。瞥視窗外，她一眼看見在庭院門口她同彼奧德爾站在一處。幽莉安娜急急跑下樓去，在門口階沿上向她喊道：

「娜泰芽，進來！」

彼奧德爾向她一鞠躬。

「一個青年男子同一個女郎沒有她母親在身旁便談起話來是不對的，」她解釋道。「下次一定不可以這樣。」

「她同我訂了婚的，」彼奧德爾提醒她。

「那也不行，這是我們的習俗，」幽莉安娜說，她一面自問着何以這樣大的火氣。「調情固然適合青年人的胃口。這裏可不行。說來說去倒好像我妒忌我女兒似的。」

走進門來，她死命拖她女兒的辮子一把，並且禁止她同她未婚夫在一起談心。

「即使他同你訂婚了，」她嚴厲地說，「天是有不測風雲的，固然或許你能同他結婚，但是你究竟拿不穩啊！」

她的思想被一種模糊的恐懼攪擾着，過了幾天她到鄂丹斯加芽那裏請求指示迷津。那婦人是個肥胖的、兩頰下垂的女巫，形狀像一個鐘鈴。本城一切婦女都帶着她們的罪過、恐懼、煩惱到她這裏來。

「對於你這方面沒有話可說，」鄂丹斯加芽說，「但我願意坦白地向你說一件事，我的愛：抓住那漢子。我額下生着的不是一雙沒有用的眼睛。我看得清人們。我看透了他們，恰像我摸熟了的一副紙牌一樣。看看他是多麼順利，他的切事業如意地滾向前去，像是一個球。我們這

裏的農民唯其妒忌所以只會怨恨。不，我的愛，不要怕他。他並不像狐狸，却像熊！」

「說得好，像熊，」這寡婦同意，於是嘆一口氣，她把她的故事源源本本講給算命者聽。

「我怕他。就在第一次，他爲我女兒和他兒子做媒那一次，我嚇慌了。似乎是突然一個陌生人從雲端裏降下來，硬逼着我做了他的親戚。這種事情會常有麼？我還記得他講話的時候，我瞧着他傲慢的大眼睛，於是啾啾地應許他說的每一句話，同意了每一件事情，倒像他扼着我的喉嚨似的。」

「那意思是說他信任他自己的力量，」智慧的製造聖餐麵包者解釋道。

但這些都不足以使幽莉安娜安心。雖然當女巫望着她走出她那黑暗的，充滿靈息的藥草氣味的房間門口時，說了這樣的臨別贈言：

「記住，笨貨是只有在神話裏才會成功的……」

她對阿托莫諾夫的讚揚越說越起勁，令人起疑了，事實上她越起勁，她的滔滔不絕足以給人一種她受過賄賂的印象。但是馬德里奧娜·巴爾斯加牙，一個魁偉黧黑的，乾得像一條鹹魚的婦人，說法就很不同：

「全城都在爲你悲歎哪，幽莉安娜，」她說。「你怎麼會不怕這些新來的人呢？哦！只要

看看他們就夠了。一個孩子而是駝背，是不會無緣無故的。他的父母必定犯過滔天大罪，生下他來才會是殘廢……」

寡婦巴伊馬柯伐的煩雜事情越多，她便越加時常打她女兒，雖然她充分明曉她沒有理由對她發脾氣。她試着盡量少見她的房客，他們偏偏更加時常出現在她面前，以不安籠罩了她的生活。

秋天偷偷地不知不覺地愈益臨近了，待到後來陡然挾着呼嘯的風雪，嚴酷的繁霜降到城裏將一堆堆白糖色的雪堆堵塞了街道和房屋，給鳥箱和教堂的圓頂戴上縝密的帽子，以白色桎梏，密封了河川和沼澤裏的污水。在結冰的鄂喀河上，鬥拳競賽開始舉行，一方是城裏的市民，對方是四周鄉村的農民，每逢假日阿歷克塞也參加一鬥，然而每次回到家來他總是怒氣沖沖，而且打了敗仗。

「怎麼一回事；阿歷奧夏？」阿托莫諾夫問。「此地的鬥拳手顯然比我們那方高強。」

阿歷克塞用一枚銅錢或是一撮雪摩擦他的撲跌傷，陰沉地緘默着，他的鷹眼中不時燃起一道突然的光亮。但是有一天彼奧德爾說：

「阿歷克塞是個高強的鬥拳手，那毆打他的是同他一壁壘的市民。」

「這是爲甚麼？」伊里阿·阿托莫諾夫問，將他的拳頭放在桌子上。

「他們厭惡他。」

「光厭惡他一人麼？」

「不，我們全體。」

他們的父親伸出拳來，重重一擊，擊在桌子上，以致蠟燭跳出燭台，落在地下。黑暗中可以聽得有個聲音在咆哮：

「爲甚麼你老是同我談論愛，倒像你是一個賣淫婦似的？我不要再聽這種話。」

尼基塔點着蠟燭，沉靜地說：

「阿歷奧夏不應當去比賽鬥拳了。」

「那意義不過是讓人家笑話我們，說阿托莫諾夫嚇怕了而已！閉上你的嘴，你個賤骨頭！你個臭松菌！」

伊里阿把他們一齊罵一頓。之後，過了幾天，他現出含愠的和靄，說：

「你們應當出外去獵熊，孩子們。那是出色的遊戲！我從前常陪着喬耳琪親王到里阿贊森林去，用獵矛殺死它們，那是頂頂有趣的。」

他將某一次順利的狩獵的前後情形詳細告訴他們，越說越有精神，一星期後帶領彼奧德爾和

阿歷克塞出發到森林中殺死一隻巨大的老公熊。後來弟兄們自己動手，惹起一隻母熊。這熊撕裂阿歷克塞的皮衣，抓傷他的臀部。到底他們制勝它，將兩個熊子帶回城裏，留下那殺死的動物在樹林中，供給豺狼做一頓晚餐。

「喂，你的朋友，阿托莫諾夫們近來怎樣？」市民們詢問幽莉安娜。

「請你們不必擔心，他們都安好，」這是回答。

「便是豬在冬天也是服服貼貼的，」波米阿洛夫說。

這寡婦雖不信任她自己的判斷，近來却分明覺得這種對阿托莫諾夫全家的敵視態度逐漸使她嫌厭，而一般人對他們一家的仇恨正在發展，甚至形成一種確定的對她的冷淡。他看出阿托莫諾夫一家是清醒的，友愛的人，他們堅定地照料他們自己的事業，還可以看出來他們是沒有惡品行的。存心監視彼奧德爾和她女兒之後，她深信那沉默的，矮胖的青年具有一種超過他年齡所應有的莊肅，他既無意將娜泰芽擠進黑暗的角落裏去，也不暗地裏向她動手動腳，或是悄悄將不三不四的話灌進她的耳朵，而這種習氣是本城青年所有的。然而她仍不免稍稍驚訝，因為他對她女兒的態度是不可理解地淡漠的，同時又是保護的，甚至還有幾分妒忌。

「他不會成爲一個和善的丈夫的，」她想。

然而一天當她上樓的時候，她聽見下面廳堂裏她女兒的聲音：

「你又要去獵熊麼？」

「我們這樣希望着。可是你爲甚麼問起呢？」

「那是危險的。阿歷克塞就會經被一個畜牲抓傷過呢。」

「那是他自己不好。他不該凶莽。你的意思是，你很關心我麼？」

「我沒有說到你。」

「噯，你個流氓！」她母親想着，笑了，之後歎息一聲：「他是一個多麼頭腦簡單的人啊！」

而伊里阿·阿托莫諾夫時時固執地說：

「趕快安排婚禮罷，否則他們自己會趕快安排的。」

她也看出有趕快的必要，因爲這女孩子夜間，睡眠不穩，並且無法掩飾她被熱望克服的事實了。耶穌復活節（註一）時，她又帶她到一座修道院去。一個月後回到家來，她發見她那荒蕪的園子裏煥然一新，路徑上的野草割掉了，地衣剝去了，樹枝同灌木，剪的剪，纏的纏好了。一切

（註一）自三月廿一日或廿二日起算滿月後之第一星期日舉行之。

由一個有經驗的能手收拾停當。她順路走下河邊，發見駝子尼基塔在修整一面春天發洪水時沖倒的籬牆。他那長過膝部的麻布上衣底下，駝峯的骨頭動人憐憫地突出來，幾乎掩蔽了他的大頭和平直好看的頭髮。爲預防頭髮落下來遮蓋臉，他用一根樺樹枝子將它纏在腦後。他這樣站在那裏，綠油油的樹葉中間點綴着這灰色東西，看去好像是一個小小的老隱士，對他的工作充滿自我犧牲的熱誠。他揮動一把手斧，在陽光中閃耀如銀子，靈熟地劈一根木樁。他一面工作，一面低聲吟哦一隻教堂聖歌，發出女孩的高音。籬牆外，絲絨般的河水閃着綠光，太陽的金光反照在水面上，浮游着好像一尾尾鯉魚。

「上帝保佑你，」婦人親熱地說，這親熱頗使她自己驚訝。尼基塔的深藍色眼睛向她投去溫柔的一瞥答道：

「上帝拯救你。」

「是你整理花園的麼？」

「是的。」

「你弄得很好。你喜愛花園麼？」

當他跪在地下時，他簡短地告訴她說他從九歲起就被派做親王的園丁的助手，現在是十九

歲了。

「背雖駝，似乎，性情倒不壞呢，」婦人忖度着。

黃昏時候，當她同她女兒在樓上一同喝茶時，尼基塔在門口出現，手裏握着一束花，他那醜陋、病色、憂鬱的臉上烘托着一個微笑。

「請你收下這束花。」

「這是爲甚麼呀？」幽莉安娜驚訝地問，懷疑地察看這束美麗的花草。尼基塔解釋說從前他服務時每天早晨送一些花給親王夫人是他的責任。

「我懂了，那麼我生長得像親王夫人麼？」幽莉安娜問，臉色微微泛紅，而且驕傲地揚起頭。

「她是一個絕色美人，不是麼？」

「嗯，你也是的，你知道。」

幽莉安娜臉色越加緋紅，詫異着他這話是否從他父親處聽來的。

「謝謝你的過獎，」她說，但是她沒有請他喝茶。他走後她用言語將她所思想的表達出來。

「他的眼睛是美的，這眼睛不像他父親的，他必是得自他母親的，」於是她長嘆一聲。

「似乎我們命中註定要同他們在一起生活哩。」

她不再苦苦勸誘阿托莫諾夫將婚期延到秋後，待到丈夫故世滿一週年後舉行了。反之她下了大決心，說：

「只要你肯答應我，伊里阿·伐西里維奇，讓我依我們的風俗，照我們這裏的舊式排場好好風光一下，對你對我都有好處。你立刻可以插足上流社會，別人要開始看重你。」

「哼，實際他們似乎已經對我十足地注意了，」阿托莫諾夫驕傲地咆哮道。

「此地的人都不喜愛你，」她說，對於他的傲慢很不痛快。

「哼，他們不久就要怕我。」

他聳聳肩，微笑了。「這裏還有那彼奧德爾，老是歌唱愛。你們是多麼奇特的人啊……」

「他們的厭惡分明也伸張到我身上來了。」

「不要爲這個煩惱！」

阿托莫諾夫舉起一隻長手堅定地捏住拳。

「我會把人造成合於我的心意，」他說，「你不必老在我身旁跳舞。便是沒有愛情我也照樣

……」

婦人陷入沉默。

「一個甚麼樣的畜生啊！」她暗自想着，說不出爲甚麼地吃驚了。

於是她那舒適的房屋中充滿了她女兒的朋友——本城最上等的家庭中的女郎。她們全都豪華地穿着舊式的、錦緞的「撒拉風」(註一)，有着鼓脹的、洋紗和精良麻布製成的白袖，肩窩飾着絲綉。手腕上有花邊，鞋是山羊皮和「摩洛哥」(註二)皮製成的，她們那姑娘氣的長辮繫着繸帶。新娘外穿銀線錦緞的「撒拉風」的重壓，金絲線的紐扣從領口直到裙裾，外披一件金線錦緞的，鑲着素白和淺藍的絲邊的外衣，在衣服的重壓之下，她有一點兒透不過氣來。她坐在屋角神像下面好像一塊正在溶化的冰。她用一方花邊手帕揩拭汗水，聲調清朗地吟誦詩句：

「草地上又綠又多露，

花朵上一望淺藍，

春天河水靜流，

(註一) 俄國婦女的禮服。(Sarafan)

(註二) Morocco 北非洲之一都會，出產由山羊皮製成之鞣皮。

又濁又冷而且嗚咽。」

她的朋友們接着她那餘音欲絕的、女孩氣地悲傷的疊句唱道：

「他們遣我出去，

我，一個窮人的女兒，

遣我出去爲他們汲水，

他們讓我光着脚不穿鞋出去，

他們讓我赤身露體一絲不掛出去。……」

夾在女孩的羣中不會被人注目的阿歷克塞縱聲大笑。

「這是個滑稽的歌，」他叫道。「一個姑娘周身裹在錦緞裏面，好像一隻吐綬鷄塞在一隻錫桶裏似的。你們却喊着她赤身露體一絲不掛！」

新娘的近旁坐着尼基塔。他的藏青色新上衣在他的駝峯上面隆起成爲一種滑稽醜怪的形狀。

他的藍眼睛呆望着娜泰芽，奇異地瞪着，好像他害怕她會突然溶化，從他的眼前消失似的。站在門口，將身體全然堵塞了門口的是馬德里奧娜·巴爾斯加芽，她轉着眼珠用深沉的低音懶洋洋地說：

「你們的歌還不够悲傷哩，姑娘們。（註一）」

她昂步走着，馬一樣地邁着大步，鄭重其事地要姑娘們照老法子唱歌，並且告訴她們在婚禮的準備之中是必須有實實在在的驚慌的成分的。

「俗語說得好，嫁人好比立在一道石牆後面。那麼你要知道，如果牆堅固，你就推不倒它，如果它高，你就跳不過去。」

然而姑娘們不睬她。這屋裏又悶又熱，她們把這老太婆推出屋去，她們却跑進庭院和花園裏去了。纏在她們當中像一隻蜜蜂飛在花中嗡嗡鳴叫的是阿歷克塞，他穿一件金色綢襯衫和一條半絲半紗的天鵝絨的袴，又喧鬧又高興，好像一個醉漢。

同時巴爾斯加芽盛怒地努起她的厚嘴唇，眼睛圓瞪着，將她的綢裙裾高提在她前面，一陣風

（註一）俄國習俗，喜歌須有悲傷的氣味。

上樓去見幽莉安娜好像一股濃煙一般。

「你的女兒太快活了，」她預言的地宣佈道，「這是不成體統的，而且是一樁出乎平常的事。樂極就要生悲的！」

幽莉安娜屈膝跪着，忙碌地在一口大鐵皮箱裏搜索着。環繞她，地板上，床上，散置着一塊塊綢緞，莫斯科的斜紋棉布，開希米耳（註一）的山羊毛織成的披巾，帶子，繡花的面巾，使這房間看來像市集上的一個貨攤。一道寬闊的陽光射過這些光亮的物質，它們的各自不同的一切彩色交相輝映，好像日落時的一片雲霞。

「新郎在婚禮前住在新娘的家裏是不合理的。阿托莫諾夫全家早就應該搬出去。」

「你該早說這話，現在才說未免太遲了，」幽莉安娜喃喃說，向箱子個擡着腰，爲的掩飾她的懊惱。

「據說你是深明至理的，」她聽到低音調繼續說着，「所以我沒有多口。我想像你本人會想到這件事的。畢竟我曾這閒事爲何來？說老實話是我的責任，即使人家不聽，無論如何上帝會報

（註一）Cashmere 域名，在北印度，所產山羊毛著名。

「答我。」

巴爾斯加芽屹立着如一座碑一般，她的頭很穩地昂起，恰如那頭是一個盛滿智慧的大盃，動一動便要溢出來似的。之後，不願回答是甚麼，她走出門外去了。幽莉安娜屈膝跪在五顏六色的布料的光彩裏，淒涼害怕地喃喃着：

「上帝幫助我！不要驅使我做出反常的事情來。」

門口又有聲響，她匆匆地將頭塞進箱中，爲的遮掩她的淚痕。那是尼基塔。

「娜泰芽·耶富塞夫娜打發我來問你是否要人幫忙。」

「謝謝你，親愛的……」

「奧爾梗加·奧爾洛伐在廚房將糖蜜潑了她自己一身。」

「不行，她真是這樣麼？聰明的小姑娘！她給你做新娘倒不壞……」

「誰肯嫁給我呢？」

花園裏菩提樹下，伊里阿·阿托莫諾夫，新娘的教父加夫里拉·巴爾斯基，波米阿洛夫，眼光空虛的製革匠齊泰金，修車匠佛羅波諾夫，圍着一張圓桌坐着，呷飲啤酒，彼奧爾倚着菩提樹幹，他的黑髮塗抹這麼多的油，以致他的頭顯得是鐵鑄的。他正在恭敬地聽聆他的長輩們的談

天。

「你們的風俗和我們的不同，」他父親深思地說。

「是的，我們是道地的大俄羅斯人民，」波米阿洛夫說。

「我們也不是外國人啊……」

「我們的風俗更古……」

「可是你們之中有許多人是摩爾德維人和竺伐希人（註一）……」

尖聲笑着，蜂擁着，姑娘們一路奔進花園來包圍着桌子成爲一個輝煌的「撒拉風」的花圈，並且開始唱一個讚揚的歌曲：

「嘿，伊里阿·伐西里維奇多偉大，

他邁一步，一條腿就斷啦，

（註一）Mordvinian, Chuvash, 二者都是芬蘭烏加利民族。居住在俄羅斯中部，仍保留有

許多非基督教的習俗。

他邁第二步另一條腿斷啦，

他邁第三步頭就斷啦。」

「這是甚麼恭維啊！」阿托莫諾夫驚愕地喊道，轉身向着他的兒子，但彼奧德爾給了慎重的
一笑，繼續瞟着姑娘們，並且拉自己的耳朵。

「你得聽聽這歌，」巴爾斯基慫恿着，狂笑了。

「今天我們來偷擄新姑娘，
看你究竟拿我們怎麼辦？」

「還要唱下去麼？」阿托莫諾夫激動地嚷着，他的手指輕敲着桌面，顯然心情混亂了。然而
姑娘們雄壯地唱下去：

「你將要被人拋在一個釘耙上，

幸災樂禍的歌圍繞着你唱，
這是因爲你待我們不客氣，
把愚蠢的謊言塞滿我們的耳朵，
儘在歌頌遠方的天地，
其實那邊的土地散播着悲愁，
眼淚如洪水般匯流。」

「這些到底都是甚麼意思？」阿托莫諾夫用氣惱的聲調叫道。「喂，姑娘們，我並無意使你們掃興，可是我仍舊不妨讚美我們自己的故鄉。我們的風俗不及你們的風俗這樣儉俗，我們那裏的人民文雅得多。我們本鄉流傳一句俗話，『斯瓦帕河（Svapa）和烏索沙河（Uzoshka）流進塞木河（Seim）——而不是鄂喀河！』」（註一）

（註一）阿托莫諾夫用這句話讚美故鄉，猶如中國的蘇杭人喜歡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一樣。

「且慢，你還沒有弄懂哩，」巴爾斯基以一種介乎驕傲和恫嚇之間的聲調說道，「至於現在，送給姑娘們一些贈禮罷。」

「我應當給多少呢？」

「盡你的大方給罷。」

但是當阿托莫諾夫給了她們兩個銀盧布時，波米阿洛夫憤然說：

「你給的過於多了，這純粹是擺闊氣！」

「唉，你們未免太難以討好了！」伊里阿喊道，這次輪到他冒火了。這樣一來，巴爾斯基爆發了一場震耳欲聾的笑聲，齊泰金放出一片逼尖的，小聲小氣的笑聲。

喜筵到天明才告一段落，賓客四散，這房舍中幾乎人人都已睡熟，但是阿托莫諾夫同着彼奧德爾和尼基塔坐在花園中，捋着鬍鬚，低聲談話。

「此地人是粗蠻的，」他說，環顧花園，向雲映眼。「他們是村野的。你，彼德魯哈，你岳母囑咐你做甚麼，你就必須做甚麼。無非是一些女人的瑣屑要求而已，可是你仍得虛心去辦。阿歷克塞是和姑娘們在一塊麼？姑娘們倒喜歡他，年青小伙子却不。巴爾斯基的兒子虎視眈眈地瞪着他……我留意到的！尼基塔，你對人要氣一點，要是你願意的話，你一定能够辦到。還要給

你父親幫忙，逢我在甚麼地方弄出裂縫來，馬上用油灰爲我填好。」

他用一隻眼窺探一個大木桶裏面。

「他們喝得一滴不剩，」他繼續說，氣悶地。「他們喝起酒來像馬一樣。你在想甚麼心思，彼奧德爾？」

他兒子撫弄着絲頭巾，新娘送給他的贈品：

「鄉間的生活要簡單得多，和平得多，」他輕聲說。

「哼，再沒有比一天到晚睡覺簡單的了……」

「他們在想法拖延婚禮的時間哩。」

「忍耐一些罷。」

偉大艱難的一天，終於光臨彼奧德爾。他坐在屋隅神像下面，自覺眉峯結成一個嚴峻的顰蹙，雖然他感覺這是不對的而且不能在他新婦的眼中增長他的俊美，他沒法拆散眉峯。它們似乎用堅牢的線縫在一起了。他側目瞥望那些賓客，甩着頭髮，那些被人擲在他的頭頂上的「忽布實」（註一）就落下，落在桌上和娜泰芽的面紡上。她也無精打彩，厭煩地把手蒙在眼睛上，臉色很白，驚慌失措，好像一個小孩子，並且因了羞澀而戰抖着。

「親嘴！」（註二）這團叫第二十次從多毛的臉和露齒的嘴喊出來。

彼奧德爾，不移動頭，像一隻狼似地回轉身，摺起娜泰芽的面紗，把他的鼻子和乾嘴唇撞一下她的面頰，他感到她皮膚底綢緞般的溫涼，她眉頭的驚慌的戰慄。於是他覺得對不起她，因為他也很羞澀。但是圍得水洩不通的半醉的人圍儘在嚷叫：

「他連怎樣親嘴都不會啊！」

「湊着她的嘴唇才行哪！」

「嘿，我倒會怎樣同她親嘴喇！」

「要是你認可，我來讓你吻一下罷！」一個醜醉的婦人的聲音卑鄙地要求道。

「親嘴！」巴爾斯基咆哮着。

彼奧德爾咬緊牙關吻了吻這少女的濕嘴唇。她的嘴唇戰抖着，她的素白的身子似乎在溶消，

（註一）Hop 一種植物，生糖果。

（註二）按照俄國的風俗，每逢來賓在婚禮時喊叫「Gorkoi」（這意思是苦），新婚的夫婦就非要當着衆來賓互相親嘴不可。

好像太陽面前的一片雲一樣。他們二人都飢餓，因為他們從昨天起就沒有吃東西。彼奧德爾覺得他沉醉了，半由於興奮，半由於酒精的刺鼻的氣味，以及他所喝的兩杯多泡沫的濟木爾雅酒，他害怕他的新婦留意到這一點。一切東西在他四周搖晃，一會兒溶成五顏六色的一團，一會兒變成紅的泡泡，向四面八方鋪開，形成一個惹人討厭的面孔。他起初懇求地，之後憤怒地，注視他父親，但阿托莫諾夫一味雄壯地叫嚷，甚麼事情全不放在心上，並且死命瞅着幽莉安娜的蒼薇色的面孔。

「我們來喝一盃蜜酒互祝健康吧，」他叫道。「你的酒是同你本人一樣地甜蜜啊！」

當她伸出她的肥圓白淨的臂膀時，她那鑲嵌着五光十色的寶石的金手鐲在陽光中閃光，一串珍珠掛在她高高的胸膛上。她也喝得過分多了。有一種病態的笑隱在她的灰色眼球中，她那半開的嘴唇做着蠱惑的小動作。她用自己的酒杯碰了阿托莫諾夫的，一仰而盡，並且向他一鞠躬。但是他搖着蓬鬆的頭，艷羨地叫道：

「你的模樣够多麼迷人啊！一個親王夫人也賽不過呀，刮刮叫！」

彼奧德爾模糊地感到他的父親行爲失當。在賓客們鬧出來的酒醉的喧嘩中，他清清楚楚捕捉提到波米阿洛夫的惡意的叫喊，巴爾斯基以他的低音調發出的譴責，以及齊泰金的尖銳的笑聲。

「這哪裏是舉行婚禮，」他暗自忖度着。「簡直是開審判廳。」他又聽見有人說：

「看哪！他在怎樣地盯着幽莉安娜啊，這鬼東西！哦嚟，哦嚟！」

「不久又要有一次婚禮舉行了，不過那一次當場沒有牧師……」

一時之間這些話紛紛刺入他的耳中。之後，不知道是娜泰芽的膝呢，還是她的肘觸着他，勾起一陣疲軟的感覺搔爬過他的四肢，他馬上忘了那些話。他努力不去看她，居然挺直了頸子，然而管束不住他的眼睛，竟固執地溜向她那方去了。

「不久這就要結束了麼？」他悄悄說，於是娜泰芽悄悄回道：

「我不知道。」

「這是不體面的。」

「是的，」他聽見她說道。由於他的新婦跟他有同感，他高興了。

同時阿歷克塞同姑娘們在花園中歡呼暢飲。尼基塔坐在一個瘦長的牧師的身旁，這男子有一把潮濕的鬍子和黃的銅色的眼睛，鑲在一張麻臉上。街道口，庭院上，佇立着市民們，從敞開的窗子向里面窺探，他們的頭，可以看出來在窗外藍色的薄暮裏移動着，每分鐘都在變換位置。他們因好奇心而張開口，竊竊私議着，一會兒噓噓，一會兒吵嚷，給那些窗子以一種形似口袋

的外觀，袋口外面，他們的喧鬧的頭顱正將滾進屋去，恰如西瓜一般。尼基塔特別被工人維阿洛夫的容貌所引動，這人有高聳的顴骨，鑲在淡紅的汗毛的密叢裏。臉上佈滿紅斑點。他的眼睛乍看去沒有顏色，却有一種奇怪的眯眼樣子，每逢他眯眼便閃着他的瞳孔，睫毛却不動。他的嘴是小的，他那不動的薄唇總是固執地抿着，差不多被他的鬚曲的上髻遮蔽了。而且他的耳朵，樣子難看地貼在頭顱上。他正挺胸靠在窗台上，當人們試着擠開他時，他不對他們爭吵也不咒罵，一言不發，略一動他的臂肘和肩膀，便推開了他們，他的肩頭是這樣圓，以致全然遮掩了他的頭顱，顯得他的頭是一直從胸口長出來的。他也似乎是駝子，尼基塔在他的神情中察覺有某種和善忠厚的性質。

一個圓圓肩膀的青年猛一聲打起一面小扁鼓來，當他用手指穩穩地彈着這羊皮紙的鼓面時，小扁鼓開始呻吟發出嗡嗡聲，另一人吹口哨，在膝上擺一架有兩組樂鍵的手風琴，於是斯泰帕夏·巴爾斯基，一個矮小圓胖的鬚髮的人，他是新娘的一個朋友，馬上開始在屋中央旋轉，蹣跚地，到了該開口唱的時候便合着音樂喊叫道：

「噢，姑娘啊，我的敵人！

你們巧妙狡猾的舞手。

聽從我的，小銅板的叮玲召請，

讓我們在快活的舞蹈中合舞吧。

噢，姑娘啊！我的敵人！」

他的父親撐長了身子，撐到他那魁偉的身材的充分高度。

「斯泰帕夏，」他咆哮如雷道，「不要給你的本城人丟臉！拿出你的真本領來顯給這些雞雛看看！」

聽到這話，伊里阿·阿托莫諾夫跳起來，掉過頭，他的頭髮蓬亂得好像一把爐刷子。血湧上他的臉，他那鼻子轉變成紅熱的火爐那樣的顏色，這時他向巴爾斯基喊道：

「我告訴你罷，我們不是雞雛。我們是年青的雄雞！我們不知道，關於跳舞，究竟哪一邊能打敗哪一邊呢。阿歷奧夏！」

光芒四射，好像裹在光澤之中的阿歷克塞笑嘻嘻地察看德里歐莫富城的舞蹈手。後來他的臉色突然轉變成蒼白，以難以相信的速度舞起來，時時尖聲怪叫好像個女孩子。

「他一句都不會唱，」德里歐莫富城的人民嚷道，立刻他們聽見阿托莫諾夫拚命地叫：

「阿歷奧夏我要殺死你！」

於是阿歷克塞放兩個手指在嘴裏，發出一聲尖利刺耳的呼嘯，他始終一味跳動着好像在閃避許多小子彈，這時用清朗的音調吟誦着歌曲：

「有一個時期，

我們的主人摩愷，

有五個聽差，

那時我是活着的。

現在我還活着呢，

而那時期已過去，

摩愷先生却加入那五個聽差，

也佔了一席。」

「你們快些看哪！」阿托莫諾夫勝利地嚷道。

「噢——噢！」牧師用意味深長的聲調叫道，他舉起他的手指，悠悠地點頭。

「阿歷克塞比你的朋友舞得好哩，」彼奧德爾對娜泰牙說。

「他的脚步比較輕鬆些，」她怯怯地答道。

兩個父親一味教唆他們的孩子，好像他們的孩子是兩個鬥雞。他們緊挨着站定，肩膀挨着肩膀——一個是肥大笨拙，好像一袋燕麥，由於醉中狂歡而生的淚水從他眉毛下面那狹窄細小的紅色裂口中流出來，另一個則興奮地時刻準備縱身跳起來，他的長手臂揮動着，他的手輕輕拍着臀部，他的眼睛差不多成了瘋人的。彼奧德爾看出他父親的鬍子在顴骨那裏蠕動着。

「他在咬牙，」他暗自想道。「他在一分鐘以內要打人了……」

「阿托莫諾夫的兒子舞得多壞啊！」只聽得馬德里奧娜·巴爾斯加牙喇叭一般的聲音說。「他跳得沒有格式。出醜啊！」

說這說的時候，伊里阿·阿托莫諾夫朝着她的鰐黑圓胖的臉爆發了笑聲，並且接近到相距她的鼻子一吋之內哈哈大笑，因為阿歷克塞勝了，巴爾斯基的兒子踉蹌向門口走去。

「現在那麼，你走出來跳舞罷！」他命令着，粗魯地抓住幽莉安娜的臂膀。

但是她臉色發白了，在空中揮搖她那另外一條自由活動的臂膀，憤忿地掙扎着要脫開身。

「你在想甚麼啊？」她稍稍顯得慌亂地問道。「我現在跳舞是不合宜的。你是在做甚麼夢？」
沉默降在衆賓客間。波米阿洛夫微笑着，和巴爾斯加芽交換眼色。

「出來罷，有甚麼關係呢？幽莉安娜？」他說，他的話如燙熱的牛油般噝噝作響。「你就選就他，過去，和他跳舞罷。上帝會饒恕你的。」

「有罪我担当！」阿托莫諾夫嚷道。

他似乎逐漸清醒了。因爲他深鎖着眉峯，好像正在置身於一場戰鬥中，並且彷彿有一種外力逼迫他向她走去。醉醺醺的幽莉安娜被人推向他那邊。起初她躊躇着，蹣跚着，之後她挺起身子，頭往後一揚，走進圈子，他們在那圈子裏跳起舞來。彼奧德爾聽得一個驚訝的小聲議論：

「天！她丈夫死去還沒有滿一年，又是她女兒嫁人的日子，她可老老實實跳起舞來了！」
他並沒有看他妻子一眼，曉得她在爲她母親害羞，於是悄悄說：

「爸爸不應當跳舞。」

「媽媽也不應當，」她用一種溫柔悲哀的聲調答道。

她站在一條凳子上，從擁擠的人圍的頭上望過去。可是凳子一搖動。她抓住彼奧德爾的肩

勝。

「噫！」他和善地說，用臂肘支住她。

穿過敞開的窗子，日落的返照邁過旁觀者的頭上，射進屋中，屋中的一男一女正在灼紅的日光中盲目地迴轉。庭院和街道充滿歡笑嚷叫，但是密不通氣的房間倒逐漸越來越安靜了，應和着緊張的小扁鼓的羊皮紙鼓面所發出的沉悶的隆隆聲和手風琴的嗚咽，那圈在少男少女的包圍之中的兩個人繼續他們的瘋魔亢奮的迴旋工作。

少男少女們帶着嚴肅的沉默注視着他們的舞蹈，好像那是一樁不尋常的重要事情。但是人叢中較為清醒的一部分出去到庭院裏去了，留在屋裏的只有那些昏昏欲睡的或醉得無可挽救的。

「喂，幽莉安娜，伊凡諾夫娜，」他說。「你打敗我了！」

婦人戰慄着，之後也一下站穩，好像撞着一堵牆似的。

「不要太苛刻地批評我們，」她說，向四周的人，團團地鞠躬。

她即刻離開房間，一面走一面用手帕搥着自己，於是巴爾斯加芽出現在她的位置上。

「把新娘和新郎分開，」她命令道。「那麼現在，彼奧德爾隨我來，你，他的男僮相，攙着他的臂膀領着他。」

但是他父親推開男傭棍，將長而重的手攔在彼奧德爾的肩頭。

「去，上帝保佑你！」他說。「我們來擁抱一下罷！」

然後他推開他兒子，於是男傭相攙着他的臂膀，由巴爾斯加芽率領着一同走出去。她邊走邊獨自叨嘮着，並且向四面八方唾吐沫：

「唾！唾！不准疾病，也不准苦惱，也不准妒忌，也不准丟醜走近來！唾！火和水來得不多不少不早不晚，不要給他帶來傷害，而要帶來幸福！」

彼奧德爾隨着她走進娜泰芽的房間，房中一架堂皇的床已鋪蓋好被褥，那老太婆在屋中央一把椅子上沉重地坐下。

「聽我說，不要忘記！」她嚴重地說。「這裏是給你的兩枚半盧布的錢幣。把它們放在你的鞋裏面脚後跟底下。娜泰芽會走來跪在你面前，要脫下你的鞋，你必須不准她。」

「爲甚麼不准呢？」彼奧德爾發氣地問。

「這用不着你管。你務必拒絕她三次，可是第四次給她許可，那麼她會吻你三次，你必須把那兩枚半盧布的錢幣給她說：『這是賞給你的恩賜，我的奴隸，我的命運！』記住這個！那麼之後該脫去衣服睡下，背朝着她，她就會走來要求同你一塊兒過夜。一句話也不要說，直等到她請

求了三次才對她伸出手去，你懂麼？然後……」

彼奧德爾驚愕地凝視着他的女教師，又大又黑的臉，她掀開鼻孔，舐着嘴唇，用一方手帕揩拭油光光的面頰和頭頸，用一種清晰的有權威的聲調講出這些粗野無恥的話：

「不要相信她的尖聲叫喊，也不要相信她的眼淚，」她在離開時叮囑着，踉蹌走出房間，身後留下一股酒氣。彼奧德爾簡直氣憤得發昏。他脫下鞋，拋在床架下面。之後，他趕快脫去衣服跳到床上，好像跳上馬鞍一樣，咬緊牙關唯恐那窒息他的重大侮辱會逼他落下淚來。

「沼澤裏的鬼把她纏昏了！」

鋪着烏羽絨毛的床是熱的，這時他跳下床立在地板上，走到窗邊推開窗扉。醉飲的鬧聲，喧囂的鬨笑，女郎的尖叫混合成爲低沉單調的暮暮聲，從花園中滾滾而來，藍色薄暮中黑憧憧的人形在樹下徘徊着。聖尼古拉鐘樓的細長的尖閣挑起一個銅指頭直上雲霄，尖頂上那十字架會摘下來鍍過金。在那些房脊後面橫陳着鄂喀河，發出憂鬱的光，一彎新月虧缺地懸在河上。再遠些鋪展了一望無際的森林，高聳着好像黑的雪堆一樣。這一切使他聯想到另一個鄉村，一個廣闊的，有金黃田地的鄉村。他因這思想而嘆息了。一陣脚步声和吃吃笑聲在樓梯上響起，他重又跳上床。門開了。發出一陣絲縷的繚繞聲，鞋的橐橐聲和有人嗚咽涕泣的哭聲。門鈎瑯瑯響着，扣上了

。彼奧德爾慎重地抬起頭。半明半暗中，靠近門站着一個素白的身形，用它那手臂的有規律的動作在身上畫十字，並俯着身體差不多碰到地。

「她在祈禱哩，而我却沒有。」

但是他無意祈禱。

「娜泰芽·耶富塞夫娜，」他輕聲說。「不要害怕。我自己也害怕哩。我方才氣壞了。」他用兩隻手撫理頭髮，並且拉他的耳朵。

「你無需乎脫我的鞋和做其他的那些事情，」他喃喃道。「那都是胡鬧。我正覺得不安，她不過是開玩笑而已。所以不要哭罷。」

她慎重地側身走到窗前輕聲說：

「人們還在尋歡作樂哩。」

「是的。」

雖然他們二人都倦了，他們却神經過敏，躊躇着彼此不敢走近，因此很長一段時間他們保持一種不必要的攀談。黎明時樓梯上有咯咯鞋聲。有人開始用手沿着牆壁摸着。娜泰芽走到門邊：

「不要讓巴爾斯加芽進來，」彼奧德爾悄聲說。

「是媽媽，」娜泰芽說，開了門。彼奧德爾在床上坐起，腿懸擺在床邊，他不滿意他自己，並且抑鬱地想道：

「我是懦弱的而且沒有胆量，或許她要嘲笑我吧。我現在且不動聲色。等到……」

門開了，娜泰芽安靜地說：

「媽叫你過來。」

她背倚着火爐，襯着白色的荷蘭磚，變得差不多模糊不可辨認，這時彼奧德爾走出門外，在黑暗中遇見幽莉安娜的不悅的，驚慌的，熱切的低語：

「你在做甚麼，彼奧德爾·伊里奇？你是甚麼意思，你是要侮辱我同我女兒麼？看現在已經天亮了。」

她說着，一手抓住彼奧德爾的臂膀，用另一隻手一味推開他。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她問，充滿激奮。「不要怕我，把那緣故告訴我……」

「我替她難爲情，」彼奧德爾魯鈍地說。「我嚇慌了！」

雖然她看不見他岳母的臉色，他自以爲聽到一個婦人暗笑的聲音了。

「不，現在你回去罷，並且照一個丈夫的本分行事罷。要向殉教徒聖柯利司投弗祈禱。去罷」

，可是先讓我吻你一下。」

她緊緊摟住他的頭頸，溫暖的酒氣直噴到他臉上，用她那甘美黏濕的嘴唇吻着他。他沒有來得及還報，只在空無所有的空氣上印了一個發輕爆聲的空吻，就走向那小房間。他在身後扣好門，決意伸出手臂去，那女孩順從地走向前，投入他的臂膀的合抱。

「她有點醉了，」她語聲顫抖地說。

彼奧德爾期待着一件與這不同的事情。

「不要害怕，」他喃喃着，向床邊移動。「我生得不漂亮，可是我的心好……」

她貼得越發緊了，低聲道；

「我的腳站不穩了……」

德里歐莫富城的人民是喜歡宴樂的，婚禮的慶祝延長過了五天。這其間，他們從早到晚到處游蕩，成羣結隊沿着街道從這家穿到那家，在一種醉酒的騷鬧中闖來闖去。巴爾斯基家中擺下特

別浪費豪奢的酒宴，雖然阿歷克塞曾毆打他的兒子，由於他兒子在某種情形中冒犯一個十幾歲的女郎奧爾格·奧爾洛伐。當巴爾斯基夫婦向阿托莫諾夫控告阿歷克塞的時節，他驚訝了：

「請指給我看，」他問，「那里有青年小伙子不打架的地方！」

阿托莫諾夫送給女孩們繡帶和從市上買來的小巧的物品作爲慷慨的禮物，送給男孩們錢。對於他們的父母，則請他們痛飲一番，還同每個人擁抱，搖撼他們全體的肩膀。

「噯，好人哪，」他說，「我們是活着還是沒有呢？」

他的舉止是囂張的。他喝了許許多多，酒液將內部浸透了，好像體內在燃燒，然而他從來不醉。幾天之間他變得一目了然地消瘦了。雖然他規避幽莉安娜·巴伊馬柯伐，他的孩子們都看出他總在以一种憤怒的強求態度覷着她。他很自負他的孔武有力，老是和駐屯軍的兵士角力。有一次他勝了一個火夫和三個泥水匠。後來，工人梯洪·維阿洛夫走到他面前，給他一個不是提議而是強求。

「現在你得同我較量一下。」他說。

阿托莫諾夫驚訝於他的聲調觀察着這長工的矮胖的身材。

「你是哪一類人，是真正強有力的呢，還是光會吹牛的？」

「我不知道，」那一個鄭重地答道。

他們抓住各自的皮帶較量了許久，沒有移動位置。伊里阿在兩人之中雖然比較輕且體態稍爲勻稱，却高得多。他從維阿洛夫的肩頭望着那些婦人，對她們無恥地瞷眼，維阿洛夫將肩頭抵着他敵人的胸膛，試圖舉起他從頭上拋出去。明白他的心思後，伊里阿叫道：

「你還不够勁頭哩，伙計。你還不够勁頭哩！」

然後一聲吆喝，他突然翻轉程序，倒把梯洪從頭上拋出去。用了那麼大的力氣，以致工人猛摔下地時，兩條腿受了傷。

「好個強壯的人，」工人赧顏地說，他坐在草地上揩拭臉上的汗水。

「我們也看出來了，」旁觀者嘲弄地說。

「好個強壯的人，」維阿洛夫覆述道，

伊里阿伸出一隻手給他。

「站起來！」他說。

拒絕伸過來的手，這人試着自己立起來，但不行，只好在草地上再伸直腿，用一種奇怪的、密化的凝視打量着衆人。尼基塔來到他眼前。

「你受傷了麼？」他同情地問。「要我幫忙麼？」
工人笑了。

「我的骨頭傷了。我比你父親強壯，但是沒有他那樣靈敏。來，尼基塔·伊里奇，你個傻瓜，讓我們跟在別人後面走吧。」

以友善的態度扶着駝子的肩膀，他跟隨衆人，並且在地上頓着足，一本正經地存着這樣會緩和痛楚的希望。

新婚的一雙雖然因困倦和一連熬了幾夜沒睡而筋疲力盡了，仍勉強夾在喧鬧紛雜的、醺醉的人羣當中在街頭走來走去，爲的使人們鑑賞他們。他們喝着，他們吃着，他們糊裏糊塗聽着不得體的玩笑話，極力避免彼此相覷。當他們時而挽着臂走路，時而摩着肩坐定，這樣變換着的時候，他們默默不語好像陌生人一樣。馬德里奧娜·巴爾斯加芽心喜這樣子。

「你兒子管教得好，不是麼？」他誇耀地對伊里阿和幽莉安娜說。「的確他管教得好，看，幽莉安娜，我把你女兒訓練得多好！至於你的女婿，他昂然走來走去，好像一頭雄孔雀。彷彿他是他所賞識的一切東西的主人似的！」

但是當他們在自己的房間裏要睡覺的時候，彼奧德爾和娜泰芽便脫去他們會謙卑地接受的一

切風俗，恰如脫去他們的衣服一樣，並且談論他們剛剛度過的白天。

「此地喝酒實在厲害，」彼奧德爾詫異地說。

「你們那裏要差一點麼？」他妻子問。

「農民喝那麼多酒還了得！」

「你們不像是農民。」

「我們是一個貴族的僕人。這就使得我們自身也成了一種貴族。」

有時候他們坐在窗前，用手臂互相攬着，一言不發，享受花園裏的優美的芳香。

「爲甚麼你這樣沉默？」他妻子輕聲問道，他丈夫就用同樣安靜的聲調回答。

「我不想談平平常常的話。」

他願意聽一聽超乎平平常常的話，但是那泰芽不知道何從說起。當他告訴她那黃金色大草原的無邊的廣漠時，她問：

「那裏一點樹林也沒有麼？簡直一點沒有麼？哦，那必定是多麼可怕啊！」

「恐怖是存在樹林之中的，」彼奧德爾有些厭煩地說。「大草原上有甚麼可怕的？哪，在那裏有大地，有青天，有你自己。」

有一次他們正坐在窗前，在沉默的歡喜中消磨星光燦爛的夜，他們覺得聽到花園裏浴室近旁有一點聲響，有人在奔跑，擦過覆盆子樹的枝條，一面跑一面碰斷了那些枝條。之後，一聲低抑憤怒的叫喊達到他們這裏。

「你這魔鬼，你敢！」

娜泰芽驚慌地跳起來。

「是媽媽！」

彼奧德爾伸頭出窗外，這樣一來他的寬闊的肩背全然堵塞了窗口，他看見他父親用手臂摟着他岳母，把她擠在浴室的牆上，企圖按她在地下。她猛烈地揮動臂膀，擊打他的頭。

「放我走，不然我要喊了，」她高聲地密語着，喘吁吁地透不出氣來。

又用一種全然不像她自己的聲調，她叫道：

「親愛的，不要摸我！可憐可憐我罷。」

彼奧德爾沒有聲息地關上窗，抱住他妻子，按她在他膝上。

「不要看！」

「是誰？」她尖叫，在他的臂抱中掙扎。

「爸爸。」彼奧德爾說，使勁地抱住她。「難道你還不懂……」

「啊呀，多麼可怕的事情啊！」她又羞恥又恐懼地悄悄說。

「我們不可裁判我們的父母，」她丈夫謙卑地說，一面他抱過她來放在床上。

但是娜泰芽在腦後緊握着兩隻手，身體搖來搖去，哼着：

「多麼嚇人的罪惡啊！」

「那不算我們的罪惡，」彼奧德爾說，他回憶他父親的話：

「上流社會做出的事比這還要壞的多！」

「甚至在他們跳舞的時候，」他妻子垂淚說，「我就不住地擔心：要是他逼迫她順從，不知要出甚麼事情呢。」

由於激奮而疲憊，她不久睡熟了，甚至沒脫衣服，但是彼奧德爾打開窗子，注視着花園。那裏一個人也沒有，只有黎明前襲來的和風的歎息，和窒息的黑暗中樹木的微動。讓窗子敞開着，他躺在她妻子身旁，不闔上眼睛，儘在思索剛才發生的事情。若能單獨和娜泰芽在一塊小田地上生活够多好啊！

娜泰芽不久醒來，因為，似乎是，她對她母親的憐憫以及她母親所遭受的不義行爲妨害她的

睡眠。光着脚只穿一件襯衫，她跑下樓去。她母親的房門原本是常關的，現在半掩着，這越發使她喫驚了。但是一眼瞥見房隅她母親安置床的地方，她看見在素白的褥單底下，圍着一個團，烏黑的頭髮披散在枕頭上。

「她睡熟了，」娜泰芽想道，「她已經哭得，傷心得，太厲害了。」

一定要做一件事情才好。一定要給她的受了委屈的母親一種安慰才好。她走進花園。含露而潮濕的，冰涼的青草拂着她的腿脛，太陽差不多已經溫暖了，雖然剛剛升起爬到樹林上面。它以斜射的光芒眩着她的眼睛。她拾起一片濡潤着露珠的銀色牛蒡葉，先貼在一邊面頰上，又換貼在另一邊。於是覺得神清氣爽，她開始摘集一叢叢連葉的紅醋栗，這時她平心靜氣地想起她公公，想起他曾怎樣用他那重手掌常常拍擊她的後背，微笑地問：

「怎麼樣？你好麼？你還在呼吸麼？那就好，好好過生活吧。」

這顯然是他同她的僅有的攀談，但她有時對他的親熱的拍擊老大不高興，覺得對馬這樣倒合適得多。

「簡直一個土匪！」她想，逼着自己對她那公公採取了不友善的判斷。

鶉鳥在歌唱，金翅雀在囀鳴，樹葉做出一種柔軟的絲綢般的繚繞聲。遠處在城郊外，一個牧

者在吹笛。從建築了工廠的發拓拉克夏河的岸上，人聲透過清爽明亮的空氣緩緩地飄蕩而來。有甚麼東西劃然作響，娜泰芽戰兢兢地抬起頭。她頭上，一棵蘋果樹的極枝上懸着一個捕鳥的機，一隻金雀在那些細長的枝條中掙扎着。

「會是誰在捕雀？」她想。「尼基塔麼？」一根枯枝在甚麼地方發出折斷的聲音。

她走回房中時，偷窺她母親房間一眼，看見她臉朝天躺在床上醒着哩。幽莉安娜驚訝地揚起眉，從腦後抽出一條手臂。

「誰……唔……你在做甚麼？」她不安地問，用臂肘撐起身子。

「不做甚麼。看我給你弄來些紅醋栗泡茶用。」

她床邊一張桌子上，立着一個裝「克瓦斯」(一)的大瓶子，瓶中差不多空了，娜泰芽發覺「克瓦斯」潑灑在桌布上不少，瓶塞丟在地板上。雖然她母親那清澄嚴峻的眼眶外繞着一圈黑影，却出乎娜泰芽意料之外，並沒有因哭泣而浮腫，她那眼睛似乎變得更加黑暗凹陷，它們的素常頗爲驕傲的表情今日却爲迷惘恍惚的呆視代替了。

(一)俄國的一種酒，係用裸麥製成。

「蚊蟲鬧得我睡不着。我要到小屋去睡一覺，」她母親說，將頭頸隱藏在被單下面。「它們咬苦了我。可是你這樣早起身做甚麼？爲甚麼你光着腳在露水裏走？你襯衫的邊緣濕極了。你要受寒了哩。」

她母親不大和靄地說着，不願意因談話而破壞她的繼續不斷的思潮。娜泰芽的不安逐漸化爲銳敏的敵意的女性好奇心了。

「我早醒了，」她解釋道，「我一直在想念你……我做了一個夢夢見你。」

「你何必想念我呢？」她母親問，凝望着天花板。

「因爲你只一個人睡覺，沒有我陪着……」

對於娜泰芽，似乎一道紅暈泛蓋了她母親的面頰。當她說她並不膽怯時，她的笑容是不自然的。

「現在去罷，親愛的，」她命令着，闔上眼。「你丈夫醒了。你沒有聽見他在踱來踱去麼？」當娜泰芽慢慢走上樓時，她以一種差不多增長成爲敵意的憎惡思索着。

「他同她睡了一夜。是他喝了那『克瓦斯』的。她的頭頸上儘是斑斑點點，不會是蚊蟲叮的，必定是他咬的。我不告訴彼奧德爾這件事。她現在倒要睡了，而昨晚她却尖聲叫喊……」

「你到那裏去的？」彼奧德爾問，銳利的望着他妻子的臉。她垂下眼簾，覺得有一點狼狽。

「我拾了一些紅醋栗，我還去看望媽媽來着。」

「哦，她怎麼樣？」

「沒有甚麼，我以爲……」

「喝，」彼奧德爾說，拉了他的耳朵，「果然如此！」他微笑了，撫摸着額下的深紅的毛。

「那愚蠢的巴爾斯加芽，」他想，嘆一口氣。「顯然說的是真理，她說『不要相信女人的尖

聲叫喊，也不要相信眼淚。』」

「你看見尼基塔了麼？」他嚴重地問道。

「沒有。」

「那是怎麼一回事啊？看，他一直在花園裏捕雀？」

「哎喲！」娜泰芽吃驚地喊道。「我在花園裏走來走去，除去這件襯衫外，甚麼也沒有穿！」

「那麼你看……」

「那麼他是在甚麼時候睡覺呢？」

彼奧德爾正在穿鞋，只從喉頭大聲響了一響。他妻子斜眼看他，微笑着。

「他是一個駝子，可是他爲人好，」她說，「比阿歷克塞好得多。」
她丈夫的喉頭又響了一響，這次聲音沒有那樣大。

每天日出時，當牧者召集牛羊的羣，用樺木樹皮製成的長笛吹出一種悲涼的調子時，斧子斫擊的聲音便隔河傳來，城中的居民趕着牛羊到街上時，他們嘲弄地互相告語道：

「聽！他們已經在斫伐了，而天還沒大亮哩。」

「萬惡貪爲首。」

有的時候伊里阿·阿托莫諾夫想像他已經克服全城人民的敵視了。德里歐莫富城的人民常尊敬地向他脫帽，專心地聽他的關於拉特斯基王族的故事，然而他們總有一兩個人不見得不是誇耀地說：

「我們的主人比你們的要簡單，貧窮，嚴厲得多！」

一個假日的黃昏，他坐在鄂喀江邊巴爾斯基的酒店的美麗繁華的花園中同德里歐莫富城的一

些有錢和有勢的人談天。

「我的事業會給你們大家帶來利益的。」

「讓我們這樣希望着罷！」波米阿洛夫答道，笑起他那意義不明的、狗一般的微笑，藉這種笑容來判斷他在打算舐你還是咬你，是不可能的。他那五官不正的面孔被一叢短勁的鬚鬚亂七八糟地遮蓋着，他那灰色鼻子疑惑地吸嗅着一切東西，一種惡意的表情潛藏在他的擷實色的眼睛中。

「讓我們這樣希望着罷！」他腹誣道。「我們以往沒有你在，也不見得有甚麼不好，如今有你在，也不妨照常順遂。」

阿托莫諾夫蹙起額。

「你說話總是意義曖昧而且不友善的。」

巴爾斯基揚聲笑着喊道：

「那是他的老脾氣。」

巴爾斯基的臉是個配置失宜的東西，包括着堆塊的紫肉。他身體的其餘各部——他那大頭，他那頸子，面頰，手臂——被一件粗毛的厚皮大衣包裹着，好像一隻熊。他的耳朵是看不見的，他的眼睛藏在肥肉的針氈裏，於他沒有用處。

「我的一切精力都發展成肥胖了，」他說，於是張大嘴露出上下顎兩排滿滿的板牙，他就止不住一陣陣大笑起來。

修車匠佛羅波諾夫時常用他那顏色很淡的眼睛注視阿托莫諾夫。

「我們應當做我們的工作，」他用他的頗爲乾啞的聲調說，「但同時我們不應當忘記上帝。』」
聖經上說：「馬爾撒，馬爾撒，你對許多事情都慎重而顧慮，然而只有一件事情是必須的。』」
佛羅波諾夫的緊蹙的、空虛的眼睛看去總像恰恰感受一陣靈感而就要用一種特別的陳述驚愕他的聽衆似的。有時他就像這樣地開始說：

「當然基督常常吃麵包，因此馬爾撒……」

但製革匠，齊泰金，也是一個教會委員，就止住他說：「啊，啊，你在說些甚麼？」
佛羅波諾夫便陷入沉默，扯着他那灰色耳朵。

「你明瞭我的事業麼？」伊里阿問他。

「憑甚麼他要明瞭呢？」齊泰金便帶着真正的詫異問。「那是你的事業啊，你個可笑的人，那是只應當你明瞭的。你的事業應當你明瞭，我的事業應當我明瞭！」

阿托莫諾夫喝着濃啤酒，眼光穿過樹林凝望鄂喀河的泥濘地帶。在那地方的稍爲偏左的一點

，發拓拉克夏河蜿蜒着好像一條作爲裝飾用的綠蛇，從樹林和沼澤之間爬出來。那邊，那金色錦緞一般的沙灘上，在那裏木片木屑照耀着如油一般，磚石烘照得灼紅，那肉色的長工廠橫陳着伸進那蹂躪不堪的柳林當中好像一口沒有蓋子的棺材。那邊——那庫房，以及它那尚未油漆的暗晦的鐵頂，在日光中烘照，那黃色的兩層樓的房架像蠟一般地在溶化，它那堅固的房椽直刺進酷熱的天空。阿歷克塞有一次說這所房子從遠處望去像一架「蒲騷爾特雷」(一)。他現在就住在那邊，爲的和本城的少男少女離得遠些，他那種霹靂火的脾氣使得他在他們之中大失人心。彼奧德爾比他弟弟沉穩得多，略爲顯得魯鈍，還不會領悟一個有勇氣的人能做出多少事來。

一個暗影掠過阿托莫諾夫的臉，他從濃眉底下注視着市民們，不禁微微地笑，因了他們對工作的微溫的熱情，完全缺乏真實的熱忱，而把他們看做一般無價值之輩。

夜晚全城熟睡的時候，他沿着河岸潛行着，經過後院，走進寡婦巴伊馬柯伐底花園。蚊蟲在溫暖的空氣中營營地叫，產生一種似乎是他們將胡瓜、蘋果、茴香的芬芳的香味充滿這郊外的暗示。月亮浮在灰色的雲間，雲的黑影滑過河面。經過那圍繞花園的籬柵時，阿托莫諾夫穿過它，

走進庭院。這時他進到一間堆房裏面，從房隅發出一個慎重的密語：

「你到這裏一路上沒有被人看見麼？」

「我不喜歡鬼鬼祟祟，」他脫下衣服憤然喃喃道。「我不是小孩子，不是麼？」

「那麼就不要有情人。」

「我倒願意沒有。偏上帝給了我一個。」

「啊呀，你怎能說這話呢，你這異教徒，我倆這種行爲是違反上帝的旨意的……」

「是的。這放着以後再說吧。唉，幽莉安娜，這裏的人民是……」

「算了，够了，不要自尋煩惱罷，」她悄悄說。懷着纏綿的熱情，她不住地用她的愛撫安慰他許久。然後她供給她關於城中人民的詳細報告，告訴他誰該提防，誰聰明，誰不信實，誰有富裕的錢。

「波米阿洛夫和佛羅波諾夫知道你需要大量木材就打算把附近的樹林買下，爲的榨出你的錢來。」

「他們太遲了。親王已經把樹林賣給我了。」

那環繞他們並且在他們上面的黑暗，是這樣難以穿透，以至他們甚至看不見彼此的眼睛，他

們在悄無聲息的喁語中談心。這地方有一種乾草和樺木的氣味。從下面冰窖裏升上一股愉快的潤濕涼爽的氣流。一種陰鬱沉寂罩着這小城。不時一隻老鼠溜過或是小老鼠細聲尖鳴。每一小時聖尼古拉教堂鐘樓的裂縫的鐘拋出它那哀傷顫抖的鳴聲，投入黑暗中。

他和這婦人交遊後，自覺堅強而且聰明多了，這婦人白晝是個沉着、嫻靜、有條理的管家婦，由於她的通曉世故，諳熟讀寫，頗得一城的尊重。

「我知道你的心思，」有一次他被她的少女樣的愛撫所打動，便說。「我們毫無顧忌地讓我們的孩子結了婚，因此我們自己也應當結婚。」

「你的孩子都是好孩子，即使他們發現我們這種情形也沒有甚麼妨害，然而要是城裏的人發現……」

她毛骨悚然，止住了。

「不要煩惱這個，」伊里阿悄悄說。

一天，她充滿了好奇心。

「告訴我，你曾經弄死一個人，不是麼？如今你夢見過他麼？」

伊里阿淡淡地捋着鬚鬚答道：

「不，我是一個沉睡的人，我不做夢。而且，爲甚麼我要夢見他呢，我甚至連他長的模樣也不知道？幾個人給了我一擊幾乎打倒了我，於是我用『吉斯提安』打了他們之中的一個，又打了另一個，那第三個逃了。」

他嘆息着，用一種受了委屈的聲調喃喃道；

「蠢材來打你，而你却要爲他們對上帝負責！」

他靜臥了幾分鐘沒有說話。

「睡熟了麼？」她問。

「沒有。」

「那麼走罷。天不久要亮了。你不是要到建築房子的那地方去麼？」

他出來，走進清晨的凜冽的、珍珠母色的黑暗中，在他的領地上躡着。他的手塞在他背後的大衣底下，在他身後翹起着好像雄雞的尾巴。

「我應當讓阿歷克塞走動走動，」他暗自想着，他的沉重的腳底下踩碎了木片木屑，「磨練一下他那點浮躁。他是個難纏的孩子，但是心地好。」

他躺下去，或是在沙灘上，或是在木屑堆上。不久就睡着了。同時柔和的朝霞在淡綠色的天

空開始鋪開，這時太陽驕傲地將它那光芒四射的孔雀尾巴在大地上展開，它自身向上升，好像一個黃金球。工人早晨起來，看見阿托莫諾夫的巨大的身幹攤在地上，便把這事情彼此報告着。

「看那裏！」他們說。

悌洪·維阿洛夫，這高顴骨的漢子，肩頭扛一把鐵鏟，用閃爍的眼睛望着他，好像要踏過他的身體而又躊躇不前似的。

雖然人們熙攘往來好像螞蟻一般，他們的吵嚷和砍擊聲却不足以驚醒這魁偉的人。他躺着，臉朝天，鼾聲好像一把鈍鋸的聲音。那工人走開了還回過頭來從肩頭上張望，眯着眼，好像他的頭上剛剛受到一擊似的。

阿歷克塞走出那所房子，穿一件白麻布襯衫和一條深藍的褲子，去沐浴，脚步輕飄得好像踏在半空中，謹慎地繞過他父親，恐怕他腳下的木屑的柔和的響聲會驚醒他。尼基塔，天還不會亮就出來到樹林裏面去了，他幾乎每天在那裏裝滿兩車腐葉的沃土，卸到一塊清除了作爲花園的地方。他已經栽種了樺樹、楓樹、山梣、櫻樹，現在他正在砂地上挖掘深坑，填進腐葉的沃土，爛泥，黏土，準備將這塊地種菓樹。悌洪·維阿洛夫常在假日幫助他一起做。

「栽培園地是無可反對的，」他說。

彼奧德爾·阿托莫諾夫，拉着他的耳朵，來監視工作。工作一日千里地進行，應和着鋸聲一路嚙木頭而發出的有趣的嘶聲，鉤子的嘶嘶聲和刮擦聲，斧子的鳴響的砍劈，濕石灰的愉快的輕爆聲，以及磨刀石砥着斧刃時發出的嗚咽聲。木匠們唱着「杜丙奴希加」，他們在抬一根樑木。一個年青的喉嚨歌起一派悠揚的音調：

「老頭子撒哈利，

來找瑪麗，

撒哈利這老頭，

搖了搖拳頭……」

「一支粗俗的歌！」彼奧德爾向工人維阿洛夫說。

「他們唱的詞句並沒有甚麼關係，」那一個答道，跪在砂地上。

「爲甚麼沒有關係？」

「那些詞句是沒有靈魂的。」

「農民是不通情理的，」彼奧德爾同他分手後，暗想着。於是他記起他父親曾經要提拔維阿洛夫，給他一個監工的職位，這工人俯視着他父親的腳，答道：

「不行，我幹不了。我沒法使人們守規矩，還是委我做一個『守門人』（一）罷，」爲了這個他父親嚴厲地斥責了他一番。

秋天來了，又濕又冷。花園中蓋了一層銹紅色，淡紅的斑點開始點綴在鐵青的樹林中，它們也現出生銹的外觀。一陣陣濕風開始呼嘯，將碎的白木吹送進河中，每天早晨鬃毛蓬鬆的馬匹拖着車子滿載亞麻趕到倉庫來。大抵是彼奧德爾接收這些貨品，他對那些陰沉的多鬚子的農民加以審慎的考察，看出來他們既不預先將用水浸濕的麻攪混在麻裏面爲的增加重量，也不將普通的麻賣成頂上等的麻的價錢。他同農民辦交涉的時候老是左右爲難，因爲阿歷克塞是暴躁的，動不動就兇狠狠地詬罵他們。他父親已經到莫斯科去了，他岳母隨伴着，藉口去參拜聖地。

「這裏的生活是膩煩的，」阿歷克塞抱怨道，在黃昏喝茶和用晚膳的時候。「並且我不喜歡此地人民。」這種話總要激怒彼奧德爾。

(一) Dvornik 這種人除守門外，還管守夜，並處理人家的一切雜務。

「你自己就是個怪癖的人！你得罪每一個人，你又喜好自命不凡。」

「唯其我有自命不凡之處，所以才自命不凡。」

搖一搖鬚髮，他橫着肩膀，挺起胸脯，傲慢地用半閉的眼睛望着他的哥哥們和嫂嫂。娜泰芽老是冷淡地同他講話，避免同他在一處，好像他有某種使她害怕之處似的。

吃過飯以後，她丈夫和阿歷克塞又出去工作，她常常拿着她的女紅到尼基塔的寺院般的小房間裏去，獨自坐在窗前一把有扶手的椅子上。那駝子做着一個書記的職務，從早到晚書寫計算，但是娜泰芽一出現，他就中止工作，講給她聽親王怎樣過生活以及他們的溫室裏面生長着怎樣的花卉的故事。他的高亢的，女孩樣的喉嚨發音緊張柔和，他那藍眼睛掠過她的臉凝望着窗子，她則俯身做女紅，陷入深思的沉默，好像她是完全獨自一人一樣。他們這樣對坐一兩小時，差不多彼此不相望；雖然尼基塔不免時時向她嫂嫂送去謹慎而且差不多不由自主的一瞥，在這種時候他那藍眼睛以溫柔的暖意愛撫着她，他那狗樣的大耳朵顯而易見地泛成緋紅了。他的飄忽的瞥視有時強迫着她回報他的看望而給他一個親切的微笑——一個時常使尼基塔感到她已猜中了他所以興奮的原因的、奇特的微笑。有時他似乎覺得這是一個受傷的，同樣地是傷人的微笑，於是他負責地垂下他的眼簾。

窗外雨聲嘩喇，潦潑而降，洗盡夏天的殘餘的顏色。透過雨聲可以聽見阿歷克塞的吵叫，最近用鐵鍊鎖在院中的一隅的小熊的嗥鳴，以及婦女用打麻機打麻的聲音。阿歷克塞喧囂地走進屋來。他又溼又髒，帽子背在腦後。他仍舊不免使他們聯想到春天的風光，他笑嘻嘻地告訴他們梯維阿洛夫用斧子砍掉了自己的一個手指。

「這似乎是一件偶然的故事吧，其實是他害怕被徵去當兵。我倒情願能去當兵，只要可以離開這地方！」

他蹙起額頭叫着，像那隻小熊一樣。

「我們已經來到窮鄉僻壤了。」

之後他強橫地伸出他的手。

「給我十五個戈比。(一)我要到城裏去。」

「你有甚麼用？」

「這用不着你管。」

(一) Копейка 俄國錢幣名，當一個盧布的百分之一。

於是他一面走出去一面唱道：

「那童貞女沿着小徑飛跑，

去送給她愛人一碟子糕。」

「噢，他將來要弄出壞結果來的，」娜泰芽說。「我的朋友們常看見他同奧爾梗加·奧爾洛伐在一起，她只有十四歲，沒有母親，有一個好喝酒的父親……」

尼基塔不喜歡她像這樣講話，因為他從她的話語中察覺有太多的痛苦和不安，甚至有一個妒忌的影子。

他沉默地呆視着窗外，松枝在雨中搖擺，從綠的松針上溜下水銀般的雨滴。這些松樹是他栽植的，實際上這所房屋的裏裏外外一切樹木都是他一手栽植的。

彼奧德爾走進屋來，又煩悶又疲乏。

「到喝茶的時候了，娜泰芽。」

「還早着呢。」

「到時候了，我說的！」他道，等他妻子走出去後，他便坐在她的原地方，輪到他來怨天尤地了。

「爸爸把一切工作放在我的肩上。我滾轉着好像一個車輪子，可是滾到甚麼地方爲止呢，我不曉得。但是只要事情弄出點差錯，他就要大鬧特鬧了。」

溫和慎重地，尼基塔告訴他關於阿歷克塞和女郎奧爾洛伐的事情，但是他哥哥搖手不讓他說下去，顯示了方才他分明沒有聽見。

「我沒有功夫來愛慕女郎。便是我妻子，我也只有夜晚在夢裏看見她，白晝我是同貓頭鷹一樣地瞎眼。你倒裝了一腦子這些無聊的事……」

拉着耳朵，他謹慎地說下去。

「這工廠不是合宜於我們的工作。到大草原去，在那裏買些土地，同農民一樣親自操作，於我們毋甯更適合一點。這樣就可以少說空話，而且更有意義。」

伊里阿·阿托莫諾夫回到家來，又快活又年青。他修整了他的鬍子，他那肩膀變得甚至更寬了，他的眼睛更亮了，全體看來他像一把新修好的犁。

「我們的事業必須像軍隊那樣衝鋒，」他說，照着紳士的氣派在沙發上伸直了身子。「給你

們以及給你們的子孫留下的工作够多呢，足足可以做三百年。我們阿托莫諾夫一家得證明我們自己是實業主義的偉大的榮耀！」

他望一眼他的兒媳，叫道：

「你的肚子大起來了，娜泰芽，不是麼？要是你養一個兒子，我要送你一份好禮物。」

「爸爸精神爽快的時候脾氣也很好，」娜泰芽向她丈夫說，在當天晚上他們預備睡覺的時候。

她丈夫斜眼望着她。

「他答應給你一份禮物，自然你就認爲他好了，」他不客氣地宣佈道。

但是過了兩三個星期，阿托莫諾夫變得沉默深思了。

「爸爸爲甚麼生氣？」娜泰芽問尼基塔。

「我不知道。誰也不能瞭解他。」

當天黃昏，喝茶的時候，阿歷克塞高聲清楚地說：

「爸爸，讓我去當兵罷。」

「爲——爲甚麼？」伊里阿訥道。

「我不要在這地方生活……」

「出去！」阿托莫諾夫命令他的孩子們，但是當阿歷克塞也走到門口時，他喝道：「站住，阿歷奧夏！」

好半天他端詳着這小伙子，並且他的眉毛抖動着，他的手臂合抱在身後。

「我倒把你看做了我的鷹！」他終於說。

「我住不慣這地方。」

「那是胡說。你的地方就是這裏。你母親把你託付給我，原是隨我的高興擺佈你的。去！」阿歷克塞大踏步走出去，好像一個身受監禁的人，但是他舅舅一把抓住他的臂膀。

「我不應當這樣同你說話。我父親是常常用拳頭同我說話。去！」

之後再喚他回來。他用委婉奉承的聲調補充道：「你一定會成爲偉人的，你懂不懂？不要再讓我將來聽見你哭哭啼啼的。」

剩下他獨自一人，他立在窗前許久，用拳頭緊握住鬍子，望着潮濕灰色的雪落在地上。等到窗外天黑得像一個地窖的時候他出外到城裏去。幽莉安娜的庭院的門已經上鎖了，於是他輕叩着窗子，幽莉安娜便親自開門來接他。

「你爲甚麼來得這樣遲？」她不滿地問道。

沒有回答她，也沒有脫大衣，他照直走進房間，將帽子擱在地板上，坐下來，臂肘倚着桌子，手指埋進鬍子。

「他是一個外人，」他說，這時他告訴她關於阿歷克塞的事。「我妹妹同一個紳士私通，這件事的本身就在這男孩身上表現出來了。」

婦人察看百葉窗是否已合適地扣好，並且熄了蠟燭。房子的一個角落裏一盞深藍色的燈正在神像面前一個銀燈台上燃着。

「趕快給他結婚罷，」她說。「這樣可以穩住他。」

「是的，我一定這樣辦。不過事情還沒有定。彼奧德爾一點也不起勁，這樣對於他是苦惱。他做工好像他本人對它並沒有興趣，不過是仍在做農奴，爲主人作工而已。他還沒有自覺他的自由，你懂麼？關於尼基塔，我沒有話說。他是一個殘廢人，不能想什麼就做什麼，只能照料花園和花卉。但是我期望的是阿歷克塞死心蹋地幹這件事業啊……」

幽蕤安娜試着安慰他。

「你驚慌得過於早了。等着，到工作的輪子開始轉得更快了，那麼它就會碾軋他們，把他們

「碾成像磨粉一樣。」

他們一直談到午夜，依偎着坐在溫暖安靜的房間中，在房中的一個角落裏迷濛着一團深藍色光線的雲霧，一朵火花膽怯地抖着。在阿托真諾夫訴說他的孩子們缺乏對這事業的熱忱時，他沒有忘記這些市民。

「他們是心地卑劣的人，」他說。

「他們不喜愛你，因為你成功了。我們婦人是喜愛成功的。可是在你們男人家，一個陌生人的成功是一個眼中釘。」

幽莉安娜·巴伊馬柯伐知道該怎樣安慰他，給他解憂。

「在莫斯科事業進行得好像房子點起火一樣！」他接着說，立起身擁抱她。「唉，要是你也是個男子漢够多麼好！」

「再會罷，我的愛，」她說，「滾你的罷！」

他親熱地吻着她，就走了。

懺悔節那天，鄂丹斯加芽從城裏將阿歷克塞放在一個雪橇上載回來，他周身佈滿撲打傷痕，昏迷不醒，他的衣服撕裂成碎條子。她同尼基塔用薄菜和「伏特卡」酒（一）擦了他的周身許久，但是他只呻吟着，一句話也不說。同時阿托莫諾夫在房中踱來踱去，好像一隻野獸磨着牙，捲起袖子，之後又放下來。阿歷克塞剛剛恢復知覺，他就開始叫嚷，向他搖着拳頭：

「誰把你弄成這樣子的？告訴我！」

用着可憐的氣力，阿歷克塞半睜開一隻憤怒的腫脹的眼睛。

「乾脆弄死我吧……」他嘶嘎地說，喘吁吁地，咯出血來。

聽到這裏，娜泰芽嚇落了魂，開始高聲哭起來，但是她的公公對她頓腳叫起來：

「閉嘴！滾出去！」

同時阿歷克塞繼續呻吟，用兩隻手抱着頭，好像他打算摘下它來。然後他伸出臂膀，落在身旁，一動不動地仰臥着，粗聲地呼吸，張開了血污的口。一支蠟燭在他床旁的一張桌子上閃耀，

（一）Vodka 俄人所用之一種猛烈白蘭地酒，係用裸麥製成。

燭影掠過他的鱗傷的周身。他似乎一時三刻地在變得更爲烏黑，更爲臃腫。他的脚旁站着他的兩個哥哥，神情沮喪，默默不語，他父親繞室徘徊着，問道：

「他會死麼，你們以爲？」

但是八天之後阿歷克塞起了牀，嗆咳着咯出血來。他開始喝邊和胡椒的「伏特卡」酒，常到浴室去蒸洗身體。他的眼睛裏面燃燒着黑暗陰沉的火，這樣倒使得他的眼睛比從前更爲美麗了。他不願說出是誰毆打他的，但是鄂丹斯加芽知道那是斯泰帕夏·巴爾斯基，幫兇的是兩個火夫和佛羅波諾夫的守門人，一個摩爾德維人。當阿托莫諾夫問阿歷克塞這話是否確實時，他答道：

「我不知道。」

「說謊！」

「我沒有看見他們，他們從我背後抄過來，用一件大衣或者什麼別的東西把我的頭蒙住了。」

「你在隱瞞其中的細情，」阿托莫諾夫冒然論斷道。但阿歷克塞只以他那不正當地燃燒着的眼睛望着他的臉說：

「我慢慢好起來了。」

「你得多吃一點！」阿托莫諾夫忠告他，喃喃聲從他鬍子裏面發出來：「既是做出這種事情，理應放一把火，燒掉他們的房子，燒焦他們的手……」

他變得越發體貼，用粗魯的和藹態度，看待阿歷克塞，並且爲了表示他在工作而工作着，無意掩飾他的目的，那是——爲了鼓舞他的孩子們對勞動發生一種熱情。

「你們要自己動手做事情，不要空想身外的事情！」他常對他們這樣講。他親自操做許許多多無需他做的事情，藉一切機會表現出一隻野獸的機警的聰明，憑這種聰明使得他能以判斷什麼地方的抵抗最爲頑強，怎樣用最容易最可能的方法克服牠。

他的兒媳的產期遲延過了正常的期限。終於熬了兩天兩夜的苦痛之後，娜泰芽生出一個女兒來，他悵惘地說：

「這，有什麼用處呢？」

「謝謝上帝的恩典，」這是幽莉安娜的嚴峻的語聲。「今天是亞麻神聖海倫的節日。」

「真的麼？」

搶過一本教堂的曆本，他看了一眼，現出孩子氣的歡喜叫道：

「帶我到你女兒那裏去！」

在她的胸上，他放了一對紅寶石耳環，和五枚三盧布的錢幣。

「這是送給你的！」他喊道。「即使你沒有生兒子，那也沒有關係。」

「喂，你高興麼，你這大鯰魚？」他問彼奧德爾。「而你出世時我是高興的。」

彼奧德爾正在驚慌地瞪視他妻子那不堪痛楚的，無血色的臉，現在差不多不能辨認了。她那疲乏凹陷的眼睛嵌在兩個黑洞裏，當看着人和東西時，好像在努力回憶一個久已忘却的情景似的，她的舌頭緩緩地沿唇邊移動，舐着方才咬碎的地方。

「爲什麼她不說話了？」他問他岳母。

「她哭號得衰弱無力了，」幽莉安娜解釋道，一面將他推出房外。

他聽她妻子慟哭了兩天兩夜。起初他還憐憫她，恐怕她會死亡，但是後來她的哭號吵聾了他，房中的騷亂攪昏了他，他逐漸厭倦了恐懼和憐憫，一味想要逃避她的呻吟不使達到他的耳中。但是關心這一點，他失敗了，因爲她的呻吟在他的頭裏面不住地回響，勾起一長串非同尋常的思

想來。他不論走到什麼地方總看見駝子尼基塔拿着一把斧子或一個鐵鏈，或是在砍伐，或是在修理，或是在掘坑，跑來跑去像鼯鼠一般沒有聲息，既然彼奧德爾到處遇見他，可見他是在一個圈子裏兜來兜去。

「我以爲她沒救星了，」彼奧德爾向他弟弟說。

「產婆怎樣說法？」駝子問，把鐵鏈插在砂地上。

「她安慰我們答應說不會出岔子。爲什麼你在發抖？」

「我正在害牙痛。」

嬰兒出生那天的黃昏，彼奧德爾同悌洪，尼基塔坐在房外階沿上。

「當我岳母把我女兒放在我的臂彎裏時，」他帶着一個默想的微笑告訴他們，「我是這樣地歡喜，以致我沒有感覺她的身體的重量，把她擲上去幾乎碰到天花板。那樣一個小東西能引起這樣可怕的苦痛是難以想像的。」

悌洪·維阿洛夫搔了搔他的額骨，以一種他素常說話時所用的鎮靜的聲調說：

「凡是人類的痛苦都是由小東西引起的。」

「那是爲什麼呢？」尼基塔嚴肅地問。

「事實就是這樣。却說不出爲什麼來，」守門人答道，漠然打了個呵欠。

後來有人在屋裏喚他們去用晚膳。

嬰兒出生時又大又重，但是五個月後被炭的濃烟窒死了，那母親也幾乎同時死去。

「哎，這有什麼關係呢？」彼奧德爾的父親在墳場向他安慰地說。「她會再生出一個來的。至於我們，目前我們應該有我們自己的墳場，那意思是，我們的錨已經拋得深了。當你身旁的東西屬於你，你腳底下的東西也屬於你的時候——當土地上面的東西屬於你，土地下面的東西也屬於你的時候——那麼你才算是有一個地方立穩了。」

彼奧德爾點點頭望着他妻子，她的背彎成一個笨拙的弓形，她在俯視她的腳以及那尼基塔正在用一把鐵鎚專心敲拍着的小土丘。她的手指做了一個疾速痙攣的動作而從額上拭去了淚痕，好像恐怕眼淚一挨到她的隆腫的紅鼻子時會燃燒起來似的。

「唉主啊！唉主啊！……」她一味低聲訴道。

阿歷克塞變得更爲清瘦，看上去較之他的年紀更爲蒼老了。他正在許多十字架中間步，讀那上面的墓誌銘。他的臉上沒有一處像農民，頭上生長的黑髮給人一個這頭髮曾用烟子焙焦染黑的印象。他那傲慢的眼睛深陷在眉毛底下，含着敵意察看人間，他說話是用一種沉悶自大的聲調，

好像他自己故意要含糊其辭似的。

「你還不會聽懂麼？」他怪叫道，當人家請求他複述一遍他的話的時候。

他並且慣於叫罵。他對他哥哥們的態度之中有一種乖戾輕蔑的成分，他也向娜泰芽吵嚷，好像她是一個女工一樣。

「你沒有理由欺侮她，」有一次尼基塔規勸地向他說。

「我是一個病人啊，」他答道。

「她是這樣地溫和。」

「好，那麼讓她忍受一下罷。」

阿歷克塞有病這一事實，他本人經常地提到，大抵總還露出驕傲之意，好像害病有着特殊的價值因而使他高出衆人之上似的。

「我們應當建造一個我們自己的教堂墳場，」他向他舅舅說，當從墓地回去的路上他挨着他舅舅的身旁走着的時候。

阿托莫諾夫微笑了。

「是的，我們要造一個的。各種東西我們都要有我們自己的。我們要建立一座教堂，一個墳

場，一個學校，一所醫院——你等着罷。」

他們路過發拓拉克夏河的橋上時，看見一個乞丐模樣的男子站在那裏，扶着橋欄杆。他穿一件襤褸的紅棕色的睡衣好像一個把最後一文錢也沾酒吃了的文官一樣。他臉上覆蓋着短硬灰色的剛毛。他開合他那多鬚的嘴唇時露出黑的牙根，一道陰暗的光在他淚汪汪的小眼睛中閃爍。阿托莫諾夫扭轉身唾了一口，但是他發覺阿歷克塞向那人客氣地點頭，這在他是反乎常態的。

「那人是誰？」阿托莫諾夫問。

「鐘錶匠奧爾洛夫。」

「是的，他分明就是奧爾洛夫。」

「然而他是有智慧的，」阿歷克塞固執道。「他被奸人陷害所以如今落魄了。」

阿托莫諾夫側望着他外甥，不再開口。

乾燥炎熱的夏天一到，鄂喀河對面的樹林便開始起火。白晝，辛辣的濃烟成爲蛋白石色的雲圓柱般從地面上升，夜晚，光禿禿的月亮的光色不愉快地發紅。星的光芒穿過霧射出來，朦朧朧朧，好像銅釘的釘帽。河裏的水，映着苦惱的天色，給人一個又濃又冷的一縷濃烟的印象。

苦於炎熱，阿托莫託夫一家人便在吃過飯後到花園中坐在排成半圓的楓樹的環抱中喝茶。那些樹木已經根深蒂固，它們那花樣一致的樹葉搭成一個宏大的篷蓋，然而在這樣一個霧夜却不能盡蔭蔽的作用。空氣中迴蕩着蟋蟀的瞿瞿聲。鐵青色的，有着一根觸鬚的甲蟲營營地叫，茶炊（一）歌唱着。娜泰芽解開她的上衣的領扣默默地斟茶，她那胸脯的溫暖的膚色像牛油一般袒露着。駝子坐着，俯下頭，用枝條編他的捕鳥機，彼奧德爾在拉扯他的耳葉。

「招惱人家是有害處的，」他輕聲說，「爸爸却老是這樣。」

阿歷克塞咳嗽着，咳聲乾燥而細小，他向城的方向眺望，伸長頸子，好像在期待一件事情的發生似的。

城裏有一隻鐘鳴響起來。

「是警鐘麼？失火麼？」阿歷克塞問，手掌放在前額上面，跳起來。

「當然不是的，是打鐘人在敲鐘報告時刻。」

阿歷克塞起身走出去。沉默了短短的一刻後，尼基塔輕聲說：

(1) Саломей 俄國一般家庭中都有的，燒茶用的銅茶爐。

「他把甚麼事情都當作失火了。」

「他的脾氣變壞了，」娜泰芽謹慎地說，「然而他老是那麼快活！」

聽到這裏，彼奧德爾，因為是老大哥，便神氣活現地呵斥他的弟弟和妻子道：

「你們都對他持一種很愚蠢的見解。你們的憐憫對他是一種侮辱！我們去睡罷，娜泰芽！」

他們出去了，留下駝子望着他們的背影，之後他也起身向涼室走去，坐在門檻上。他一向睡在這屋裏的一堆稻草上面。這涼室坐落在遍地草土的岡上。從這岡上可以看見黑漆漆的密密層層的房屋，這些房屋形成了這座城，還可以看到防備這座城失火的鐘樓和守望塔。一個僕人來收拾茶具，弄出叮叮噹噹的聲音。織布工人們正路過柵欄旁邊，有一人拿着一個漁網，另一個人提一個鐵桶咯吱咯吱地響，第二個人敲一塊燧石，冒出火星，試着燃起火絨來點他的烟袋。後來一隻狗發了一聲吠叫，於是寂靜被悌洪·維阿洛夫的沉靜的聲調打破了，他問：

「誰在那裏？」

寂靜緊緊籠罩着大地好像一個鼓的羊皮紙的鼓面。因此，便是織布工人的腳踏在砂地上發出的微弱的擦擦聲觸着耳膜也顯得不愉快地清晰。對於尼基塔，夜晚的無聲無息是無限快慰之泉源。這種肅靜越是完全，他便越是集中全力去描摹娜泰芽的容貌，而她那經常有一點驚愕害怕的，

可愛的眼睛也似乎越是明亮地放光。並且也很容易幻想出來各種終於給他帶來幸福的事情：一會兒他尋着一個很貴重的金銀財寶的庫，他把這庫送給彼奧德爾，於是彼奧德爾爲了報答他，便把娜泰芽送給他了；一會兒他們被強盜搶劫，於是他做出一種英雄氣概的、非常的功勳，以致他的父兄出於他們本心將娜泰芽送給他作爲他的勞苦功高的報酬；或者是疾病來在他們身上，一家人只留下兩口人還活着——他本人和娜泰芽——，於是他就向娜泰芽表白，說他是要一心一意給她幸福的。

半夜之後他才發覺城裏面的密密層層的房屋上面，以及好像不動的雲一般地展開的花園上面，有一片雲四散着，慢慢地升上污濁的、深灰色的天空。有一時這雲被一道冲天而起的火燄照亮了。領悟了這是失火之後，他跑向房中去，一眼看見阿歷克塞急急地衝上樓梯，一直爬到倉房的房頂上。

「失火了！」尼基塔嚷道。

「我知道，」他弟弟答道，爬得更高了。「這又何必大驚小怪呢？」

「這樣說來，是在你的意料之中呢，」駝子回憶地說，呆立在庭院中央現出驚奇的神色。

「即使在我的意料之中罷，又何必大驚小怪呢？像這樣乾燥的天氣，是常常要失火的。」

「我們應當去喚醒織布工人……」

但是他們已經被悌洪叫醒了，他們一個個跑到河邊，開心地叫嚷。

「爬到這裏來，」阿歷克塞提議道，騎坐在屋脊上。駝子遵從地爬上去，說：

「千萬不要讓娜泰芽受驚嚇！」

「你不怕彼奧德爾再給你弄出一個駝峯來麼？」

「不，爲甚麼呢？」尼基塔鎮靜地問道，於是聽見了回答：

「那麼不要盯着他的老婆看了。」

他許久不能說出一句話一個字來。他似乎滑下房頂，正在跌將下來摔在地上似的。

「你說甚麼？」他終於含糊地說。「如果你以爲……」

「好了，好了！我曉得……不必害怕，」阿歷克塞快樂地說，停了一個長時間後。他正從手掌底

下眺望着密密的火燄的舌頭，那火舌搖來搖去，騷擾着寂靜，使得它發出一種低沉營營的聲浪。

「那是巴爾斯基的家起火，」他用活潑的聲調說。「他們的院中有二十桶焦油，但是這火不

致於波及隣居的，因爲有花園隔開了。」

「我們應當跑去救火才對，」尼基塔想，眺望着遙遠的被火光扯碎的黑暗。那邊，在紅的空

氣中挺立着像用鐵鍛鍊成的樹木，小小的玩具模樣的人形在紅的地面上熙攘往來，人甚至能看見他們用細長的鈎子挑開火。

「一場大火啊！」阿歷克塞贊美地叫道。

「我要入寺院去做和尚，」駝子想。

彼奧德爾的睏倦憤怒的嗚聲從庭院中傳來，梯洪·維阿洛夫的答話在空氣中懶散地浮游着，而嵌在房子的一個窗口裏的娜泰芽則佇立着，在身上畫十字。

尼基塔仍舊坐在房頂上一直等到燒燬的房屋遺址上沒有東西可看了，只剩下一堆餘燼，金子似的圍繞着火爐的通風管的黑柱閃耀。然後他爬下地來，走出院門去。但是在那里他同他父親撞了個滿懷，他父親剛剛回到家來，濕淋淋的，被烟子塗污了，沒戴帽子，他的衣服碎成一片片。

「你要到哪裏去？」他一面反常地粗暴地叫喊，一面把尼基塔推回院中。後來一眼看見阿歷克塞的白身形在房頂上，他就用更其兇惡、更其專橫的聲調嚷道：「你在那高處做甚麼？下來！你應該當心你的健康，你個蠢材。」

穿過花園，尼基塔坐在他父親的房間的窗下一張凳子上。不久聽見一扇門猛然關上，砰的一聲。他父親用一種沉悶低抑的聲調問。

「你要毀了你自己並且累得我出醜麼？你？我要揍死你……」

「你自己指點我的啊，」阿歷克塞哭哭啼啼答道。

「閉嘴！這混帳東西胡說起來了。」

尼基塔起身，安靜迅速地向花園的一角上的涼室走去。

第二天早晨用早膳時他們的父親告訴他們說那是有人有意放的火。

「放火的人原來是那醉漢鐘錶匠。他挨了一頓痛毆，說不定打死了。不是巴爾斯基便是另有其人曾經使他傾家蕩產了，而且他同巴爾斯基的兒子斯泰帕加有嫌隙。一樁曖昧的事情！」

阿歷克塞鎮靜地繼續喝牛乳，但是尼基塔感覺自己的手發抖，便放在他的兩膝之間，用力夾住。他父親留意到這動作，便問道：

「你做甚麼僵僵着身子？」

「我身體不大舒服。」

「你們沒有一個人身體好的，反而我是唯一健康的，」於是憤然推開他那不會沾唇的茶杯，他離開他們而去了。

阿托莫諾夫的事業迅速地吸引來一部份人口。在工廠的兩「維爾斯特」（註一）以外，矮胖

的小小的草房分佈在那遍地石南的山上以及那稀疏的松樹林之間——這是一些沒有庭院或柵欄的草房，遠處望去好像蜂房。爲了那些獨身的和沒有帶家眷的工人，阿托莫諾夫建築了一個長列的宿舍，居高臨着一條淺的山澗，這澗曾是一條河的河床，現在是早經乾涸，它的名字也遺忘了。房頂建造成單面的斜面，有三個烟囪從那上面豎出來，窗子做得小，爲的保持暖氣。這給了這宿舍以馬廐的外貌，因此他們的寓所被工人叫做「雄馬宮」。

雖然阿托莫諾夫變得越來越喧鬧誇耀，他却從來沒有擺出富翁所有的那種傲慢的架子，對工人的舉止總是隨隨便便的，參加他們的婚禮，作他們的子女的教父。逢假期他喜歡同老年的織布工人閒談，他們告訴他說，他應當勸告農民把亞麻種植在曾經休耕的田地上以及曾經有樹林起過火的土地上。這法子後來證實很成功。老年的織布工人感悅他們主人的屈尊相就，把他看做一個好運道正在向他恩寵地微笑的農民。

「看啊，事業是該怎樣地經營啊！」他們常教訓地向青年人說。

伊里阿·阿托莫諾夫教導他的孩子們說，作爲工人，農民比城市裏的人要有智慧得多。

（註1）Verst，俄國之長度名，等於1.0六七公里。

「城市裏的人體力衰弱，習於游樂，既貪錢又胆小。他們做起事情來不過爾爾而且沒有長性，他們沒有節制力。但是一個農民是嚴守着現實的範圍的，不會朝三暮四心思不定。現實於他是一樁簡單的事情：例如，上帝，麵包，沙皇。他是完全簡單的。要抓住他。你，彼奧德爾，對工人說話太冷淡，總是說事務上的官話。這是不行的。你必須能夠同他們談天道地說家常話。同他們開開玩笑。一個快活的人是比較容易被人瞭解的。」

「我不會說笑話，」彼奧德爾說，並且，按照他的習慣，拉他自己的耳朵

「你務必要學會。一句笑話說說只用一分鐘，但是它的效力要繼續一點鐘。阿歷克塞同這些人也處不慣。他過於動不動就向他們叫罵，並且捉他們的短處。」

「他們是騙子和懶漢，」阿歷克塞氣惱地宣稱。

「你了解他們很多了，對不對？」阿托莫諾夫嚴厲地嚷道。然而，他暗暗在他鬍子裏微笑，爲了使他的微笑不被人看穿，他用手遮住這微笑。因爲他記起阿歷克塞的大無畏和精明來，這是阿歷克塞曾經因了墳場同市民發生糾紛的時候表現出來的。德里歐莫富城的人民曾經不情願讓他的工人葬在他們的墳場中，因而他不得不在赤楊樹的樹林中購買一大塊土地，在這地方來開闢他主有的墳場。

「墳場！」悌洪·維阿洛夫感慨道，當他同尼基塔砍倒細長的、野草樣的樹木的時候。「我們不會給每一種東西定出適當的名稱。墳場是稱爲會晤的地點的，但是人們默在那裏永遠不動。會晤的地點是房屋和城鎮。」

尼基塔從維阿洛夫工作的安詳熟練的態度能夠看出來他在手工上較之在出其不意地說出口的話、晦澀的言語中表現更多的智慧。維阿洛夫和尼基塔的父親一樣，善於找到凡是他所攻擊的東西的抵抗力最微弱之點，一經找到，他就節省他的氣力，以巧力取勝。然而他們之間有迥乎不同的區別。他父親熱情蓬勃地從事每一件工作，維阿洛夫工作時候彷彿不是要工作，却彷彿賞賜一種恩惠，好像一個人自知能做出比這更好的事情來一般。他講話和他做工是一樣的態度，他很少講話，講出話來總是屈尊自卑，意味深長，委婉曲折的，話語之中隱着不屑於一談的陰影。

「我的見聞廣得很哩，」他似乎在說，「我還能告訴你更好的事情呢。」

在維阿洛夫的言語中，尼基塔總能領會一些暗示，在心中引起一些煩惱恐懼的心緒。一種對於維阿洛夫的尖刻不安的好奇心也充滿了他。

「你的見聞廣極了，」他向他說，維阿洛夫便悠悠地答道：

「這就是我所以要生活的緣故。我知道得多，是沒有妨害的，因爲我守着我的知識的秘密。」

這是藏在一個守財奴的箱子裏的，不會被任何人看見。所以你不必不安。」

趁人們不防，悌洪慣於試着刺探人們在思索些甚麼事情。他單是將他那閃爍的、烏樣的眼睛強求地定睛望着某個人，之後猛然開始講他所不應該知道的事情，好像他在讀着別人腦子裏的思想。有的時候尼基塔盼望維阿洛夫咬斷他自己的舌頭或者割掉它就像他割掉他的手指一樣。——便是割手指這件事他也做得不如人意，因為他所曾經割掉的是左手第四個手指，而不是右手的任何一個手指。彼奧德爾和他父親以及其外每一個人都當他是愚蠢的，但是尼基塔的看法就兩樣。一種對於悌洪的、古怪的好奇之感老是在他心中湧升，他對於這不可理解的、顴骨高聳的農民體驗到一種目見滋長的畏憚，這畏憚由於維阿洛夫突然向他發言，當他們從樹林同路歸來的時候，越發加劇了。

「你憔悴得很。你個怪傢伙，你應當告訴她，說不定她會憐憫你哩。她似乎是一個忠厚的女子。」

駝子呆站着。他的心因驚駭而停止跳動，他的腿化爲石頭，他昏昏沉沉地喃喃道：

「我向誰，說甚麼話呢？」

維阿洛夫投向他一瞥，昂步走去，當尼基塔拉住他的衣袖時，他憎厭地掙脫他的手臂。

「哼，何必裝模做樣好像沒有這樣一宗事的呢？」

尼基塔從肩頭擱下那棵樺樹，是方才在樹林中掘出來的，環顧着。他渴望着批打悌洪的凸凹不平的臉，渴望着使得他不要開口，但是那一位繼續用半閉的眼睛瞭望遠處，照他那平素的態度講下去：

「而且即使她不忠厚，她會假裝忠厚一個鐘頭的。女人是充滿好奇心的，她們每個人都想要看看其他的男子是怎麼樣，探出是不是有比糖還甜蜜的東西。我們男人家不甚需要這樣。可是你憔悴得很了。你試一試告訴她這回事罷。或許她會滿意的。」

對於尼基塔，他的話似乎是發乎一種友善的憐憫感情。在他，這是有點新鮮，不會經歷過的。一塊東西湧上他的喉頭。然而同時悌洪似乎在剝光他的衣服，使他完全赤身露體。

「你亂說了一些廢話！」

城裏的鐘在鳴響，召集做晚彌撒。悌洪搖了搖肩上的樹苗，向前走動，他的鐵鎊在地面上拖着發出響聲，他用同樣沉靜的聲調說：

「不要怕我。我爲你難過呢，你要知道。你是個妙不可言的，有趣的人。所有你們阿托莫諾夫一家人都是出色地有趣的。雖然你是個駝子，你的性格却不像這類人。」

尼基塔的驚嚇在燃燒着的痛苦中溶化了，這痛苦使得各種東西在他眼前浮游起來。他開始像醉漢一樣顛躑着而且想要躺下去休息一會。

「不要說出這件事來，」他輕輕說。

「我告訴過你，我知道的一切事情都鎖在一個箱子裏面的。」

「忘記這件事罷。不要一個大意漏出風聲來。」

他們在回家的途中沉默着。駝子的深藍的眼睛逐漸變得更大更圓而且更悲哀。他開始張望過路的人，目光掠過他們的肩頭。他變得比以前更爲沉默而且不爲人注意了。娜泰芽於是留意到其中必有甚麼蹊蹺。

「爲甚麼你的神情這樣憂鬱？」她詰問道。

「我有許多事情要做呢，」尼基塔答道，趕快走開了。

這時娜泰芽快快不樂，因爲這不是第一次她發覺她的小叔子不再像以往那樣待她和顏悅色。她厭煩她所過的生活。四年之內她生了兩個女兒，現在她又一次懷孕了。

「爲什麼你老是養女孩子？我拿她們怎麼辦？」她公公當第二個女兒出生時怨恨道，並且他有意省下送她的一份禮物。

「我要孫子，」他向彼奧德爾訴說。「不要孫女塔。經營一番事業却落在外人手裏，這有甚麼用？」

每句話，出自他公公的口的，逼得娜泰芽痛感到她是罪有應得的。她也知道她丈夫不滿意她。當她躺在床上的時候，她便眺望窗外遠處的星斗，撫摩着她的肚皮，獻上她的秘密的禱詞。

「主啊，給我一個兒子罷……」

然而也有許多次，她渴望着同她丈夫和公公吵嚷一通。

「我是故意這樣養的。單是爲了氣你們起見，我還要生女兒！」

她渴望做一件驚天動地，全然出人意料的事情——或是好事情，可以使人們對她客氣一點，或是惡事情，可以使人們全都駭壞。但是她想不出一件不論是好是惡的事情來。

天明起床，她就下樓到廚房，幫助廚子預備早餐，再跑上樓去喂孩子吃奶。然後她給她的公公、丈夫，小叔擺好早餐，再一次喂她的小女孩吃奶。這之後，她常常要縫補每個人的麻布衣服，吃過午飯後，便領着孩子們到花園裏，整個下午坐在那裏直到喝茶的時候。那些在線軸上纏線的工作的，老臉皮的婦人常窺探花園裏面，用阿諛的話恭維她的小女孩的美麗。雖然娜泰芽微笑着，她却沒有被她們的恭維說動，因爲她自己並不以爲她的孩子生得好看。

有的時候尼基塔在樹林之間出現一會兒，這是唯一曾經待她和顏悅色的人，但是如今當她邀他來陪她坐着時，他負咎地答道：

「原諒我，我沒有功夫。」

一個痛心的觀念不知不覺在她的心中成形：這駝子不過是假裝待她客氣的，其實他是她丈夫派到她這裏來做爲看守人，監視她和阿歷克塞的。她害怕阿歷克塞，因爲他打動了她的心，而且分明知道假使她的俊美的小叔子需要她，她是不能夠抵抗他的。但是他不需要她，甚至不把她放在眼裏，這也傷害了她的感情，使她滿心仇恨這激烈傲慢的阿歷克塞。

五點鐘的時候他們喝茶，八點鐘的時候他們用晚膳。這之後娜泰芽盥洗，喂孩子吃奶，把他們放到床上。她跪下，耗費許久的功夫唸她的禱詞，然後在她丈夫身旁躺下，存着生兒子的希望。倘她丈夫需要她。他就在床上喃喃道。

「够了。來睡罷。」

於是匆匆在身上畫了十字，她中止禱告，走向他去，順從地睡下。有的時候，但很稀有，彼奧德爾嘲笑她。

「爲甚麼你禱告得這樣多呢？假使你所禱告的每樣東西你都得到了，餘下給別人的就要不夠

了。」

夜裏她常被孩子們之中的一個哭醒。給孩子喂了奶拍哄得不出聲後，她就走到窗前，逗留許久的功夫，凝望花園和天空，全心貫注在沉默的思想裏，想到她自身，她母親，她公公，她丈夫，以及凡是在艱苦的白晝發生了，却不會被她注意而輕輕放過的各種事情。新奇的是這時聽不見照例必有的聲響，女工們的忽憂忽喜的歌唱，以及工廠的聽起來像蜜蜂嗡嗡叫的騷擾喧嘩。那工廠裏的不休停的，匆遽的嗡嗡聲整個白天灌滿她的耳朵，它的回聲飄進房中，在樹葉間沙沙地響，撫愛着窗玻璃——這連連不斷的做工的營營聲強攝了她的注意力，妨害她的思想。

但是在夜的寂靜裏，這時萬籟俱寂，都入睡鄉了，她記起尼基塔講的攝人心魄的故事，講到那些被鞭韃擄去的婦女，那些超凡入聖的隱士和殉道者的生平。她也記起那些過着活躍快活的生
活的人。但是照例，記憶還推動她去回想一些使她戰戰兢兢的事情。

她的公公常常望着她如望着無物的空間一般，這一層她倒不大放在心上。但是有時在過道上或房間裏他同她面對面遇見了，他使用他那透入的凝望的眼光打量着她，從胸膈一直到膝蓋，並且鼻子發出一個惡意的哼聲。

她丈夫的態度是乾燥冷淡的，她感到有的時候他望着她的態度好像他在看她身後藏着的東西

而她妨礙了他看似的。脫去衣服之後，他不睡下，往往坐在床邊好久，一條手臂支在棉氈的絨毛枕頭上，另一隻自由活動的手拉着他的耳朵或摸着腮邊的鬍子，好像患牙痛一般。他還往往皺他的醜陋的臉成爲愁眉苦臉，或是表現出憂愁或定表現出憤怒來；在這種時候娜泰芽害怕上床去睡覺。他不大談話，即使談了也僅僅限於家庭瑣事。關於農民和地主所過的生活的回憶，這些娜泰芽不懂的事情，他越來越少有提起了。在冬天的假期，在聖誕節和懺悔節，他帶着她坐車到城裏去遊玩。在這種時機那又大又黑的雄馬被駕在雪車上。它有着黃的、銅色的眼睛，身上橫橫豎豎地有充血的血管的條紋，一味在一種憤怒的狀態中搖它的頭，鼻子大聲哼着。娜泰芽畏懼這畜生，梯洪·維阿洛夫使她越發驚恐了，他說：

「它原屬於一個貴族的，現在換了新主人，它憤怒了。」

她母親常來看望他們，娜泰芽妒忌她，妒忌她的逍遙的生活以及她眼睛裏面的歡悅的閃光。她的妒忌變得更加尖銳更加痛心，那是當她注意到她公公同她母親打情罵俏時，那種朝氣蓬勃，以及他詭羨他的姘婦時撫摸着鬍鬚而心滿意足的時候。照她的看法，她母親是昂頭闊步好像一隻雌孔雀，搖擺着她的屁股，在她公公面前無恥地炫耀她的美麗。城裏的人早已知道她同阿托莫諾夫的曖昧。便刻薄地挖苦她的行爲並且躲避她，有名望的人家的女兒，原本是娜泰芽的朋友的，

都被禁止去看望她，因為她是一個不道德的婦人的女兒，一個來歷不明的外方人的兒媳婦，一個陰森森的，脹滿了驕傲的男人的妻子。於是乎，那些小小的歡樂，娜泰芽曾經在做姑娘時期享受過的，如今於她似乎是偉大輝煌的了。

鑒於她母親以往是如此正直，如今却狡猾虛偽，這震駭了她。她母親分明畏懼彼奧德爾。但是爲了防備他看穿這一點，她母親便恭維他，表白她對於他辦事的才能的欽佩。她必定也怕阿歷克塞的譏諷的眼睛，因爲她總同他親熱地開玩笑；同他喁喁私語，頻頻贈送他禮品。在他的命名日，她贈送他一個中國式的鐘，那上面有幾隻羊的圖像，花叢裏裝飾了一個婦人。他們全都驚歎着這美麗精巧的東西。

「這東西是做爲償還一筆二盧布的債而爲我所有的，」她母親解釋道。「這是舊式的，而且不會走了。但是阿歷克塞結婚的時候，這東西可以做爲他房中的一件裝飾品。」

「我也能用它做爲一件裝飾品啊，」娜泰芽想。

她母親也常詳細地盤問她的家務事。

「除去星期日以外，不要把桌布放在食桌上，」她用乾燥無味的口吻告訴她，「他們用鬚鬚一下子就把它弄污了。」

她母親現在抿緊嘴唇望着尼基塔，這是她以往曾經喜愛的人；而且同他談起話來似乎把他當做一個有不忠實的嫌疑的總管一樣。她甚至警告她兒女要提防他。

「小心，」她說，「你不要過份鼓勵他。駝子是狡猾的。」

娜泰芽不止一次想要向她母親訴說她丈夫如何不信任她，派那駝子來監視她，但是總有些說不出口。

但是糟糕之至的是，她母親追究她婚後生活中的隱私。她母親像別人一樣地不高興她的生不出兒子來，熱辣辣地發出單刀直入的，無恥的詰問，她的淚眼半閉着，微笑着，一種嗚嗚聲夾在她的低抑的聲音中。她的好奇心大大地激動了她。娜泰芽欣然聽見她公公的問話：

「幽莉安娜，要我把馬駕上車子麼？」

「我情願走路。」

「好罷，我陪着你走。」

「你母親是個精明的女人，」她丈夫深思地說，「她抓住了爸爸，這一着是聰明的。她在面前的時候，他就待我們寬厚得多。我希望她賣了她那所房子，搬到這裏來住。」

「她不應該這樣做的，」這是娜泰芽所要說的，但是她不敢說出口。由於她母親被人喜愛而

且生活幸福，她越發感覺快快不樂。

當她在一個可以望見花園的窗子前面，或者就在花園裏面坐着做女紅時，她聽得悌洪和尼基塔談話的斷片，他們正在浴室旁邊的灌木樹陰下工作，守門人的沉靜的話語瀟過工廠的柔和的嘈雜聲。

「人們是自生苦惱的。他們擁擠在一處，那麼他們的苦惱就開始了。」

「這話是多麼入情入理啊！」娜泰芽想，但是尼基塔的愉快的聲調教訓底地夾進來了：

「你胡說。你怎樣解釋跳舞和競賽呢？如果沒有人羣那就沒有歡樂了。」

「這也是入情入理的啊。」娜泰芽贊同着，驚詫了。

她看見她身邊的每一人都胸有成竹地大發議論，他們對於特殊的事情都各有一定的知識。她承認那些堅定簡單的議論裏面字和字恰當地配合着，使得每一句話都能自成爲深奧的真理之片斷的定義，而且人們靠了他們說的話來顯耀自己，他們用言語裝扮出自己來，擺佈着那些言語好像玩具一樣，玩弄着它們好像金銀的鍊練一樣。她却沒有可以玩弄的言語，沒有可以披起她思想的外衣的言語，於是她的思想保持着朦朧不可捉摸的狀態，好像是秋天的霧一樣，它們的重量壓迫着她，魯鈍了她的智慧。她越來越常常悲慘煩悶地想到她自身：

「我是愚蠢的。我甚麼也不知道。並且我甚麼也不瞭解……」

「那熊是一個巫，它曉得蜜糖在甚麼地方。」梯洪在覆盆子的樹叢中喃喃道。

「這是實在的，」娜泰芽想道。當她記起阿歷克塞怎樣殺死了她所鍾愛的熊時，她戰抖了。這熊生下來滿了十三個月以後，便在庭院中跑來跑去，馴順可愛同狗一樣。它常常覓路到廚房裏面，用後腿站起來要求麵包，柔聲咆哮着，睜着它的滑稽的眼睛。它是可笑的，溫和的，待它和善它是懂得的，每個人都喜愛它。它變得這樣歡喜尼基塔，他照料它，把它那厚密纏結的毛皮中疙瘩梳理通順，帶它到河邊去洗澡，以致無論他走開到甚麼地方去，這熊便舉起它的嘴，不安地嗅着空氣，然後在院子裏面走來走去，鼻子裏哼着，奪一條路搶到辦公室，那是尼基塔的房間，屢次把窗上的玻璃擠掉，撞開窗架。娜泰芽歡喜喂給它吃麥粉製的麵包和糖蜜，它出乎自動地學會將麵包片浸進糖蜜的杯子。發出愉快的咆哮，用它的毛蓬蓬的腿站着，搖搖晃晃地，他把麵包塞到大的牙齒之間，這些牙齒填滿了它的赤紅的下巴，並且舐吮它的甜蜜膠黏的腳爪。然後它的溫和的小眼睛快樂地放光，它把頭插進娜泰芽的兩個膝頭當中，邀請她來戲弄它。便是同這引人憐愛的動物談話也未嘗不可，它已經懂得對它說的話了。

但是一天阿歷克塞給它「伏特加」喝。舞蹈了一陣翻了幾個筋斗以後，這醉熊爬上浴室的房

脊，開始將烟囪拆得粉碎，磚瓦一齊滾到地上。一羣工人圍攔來，看着它鬨笑了，從那時起阿歷克塞幾乎每逢假日便給它酒喝爲的娛樂衆人。那熊變得這樣嗜好小飲，以致他老是跟隨在一切有酒氣味的工人的身後奔跑，永遠不允許阿歷克塞穿過庭院時不痛打它。它被繫在一條鏈子上，但是它搗毀了它的窠，用腳爪在空中揮動，它的頭左右地點動。它開始在庭院裏面步來步去，一條鏈子套在頭頸上，鏈子的一端拴着一根木頭。當他們試圖捕捉它時，它抓傷了梯洪的腿幹，打倒一個名叫莫洛索夫的年青的工人，傷了尼基塔，它的腳爪抓傷了他的屁股。然後阿歷克塞來了，一個箭步向它奔去，投一根獵矛，刺進了它的肚皮。從窗口，娜泰芽望見這熊屈下後腿仆倒，在空中揮動着它的前爪，好像央求衆人的饒恕一樣，衆人正在圍繞着它憤怒地吶喊。有人慫恿地遞一把木匠的鋒利的斧子給阿歷克塞的手裏，娜泰芽望見她那鬍子尖立的小叔子竄到它跟前，先砍在一個腳爪上，之後在另一個上。熊痛得咆哮着，垂下他的受傷的爪，血從腳爪上向左右迸流着，在地面上造成赤紅的一灘。它的頭上受了新鮮的一擊，它發出一個可憫的嗚聲，之後阿歷克塞拉開他的腿，斧子砍進頸背好像砍進木頭一樣，使得這動物的嘴塞進自己的血泊中。斧子劈進骨頭裏面這樣深，以致阿歷克塞必須把他腳踹在毛蓬蓬的屍體上才能從它的頭顱骨中抽出斧刃來。娜泰芽替這熊難過，但是一經知道她那快活、聰明、無畏的小叔子，這花花公子，在追逐另外

一個沒有價值的女人而不把她自己放在眼裏時，就更加難過了。

她的親友們一齊來恭維他的敏捷勇敢，她公公攀着他的肩頭嘆道：

「而你說你是有病的，不是麼？嘿……嘿……」

但是尼基塔逃出院院，並且娜泰芽哭得這樣厲害，以致她丈夫驚奇煩擾地問她：

「假定他們在你面前殺死的是一個人，那麼你該怎樣呢？」

於是把她當做一個孩子一樣，他向她喊道：

「閉嘴，你這蠢材！」

她想他是要打她了，便強制住她的眼淚，想起他同她曾經度過的第一夜，那時他是何等溫柔
嗚呼啊。她也記得他還沒有照一切丈夫打他們的妻子那樣地打過她，便遏止哭泣，說：

「饒恕我。我爲它難過哩。」

「你應當爲我難過，不許爲熊，」他用比較低抑而溫和的聲音答道。

第一次她向她母親怨訴她丈夫的兇厲時，後者答道：

「男子是蜂，我們是爲他們而生的花。他們從我們這裏採去蜜。你必須記住這個，而且要學習忍耐，親愛的。男子是萬物之主。他們負的責任比較我們負的大。他們建築教堂和工廠。試看

你公公在一片荒地上竟然建築了甚麼樣的事業。」

伊里阿·阿托莫諾夫以瘋狂的迅速繼續發展和鞏固他的事業，好像他得了一個預兆，他活不久了似的。五月間，「聖尼古拉日」以前不多幾天，那爲第二個廠房用的一口汽鍋到達了。這是在一個駁船上載來的，泊在鄂喀河的沙岸邊，在那地點，發拓拉克夏河的泥濘的河水緩緩流進鄂喀河。這裏留下了一件困難的工作，要將這口汽鍋在沙灘上拖拉到三百五十碼之遠。在「聖尼古拉日」，阿托莫諾夫給他的工人安排下一場豪華的節日盛筵，有「伏特卡」酒和啤酒，食桌擺在庭院中，婦女用樅樹樺樹的樹枝和早春的花來裝飾食桌。的確，她們本身看起來就像花，因爲她們的裝束是五顏六色的。主人坐在一個食桌上，夾在老年的織布工人當中，同桌的還有他的家族和幾個客人，他和那些油嘴滑舌的纏繞線軸的工人談笑風生，他喝了許許多多的酒，並且巧妙地鼓動人們歡樂。

「喂，朋友們！我們生活得很好，不是麼？」他一味興奮地嚷着，用他的手分拂着他的灰白的鬍子。

他曉得他的態度是爲人贊歎的，就變得超出於純粹的欣喜以外，比起方才更其沉醉於他的爲人不凡了。他輝煌放光，好像目前這日光普照的春天一樣，好像大地披起青草樹葉以及六月的葱

龍的盛裝，樺樹青松撐起金黃的燭高達蔚藍的天空，它們的芳香充滿空中一樣。因爲這年的春天來得早而且炎熱，櫻樹和紫丁香已經盛開。萬物都欣喜歡怵，便是人類在那天也似乎傾出了他們心中的善良。

巴利思·莫洛索夫，一個老織布工人，從座位上立起來——一個衰弱的小老頭子，鬚子全白，官能俱廢，好像一具屍首一樣——他的蠟樣的面容隱秘地藏在一捧淡綠色的灰白鬚子裏。倚着他的長子，一個六十歲的男子的肩頭，他在空中揮搖一隻長而無力的手臂，用一種激烈的聲調囑道：

「看一看我罷，我九十歲啦。過了九十歲啦。你們說甚麼好啊！我當兵的時候打過蒲加鳩夫，（註一）並且在鬧瘟疫的那年參加過莫斯科的一次叛亂。我打過柏那拔提……」

「你愛的是誰呢？」阿托莫諾夫在他耳邊喊叫道，因爲這織布工人是耳聾的。

「愛我的兩個老婆，也愛別人。看一看我罷！我有七個兒子，兩個女兒，十九個孫子，五個

（註一）Emelyan Ivanov Pugachov（一七一六—一七五）加塞林二世當政時的一個農民暴動

的領袖。（他的生平和事蹟見巴金著：俄國社會運動史話，第二章。）

會孫。這是我織出來的一點點成績。他們——他們全體都給你做工——坐在那邊呢……」

「多給我們幾個罷！」伊里阿嚷道。

「將來還要多哩。我這一生經歷了三個沙皇，一個沙后。你們說甚麼好啊！一切我所侍奉的主人都死了，唯有我一個人活着！我織的麻布不知有多少——維爾斯特——長哩。你是一個切實的人，伊里阿·伐西里耶夫，祝你多壽罷！你是一個愛你的工作的主人，而你的工作也愛你。你不得罪人。你是我們這一夥的樹上的一枝，那麼好好幹罷！成功是你的合法的妻子，却不是你的姘婦，因為姘婦是毀了你之後又離開你的。既然你們全都是有價值的，那麼好好幹罷！上帝賜福你，伙計。上帝賜福你，我說。」

阿托莫諾夫是這樣地感動，以致他拉起莫洛索夫的手臂，舉起他來，吻着他。

「謝謝你，我的朋友！」他喊道。「我要升你做一個監工。」

人們吵嚷着，鬨笑着，那喝醉的老織布工人，高高地舉在他們的頭上，在空中揮動他那骨節稜稜的手臂，用一種尖銳的聲音噉噉地笑着：

「他按照他自己的辦法做各種事情，同別人完全不同。」

幽莉安娜·巴伊馬柯伐無恥地揩拭她面頰上的感動的眼淚。

「他造出多少歡樂來啊！」她女兒向她說。

「像他這樣一個人是上帝創造來造歡樂的，」她答道，醒着鼻子。

「學習我怎樣待人，兒子們，」阿托莫諾夫向他的孩子喊道。「看啊，彼奧德爾！」

吃過飯，食桌撤去以後，女人開始唱歌，男子開始擗蹠和角力來試驗他們的力氣，阿托莫諾夫樣樣事情都參加一份，也跳舞也同別人角力。他們不斷地尋歡作樂，一直到天明，於是在第一線日光射出時，七十個喝醉了的工人合成喧鬧的一夥，由他們的主人率領着，走到鄂喀河邊，一面歌唱一面呼嘯，好像從事於一種劫掠的遠征似的，他們的肩上搭着粗滾子、擗木棒、繩索。沿着沙灘，在他們身後，那老織布工人蹣跚走着。

「他會發達起來的，」他向尼基塔喃喃道。「他會的，我有把握……」

那呆笨赤紅的怪物看起來好像一隻沒有頭的公牛一般，從駁船上順利地卸到岸上來了。然後他們用繩索纏好它。同心協力，喉頭鳴響着，么喝着，他們拖起它放在滾子上沿着鋪在沙灘上的木板走去。這汽鍋向前移動時搖擺着，它那笨拙的圓下巴在尼基塔看來似乎由於驚奇人們的歡欣同氣力而張着口。他父親雖然醉了，依然幫着一同拖這汽鍋。

「喂，不要這樣快，不要這樣快啊！」他一味嚷道，當他在奮力的時候。

並且用他的手掌給了這鐵的怪物一拍擊，打在它那赤紅的一邊，他補充道：

「往前走呀，汽鍋，往前走呀！」

他們距離工廠不到一百二十碼的時候，汽鍋猝然傾側了一下，比較方才每一次都猛，緩緩溜出前面的滾子，它那鈍鼻子埋進了沙地。尼基塔看見它那圓下巴吹起灰色的塵土揚在他父親的腿上。人們憤怒地團團圍住這笨重的軀殼，企圖在它的底下推動滾子，但是他們已經疲乏，汽鍋固執地不動，嵌在砂地裏，決不肯屈服在他們的努力之下，似乎它本身倒陷進得更其深了。阿托莫諾夫在工人羣中奔走着，手裏拿一根槓子，時時刻刻喊道：

「大家合起來用一把勁啊，伙計們！噢——噢！」

汽鍋雅非所願地移動了一點點，然後再度笨重地陷下去。待到他父親從工人羣中走出來，尼基塔看見他走路的樣子奇怪。他的臉容也見得奇怪。他向前走的時候，他的一隻手伸進鬍子底下扼住他自己的喉嚨，另一隻手摸索着道路好像一個瞎子似的。老織布工人在他身後跛行着，一味尖叫道：

「一點灰土，吃一點灰土啊！」

尼基塔趕到他父親身邊，他父親呢逆着，咯出血來吐在他腳下。

「血！」阿托莫諾夫發呆地說。

他的面容開始轉成灰白，他的眼睛因驚愕而瞬着，他的下巴顫抖，整個他那魁偉強幹的身軀似乎因驚駭而縮短了。

「是你傷了你自己麼？」尼基塔問道，抓住他的臂膀。他父親蹣跚着向他闖去，推開他。

「我想也許是我爆裂了一根血管罷，」他低聲說。

「吃一點灰土，我告訴你……」

「離我遠些！走開！」

他又咯出一大口血來。

「我咯血了，」他昏迷地喃喃道。「幽莉安娜在甚麼地方？」

駝子打算跑步回家，但是他父親用力攀着他肩頭，開始在沙灘上拖曳着腳，垂下頭，好像在試着聽清靴子踏在沙地上的礫礫聲似的，而這在工人的吵嚷中是難以聽得分明的。

「我這是怎麼一回事啊？」他問道，向家宅走去，謹慎地邁着步好像在走過一條深深的河上面的獨木橋似的。幽莉安娜正站在階沿上向她的女兒告別，尼基塔注意到當她瞥見他父親時，她的美麗的臉奇怪地轉動着像是一個輪子，先是向右後來向左，全然失色了。

「拿一點冰來，」她尖叫道，這時阿托莫諾夫一隻脚不由自主地踏在另一隻脚面上，仆倒在一層階沿上，呃逆着，比起先前咯出更多的血來。尼基塔聽見梯洪的聲調好像在夢中一樣說：

「冰是水，你不能用水代替血啊……」

「他應當嚼一點塵土……」

「扶起他，攙他進來，」阿歷克塞命令道。尼基塔用臂肘攙起他父親，但是不知道誰踏一脚在他的脚趾尖上，踏得這樣重，以致他的眼睛昏花了一會兒。之後他的眼力變得比平時更加銳利，並且懷着痛苦的熱情把他父親的黑暗的房間中和庭院中後來發生的一切事情全都貯藏在他的記憶裏。梯洪正在企圖騎着又大又黑的馬馳到庭院外面去，但是那牲口不肯受他的控制，既不走，到門外去，反而四下裏騰躍着，四下裏兜圈子，惡意地將鼻子揚起在空中，向四面八方衝散人們——或許是受驚於那被太陽照耀着的，豎在空中的、眩目的火爐煙囪罷。現在它到底跳出門外急馳去了，但是當它走近了那龐大的紅汽鍋時，它胆怯了，把梯洪拋擲在地下，返回庭院，鼻子哼着，搖擺它的尾巴。

「孩子們，跑哇！」有人喊道。

窗臺上坐着阿歷克塞，擰着他的黑鬍子。他的兇惡的面貌簡直不像一個農民，那臉尖削成爲

一個點，看起來好像覆蓋着塵土，他目不旁瞬地凝望着站在床邊的別人的頭，他父親躺在床上用一種生疏的聲調說：

「這算是我犯了一個錯誤。這是上帝的旨意。孩子們，這是我給你們的命令。幽莉安娜要在你們當中佔一個母親的地位，你們聽見沒有？幽莉安娜，爲了基督的緣故，幫助他們。唉，打發外人到房間外面去。」

「不要說了，」幽莉安娜用一種可憐的悲聲嗚咽道，把碎塊的冰塞進他嘴裏。「這裏沒有外人。」

阿托莫諾夫吞下冰，沉重地發出一個聲音極大的歎息。

「你們不配來裁判我的罪，她也不能爲這受責備。娜泰芽，我曾經對你不客氣，那麼不要記在心上。現在輪到孩子們。彼奧德爾同阿歷奧夏，要交成朋友，而且對農民要和氣一點。他們是出色的，人們裏面的優秀份子。阿歷奧夏，你就娶那你所中意的女郎罷……好了。」

「爸爸，不要丟下我們，」彼奧德爾懇求着，屈膝撲倒了。但是阿歷克塞在他背後用臂肘輕輕觸他，悄悄說：

「你說甚麼？我不相信他會……」

娜泰芽用一把切菜刀把冰敲碎在一隻銅盆裏，她的臂肘的碰撞聲應和着銅的叮璫聲和她的飲泣聲。尼基塔看見她的眼淚落在冰上。一條淡黃的太陽光穿進房間裏面，它在鏡子裏反射着，投一個不成形的、顫抖的斑點在牆上，這斑點盡力塗抹有着長鬚的、紅色的中國人的畫像，這些人繪飾在一張像夜晚的天色那樣藍的壁紙上。

尼基塔站在他父親的腳跟前，等待被憶起。巴伊馬柯伐一會兒梳理伊里阿的鬆曲的密髮，一會兒拿起一塊布揩拭他嘴唇角不絕滲出的血流以及他的前額和鬢骨上的汗珠。然後她向他那呆鈍的眼睛低聲吩咐一些話，一種燃燒的低語，如同一段禱詞一樣。至於他，他的一隻手放在她肩上，另一隻在她膝上，用那已經不靈活的舌頭含糊地吐出他的最後的言語。

「我知道。上帝保佑你。把我葬在我自己的土地上，在我們的墳場裏面，不要在城裏的。我不要躺在那裏，夾在那些人中間……」

於是等到他那身心慘痛的一杯，沸騰過後，他低語道：

「唉，我犯了一個錯誤。主……我犯了一個錯誤。」

一個頹長的、個個的牧師到來，有着悲哀的眼睛，和基督一樣的鬍子。

「等一等，神父，」阿托莫諾夫說，他又別過頭向着孩子們。

「孩子們，團結起來，朋友一樣地生活下去。事業不會因惡感反而繁榮的。彼奧德爾，你是年紀最長的。一切責任放在你身上，你聽見沒有？走開罷……」

「尼基塔，」巴伊馬柯伐提醒他。

「你們務必要愛護尼基塔。他在甚麼地方？現在去罷。以後……娜泰芽也一樣……」

他在午後死了，由於出血症。那時太陽依舊從天頂上以它普及的恩澤照耀下來。他躺着，他的頭抬起，一個顰蹙現在他的臉上，顯出注意力集中的表情，有如他的分開的眼臉之間那深思的凝視定注在寬大的手腕上一般，手是溫順地交叉在他的胸前的。

在尼基塔看來，似乎他的死亡對於家里的人引起的驚愕較之引起悲痛恐慌爲甚。他自覺這種麻木無感情的驚愕人人都有，唯獨幽莉安娜除外。她呆地坐在椅子上傍着死人，沒有眼淚，悄然不語，聽不見各種聲音，她的手放在膝蓋上，她的凝視嚴重地定注在那陪襯着雪白的鬍子因而益顯得像石頭一樣的臉上。

在另一方面彼奧德爾充滿了儼乎其然的氣派，這時他走進房來，房間裏停着他父親的屍首，一個胖尼姑和尼基塔在房裏輪流吟唱着詩篇的耶利米哀歌。（註一）彼奧德爾講話講得太多，並且他那響亮的聲調也極其不合時宜。先是向他父親的臉上投去詢問的一瞥，他便在自己胸前畫了

「十字，逗留兩三分鐘，然後再小心地走出去。後來他那矮胖的身段，可以看見在花園和庭院裏時隱時現，好像他在尋找甚麼東西一般。」

阿歷克塞忙碌地奔走，做着葬禮的安排。他不斷地騎着馬跑進城去，又回來，並且衝進房間詢問幽莉安娜關於葬禮進行以及追悼禮儀的程序。

「等一等，」她說，於是阿歷克塞退出來，又疲乏又流汗。然後娜泰芽到來，懷着胆寒的同情勸她母親喝一點茶或者吃一點東西。幽莉安娜出神地傾聽着她的話，然後說：

「等一等。」

尼基塔不知道他父親在生前是不是把他放在心上。他單是害怕他父親，雖然同時這畏懼不會妨礙他羨慕這人工作時顯現的熱忱，而這人對待他是不和顏悅色的，並且簡直不管他的駝背兒子活着沒有。但是現在尼基塔覺得似乎他是唯一的用真誠深刻的愛情愛他父親的人。他自覺心中充塞着模糊的災難之感，並且從這堅強的人的猝然亡故接受了強暴無情的打擊。他感覺這打擊和災難之感是這樣地重大，以致他連呼吸都覺得困難。他坐在房角落的一個箱子上，等候他的輪值去

（註一）舊約聖經裏面的一卷，是預言者耶利米哀（Jeremiah）所作。

唸詩篇，目前他暗自背誦着聖歌的熟習的句子，回顧身旁。房間裏面充滿溫暖的黑暗，蠟燭在房中閃搖着好像活的黃花朵一般。藉了一種魔法，長髯的中國人用扁担擔着一箱箱茶葉，把他們自己平貼在牆壁上。每張壁紙上是十八個中國人，兩個人一伍，有一伍往上走着達到天花板，有一伍往下走着達到地板。一塊如油的月光貼在牆上的一部份，那裏的中國人就更其活潑，更其靈敏地走上走下了。

陡然尼基塔聽見一個鎮靜固執的，發問的聲音出於單調的、滔滔不絕唸詩篇的聲音：

「但是這樣是可能的麼？他能够就這樣死了麼？哎，主啊！」

這是幽莉安娜，她的聲調裏面的悲苦是這樣攝人心魄，以致那尼姑中止了吟誦，用負咎的口吻答道：

「他死了，我的愛。他死了。這是上帝的旨意……」

這超過他所能忍受的了。尼基塔立起身，響咚咚地離開房間，深深地不高興那尼姑的行爲。靠近庭院門口的一個座位坐着梯洪，從一根大木棒上削下小木片來，塞進砂地，用腳踏進得深一點，爲的看不見痕跡。尼基塔挨着他坐下，默默地觀看他的工作。這使他聯想到那怪誕的人物，安東奴希加，城裏的白癡，一個蓬頭散髮，面貌黧黑的青年，有一條癩腿，眼睛圓得像棕色

的貓頭鷹的眼。他老是在砂地上畫圓圈，用枝條做成鳥籠，鳥籠中央隔着木片。但是他每逢完工甚麼物件，就在腳底下把它踩碎，在那東西上面塗抹砂土和灰塵，一面這樣做，一面用鼻音唱起來：

「基督升——天，他升——天了，
車子便失去了一個車輪。」

Butirma, bai, bai, butirma,
Bayu, vayu, bai. J

「這是了不起的事情啊，不是麼？」梯洪說，咄的一聲打在自己頭頸上，弄死了一個蚊子。他在膝頭揩拭他的手掌，仰望河的上方那掛在一根柳枝梢頭的明月，然後定睛望着肉色的龐大的汽鍋。

「今年蚊子出來得早，」他平靜地繼續說。「是的，蚊子尚且活着，而他……」
駝子沒有讓他說完，他自己也不曉得害怕着甚麼。

「可是，你看，你打死一個蚊子了。」

他匆匆離開守門人，幾分鐘後自己也不知道做甚麼好，重又出現在他父親的房中，在那裏他替換了尼姑的職位，開始唸詩。他沒有聽見娜泰芽走進來，他這時只願在聖歌裏傾出他的不幸，於是突然之間聽得後面傳來一陣陣她的沉靜的語聲。他當接近她時，總感覺他也許會說出或者做出甚麼不平常的事情來，說不定是可怕的事情，便是在眼前這一刻罷，他也害怕會說出一些他不願意說的來。所以他俯下頭，聳起他的駝峯，抑低他的心亂的聲音，然後，恰好他在唸到第九章的句子時，兩個哽咽的聲音應和着：

「看，我已經摘下他的十字架來。我要戴上它。」

「好媽媽，我也是孤獨的。」

尼基塔再度提高他的聲音，爲的掩沒她們說的話，避免聽到她們嗚咽的低語，但是他沒法不照樣聽見：

「主不會寬容他的罪惡的……」

「我是全然孤獨地在一個陌生的窠裏……」

「既然見了您的面，我該向何處去才好呢，既然您發雷霆了，我該向何處逃避才好呢？」尼

基塔繼續孜孜不倦地吟唱這包含恐懼絕望的哀歌。通過他的記憶閃着一句悲哀的俗語：

「沒有所愛是一個苦惱，但是有所愛是兩個，」在一種混亂的心情中他感覺到泰芽的苦惱在他面前照耀着，不啻是一個指示幸福的警標。

早晨，巴爾斯基從城裏來，坐着一輛四輪馬車，同來的是亞可夫·齊泰金會長，一個眼光空洞的男子，綽號人稱「半生不熟」。他頗爲肥圓，儼然是用濕麵糰精細地做成的。他們來弔亡者，祭奠他，他們懷着這樣畏懼疑惑的心理偷窺他那發黑的臉龐，這就顯得分明他們也驚愕他的死亡。過後齊泰金用尖銳譏諷的聲調向彼奧德爾說：

「我們聽說你們情願葬你們的父親在他自己的墳場裏，是這樣的麼？這對於我們和全城是一種輕藐，彼奧德爾·伊里奇。這樣看來，似乎你們不肯同我們交朋友，不肯在友善的關係上居住在此地，是這樣的麼？」

阿歷克塞切着齒，向他哥哥耳邊說：

「趕他們出去。」

「怎麼樣？」巴爾斯基懶洋洋地說，走到幽莉安娜跟前。「你不高興。」

齊泰金繼續質問彼奧德爾。

「你沒有按戈萊伯神父的意見做，不是麼？不行，你必須改變你的主張。你父親是本地第一個工廠的主人，一種新事業的創辦人——全城的一個人物，一個體面。連警察隊長也詫異了，曾經打聽你們是不是奉希臘正教的。」

他不斷地說下去，決不留心彼奧德爾有意要攔住他的話，但是待到後者終於說出他是遵照他父親的遺囑行事時，齊泰金即刻啞口無言了。

「我們仍然要來送葬的，」他說。

每個人都分明看出來他所談的事情不是他來弔祭的真正的原因。於是他退到房中的一個角落裏，巴爾斯基正在這角落裏把幽莉安娜擠得貼在牆上，向她的耳朶裏悄悄說着甚麼話。但是齊泰金還沒有來得及達到他們跟前，幽莉安娜尖叫道：

「你個混帳，走開！」

她的嘴唇和眉毛顫抖着，她驕傲地揚起頭向彼奧德爾說：

「這兩個和波米阿洛夫，佛羅波諾夫要求我勸誘你們弟兄們把那工廠賣給他們，並且要是我幫了他們的忙，他們還要酬勞我。」

「出去……先生們！」阿歷克塞說，手指着門。

微笑着，輕咳着，齊泰金領着巴爾斯基向門口走去，一面走一面用臂肘推着。這時巴伊馬柯伐在一個箱子上坐下，開始哭起來。

「他們要揩掉他一生的心血哩，」她訴道。

「我情願做個農奴，」阿歷克塞以怨毒的嚴肅望着阿托莫諾夫的臉說。「與其做此地這樣的人，我毋甯去自刎！」

「挑選了一個甚麼時候來講交易啊！」彼奧德爾喃喃道，他也斜眼瞥看他父親。

「你爲甚麼不說話？」娜泰芽柔聲說，走到尼基塔跟前。

他由於受到關懷而感動了，欣喜着娜泰芽是唯一一個想到他的人，因此讓他的臉放出一個快樂的微笑，用像她一般的柔聲說：

「我爲甚麼要……？你和我都是……」

但是娜泰芽深思地走開了。

凡是這城裏的上流人全出現在伊里阿·阿托莫諾夫的葬禮中，衆人當中來了警察隊長，一個又高又瘦的漢子，有一個剃光的下巴，兩撇灰色的上髭。他威嚴地跛行着，靠在彼奧德爾身旁，有兩次重複着同一樣的話：

「亡人會經由喬耳琪·拉特斯基親王殿下推薦給我，說了許多好話，而他本人是全然應得這種推薦的。」

「抬着這死人上山是件吃重的工作！」他不久以後宣佈道。說罷這話，他邁步走出人羣，站在一棵松樹蔭下，他的剃光的嘴唇緊緊地抿着，讓市民和工人的人羣走過他面前好像兵士受檢閱一樣。

白晝是明亮的，太陽和藹地照下來，點燃了顏色華麗的人羣，這時人羣在生氣蓬勃的青黃點綴的地面上移動着。他們緩緩地爬上兩個土崗，正在走向第三個土崗，那邊已經裝飾了幾十個十字架，鮮明地挺立着，陪襯着蔚藍的天空，被一棵彎曲的老松樹的廣闊地展開的枝子庇蔭着。砂礫亮閃閃的好像鑽石一樣，在腳底下沙沙地響。頭頂之上滾着牧師們的深沉的吟唱。在衆人的後面，一跳一拐地走來安東奴希加那白癡。他那圓眼睛上面沒有眉毛，當他一邊走一邊呆望地面時，他老是俯下身去拾起細長的枝條。他把這些放在胸口，他不時用他那尖銳的聲調唱道：

「基——督升——天，他升天了，

車子便失去了一個車輪……」

敬神的人們就打他，禁止他唱靈歌，警察隊長這時挑起一隻恫嚇的手指，喊道：

「閉上嘴，你個混帳！」

安東奴希加不被這城裏的人喜愛，因為他若不是一個摩爾德維人，便是一個竺伐人（註一）人們認爲他不可能是一個虔誠信仰基督教的人。然而他又爲人畏懼，把他看作一個惡運的先驅者。在舉行喪宴的時候，他出現在阿托莫諾夫的庭院中，在開懷暢飲的桌子當中走來走去，胡言亂語地怪叫：

「『庫亞特爾』，『庫亞特爾』，（註二）魔鬼在鐘樓上！哎，喲，天要下雨了。雨落地濕，那『加亞瑪司』（註三）流着黑眼淚哪！」爲了這話，幾個絕頂聰明人竊竊私議着。

「這意思是阿托莫諾夫一家人要交惡運了！」

（註一）註見前。

（註二）Kuyatir 意義不詳。

（註三）Kayamas 意義不詳。

彼奧德爾偷聽到這私議，頃刻間他看見梯洪·維阿洛夫把這白癡擠到庭院的一個角落裏，聽到他那平靜的追究的問話：

「『加亞瑪司』是甚麼東西？你不知道麼，你？那麼你肯走開麼？好，現在滾出去！」

歲月流過去，疾速得好像一道混濁的泉水衝下來一般。沒有甚麼特殊的故事發生，祇有幽莉安娜·巴伊馬柯伐變得非常蒼老，老年的淒涼的皺紋開始刻在她的鬢角上。一個顯著的變化來在阿歷克塞身上。雖然他變得比較文雅溫和，然而同時一種惹人討厭的躁急在他的性格中顯露出來。他總以輕快的笑話，刻薄的言語督促每個人，他處理事務的輕率態度是使得彼奧德爾尤其驚慌的根源。他似乎在玩弄這工廠，恰如他以前玩弄那後來被他殺死的熊一般。他也像上流人那樣對於擺設品有一種奇特的嗜癖。除去巴伊馬柯伐送他的那個鐘以外，他蒐集許許多多不必需的，却頗爲精巧的東西擺設在他的房中。牆上懸一幅女郎舞蹈的畫片，飾以珠子的刺繡。然而阿歷克塞是會打算盤的，那麼他爲甚麼把錢浪費在這些沒有用處的東西上呢：他竟然開始穿起時髦講究的

衣服來。他剃光面頰，極其小心地修理他的鬍子，變得越來越不像一個簡單的農民了。彼奧德爾覺得他弟弟有些很奇特神秘的地方，於是不露聲色地對他採取一種懷疑的監視——他的懷疑繼續增長着。

彼奧德爾辦事的態度恰如他待人的態度一樣，謹慎周到。他邁着不慌不忙的方步踱着，偷偷地靠近工作，好像他預料着要是他來到工作的跟前，工作就會逃避他似的。

有時當他辦事辦得疲乏的時候，他感覺他自身籠罩在充滿無聊的特別使人慌張的一種寒冷的雲霧中。逢這種時候，工廠在他看來顯得像是一隻石頭做成的動物，然而不是活的。它蹲伏在地上，它投的影子像是翅膀。它豎起一根煙囪像是一根尾巴，還有一張可怕的血盤大口。在白晝，它的窗子亮閃閃的好像冰凍的牙齒，但是在冬天的傍晚，它們變成鐵，由於憤怒而熾紅。似乎這工廠的、真正的、秘密的工作不是織出一『維爾斯特』一『維爾斯特』的麻布，却是在生產着違反彼奧德爾的利益的東西似的。

在他們父親死亡的週年忌日到墳場上行過安靈祭以後，一家人聚在阿歷克塞的光明華麗的房間裏。

「父親的遺言是我們應當互相生活在友善的交誼上，」他用激動的口吻說，「我們必須照這

樣做，雖然我們在此地都成爲囚徒了。」

尼基塔注意到挨着他坐的娜泰芽戰抖着，驚愕地瞥視她的小叔子，這小叔子很文雅地繼續說：

「但是我們決不應當妨礙彼此的路，即使我們是朋友。事業固然是我們全體的，各個人的生活却是他本人的，不是麼？」

「怎麼樣呢？」彼奧德爾慎重地問，望着他弟弟的頭上面。

「你們全都知道我一向同一個名叫奧爾洛伐的女孩同居。現在我要娶她。你記得麼，尼基塔，那次你失足落水，她是唯一的替你難過的人？」

尼基塔點點頭。這差不多是第一次他坐得如此貼近娜泰芽，他是這樣地快樂，以致他不想動一動。或者說一句話，或者聽別人說話。當娜泰芽爲了某種緣故戰抖着，她的臂肘給了他輕輕的摩觸時，他微笑了，望着桌子底下她的膝頭。

「命運把她給我了，我相信是這樣的，」阿歷克塞說。「我同她在一起必定能生活得不同一點。但是我不打算帶她到這裏來。我擔心你們同她處不來。」

幽莉安娜·巴伊馬柯伐抬起她的悲愁的、目光下視的眼睛，並且給他助威。

「我很熟悉她，」她說。「這是令人驚歎的，她居然能做這樣一手好針線活，而且寫讀也都來得。她從兒童時候起就養活她本身和她那酒鬼爸爸。不過她是一個個性強烈的女郎，我認爲娜泰芽同她處不來。」

「我同人人都處得來，」娜泰芽用一種受委屈的聲調說。她丈夫，側目看她一眼，向他弟弟說：

「這實在是你自己的事情。」

然後阿歷克塞轉身向巴伊馬柯伐，申請她將那所房子賣給他。

「你要它有甚麼用呢？」他問。

「你應當搬來和我們同住，」彼奧德爾說，幫助他說話。

「那麼我要出去了，去讓奧爾各伐快活一下，」阿歷克塞說。

當他出去以後，彼奧德爾輕輕搖了搖尼基塔的肩頭。

「你爲甚麼會睡着了？」他問。「你方才在想甚麼心思？」

「阿歷克塞的作爲是對的……」

「是麼？我們往後看罷。你的見解怎麼樣，媽媽？」

「當然他娶她是一件好事。可是誰能說將來他們弄出甚麼結果呢？她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女孩子。一種的瘋女子。」

「謝謝你這樣一段議論，」彼奧德爾微笑地說。

「莫非我剛才說的不對麼？」幽莉安娜說，好像她正凝視着一個黑暗的地方，在那裏各種東西混亂地搖動，要避開她的視線一般。

「她是精明的，她父親有許許多多家當。爲了預防他把家當全都變賣了去喝酒起見，她把它們全藏在我們的家中。阿歷奧夏常常在夜間把它們帶來交給我，之後我把它們一件件照送禮物那樣給了他。所以他已全部得到她的東西做爲嫁奩了。其中有一些是很值錢的。但是說來說去我不大喜歡她。她太好自做主張了。」

彼奧德爾佇立着，眺望窗外，背向着他岳母。歐掠鳥在花園裏鳴叫，嘲弄天地間的萬物，他記得悌洪的話：「我不喜愛歐掠鳥，它們像是魔鬼。」悌洪必定是個愚蠢的人，因爲他的愚蠢是一目了然的。

巴伊馬柯伐用還是那樣低抑的聲調說下去，並且略帶幾分勉強地——因爲她顯然神往於別的思想了——敘述奧爾格·奧爾洛伐的母親的往事。她以往是個地主，一個性情放蕩的女人，在她

丈夫的生前便和奧爾洛夫過從很密。她同她丈夫過活了五年。

「他是一個工匠，製造傢具並且修理鐘錶。他又善於在木頭上刻圖像，其中一幅——一個裸體的婦人——收藏在我的家中。奧爾格認爲是她母親的肖像。他們兩人都好喝酒。她丈夫死後，他們就結婚，可是在同一年她喝醉酒去洗澡的時候，淹死在水裏了。」

「這就是人們互相戀愛的時候要發生的事情了，」娜泰芽突然說。這句不得體的話使得幽莉安娜向她投去責備的一瞥。

「我們在講醉酒，不是戀愛，」彼奧德爾註解道，現出一個微笑來。

沉默光臨他們全體。當尼基塔察看娜泰芽時，他看出來她爲她母親的故事激動了。她的手指拿着棹布的邊緣，做出痙攣的捻捏，她那天真忠厚的臉由於憤怒而赭紅，並且全然不能辨認了。

吃過晚膳後，他坐在花園裏紫丁香的花叢當中的娜泰芽房間的窗下，聽得彼奧德爾的深思的聲調從頭頂上面傳來。

「阿歷克塞是聰明的。他的主意打對了。」

隔了一刻他聽娜泰芽的傷心的慟哭。

「你們都會打主意。我是唯一的傻子。他說我們是囚徒，他說的是老實話。我就是你們家裏

的一個囚徒。」

尼基塔的心因恐懼憐憫而沉下去。他兩手緊抓住座位。一個他以往從來不知道的力量正在他的身體裏面奮然而起，驅使他向他也不認識的地方去。他所愛的女人的聲音在他的頭的上方變得一時一刻地越來越響，在他心中挑起燃燒的希望來。

娜泰芽在編她的辮子，她丈夫的話突然在她身體內部那正在徐徐燃起的，怨毒的火焰上點燃一根火柴。背靠在牆上，她擠壓着她身後的手，雖然她渴望着毆打甚麼東西，並且把它撕成粉碎。她的話窒息了她，她的呼吸化爲有聲無淚的哽咽，她述說着，既不管她說的是甚麼，也不管她那受驚的丈夫的呼喊，一味向他訴說她是這家庭裏面的陌生人，沒有人關心她，她被人看待成一個僕人。

「你不愛我。你甚至不向我講起任何事情。我是你的女人，完了！你爲甚麼不愛我？難道我不是你的妻子麼？我怎樣才使你失望的，告訴我？試看媽媽何等愛你的爸爸。我常常因了妒忌而心碎……」

「那麼做算你是像那樣地愛我罷，」彼奧德爾認承道，他坐在窗臺的一角，在半明半暗中觀看她妻子的醜怪的臉。他認她說的話是愚蠢的，然而他稍稍驚訝地感到她的悲傷是合情合理的，

而且領悟其中顯出智慧來。但是其中最壞的部份是，它威嚇他：他們將要有延長的不和的危險，他將要有新的煩惱和擔憂的危險。這些他是已經受够了。

他妻子的看不出手臂來的白身軀，穿着睡衣，戰抖着，搖晃着，幾幾乎要仆倒在地板上。二會兒她小聲地喃喃，一會兒她尖叫，她的聲調抑揚着，好像那聲調是懸在一個擺上的一般。

「試看阿歷克塞是何等愛他的……而且他也容易使人愛上。他是快活的，裝束成上等人的樣子，但是你是甚麼樣子？你對誰也不和氣，你從來不笑。我若同阿歷克塞在一起必定能够十分快樂，可是我從來不敢同他說話，因為你故意派你的那個駝子來看守我——那令人作嘔的傢伙

……」

聽到這裏尼基塔立起身，俯垂着頭，在失望中走出花園的盡頭，撥開那攀住他肩頭的樹枝子。

彼奧特爾也立起身，走到他妻子跟前，一把揪住她頂心的頭髮，揚起她的臉，注視她的眼睛。

「同阿歷克塞在一起？」他問，用一種低抑發悶的聲調。

他是這樣地驚愕於她說的話，以致他覺得要向她發怒或者打她都不可能了。他越來越認識清

楚她所說的是真心話。她所處的地位是令她煩悶的，他瞭解她的煩悶。然而他必得鎮壓她，爲了達到這目的，他把她的後腦勺碰撞着牆。

「你說的甚麼話你個混帳？」他用低抑的聲音訊問道。「你同阿歷克塞在一起就會快樂麼？」

「放了我！放了我！我要喊叫了……」

他用另一隻手扼着她喉嚨，緊緊捏住，她的臉即刻變紫，她的呼吸成爲短促的喘息。

「你個混帳！」他說。把她頂到牆上以後，他放開手，走開。她也從牆邊抽身，走過他面前，到搖籃旁邊，嬰兒在搖籃裏面已經啼哭了好半天。彼奧德爾不禁生出她不偏不倚地從他身上踐踏過去的幻覺。星斗在他眼前舞蹈，一塊蔚藍的天空從這一邊波動到另一邊。他的妻子在他身旁坐下，差不多坐在一排。不必從他的座位上移動，他便可以反手一擊打在她的臉上。她的神情是呆鈍麻木的，但是眼淚緩緩地，懶懶地流下她的面頰。她一面餵她的小女兒吃奶，一面透過眼淚的、如玻璃的幕呆望着房中的一個牆角，決不留意孩子是在錯的地位上吮吸她的胸脯，並且啼哭着，在空中吧唧她的嘴唇，頭轉來轉去。

「讓她吃到奶頭啊，」彼奧德爾說，打了個冷戰好像從夢魘裏醒來一般。「你不看好她。」

「在這所房宅裏面有一隻蒼蠅，」娜泰芽喃喃道。「這蒼蠅沒有翅膀。」

「但是你要知道我也是孤獨的啊。此外並沒有另一個彼奧德爾·阿托莫諾夫啊。」

他有一種不自在的感覺，因為他沒有說出他所要說的話，而且甚至說了不真實的話。但是爲了平下她妻子的怨恨，並且使他自身避開危險，他必須告訴他妻子事情的真相，而且要講得很簡單，不可爭辯地清楚，才可以使她立刻把握住，而聽命於環境，不致用愚蠢的訴苦和眼淚來攪擾他——這種女性的弱點是她在今天以前還不會露相的。他查看她放她的女兒在搖籃裏時那種粗心笨拙的樣子，便說：

「有一樁事業須得我來經營。一個工廠是不像種穀子或者種番薯那樣簡單的。這東西是個複雜的難題。而你是怎樣看法的呢？」

起初他試着轉移話題來敘述這種難以解釋清楚的事情。他向她嚴肅地講起來，給她種種暗示，但是她一味地規避他，於是他的聲調聽起來開始差不多可憐的了。

「工廠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他複述着感覺他的話語毫無力量，而且再也找不出值得告訴他妻子的話來。她沉靜地站立着，搖那搖籃，背向着他。後來悌洪·維阿洛夫的平和沉靜的聲調傳來，救了他：

「彼奧德爾·伊里奇，喂！」

「你要甚麼東西？」他問，走到窗前。

「出來，到這裏來，」守門人強橫地說。

「這土佬！」彼奧德爾喃喃道。「好，你看！」他向他妻子責備地補充道。「我便是在夜晚也不能休息，而你還要鬧出花樣來……」

梯洪在前門的階沿上迎接他。他沒有戴帽子，他的眼睛睜着。瞥一眼被月光明晃晃地照亮了的庭院，輕輕地說：

「我剛剛把尼基塔·伊里奇從吊繩上解下來。」

「從甚麼上？」

彼奧德爾頹然坐在一層階沿上，好像他一下子陷進地底下去了一般，

「可是不要坐下。我們去看他罷。他需要你……」

「他爲甚麼要這樣幹呢？呢？」彼奧德爾悄悄說，沒有站起來。

「他現在已經復原了。我在他身上澆了些水。我們去罷……」

用臂肘扶起他的主人，梯洪領他走進花園。

「他把繩索拴在浴室的前堂。他從頂樓一根房椽上懸一根繩索下來，於是乎……」

「他爲甚麼要這樣幹呢？」彼奧德爾複述道，在那地方立定了。「因爲他死了父親麼，還是別的？」

守門人也站住。

「他已經弄到吻她的手帕的地步了……」

「你的意思是指着誰的手帕？」

彼奧德爾的一雙赤足感覺着地面，瞧見守門人的那條狗，從樹叢中出現，疑問地望着他，搖着它的尾巴。他怕去看他的弟弟因爲他覺得自己是無能爲力的，而且不知道該對他說甚麼好。

「唉，你的頭上沒有生着眼睛，」守門人喃喃道，但是彼奧德爾保持沉默，靜等他再說甚麼話。

「那是娜泰芽·耶富塞夫娜的手帕。那些手帕常常在洗過以後掛在此地晾乾。」

「可是他爲甚麼吻他們呢……站住！」

彼奧德爾踢那狗一脚，得了這樣的印象：這是他那身材矮小的駝背弟弟吻他妻子的手帕的。

整個這件事情是可笑的，他想到這裏便憎厭地唾吐沫。但是隔了一刻一個燃燒的疑惑佔有了他，他一把攀住守門人的肩頭，搖着他。

「他們曾經互相接過吻沒有？」他問道，話從他的緊閉牙關裏發出。「你看見他們這樣沒有——告訴我？」

「我甚麼都看見了。娜泰芽·耶富塞夫娜絲毫不知道這件事。」

「這是說謊！」

「我誑騙你有甚麼目的呢？我又不希望你酬勞我。」

恰如他用斧子鑿開一個洞讓陽光進到一個黑暗的地方來一般，梯洪用幾句話告訴他主人，他弟弟的不幸的故事的原委。彼奧德爾領悟他說的是實話，因為他弟弟那藍眼睛的頗有深意的瞥視，他對娜泰芽的效勞，他在小小的事情上不斷的爲她擔憂，久已使他不自在，促起他注意事實的真相了。

「這就對了，」他悄悄說，並且補充道，高聲地發表他的思想。「我太忙了，沒有覺出來。」

然後推梯洪向前走，說：

「我們走罷。」

他不要尼基塔的目光先落到他身上，所以他走進浴室的低矮的門口的時候，在能够從黑暗中辨清他弟弟的面目之先，他在悌洪背後用顫抖的聲音問道：

「你在做甚麼，尼基塔？」

駝子不回答。他坐在靠窗的凳子上，在昏暗的光線中難以被人看清楚，那昏暗的光線落在他的肚皮和腿上。過了一會彼奧德爾看清楚他在坐着，頭向前俯下，他的駝峯倚着牆。他的襯衫從衣領到邊緣裂開了，濕淋淋的緊貼着他胸前的肉峯。他的頭髮也是濕的，他的面頰上有一塊黑星，這星的光芒的痕跡還在它的四周遺留着。

「血？是他打了他自己一下麼？」彼奧德爾悄悄地問道。

「不，是我在匆忙中稍爲傷了他一點，」這是悌洪的愚蠢地大聲的回答，他走到一邊去了。走到他弟弟的跟前去是可怕的。當彼奧德爾拉着他的耳朵，傾出他的埋怨和責備時，他傾聽着他自己的語聲，好像那是從別人的口裏說出來的一般。

「這是可恥的。是一件違背上帝的心意的罪惡，我的弟弟。唉，你是出醜了……」

「我知道，」尼基塔粗聲地答道，他也用一種不屬於他的聲調講道。「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

。你務必要放我走。我要進寺院去。你聽見了麼，我誠心誠意地懇求你……」

他發出一種吹嘯的咳嗽，陷入沉默。

彼奧德爾感動了。雖然他又開始責備他，然而他說話溫柔而和氣了。

「至於這件關於娜泰芽的事情，當然是魔鬼的一種引誘……」

「啊呀，悌洪！」尼基塔用痛苦的咆哮，悲聲道：「然而我要求過你，悌洪，不要說出來的。那麼，不要告訴她這件事情罷，爲了基督的緣故。她會嘲笑我，而且不高興的。無論怎樣，要憐憫我。我要消磨我這一生去侍奉上帝，爲了你們的緣故。不要告訴她。永遠不要告訴她。悌洪，這全都是你幹的。唉，你個流氓……」

他喃喃地說下去，把他的頭捧得不自然地直而且穩，而這也是可怕的。

「我原本不會說出來的，」守門人說，「要是這件事不會發生的話。她不會從我這裏得到甚麼口風的。」

聽到這裏，彼奧德爾的心越來越軟化了，覺得他自己感情衝動起來，並且他憑了十字架誠意地應允道，她不會知道這件事。

「那麼——謝謝你們！我要進寺院去。」

尼基塔變得沉默了，好像他已經睡着一般。

「受傷了麼？」他哥哥問道。沒有得到回答，他便重複道：

「你的頭頸受傷了麼？」

「沒有關係，」尼基塔粗聲地說。「你走開罷。」

「不要離開他，」彼奧德爾向守門人悄聲說，當他回過身來向門口走去經過守門人的時候。

但是當他走出去，進了花園，做一個深呼吸，吸進潮濕的土地蒸騰出來的溫暖甘旨的芳香的時候，他的溫情立刻被不安的思想所突擊而消失。他沿着小徑步行時，小心翼翼地不讓碎石子在腳底下軋響，因為他感覺需要深幽的寂靜來解決這些思想。這些攻擊的思想，是數也數不清的，以致他惶惶不安。它們似乎不是由心中湧起來的，倒是從外界，從夜的黑暗中的甚麼地方攻來的，並且像一羣蝙蝠似地閃過他的腦筋，彼此疾速地替換着，以致他來不及捉住它們，把它們形成言語。凡是他捉住的全都是繩套和繩結的錯綜複雜的花樣，這些花樣纏繞了他，娜泰芽，阿歷克塞，尼基塔，悌洪，把他們纏結在一起，好像置身某種複雜的舞蹈之中的人們一般——這種舞蹈裏面的每一個人都旋轉得太快了，以致辨不清誰是誰，他則立在圈子的中央，孤身一人。然而他用來表白他的思想時言語却是很簡單的。

「我的岳母必須搬來同我們住在一起，而阿歷克塞必須搬出去。我必須對待娜泰芽和氣一點，因為她是這樣多角的戀愛之中的對象。但是實實在在，那使得他投環自盡的必定是卑鄙，不是戀愛。他要進寺院是一件好事情，因為寺院外面沒有他可做的事情。是的，這是一件好事情。他是一個蠢材。他應當早些告訴我對。」

但是這些並不是那些狡避的、不可言傳的思想，不是那些攪擾他、驚嚇他、逼得他謹慎地窺探夜的濃密潮濕的黑暗的思想。空中充滿蚊子的營營聲，從遠處工廠的小村落飄來淒涼的歌曲聲，好像一條細長的泉水曲折而流，在黑暗中矇矓地閃耀着一般。彼奧德爾清楚地感到需要盡量趕快遏制他的畏懼，擺脫他的不安。他沒有留意他已經來到紫丁香的花叢裏他的臥室的窗下，並且已經坐了許久呆望着烏黑的土地。他的臂肘撐在膝上，臉蒙在手掌裏面，同時地面在他腳下移動着，沸騰着，好像經不起他的重量正要裂開來陷下他去一般。

「然而，尼基塔居然會克服砂灘的困難，這是驚人的，」他想。「他要進寺院，在那裏做園丁去了。那於他是再好沒有了。」

他沒有留意他妻子走過來，待到她那白身形在他面前陡然出現好像從地底下鑽出來的一般。他張皇地瞪視着。然而她那熟悉的聲調稍爲安了他的心。

「饒恕我，爲了基督的緣故，因爲我侮辱你了……」

「哦，那不算甚麼。上帝會饒恕你的。我也侮辱你的，」他寬宏大量地說，心喜着他妻子已經走來，他就無需搜索溫柔的話兒去彌補他們的口角之爭了。

然而他必須說一些安慰她的話，這時她在他身旁遲疑地坐下來。

「我明白你是煩悶的，」他說。「在我們這家中，是沒有享樂的份兒的。那樂何從享起呢？父親見到在工作之中才可以得到快樂，事實證明他說對了。因爲沒有一個人光是一個會吃會喝的人而已。每個人，除去乞丐和上等人之外，都是工人。每個人爲工作而生活，但是他們是否爲工作以外的別的目的而生活，我們不知道。」

他慎重地講着，不敢講得太多。他一面聽他自己的聲調，一面覺得他講起話來像一個嚴肅的辦公事的人或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僱主。然而他感到他所說的每一句話對於他無非是表面的，他的話與其是發洩他的思想，毋寧是掠過他的思想的表面，沒有力量穿透它。他似乎坐在一個陷坑的邊緣上，過一會兒說不定有人推他下去——在他的演講結束時這人附在他耳邊悄悄說：

「你講的不是真心話。」

但是恰巧在這當兒，他妻子把她的頭靠在他肩上，悄悄說：

「你要知道你是爲了我而生活的。你怎能不理會到這一點呢？」

用他的手臂摟住她，他立刻將她緊偎在身邊，諦聽着她的熱切的囁語。

「不理會到這一點，是錯的。你要了一個女孩，她給你生養了一些兒女。但是你全心愛我，我却不必有你也可以一樣過，這可能麼？這是錯的，彼德亞。誰比我更接近你呢？當你在困煩的時節誰同情你呢？」

這似乎，他的妻子將他舉起來，在空中轉來轉去一般，她是這樣地愉快地削弱了他的決定。

「我應允他不說出來的，但是我非說不可了！」他差不多感恩地說，從思想的重圍裏解脫出來，不禁身心清爽了。

他貿貿然將凡是從守門人那裏聽到的，關於尼基塔的事情都告訴她了。

「他常來吻你的手帕，當你的手帕晾在花園裏的時候。那麼你看他真發昏得透頂了！你怎麼會不曉得而且從來不曾留意他的行動呢？」

他妻子的肩頭在他的手臂下面猛烈地顫抖着。

「是她替他難過麼？」彼奧德爾想。但是她的回答是輕率激動的。

「我從來沒有見到他對於我有甚麼興味！哼，這裝模作樣的壞蛋！真的，駝子是狡猾的……」

……」

「她討厭他麼？還是她不過是裝腔作勢呢？」阿托莫諾夫問他自己道。

「他對你是和顏悅色的，」他提醒她。

「然而，即便這樣又怎樣呢？」她抗辯道。「土命也對我和氣的。」

「不過……：土命是一條狗啊。」

「那麼你却打發他像一條狗那樣地來監視，來看守我同我小叔子阿歷克塞！我全都懂得了！哎，我是多麼厭惡他呀！他對我是多麼討厭啊！……」

娜泰芽顯然是生氣惱怒了。當她拉扯並且捻捏她的睡衣時，他從她的戰慄的皮膚以及她的手指的痙攣的動作可以看出來，她是生氣惱怒了。但是她的激動對於她的丈夫似乎是過分的而且不真實，因此他向她下了一個最後的打擊。

「梯洪剛剛把他的頭頸從一個繩套上解下來。他現在躺在浴室裏呢。」

聽到這裏娜泰芽癱軟了，在他的手臂裏沉落下去，在分明的恐怖之中尖叫着。

「不……：你說的是甚麼話呀，噢，主啊……」

「可見她方才說謊，」彼奧德爾斷定着，但是娜泰芽一味把頭向後仰，好像她的前額受了

一下打擊一般。

「我們會變到甚麼地步呢？」她在憤怒的嗚咽之中低聲說。「父親死後，我們剛剛從一個公共的災難中得救，現在人們又要開始議論我們了。天哪，我們幹了甚麼事情而得到這報應呢？一個個兄弟試着要吊死自己，另一個秘密地同他的姪頭結了婚。這是甚麼意思呢？啊，尼基塔·伊里奇！你怎麼能夠做出這樣無恥的事情來呢？謝謝你做的好事！你使我們大家都快樂了，你個沒有心肝的壞蛋！」

她丈夫發出一聲輕微的嘆息，沉穩地撫摩她的肩頭。

「不必害怕，」他說。「沒有人會發現這件事的。梯洪不致說出來的，因為他是尼基塔的知己，並且十分滿足他在這裏的工作。尼基塔正在準備進寺院去……」

「甚麼時候去？」

「我不知道。」

「噢，我希望他趕快去。現在我怎能見他的面呢？」

「去看看他罷，」彼奧德爾停了一刻慫恿道，「哪怕是偷看他一眼哩。」
但是她妻子跳起來，好像被刺螫了一般，她的聲音差不多成爲絕叫：

「哎喲，不要叫我去！我不去。我不去。我害怕。」

「害怕甚麼？」彼奧德爾趕快問道。

「害怕一個想要弔死自己的人。我不去。隨便你怎樣！我嚇壞了。」

「好，那麼我們去睡覺罷，」他說，立起身來，腳底下立穩了。「我們這一天可受夠了。」當他緩緩地傍着他妻子的身旁邊的時候，他感覺這一天他過得憂喜參半。因為他發現他，彼奧德爾·阿托莫諾夫，是一種不同的人，同他在今天以前自己對自己的看法不同。他現在才知道他是聰明狡猾的，因為他剛剛對一個擾亂他的心的人實行了一種聰明的欺騙。

「當然你是最接近我的，」他告訴他妻子。「誰能更接近些呢？你決心使你最接近我，那麼一切便不成問題了。」

十二天以後，日出的時候，尼基塔·阿托莫諾夫手裏拿着手杖，沿一條乾燥的、砂土的、因濃露而變黑的小路步行着。他在駝峯上馱一個皮包，快步地昂然走去，好像他儘可能早些避免回想他的親戚送別他的情形似的。他們曾經全都放棄夜晚的休息而聚在廚房隔壁的食堂裏面，在那裏他們矜持地坐着，有所顧忌地談着話，分明表明他們沒有一個人對他有一句同情的話可說。彼奧德爾是和顏悅色並且差不多興高采烈的，好像一個人成功了一筆利息好的交易似的。

「現在我們自己的家裏要有一個和尚爲我們祈禱了，」他說了兩遍。

娜泰芽對每一個人都很慇懃，心不在焉地斟着茶，她那小小的耗子一樣的耳朵通紅，看起來好像被踐踏了一般。她的臉上有一個眉結，她常常離開這房間而去。她的母親是沉思靜默的，專心致意於把手指在嘴裏弄濕，然後摩平鬢角上的灰髮。阿歷克塞原本是沉穩的，現在倒成爲唯一個露出激昂的人。他老是發出問題來，扭轉他的肩膀。

「你甚麼時候決意要這樣做的？是突然之間麼？我不懂……」

他的旁邊坐着奧爾格·奧爾洛伐，一個小個子的女孩，有一個尖鼻頭。她老是揚起她的黑眉毛，不合禮貌地用眼睛觀察衆人，這是尼基塔不喜歡的。那一雙眼睛太大了，不合於她的臉，太尖銳了，不合於一個女孩子，並且太常常地閃爍了。

這些人簡直是悶坐，他怯生生地一味自思自想：

「彼奧德爾會突然之間全都告訴他們的。我希望他們快些放我走……」

彼奧德爾是第一個向他告別的。起初他走過來，擁抱他，然後用一種顫抖的、雖然很響亮的

聲調說：

「那麼，我的弟弟，再會了。」

他被幽莉安娜止住了。

「你要做甚麼？」她問。「我們必須先坐好，保持靜默，然後祈禱再告別。」

這一切迅速地做完，彼奧德爾又走到他跟前。「寬恕我們，」他說。「寫信來，告訴我們基督的數目，我們立刻奉上。不要修行得太苦，再會。多多爲我們祈禱。」

巴伊馬柯伐在他身上畫了十字的符號，在他的前額和面頰上吻了三次。然後爲了某種緣故她開始哭起來。阿歷克塞給他一個親熱的擁抱。

「上帝賜福你，」他說，注視着他的眼睛。「我們每個人必須遵循他本人的路走。不過，我不懂甚麼事情使你決定得這樣奇突。」

最後來了娜泰芽。但是她沒有走近來。她向他深深地一鞠躬，她的手拊在胸上，輕聲說：

「再會，尼基塔·伊里奇……」

她的乳房仍然是緊繃繃的，女孩子似的，雖然她已經餵過三個小孩子吃奶。

每個人都這樣做了，唯有奧爾洛·奧爾洛伐伸出一隻熱熱的小手，堅硬得像是一片木頭，她的面容的折觀誠發令人不滿意。

「你真要做和尚去麼？」她愚蠢地問道。

大約有三十多個老年的織布工人在庭院中送別他，又聾又老的巴利思·莫洛索夫叫嚷着，頭一搖：

「兵士同和尚是世界上第一等的僕人。確是這樣的！」

尼基塔前去看訪墳場，最後一次謁他父親的墳。雖然他沒有唸出禱文來，他仍然屈膝跪在墳的前面，冥想着他的生活所曾經歷的路程。當太陽升起時，一個橫寬的，有角度的影子罩印在覆蓋着墳的含露的草地上——一個形似那性情惡劣的狗士命的窠的影子——他伏在地上叩頭，說

「饒恕我，爸爸。」

他的聲調沉悶粗嘎，在這早晨的、非人間的寂靜中響着。停了一刻他用比較響亮的聲音再說一遍：

「饒恕我，爸爸。」

於是他開始痛苦地哭起來，並且哽咽着像一個女人一般。他的悲哀是這樣地不堪忍受以致他喪失了他原來的清亮響澈的聲調。

他離開墳場走了一個『維爾斯特』以後，猛然一眼望見那守門人，悌洪，站在路旁樹林裏面

好像一個巡守人，他的肩膀上有一把鐵鎚，手裏有一把斧子。

「你就走了麼？」他問。

「是的。你在這裏做甚麼呢？」

「我打算掘出一棵山樺樹來，移植到我那看守所的窗邊。」

他們站立了一會兒，默然相望。然後梯洪移開他那鬼鬼祟祟的眼睛。

「走罷，我送你走一程，」他說。

他們默然向前走着，梯洪打開沉悶，說：

「露水是多麼濃重呀！這是有害的。這會帶來天旱，弄得五穀不收的。」

「上帝不容的！」

梯洪·維阿洛夫含含糊糊說了一句。

「甚麼？」尼基塔問道，略為心慌地。因為他料到梯洪說出特別惱人的話來了。

「也許上帝不容的，我說。」

但是尼基塔相信這工人曾經說了一句他不願意再說的話。

「你說的甚麼話？」他責備地問道。「難道你不相信上帝的仁慈麼？」

「憑甚麼我應當相信？」梯洪沉穩地答道。「我們現在需要雨，這些露水對於菌子是有害的。一個好主人應當在適當的時候供給我們各種東西。」

尼基塔嘆息着，搖搖頭。

「像你這樣的思想，是不對的，梯洪。」

「但是這是對的。凡是我的思想都是對的。我是不用眼睛來思想的。」

他們再度默然走了五十步。尼基塔目不轉睛地望着他腳的旁邊的橫寬的影子，維阿洛夫因爲邁步而不時地輕碰着斧子的木柄。

「一年之內，尼基塔，我要來探望你，好麼？」

「好的，儘管來罷。你是有趣味的。」

「是的，這是實在的。」

他脫下帽子，站定了。

「那麼，就這樣定規了，再會，尼基塔·伊里奇！」搔了搔他的面頰，他深思地補充一句：「我是很喜愛你的。你是一個有柔和的靈魂的人。你父親活躍的是身體，但是你，活躍的是

心靈。你是精神的地理解事情的……」

尼基塔將手杖攢在地下，抖動一下他的駝峯爲的放正他的包袱，擁抱着他，一言不發。

「我將來要來的，」悌洪高聲堅持他的主張，這時他緊緊擁抱着他。

「謝謝你。」

在道路大轉灣，拐進一座松林的地方，尼基塔回頭看。那邊是悌洪，他的帽子夾在腋下，倚着那立在道路中央的鐵鏈，好像他決定不准任何人過路一般。早晨的微風達到他，吹動他那不爲人愛好的頭上的頭髮。

遠遠望去，他的模樣頗像安東奴希加，那白癡。當尼基塔·阿托莫諾夫加緊他的腳步時，他的思想定注在這神秘的人物上，在他的記憶中興起了那惹人討厭的歌曲：

「基——督升——天，他升——天了，

車子便失去了一個車輪。」







一直到喪父的第九週年，阿托莫諾夫們才完成教堂的建築。這時它剛行着奉神禮，它是奉獻給伊里亞斯（Elías）那預言者的。經過七年之久，它纔建成，這遲緩的原因是阿歷克塞，他對這件事常開一些不很入耳的玩笑。

「上帝肯等待的。他永遠是不慌不忙的，」他輕描淡寫地說。有兩次，他利用那專為教堂準備的磚作了別的用場——一次是給工廠添一個第三區廠房，第二次建築一所醫院。

奉神之後，當安靈祭在他們的父親和孩子的墳墓上舉行完畢的時候，阿托莫諾夫一家人等待着，直到人羣離開墓地，這纔緩緩走回家去，機警地不去注意幽莉安娜·巴伊馬科伐，儘她留在一家人的後面，坐在樺樹林底下一個座位上。這時還不必匆忙，因為給牧師、朋友、職員、工人們準備的盛筵須到三點鐘才開始。

這是頗為陰霾的一天，天低壓下來，這是秋天常有的情形。潮濕的風，像疲勞的馬那樣沙聲地喘息着，擺動樺樹的樹頂，這常是下雨的徵象；沿着紅色砂地搖動着黑色的人身，他們在向工

廠爬去，第三區廠房從一個中心點放射出去，似乎它用張開的手指之痙攣的扼制，抓緊了土地。

「我們的亡父會高興的，如果他能看到我們做的工作的話，」阿歷克塞說，在空中揮舞他的拐杖。

「他會爲了沙皇的被害（註一）而悲痛的，」彼奧德爾深思地說，不願贊同他弟弟的話。

「不然，他是不大喜歡悲痛的。他靠他自己的才智活着，不是靠沙皇的。」

阿歷克塞把他頭上的鴨舌帽揚得高一點，停下來觀看一下女人。他的妻子，一個小巧纖秀的女人，穿一身樸素的黑衣裳，沿着業已踏平的砂地漫步，用一塊手帕揩拭她的眼鏡。她看上去像一個鄉村女教員，挨着她的是壯健的娜泰芽，她穿一件黑綢大衣，肩頭綴飾着黑玉的小珠，一頂深紫的女帽襯托出她那美艷的紅頭髮。

「你的太太出落得一天比一天漂亮了。」

彼奧德爾沒有作答。

「尼基塔又沒有回來致祭。他必定是生氣我們，或是別的原故。」

（註一）指尼古拉一世，于一八五五年被刺。

這些潮濕的日子使得阿歷克塞的胸和腿作痛，他跛行着，撐着一根手杖。他渴望着逃避安靈祭遺留下來的悲哀的印象，以及排除陰天的氣悶。永遠固執成性的他要強迫他哥哥講話。

「你岳母留在後面哭他的墳呢，」他繼續說，「她還記着他哩。她是一個好的老太太。我悄悄對悌洪說，囑咐他等着，護送她回家去。她訴說她害了喘急病，說她覺得走路困難。」

「是的，那是困難的，」年長的阿托莫諾夫重複道，用一種低抑的聲音。

「你睡着了嗎？你說的是甚麼困難？」

「我應當開除悌洪，」彼奧德爾答道，側目瞥望着那些小山，山上樅樹挺立着，如同發怒的剛毛似的。

「甚麼緣故？」他弟弟驚愕地問。「他是一個誠實、守時、勤懇的人啊。」

「而且是一個糊塗蟲！」彼奧德爾添說道。

女人們來到他們跟前，奧爾加用一種悅耳的聲音向她丈夫講話，那聲音聽起來意外地有力，與她的身材不相稱。

「我竭力說服娜泰芽讓伊里阿進高等學校，但是她對這有些胆怯。」

娜泰芽，因懷孕而大着肚子，像餵飽的鴨子那樣搖搖擺擺地走動，從這條腿到那條腿地滾動

着。她講話是用鼻音的懶洋洋的語聲，這是當地老太婆的聲調。

「據我的意見，進高等學校是有害的風俗。試看耶里娜，她在信裏用了各種各樣的字，甚至于你看不懂。」

「每個人必須受教育！」阿歷克塞嚴厲地宣稱，揩拭他前額上和頭上禿頂的汗。這未老先衰的光禿從他的鬢角慢慢伸向後面，給他的黑髮造成尖銳的鋸齒形，而且大大地加長了他的面容。

「波未亞洛夫說的話是對的，」娜泰芽爭論道，向她丈夫投去問詢的一瞥。「學問使得人們乖僻。」

「是的，」彼奧德爾說。

「你看，如何！」娜泰芽滿意地叫道。

「不過，人們仍得受教育，」她丈夫反省地補充道。

聽到這裏，奧爾格和他的弟弟笑起來，因而遭遇了娜泰芽的責備。

「你們在想甚麼啊？」她說。「你們忘記了剛剛從安靈祭回來嗎？」

於是他們攙着她的手臂，加快地向前走，但是彼奧德爾在後面漫步着。

「我要等一等母親，」他告訴他們。

他因了悌洪的令人不快的行爲而感覺煩惱。在安靈祭以前他曾經站在墓地裏，眺望遠處的工廠，高聲地說：「這事業生長起來了。」他對自己談這句話，並不是要誇耀，不過就眼前所看到的，敘述着一件簡單的事實而已。

但是他立刻聽見那往日的短工的平靜的聲調在他肩後說：

「事業像地窖裏的霉。它靠它自己的力量生長起來的。」

彼奧德爾不會說話，甚至不會回頭看，但是對於這守門人的愚蠢的話語所加于他的明顯的侮辱，他極其惱恨。他自問工作如此勤勞，維持了一百多人的生計，日夜地苦心積慮于這事業，一心要發展它，毫不顧念到他自身，這時候，突然一個莫明其妙的蠢才走過來，說這事業的發達並不靠它主有者的才智，却靠它自身內部的某種力量。而且這正是那沒有價值的傢伙，他永遠在喃喃一些關於靈魂和罪惡的話。

阿托莫諾夫在一棵已被砍掉樹幹的松樹的、老朽的殘根上蹲坐下來，拉着他的耳朵，記得有一次曾經怎樣向奧爾格訴說道，現在是沒有功夫想到自己的靈魂了。

他于是聽見她那奇怪的詢問：

「難道你的靈魂離開你的軀壳獨立存在了嗎？」

這在他，顯得不過是一個女性的玩笑話而已，然而奧爾格的、烏一般的臉是嚴肅的，她那淺黑的眼睛在眼鏡後面向他誠懇地放光。

「我不懂，」彼奧德爾說。

「我也不懂，」她回答，「人們怎麼會說出靈魂會離開人體的話，倒像那靈魂是個過繼的孤兒似的。」

「我不懂，」彼奧德爾複述道，遏制了同她談話的慾望。因為儘管事實上她是一個外來的人，而且在他看來，是難以瞭解的，他却喜愛她的單純，雖然同時他還不能證實，他是否畏懼那潛藏在她的外表的單純下的一份詭詐。

但是梯洪·維阿洛夫，他是永遠不喜歡的。他不喜歡看見他那雀斑的臉，以及臉上的突出的顴骨，奇特的眼睛，藏在淡紅的頭髮下面的並且平貼在頭蓋骨上面的耳朵，濃密的鬍子，堅定的却不快的步伐，以及他那整個笨拙矮短的身材。他也不喜歡，或者妒忌，他那沉靜；連他對於工作的守時不懈也變得惱人了。梯洪工作像機器一樣，甚至于永遠不給人責備的把柄，但是連這個也使得彼奧德爾氣苦。他尤其厭惡的是眼見他一年年地變為阿托莫諾夫家中的越來越親密的一份子，他顯然自命是他們生活的輪子上一個不可缺少的齒輪。奇怪的是，他被孩子們，也被馬和狗

，所愛。土命，那老狼狗，由于拴在鏈子上面變得脾氣暴躁，除去悌洪以外決不允許任何人走到他近旁。他那剛愎的長子伊里阿對於這守門人，比較對他的父母更俯首貼耳些。

爲了不要維阿洛夫在眼前，阿托莫諾夫曾經給他一個看守教堂和樹林的職務，但是悌洪搖搖他那笨重的頭。

「我幹不了那事情，但是如果你厭倦我了，那麼請你休息一陣，給我一個月的假期，我將要去看望尼基塔·伊里奇。」

這是的的確確他說的話——「請你休息一陣」。說是這樣的愚蠢無禮，後面還聯帶提到他弟弟，這時他弟弟已經去到沼澤之外，隱遁在一個貧苦的寺院；這些話給彼奧德爾充滿了驚恐的懷疑，他疑惑悌洪除去那已經告訴過他的，把尼基塔從繩套上解下來的故事之外，還知道一些別的醜事。悌洪儼然在等待新的災禍，他那瞬霎的眼睛似乎說：

「不許碰一碰我。你需要我。」

他已經到那寺院去過三次。當他背負着行囊，手拿着手杖，悠悠然登程的時候，人有了這樣的印象：他在土地上行走，乃是給與土地一種恩典，事實上他似乎做各種事情都是給與恩典。

他歸來的時候，對於尼基塔的問題，加以簡略不明的應答；永遠顯得隱瞞了他所知道的一些

事情。

「他身體好。他極受人尊敬。他囑咐我道謝你們的問候和禮物。」

「他講到甚麼？」彼奧德爾問。

「一個和尚講得出甚麼？」

「然而他一定講了些話的，不是嗎？」阿歷克塞不耐煩地問道。

「是的，講到上帝。他對於天氣發生興趣，說雨來得並不恰如其時。他怨訴蚊蟲：那裏有極多的蚊蟲。他問到你們大家。」

「他怎麼說的？」

「他爲你們煩惱，也爲你們歉然。」

「爲我們？爲甚麼？」

「爲了種種原因。你們生活在匆忙中，他則穩穩地站定着。他憐憫你們太不空閒了。」

「甚麼樣的胡說！」阿歷克塞叫道，縱聲大笑。

梯洪的瞳孔縮小，他的眼睛變得空虛。

「我不知道他想些甚麼。我告訴你們的是他說的話。我不過是一個簡單的人而已。」

「是的，很簡單！」阿歷克塞譏諷地同意道。「如同那白癡安東一樣。」

風帶着溫的芳香包圍着彼奧德爾·阿托莫諾夫。天開始晴朗，太陽從雲中一個藍洞的深處望出來。彼奧德爾瞥看着它，於是被它的光明所眩耀，更深地陷入沉思。

在下面這件事實之中有着令人痛心之處：尼基塔在寺院內投資一千盧布，于是在他生前的期間每年應得一百八十盧布，這之後，他把父親遺產中他應得的一份讓給他的弟兄們。

「送這樣一份禮有甚麼用呢？」彼奧德爾喃喃道，但阿歷克塞高興了。

「他要錢有甚麼用？讓那些懶惰的和尙靠着它發肥？不，他是十分對的。我們有生意要做，還有孩子們要養呢。」

便是娜泰芽也感動了。

「他沒有忘記給我們造成的誤會！」她滿意地說，用手指揩掉她那紅面頰上的一滴孤獨的淚。○「這可以給耶里娜辦一份嫁奩。」

他弟弟的行爲如一道暗影橫在彼奧德爾的心上，城裏的人以惡毒的話講到尼基塔的出走而去寺院，對於阿托莫諾夫一家人造出不入耳的批評。

彼奧德爾同阿歷克塞相處得很好，雖然他看出來他的厚顏的弟弟只担任工作上最輕易的一部

份——到尼西尼·諾佛格羅德趕市集，每年拜訪莫斯科兩次。每逢他從莫斯科返來的時候，滿載了京城中廠主們繁榮發達的喧囂的故事。

「他們生活威風，恰如貴族一般。」

「像一個上流人那樣生活是容易的，」彼奧德爾暗示道，但是他弟弟不領會他的暗示，繼續得意揚揚地說下去。

「商人們建造教堂一般的大廈。子女們受着教育。」

雖然他已經變得很蒼老，他那青春的朝氣回來了，他那鷹樣的眼睛快活地閃光。

「爲甚麼你老是皺着眉？」他常問他哥哥，甚至引伸開來，告訴他，說經營工業是爲了取樂，不是尋苦惱。

彼奧德爾注意到他同他們的父親之間的肖似，然而他仍然極少極少地瞭解他。

阿歷克塞依然時常提醒人們，說他的身體不健康，可是他並不理會他的健康，大量飲酒，通宵賭牌，沾着女人就放蕩。他的人生的主要目的是甚麼？他似乎是巢裏面的杜鵑。巴伊馬柯伐的房屋早就需要澈底整修，但是阿歷克塞不管它。他的子女生下來就衰弱，不滿五歲便死亡，僅存的一個叫做米倫，一個不討人喜歡的，骨瘦如柴的男孩，比伊里阿大三歲。阿歷克塞和他的妻子

，兩個人對於不必需的東西染有可笑的食欲，他們的房間充塞了各色各樣的，合乎上流人家家庭的擺設。這種擺設，他們兩個都樂于送人，他們贈送耶里娜一個好玩的，飾瓷的食廚，贈送幽莉安娜一張大的皮安樂椅以及一張用斑點的樺木製成的，壯觀的床。奧爾格擅長刺繡綴珠的圖畫，但是她丈夫在省裏旅行之後常給她帶回來一模一樣的刺繡品。

「你是一個非凡的人物啊，」彼奧德爾當他的弟弟送給他一張雕刻精巧的，有許多抽屜的大桌子後，說。但是阿歷克塞用他的手掌拍着桌子，嚷叫：

「聽！再也買不到這樣的東西了。莫斯科的人就這樣認爲！」

「那倒不如買些銀子的好。貴族們有許許多多的銀子。」

「容我一些時間，我們要買來一切東西。在莫斯科……」

按照阿歷克塞的說法，莫斯科的人口中包括着一批呆子，他們全都絕少從事于經營生意，却努力像上流人那樣過活，爲了這緣故，他們盡他們的能力從貴族社會收買一切東西，上自田產，下至茶杯。

彼奧德爾永遠帶着某種痛心和妒忌感覺着，他到他弟弟家去拜望比在家裏舒適；尤其不可理解的——他喜愛奧爾格，雖然他不瞭解何以如此，因爲看上去，她像娜泰芽身旁的一個女婢。

但是她對石油燈沒有愚蠢的畏懼，而且不相信石油是學生們從自殺者的脂肪中溶解出來的。她那溫柔的聲音是悅耳的，眼鏡並沒有遮蔽了她那事實上美好的，和善地放光的眼睛。但是她談到人們和事情的時候就現出天真的惡意和某種疏遠，這使他驚奇而且惱怒。

「依你的見解，沒有一個人有過失，是嗎？」

「不，他們有的，」她答道，「但是我們不是裁判的人。」

彼奧德爾不相信她。

她對待她的丈夫，猶如她在兩個人之中是較爲年長的，而且聰明的，這絲毫沒有觸惱他。他常叫她姑姑，只有在稀有的機會，他才稍稍氣惱了她，於是他說：

「住嘴吧，姑姑，我厭煩了。我是病人，不妨稍爲縱容我一點。」

「已經够縱容你了！」

她常給她丈夫一個微笑，這微笑，彼奧德爾願意在他自己的妻子的臉上看見。娜泰芽是個模範的妻子，精明的主婦。她鹽醃胡瓜的本領是無與倫比的。她採摘菌子，製造果醬。她在家中像繃人一樣工作，與小齒輪在鐘裏面的工作有着同樣的精確。她不厭倦于愛她的丈夫，給與他一種乳酪一般平靜無波的皈依。而且她節儉。

「在銀行裏我們存了多少錢？」她問，而且不安地補充一句：「小心它可是一個可靠的銀行，不會破產吧！」

每逢她手裏拿着錢，她的美麗的臉就變得嚴峻，她那覆盆子顏色的嘴唇綳緊，一種尖利狡猾的表情顯現在她的眼中。在點數污穢的，顏色不同的鈔票時，她那肥胖的手指小心地觸摸它們，好像她害怕它們會蒼蠅一般從她手底下飛去似的。

「你怎樣同阿歷克塞分紅利？」她躺在床上問，當她的擁抱滿足彼奧德爾之後。「他沒有欺騙你嗎？他是這樣地精明。他和他妻子全都貪婪。他們撈取一切東西，一切東西。」

她感覺她被欺騙包圍着。

「我誰也不信任，除了悌洪，」她說。

「這意思是，你信任一個糊塗蟲，」彼奧德爾厭煩地喃喃道。

「他也許是糊塗蟲，但是他有良心。」

當彼奧德爾領着她第一次到尼西尼·諾佛格羅德趕市集的時候，她被這全俄羅斯市場的龐大的範圍所驚動。

「你看這怎麼樣？啊？」他問她。

「妙！」她回答。「各種東西都是大量的，而且比家鄉的價廉多了。」於是她開始計數她應該買的東西。

「八十磅肥身，一箱蠟燭，一袋白糖和方糖……」

他們到了馬戲班，但是當藝員在場子裏出現的時候，她閉上眼睛。

「唉，他們好不害羞啊！唉，他們全都赤條條的！哎喲，我看他們，沒有妨害嗎？對於小孩子沒有妨害嗎？你不該帶我看這樣可怕的東西，我說不定懷着的是男胎哩。」

在這樣的時候，彼奧德爾感覺他被厭惡噎住，正如同被發拓拉克夏河的，碧綠的，厚實的膠泥噎住了一般，在這膠泥裏，沒有魚可以生存，除了蠢相的肥歐鯉。

娜泰芽也祈禱，極其冗長，極其熱烈，而且，念完禱詞後，把她自己拋在床上，馬上就睡熟了，她的眉毛驚訝地擰起來，一個微笑現在她的臉上，好像她透過閉着的眼睛凝望着某種燦爛的，以往從來沒有見過的東西似的。

往往在這樣的時候，在彼奧德爾帶着憂愁的清醒，無可奈何地明悟了娜泰芽不再令人艷羨的時候，他強迫自己回憶他那長子出生的，可怕的一天。痛苦地挨過了她臨產之前的十九個小時之後，他被他的驚恐的，落淚的岳母領進一個瀰漫着特別窒悶的氣味的房間。在床上猛扭着的——

她的眼睛瞪出了頭部，她的目光因了強烈的痛苦而散亂——是他的妻子，頭髮披亂，滿頭大汗，難以辨認了。她以野獸的呻吟迎接他。

「彼第阿（註一）別了，我要死了。這將是個男孩，彼奧德爾，饒恕我……」

她咬她的嘴唇，咬到腫了才止。現在嘴唇難以翕動了，她的話語似乎不是從咽喉，而是從胃中發出來的。她的臉也浮腫，發青，她喘吁吁的，好像一隻疲乏的狗，她那被咬嚼的，臃腫的舌尖吊在她的嘴外面。她不時抓緊她的頭髮，給它一拉，就扯掉了好幾根；她時時刻刻呻吟，悲哭，給人一種堅定的確信：她在掙扎，爲的制勝一個既不願也不能向她退讓的人。

「一個男——男孩……」

那是一個刮風的天，窗外一棵櫻桃樹在清風裏搖擺着，颯颯作聲，在玻璃上投下顫抖的影子。這跳動的影子的景象以及樹葉的颯颯聲音驅使彼奧德爾發瘋。

「拉好窗簾，遮住窗子！」他喊叫。「你們不懂嗎？」

他在恐怖中逃走了，隨伴着他妻子的絕叫。

（註一）Petra 彼德奧爾之暱稱。

但是一個半小時以後，他的岳母無言地來到他跟前，現出欣喜和疲乏，領着他再度到他妻子床邊。這一次，娜泰芽以殉道者的、光輝奪目的凝視迎着他。

「一個男孩！一個兒子！」她說，她的舌頭軟弱而不靈便，好像喝醉了酒似的。

他俯下身，把他的面頰貼在她的肩頭。

「哦，媽媽，我一直到我死的一天永不忘記這個。我可以向你這樣保證。謝謝你……」

這是第一次他叫她「媽媽」，在這個字裏，他總結了他的一切恐懼和他的一切喜悅。她聽到這裏，就閉上眼，用她的衰弱的、沉重的手撫摸他的頭。

「一個出色的小傢伙！」產婆說，一個大鼻子、滿臉雀斑的女人指給他看那個嬰兒，她現出十足的驕傲，猶如那嬰孩是她自己的一樣。但是彼奧德爾不看他的兒子，因為他妻子那死白的臉色，她眼窩那裏的黑洞，永遠阻撓着他。

「她就要死了嗎？」他問。

「甚麼話！」滿臉雀斑的產婆用響亮的、快活的語聲說。「如果女人永遠死在產蓐上，那就不必要產婆了。」

這「出色的小傢伙」現在八歲，已經長成一個高大的、健康的男孩，有着一副闊額，一個扁

鼻子，眼睛像尼基塔，又像阿歷克塞的母親——大、嚴肅、很是深藍。他出生的一年之內，彼奧德爾有了另一個兒子，亞科夫。但是，從五歲起成爲一家最重要的人物的，却是那有着闊額的伊里阿。他被每個人嬌縱，從來不聽從那些吩咐他的話，過着一種他自己的獨立生活，五年之間他以驚人的頻繁，闖了危險的、令人不快的禍事。然而他的惡作劇差不多永遠有着頗不平常的性質，而且從來不會不在他父親的心中喚起一種近似驕傲的感覺。

一天，彼奧德爾發現他在水裏，試着把手車的輪子固定在一個舊木船上。

「這是要做成甚麼東西？」

「輪船。」

「這浮不起水的。」

「我要叫它浮起！」他兒子說，用他祖父的易怒的聲音。

彼奧德爾企圖說服他所做的事情是無效的，却失敗了。

「他有他祖父的性格，」他暗自想着。

伊里阿永遠堅決地追求他的目標：然而，他用木船和手車的兩個輪子製成一個輪船却不能成功。後來他用一根木炭把兩個輪子架在木船的兩邊，把船拉下來，拉到河邊，沉進水裏，他自己

則陷入了膠泥。不過，他完全不驚駭，只是立刻喊叫那些正在濯麻的女人。

「喂，娘兒們！拉我起來，不然我要淹死啦！」

他母親吩咐將木船拆掉，給了伊里阿一頓打，結果是，從那天起他開始不睬她，恰如他不睬他的兩歲的妹妹唐芽一樣。

但是大體上他是一個強幹的小傢伙，永遠從事于耕種啊，刈草啊，破壞啊，或是修理甚麼東

西。

「他將來會變好的，」他父親想，觀察到這些。「他會成爲一個建築家。」

有時候伊里阿一連幾天不理會他父親。之後他突然在他的辦公室出現，爬上他的膝頭。

「給我講一個故事，」他命令道。

「我沒有功夫。」

「我也沒有功夫。」

於是他父親推開他的公文，微笑。

「好，那麼：從前有幾個農夫……」

「關於農夫的故事，我全都知道。給我講一個滑稽的故事。」

但是他父親不知道甚麼滑稽的故事。

「你去找你外祖母吧。」

「她今天正在傷風。」

「好，那麼去找你的母親吧。」

「她會給我洗澡的。」

阿托莫諾夫笑了。他兒子是唯一的、能够使他開心地發笑的人。

「那麼我要去找梯洪了，」伊里阿宣佈，試着從他父親的膝頭跳下來，但後者止住他。

「梯洪給你講些甚麼？」

「一切事情。」

「是的，可是告訴我，是些甚麼？」

「他知道一切事情。他曾經住在巴拉訶納。他們在那裏造駁船和木船……」

每逢伊里阿跌一交傷了臉的時候，他母親常打他。

「不許爬上房頂，」她叫道。「你會成爲跛子，駝背的。」

這侮辱使他憤怒得臉色鐵青，但是他抑制了他的淚。

「如果你打我，我就去死，」他恐嚇她。

她告訴他父親這威嚇，他微笑。

「不要打他，」他說。「叫他來見我。」

伊里阿來了，立在門口，他的手放在背後。

「你爲甚麼對你媽媽粗魯到這般地步？」彼奧德爾問，心中一無所有，除了好奇心和激盪的
溫情。

「我不是傻瓜，」他兒子憤憤地回答。

「可是如果你粗魯，你就一定是傻瓜。」

「她逼得我這樣的。悌洪說只有傻瓜才挨打。」

「悌洪？可是悌洪本人就是……」

但是由于某種緣故，彼奧德爾小心着不稱呼那看門人是傻瓜，他繼續在房間裏踱來踱去，留心查看門邊的小傢伙，不知道該說甚麼好。

「但是你確實打了你的弟弟亞科夫的。」

「他是傻瓜。這不會傷了他的，他是那麼胖。」

「你是說，因了他胖，就必須挨打嗎？」

「他貪吃。」

彼奧德爾感覺他不知道如何教養他的兒子，而且曉得他兒子也明知如此。或者，打他幾記耳光，倒簡單便當些，但是他不忍心舉手打那毛髮蓬鬆的，引人又愁又愛的頭顱。連懲罰這念頭，在那可變的藍眼睛的期望的凝視之下也有點爲難，而且太陽也是一個阻礙，因爲總是剛巧在出太陽的日子，伊里阿鬧出了頂頂要命的惡作劇。當彼奧德爾運用通常的責備的話語的時候，他想到他自己當初聽到同樣的話語的時期，記得他既不把這些話語放在心上，也不保存在記憶裏，却弄得厭煩起來，受到爲時極短的一次驚駭而已。但是，一頓打，即使罪有應得，也難以忘懷，這，彼奧德爾·阿托莫諾夫知道的很清楚。

他的第三個兒子亞科夫，肥圓而且紅潤，面容像他的母親。他永遠在啼哭，甚至於顯得從啼哭裏獲得了樂趣。在他的眼淚汪流之前，他常喘氣，鼓起兩頰，用拳頭揉他的眼睛。他懦弱，貪吃，永遠不是爲了免去飲食過多的影響而沉睡，便是向他母親糾纏。

「媽媽，我不知道該做甚麼才好。」

他的女兒耶里娜只在夏天才回家來。她現在是個青年的女人，在她的家庭裏成爲一個陌生的

客人了。

七歲時伊里阿開始隨着葛列伯神父讀書，但是，一經發現職員尼古諾夫的兒子讀的是一本帶圖畫的，叫做「羅德奈·司洛佛」的書，而不是讀「詩篇」，他向他父親說：

「我不讀我的書了。它傷我的舌頭。」

先要溫和地，不厭煩瑣地詰問他，他才肯說出解釋來。

「巴夏·尼古諾夫讀的是他所能夠懂的東西，但是我讀一本莫明其妙的書。」

雖然伊里阿秉性剛強，他有時也一個人鬱悶着，而且在山上一棵松樹底下獨自坐上幾小時，把乾的松球拋進發拓拉克夏河的泥濘的綠水中。

「他在無聊，」他父親想。他父親也成年累月生活在工廠的震耳欲聾的喧噪中，在這圈子裏轉來轉去，末後突然陷入黑暗的思想的濃霧，發覺自己如瞎子一般被擲入厭煩的圈套，不能夠發現他自己的盲目是由于業務上的煩惱，還是由于他被一般的單調所煩擾。在這樣的日子，他時常跑進人們當中，却發現自己由于這些人的側目的瞥視，以及他們所講的瑣屑的小事而開始懷恨他們。這就是爲甚麼在今天這樣頗爲陰沉的日子，使得他差不多憎恨梯洪·維阿洛夫的原因。

維阿洛夫攙扶着幽莉安娜走近前來。

「我們維阿洛夫家是一個大家庭……」他在告訴她。

「那麼你爲甚麼不同你自己的家屬住在一起？」彼奧德爾問，走到幽莉安娜跟前，扶着她的臂肘。梯洪閃在一邊，一言不發，但是阿托莫諾夫堅持着，而且嚴厲地重複他的問題。於是這看門人縮小他那無色的眼睛，淡漠地答道：

「現在他們沒有一個活着。他們全被『幹掉了』。」

「甚麼叫做『幹掉了』？誰『幹掉了』他們？」

「我的兩個哥哥被遭到塞巴斯托波爾（註一），在那裏送了命。大的一個參加那次農奴爭取自由的暴動；而且我的父親因了在政府強制食用馬鈴薯的時候，不肯種馬鈴薯，也參加了那次暴動，於是他們要打他。但是他跑掉了，打算藏躲起來，却墮入冰窟，淹死了。後來我母親嫁了第二個丈夫，又有了兩個兒子，我是一個，我的兄弟塞爾蓋伊是一個……」

「你的兄弟在甚麼地方？」幽莉安娜說，睜着她的哭腫的眼睛。

「他被人殺死了。」

（註一）Sebastopol，克里米亞半島的重要海港。

「你講話，好像在做彌撒讀他們的祭文一樣，」阿託莫諾夫氣憤地說。

「這使得幽莉安娜·巴伊馬科伐有興趣……她極其憂悶，所以我……」

沒有講完他的話，他俯下身，從路上拾起一根乾樹枝，拋到路邊。兩分鐘在沉默中過去了。

「誰殺死了你的兄弟？」阿託莫諾夫突然問。

「某一個人殺死他的，」悌洪沉靜地說。

「天哪……」幽莉安娜補充道，嘆一口氣。

仲夏時節，天氣變得悶熱。溽暑無情而且氣悶。在黃色如煙的天空中沒有一絲風攪動。樹林和堆炭的坑，到處起火。安靜之中，突然一陣酷熱乾燥的風極其猛烈地颯來。帶着兇惡的噝噝聲和呼哨聲，風從樹上扯下來枯萎的樹葉，從縱樹上扯下來去年的紅松針，把沙土吹成一堆堆，之後又吹散，把沙土鋪在地上同木屑，鷄毛，以及梳麻後所餘的廢料混在一起。它推動人們，竭力扯掉他們的衣服，並且藏在樹林裏，扇着火，成爲更加旺盛的火焰。

工廠裏有許許多多的疾病。通過紡錘的營營聲和梭的沙沙聲，阿托莫諾夫可以聽到痛苦的咳嗽聲音；在紡織機的地方，他看見人們的陰沉發怒的面孔，並且留意到他們的疲憊的動作。他們的產品減少，貨物的品質變得顯而易見地低劣。鬆懈已經增長到顯著的程度。人們開始酗酒，孩子們則害病。塞拉菲木，木匠，一個有着孩子般緋紅的面孔的，快樂的老人，一味忙着製造小棺材，而且不常用白色的松板給那些一生的工作已然結束的成年人製造棺材了。

「我們必須安排一場筵宴了，」阿歷克塞催促道。「我們必須鼓舞人們，給他們打一點氣。」

當他和他的妻子動身去趕集的時候，他又提出同樣的建議：

「安排一次筵宴，人們的精力就會復元。相信我，宴樂是對於一切不幸的療治。」

「你來辦，」彼奧德爾命令她的妻子。「一切都要準備得充份好，弄得漂漂亮亮的。」

娜泰芽開始抱怨，他就憤怒地問：

「喂，怎麼啦？」

「我聽見你說的了，」她回答，用她的裙邊大聲醒鼻子，作為抗議。

這筵宴以禮拜式開始，由葛列伯神父當皇地領導着。他比以前變得更消瘦，更乾枯。當他吐

露那些不熟習的詞句時，他那破鑼樣的聲音，有着令人悲憫之處，有如他把全部殘餘的氣力在祈禱中傾吐出來似的。患肺癆病的織工們的灰色面孔一齊保持着嚴峻的愁蹙，他們所顯現的表情是虔誠的，麻木的。許多女人在涕泣。當牧師舉起他那悲慘的眼睛向着多霧的天空時，人們跟從他的榜樣，搜尋地凝望着那遮蓋了太陽的昏暗光禿的面孔的煙霧，猜想這溫良的牧師或許在天空看見一個認識他的人，這人在傾聽他的禱詞。

禮拜式之後，女人們把桌子抬到這小村子的街道上，一切工人沉靜地坐下來。他們的面前放着木碗，羊肉和通心麵做成的油膩的羹湯滿到碗邊。十個人圍着一隻碗坐着，每張桌子上立着兩三加侖強烈的，家庭釀造的啤酒，以及五派（一）「伏特卡」，這些酒不久就恢復了筋疲力盡的人們的沮喪的精神。靜寂如安放在地上的一頂燃燒的帽子一樣，一下子就爆裂了。和平同安靜邁過沼澤向森林的火災移去；快活的聲浪的嗡嗡聲，木匙的敲擊聲，孩子們的笑聲，婦人的呼喚聲，青年們的談笑聲，充滿了這小鄉村。

他們在這豐富的筵席前面坐了三個鐘頭。後來那些醉了的人被扶回家去，年青的人們聚合在

（註1）Pint，量名，等於八分之一加侖。

那乾淨利落的木匠塞拉非木的四周，他的深藍的，厚麻布的衣袴經過一再的洗滌已經變成淺藍。他那微醉的，有着尖鼻子的紅臉，因狂喜而放光，他那機警的，霎瞬的小眼睛裏有着青春的火星。這快樂的，名實相符的棺木匠，事實上，有着出塵的快樂之神情，以及得意揚揚之微弱的脈搏。坐在凳子上，他那尖突的膝頭橫着一個弦樂器，他用骨節稜稜如菜根的黑手指撥弄琴弦，以故意哀傷的鼻音哼着那盲乞丐所唱的歌：

「這裏有一個故事令人啼笑皆非，

還有一個謎語迷亂您的智慧！」

他向女孩們作眉弄眼，女孩當中佇立着他女兒希娜達的亭亭身材，這是一個美麗的，闊胸的，大眼的女郎，是個纏線女工。然後他再度開始以更加高亢，更加哀傷的聲音唱：

「親愛的基督坐在樂園，

從一棵高大的開花的菩提樹，

放出來冷香，

圍繞着他盤旋，

向坐在樹皮寶座上的他

歡呼吶喊。

他拿出來金銀寶玉

賜給一切有錢有地的富漢

還把愛情分給窮光蛋，

賞給乞丐吃飽好菜飯。」

又向女孩們作了一次眉眼，他轉變歌曲成爲舞蹈的調子。聽到這調子，他的女兒把雙手放在腦後，成爲吉卜西的樣式，開始搖擺她的胸部。然後和着他父親的清楚的歌聲，以及絲弦的震動聲，牠發出一聲尖叫，開始跳舞。

「誰拿銀子，

誰的腿就要折斷；

誰拿金子，

誰就要落進火坑；

但是啊，

誰拿珠玉

誰就要瞎眼，

這命運頂頂酷殘。」

當年青小伙兒的呼哨聲被弦器聲和塞拉非木的快活輕鬆的歌聲所淹沒的時候，婦人們和女郎們唱着一個跳舞的曲子：

「船在海洋裏航行如箭，

爲的送一些禮物到一個美女腳前。」

希娜達繼續尖聲地歌唱，同時踏着舞步：

「巴希加贈給巴拉希加

麻布做她的襯衣——

台洛希加帶給瑪特柳希加

樺木耳環做爲她的贈禮。」

伊里阿·阿托莫諾夫和巴夫耶爾·尼古諾夫坐在一堆木板上。後者是個瘦男孩，有一個像老頭子那樣的禿頭，這頭在他的長頸項上轉動不休。他有着灰白的、病色的臉和驚恐的灰眼睛，這雙眼睛一味從這邊轉動到那邊，其中現出貪婪的表情。伊里阿很喜愛老塞拉菲木。以及他那淡藍的衣服，喜歡傾聽那弦樂聲和那老人的有趣的、易怒的聲音。但是突然之間這女人穿一件粗的斜紋布罩衫衝進他們當中，開始旋轉，以她的尖厲的呼哨聲和噪鬧的、不和諧的歌聲破壞了一切。伊里阿已經完全嫌厭她，這時候尼科諾夫低聲說：

「希娜達是個放蕩的女人。她同人人睡覺，甚至同你的父親。我親眼看見他搯了她一把。」

「這是爲甚麼？」伊里阿淡漠地問。

「嘿，你該懂得啊！」

伊里阿垂下他的眼睛，因了問他的朋友這個問題而感覺煩擾。

「你撒謊，」他嫌厭地說，拒絕聽尼古諾夫的囑語。後者是胆怯懦弱的，伊里阿討厭他那懶洋洋的樣子，以及他談論工廠裏女孩們的那些冗長生厭的故事之千篇一律。然而尼古諾夫知道射獵鴿子的一切情形，伊里阿喜愛鴿子，也極其樂于對抗工場裏的孩子以保衛他的弱小的朋友。此外，尼古諾夫善于描摹他所看見的事情，雖然他所見的僅僅是令人不快的事情，並且，正如伊里阿的小弟弟亞科夫一樣，他講話之中從來不會不指摘每個人的。

沉默地坐了幾分鐘之後，伊里阿回家去，發現客人們在花園裏溫暖的樹蔭下面喝茶，那些樹木現在蒙了灰塵成爲灰色。他們坐在一個大桌子的四周——安靜的葛列伯神父，考伯提耶夫機械師，他有着深黑的、吉卜西那樣的鬚髮，洗得乾乾淨淨的尼古諾夫職員。事實上他的臉洗得過分乾淨，以致于他的五官都難以辨別。他有一個小鼻子，鼻子下面是一撮鬍鬚，額上生了個肉瘤，在鼻子和肉瘤之間展開一個和氣的微笑，這笑容在皮膚的顫抖的摺疊之下掩藏了他那狹窄的眼縫。

伊里阿傍着他父親坐下，不能夠相信這樣一個莊嚴的人會同那無恥的纏線女工有曖昧關係，並且感覺到有一隻沉重的手落在自己的肩頭，他父親正在默默地撫摩他。他們都因天熱而疲軟，出汗，冒熱氣，不願意講話。考伯提耶夫是唯一的聲調響亮地講話的人，好像這時是嚴冬的夜晚似的。

「我們到村子去嗎？」他母親問。

「好的。我去穿衣服，」他父親說，從桌旁立起來，向房裏走去。過了一會兒，伊里阿在他身後追來，在門前的階沿上追到了。

「甚麼事情？」他父親和善地問。

「你搯過希娜達沒有？」伊里阿問，望着他的臉。

伊里阿認爲他父親看樣子吃了一驚。這倒沒有給伊里阿任何驚訝，因爲他認爲阿托莫諾夫是一種胆小如鼠的，甚麼都怕的人。這就是他爲甚麼那麼陰沉的緣故。他時常感覺，他父親甚至於怕他，恰如這一次一樣，爲了安定他的心起見，他說：

「我不相信你做過。我不過問問你而已。」

彼奧德爾推着他進了客廳，穿過甬道，趕着他進了他自己的房間。然後背轉身小心地關上門。

，他開始在房間裏從這一隅地踱來踱去，他在發怒的時候是永遠如此的，

「這裏來，」他說，站在桌旁，小阿托莫諾夫走到他跟前。

「你方才說甚麼？」

「巴夫魯希加（註一）告訴我的，但是我自己並不相信。」

「哦，那麼你並不相信？」

彼奧德爾凝望着他兒子的寬額以及嚴肅的、不討人喜歡的面孔，感覺着自己的憤怒烟消雲散了。他拉着自己的耳朵，考慮他兒子不相信別的孩子蠢話究竟是一件好事呢，還是一件壞事，因為，顯然，他兒子不但拒絕相信那回事，而且甚至於試着以他的不相信來安慰他的父親。他不知道該對伊里阿說甚麼才好，他頂有決心的是不要打他。但是他不得不有所做爲，他達到了一個結論：頂頂簡單容易的方法，還是打他。因此，不無困難地，他舉起一隻猶豫不定的手，把他的手指頭埋在這孩子的堅韌的頭髮裏面，拉了頭髮一下。

「不要聽那些混蛋告訴你的話！」他喃喃着。「不要聽他們！」

（註一）巴夫耶爾之暱稱。

然後他推開他。

「去！」他命令道。「坐在你的房間裏！不准走開！你懂得嗎？」

伊里阿向門口走去。他的頭偏向一邊，他帶着這頭，好像它不屬於他似的。

「他沒有哭。我沒有傷着他，」這是彼奧德爾安慰自己的思想，他一面注視着他。

但是這沒有淹沒他對他兒子的憐憫，或者他自覺對他兒子所做的虐待，或者他對他自身的不滿意。

「這是第一次我打他。而我在十歲之前大約挨過一百次打。」

但是連這也不足以寬慰他。當他瞥望窗外那太陽如一滴油浮在泥污的水面似的時候，他聽見村子裏人聲呼喊，便勉強地走出去照料筵席。

「你那拖油瓶兒子給我的伊里阿的腦袋裏裝進了一些胡說白道，」他在路上向尼古諾夫低聲說。

「我要爲這揍他一頓，」職員回答，以絕大的欣然和分明的滿意做了這貢獻。

「你必須叫他閉上他那張鳥嘴，」彼奧德爾斜眼瞟了瞟尼古諾夫的面孔。

「這簡單之至，」他寬慰地暗自想着。

村子裏的人們以噪雜的好意迎接他們的男女主人，他們的臉上帶着半醉的笑容，喊叫着恭維的言辭。穿着新的樹皮鞋，用紅綫紮成莫德維年（Mordvinian）式的白綁腿，塞拉菲木踏着舞步，在阿托莫諾夫兩夫婦面前旋來旋去，唱着他們的讚美歌：

「哦喲，這是誰來了啊？」

來的原來正是他！

他帶來的是誰啊？

他帶來的原來正是她！」

伊凡·莫洛索夫，有着像牧師那樣的灰鬍鬚和長頭髮，用低音說：

「我們滿意你們。是的，我們滿意。」

麻麻耶夫，另一個老人，熱誠地叫道：

「阿托莫諾夫們像紳士那樣看待他們的工人！」

「他們是知恩的人，」尼古諾夫對考伯提耶夫說，人人都聽得見。「他們知道怎樣尊重他們

的恩人。」

「媽媽，他們推我，」亞科夫哭訴道，他穿着淡紅的綢襪衫，像球那樣圓。他母親牽着他的手，向婦人們驕傲地微笑。

「你看那老頭子在跳舞，」她誘哄道。

木匠的淡藍的身子跳躍着，不停地旋轉，他吐出來奇特的俚諺之不斷的河流：

「啊，我的腳，

踏在地板上啦！

常常踏吧，不要害怕，

在皮革前面我放一隻皮鞋，

在處女前面放一個女人！」

這不是第一次阿托莫諾夫聽見他的讚美歌。他有各種理由不信任他的真誠。雖然他聽着仍然受用。

說：

「這是對的，」他微笑着說。「謝謝你。我們全是這麼要好的朋友，還好極了。」

「多麼可惜，」他想。「伊里阿沒有在這裏看見大家奉獻給他爹爹的光榮。」

他看出來，爲了安慰他的工人起見，有頒一點慷慨的賜賞之必要。略一沉吟，他拉着耳朵

「我一定把兒童醫院的容積加大一倍。」

聽到這個，塞拉非木從他身邊跳開，張開兩條手臂。

「你們聽見了嗎？向主人歡呼吧！」

他們吼叫的歡呼聲，即使不齊，也還響亮。娜泰芽，被婦人們包圍着，極其感動。

「去，再拿三桶啤酒來，」他以懶洋洋的鼻音吩咐她們。「梯洪取出來交給你們的。」

這給婦女的狂歡增添了新的燃料，尼古諾夫是深深地感動了。

「配得上應酬一個主教的款待啊！」他說搖一搖頭。

「媽媽，我熱極啦！」亞科夫哭道。

這歡樂被火夫伏爾科夫稍稍損壞，這人有黑鬍子，梅子一般大的眼睛，他衝到娜泰芽跟前，一個憔悴的孩子難看地吊在他的左臂上。那孩子已經熱得昏厥，他的皮膚發青，佈滿了痂。他一

來到娜泰芽跟前，就神經質地開始尖叫：

「我怎麼辦？我的老婆死了。熱死的。噢，請看她給我留下了甚麼！我怎麼辦？」

他的眼睛是瘋人的眼睛，黃眼淚從眼睛裏淌下來。

「不要聽他。你看得出來，他已經神智不清，」婦女們作爲辯解地說，這時他們將他從娜泰芽身邊推開。「他的老婆早晚要這樣的，而且是個肺癆病人。他也不很健康。」

「無論如何，接下來他的孩子吧，」阿托莫諾夫激怒地吩咐道，立刻好幾雙婦女的手臂伸向那軟弱的小身體。但是伏爾科夫光是激烈地咒罵，跑開了。

然而，大體上，一切既光明又快活，一如假期能夠有的情形一樣。

「人們在數目上增加了。要是爹爹能夠看見，多好啊！」阿托莫諾夫差不多驕傲地想着，這時他注意到工人們當中的陌生面孔。

忽然他的妻子用遺憾的聲調說：

「這不是懲罰伊里阿的時候啊。他不能看見他們多麼喜歡你。」

阿托莫諾夫沒有說甚麼話，却從眼睫下面瞥望希娜達，她率領着一組十二個女孩子，用低沉的，不愉快的聲調唱：

「舞蹈着從我面前經過，

溫柔地瞥望我，

現出愛慕，

哎喲，他燃燒起來了，

爲了我！」

「這蕩婦！」他想。「多麼沒意思的歌！」

他拉出錶來，看了看，之後因了某種理由說一個謊。

「我要回家去，」他說。「應該有阿歷克塞的電報來了。」

邁開大步，他開始考慮對他兒子該說甚麼才好，居然想起了一些很嚴厲同時又慈和的話。但是他一經輕輕打開伊里阿的房門，就忘記了一切的話。那孩子跪在一個椅子上，臂肘撐在窗台上，凝望着如煙的、紫色的天空。微光以一種如棕色的灰塵那樣的氛圍充滿了這小房間。掛在壁上的，一隻大鳥籠裏，一隻黑鳥忙碌地揩拭他的黃喙，準備着棲宿了。

「喂，你在那裏做甚麼？」

伊里阿吃一驚，回頭看望。之後他慢慢爬下椅子。

「那麼你在聽各種無聊的話，是不是？」

伊里阿站立着，頭垂下來，彼奧德爾明白他這樣做是有意提醒他關於他方才所挨的打。

「你爲甚麼低着頭？抬起來。」

伊里阿擰起他的眉，但是拒絕看望他的父親。那黑鳥開始在他的棲木上跳來跳去，發出來輕柔的、小小的呼哨。

「他在生氣，」阿托莫諾夫想，他自己坐到伊里阿的床上，他的手指塞進枕頭裏面。「不許你聽那些荒唐話，」他高聲說。

「人家要對我說荒唐話，我有甚麼辦法？」

他那嚴肅的、悅耳的語聲使彼奧德爾喜悅，他開始鼓起勇氣來，用更爲慈和的聲調說話。

「人家說無聊的話，但是你不必聽。要忘記那些話。如果他們當你的面講齷齪故事，那就忘記它們。」

「你是這樣的嗎？」

「哪，當然我是這樣的。如果我記住，我聽見的每一句話，不知道我要變成甚麼樣子了。」他鎮定地說，留心着檢選他能夠找到的、最簡單的言辭。但是他很清楚他領會到，他所講的都是不必要的，而且發現自己，很快就糾纏在自己的簡單的辭句的、難解的智慧中，他嘆一口氣說：

「到我跟前來。」

伊里阿謹慎地走向前，夾在他的兩個膝頭當中，彼奧德爾用他的手掌溫和地壓在孩子的額上。但是當他領悟伊里阿不肯抬頭的時候，他變得懊惱了：

「你爲甚麼這麼大的脾氣？看我！」

伊里阿直視着他的臉，但是這仍然證明很少成功，因爲隨着就來了質問。

「你爲甚麼打我？我告訴過你，我不相信巴夫魯希加。」

老阿托莫諾夫一時之間沒有回答。他驚愕地看出來，他的兒子藉了某種奇蹟竟和他站在平等地位上，不是他已經升到一個成年人的高貴的水平，就是他把一個成年人拖下來，齊于他自己的水平。

「以他的年齡，他是過于敏感了，」這是阿托莫諾夫的一瞬即逝的思想。他站起來，開始匆

忙地講話，其目的在於盡其可能早早同他兒子和解。

「我沒有傷損你。你必須學習做人。我父親常打我，比這個更難堪！我的母親、男僕、管家、那德國跟班、全都常打我。挨一個你自己家庭裏面的人的打，是不算很丟臉的。一個陌生人的頓打，才使得你有哭的理由。父母的手是輕的！」

他一面講，一面在房中踱來踱去，在房門同窗子之間只踏六步，因為他極其匆遽地要結束這段談話，幾乎害怕他兒子再問到別的問題。

「你在此地，看見聽見一些你不應該看見聽見的事情，」他喃喃道，不看他的兒子，他兒子平貼在床背上。「你必須到城裏的學校去。你要讀書嗎？」

「是的，我要。」

「好，那麼……」

他要擁抱他的兒子，但是有甚麼阻止了他。他也記不起來從前他父母傷了他的感情之後是否擁抱他。

「那麼現在，去玩吧。不要同巴希加做朋友。」

「沒有人照應他。」

「這樣一個壞孩子，沒有什麼可照應的。」

阿托莫諾夫退回他自己的房間，站在窗前，沉思他的沒法應付好他兒子。

「我已經縱容了他。他不怕我。」

各色各樣的聲浪從村子那一方方向達到他的耳朵——女孩們的尖叫聲和歌唱聲，談話的嗡嗡聲，以及手風琴的鏗鏘聲。從院門，來了悌洪的清楚的語聲。

「你在家裏做甚麼，孩子？你的意思是說，有着宴會的時候你却在家裏嗎？你就要去上學了，是嗎？那很好。」不受教育的人等于沒有生下來，「俗語這樣說。唉，沒有你作伴我倒要煩悶了，孩子。」

阿托莫諾夫渴望着喊叫出來。

「那是撒謊！我纔是那個煩悶的人。哼，」他惡狠狠地想。「這流氓在巴結他主人的兒子了。」

當他把伊里阿送到城裏，在那裏跟從葛列伯神父的弟弟，一個身爲校長的，補習入高等學校的課程之後，彼奧德爾感覺他的生活真是空虛，他的家庭令人生厭。他體驗到一種奇特的，不寧的感覺，有如他的臥室裏面神像前面的燈遺失了似的。因爲他已經這麼習慣于那燈的小小的藍色火焰，因而如果那燈因了某種理由而不在那地方的時候，他就通宵達旦地醒着。

伊里阿在離家之前的行爲，看起來好像故意要在他走後留一個壞名譽似的。他對他母親講話是這般粗魯，氣得她流淚，他把亞科夫烏籠裏所有的鳥全都放了，又把黑鳥按照他的諾言贈給尼古諾夫。

「你爲甚麼這樣頑皮？」彼奧德爾問，但是伊里阿不回答。他光是把頭偏向一邊，表示他在欺侮他，而且再度提醒他那一件他意欲遺忘的事情。這小傢伙究竟有着多麼大的心眼兒，那可是不易看破的。

「我的父親可會這樣關心過我？」

他的回憶向他保證，他父親從來不是他的親密的朋友，不過是一個嚴厲的主人而已，他關切阿歷克塞勝于關切他。

「我比我的父親仁慈嗎？」阿托莫諾夫一味迷惑地問自己，不知道他究竟是仁慈還是不仁慈。

他經常被這些思想攪擾。這些思想在不方便的時間閃過他的腦膜，當他工作的時候佔據他的心。事業在一日千里地增長。用一百隻眼睛凝望牠的主人，它不斷要求他的集中的注意，但是儘管這樣，他總念念不忘伊里阿。他那用在事業方面的思想的錢不斷地破裂，有如朽爛的紡線，這紡線需要一個大的力量把鬆了的兩端重新打成緊密的結子。他試着以較多的注意付與他的幼子，爲的填補因伊里阿的不在而生的空隙，但是使他大大失望的是，他自信亞科夫不成其爲安慰。

「爹爹，給我買一隻山羊，」亞科夫要求。他永遠要求着甚麼東西。

「你要山羊做甚麼？」

「我要騎它。」

「多麼軟弱的念頭！只有女巫才騎羊。」

「但是耶連加（註一）送給我一本圖畫書，那裏面有一個好男孩騎着一隻山羊。」

「伊里阿就不會相信那圖畫，」他父親想。「他會要求我給他講那女巫的事情。」

他也不喜歡亞科夫的那種習慣，他先欺侮工廠裏的小孩子，之後告狀，說他們對他動盪。他

（註一）耶里娜之暱稱。

的大兒子也是一個暴漢，好打架，但是他從不告任何人的狀，雖然他常被他的村子裏的朋友痛打。但是亞科夫又懦弱又懶惰，永遠吮着嚼着甚麼東西。他的行爲間或有頗爲難解而且令人不快之處。例如，當他母親將牛奶倒在他的茶裏之後，她的罩衫的袖子擦過他的杯子，打翻了他的杯子，結果滾沸的牛奶燙傷了她。

「我看見你要潑翻杯子的，」亞科夫欣然說，臉上現出開心的微笑。

「你看見了却不說！這是不好的，」他父親訓道：「現在媽媽燙傷了腳。」

但是亞科夫僅僅霎霎眼睛，哼哼鼻子，繼續咬嚼，不說一句話。過了幾天，他父親聽到他在院子裏同別人講話。

「我看見他要打他，」他口沫橫飛地說。「他愈逼愈近，後來他來得極近了，于是我從背後給了他『這樣兒』的一下子！」

阿托莫諾夫從窗子望出去，看見他舞着拳頭，同巴夫魯希加進行生動的談話。於是他喚他進來，囑咐他不要同尼古諾夫來往。他還要給他一些勸告，但是當他望見這孩子的淡紫的眼白，看見他那很光亮的瞳孔的時候，他光是嘆口氣，打發他走了。

「走開——空虛的眼睛！」

亞科夫謹慎地走出去，好像地是滑的似的。他的臂肘緊貼着身旁，手向外張着，猶如他在背負一件不舒服的重物一般。

「他又笨拙，又愚蠢，」他父親斷定。

他的女兒，一個高高的，陰陽怪氣的女郎，也秉有亞科夫的可憎的性格。她愛好躺下來看書。她喝茶的時候吃許許多多的果醬，在用鐮的時節，她玩弄小麵包塊，用湯匙格格地敲打碟子，有如她在湯裏捉到一個蒼蠅似的。她不斷地抿緊她的血紅的嘴唇，常常用一種不適合年青女孩子的口氣向她母親說：

「如今這不行了，這已經過了時。」

他父親問她，既然是一個受過教育的女子，她爲甚麼不去看看她那襯衫的麻布是如何織成的，她回答：

「我願意去。」

穿上星期日的禮服，她拿着阿歷克塞叔叔送給她的陽傘，溫順地隨着她的父親，小心着不讓她的衣服挨擦任何東西。她打了幾次噴嚏，當工人向她問安的時候，她臉紅，甚至於不說話，不微笑，光點頭——她的臉腫滿了儼乎其然的神情。他父親開始給她講工作的情形，但是他很快就

注意到她在看她的脚，不在看織布機，便不再多說，因了她對他的事業之繁忙擾攘全不關心而感覺傷心。雖然如此，當他們從織布房走進院中時，他仍然問她對工廠的感想如何。

「很骯髒！」她回答，查看她的衣服。

「你沒有看到許多，」彼奧德爾說，微笑。然後他因了純粹的厭煩開始向她嚷叫。

「你爲甚麼老是提起你的裙子？院子是乾淨的，你的裙子又這樣短！」

她驚慌地鬆開原本拉着裙子的兩個手指。

「這裏有一股強烈的油味，」她知罪地說。

她那兩個手指比任何東西都更加激怒阿托莫諾夫。

「就看你那兩個手指，你一生也做不出大事來！」他喃喃道。

一個雨天，當她躺在沙發上讀書的時候，她父親在她的近旁坐下來，問她在看甚麼書。

「我在看一個醫生的書。」

「哦，那麼是科學！」

但是當他瞥望着那書的時候，他的憤怒升起來了。

「你爲甚麼對我說謊？那是詩。難道科學要用詩來寫嗎？」

她急急忙忙地給他講了一個糊塗的故事：上帝允許撒旦引誘某一個德國醫生，撒旦就打發一個魔鬼去找那醫生。阿托莫諾夫拉着他的耳朵，一心一意試着把握這故事的意義，但是他發覺他女兒的優越的口氣又氣人又好笑，這妨礙了他瞭解她說的話。

「那醫生是個醉漢嗎？」他問。

他看見耶里娜聽了這問題而臉紅，于是不再關心她的解釋，他憤怒地說：

「多麼亂七八糟的故事！這是個寓言。醫生不相信魔鬼。你從哪裏得來的這本書？」

「機械師給我的。」

彼奧德爾記得考伯提耶夫的灰色的，貓樣的眼睛常常緊盯着她，想到現在必須警告她了。

「考伯提耶夫不配做你的對偶。不許同他太隨便，太放肆。」

是的，耶里娜和亞科夫比較伊里阿愚魯得多，而且有着粗糙得多的秉性。他愈來愈清楚地看出來。但是他沒有留意他對兒子的愛逐漸被他對於那病容的巴夫耶爾·尼古諾夫的恨所代替。每逢他遇見他，他就想：

「一切全由于這不幸的傢伙！」

這孩子是生理地使他討厭。他走路永遠僵僵着背，他的頭在一根細頸子的末端上以一種驚慌

的態度扭來扭去，甚至于他在奔跑的時候，也給與阿托莫諾夫這樣一個印象：他正在像懦夫或者騙子那樣逃之夭夭。他勤快地工作着，修整他父親的靴子和衣服啊，砍柴啊，擔水啊，從廚房擔出垃圾桶來啊，在河裏洗滌他兄弟的圍嘴布啊。他骯髒，襤褸，如麻雀那樣充滿了忙碌。他以獻媚的笑容迎接每一個人，有如一隻露出牙齒的狗似的。每逢他看見阿托莫諾夫，即使在遠處吧，他也向他鞠躬，折彎他那鵝樣的頸子，一直到他的頭垂到胸口為止。看着這孩子暴在秋雨之中，或者看着他在冬天砍柴，像鵝那樣用一條腿立着，試着在他的凍僵的手裏吹進熱氣，同時一隻破舊的，滿是破洞的靴子從他那縮懸在身子底下的腿上慢慢滑下來，這在阿托莫諾夫差不多是一種樂趣。他還有一種咳嗽病，咳嗽的時候就用他那藍色的手緊抓住胸口，扭着他的身體，成爲螺絲錐的形狀。

當發現他在浴室的頂樓上養着兩對鴿子的時候，阿托莫諾夫吩咐梯洪放了它們，不許那孩子爬上房頂。

「他是這樣軟弱的一個生物，他會從房頂上落下來，跌斷他的頭頸的。」
一個黃昏，他走進辦公室，看見他用一把小刀刮地板，用一塊濕抹布揩拭一灘墨水。

「誰打翻的？」

「父親。」

「不是你自己打翻的？」

「我賭咒，我沒有！」

「那麼你臉上爲甚麼滿是淚痕？」

巴夫耶爾沒有回答。他光是跪着，伸出頭來，準備着挨一下打。

「你是罪有應得！」阿托莫諾夫滿意地說，瞪了他一眼。

之後他忽然明白了這件事情的真相，當他領悟他對於這沒價值的小孩的厭惡是何等孩子氣，何等滑稽的時候，便隱在鬍子裏暗暗好笑。

「這怎能幸災樂禍！」他自卑地想，拋了一個五戈比的重銅板在地板上。

「去，給你自己買些餅乾吧！」

男孩謹慎地伸出他那污穢的，露骨的手指去摸那銅板，好像怕它會燒他似的。

「你的後父打你嗎？」

「打的。」

「嗯，那有甚麼關係？人人都挨打的，」阿托莫諾夫安慰地說。幾天之後，亞科夫告狀，說

巴夫耶爾對他動蠻，阿托莫諾夫，從長久的習慣中習于不相信他的兒子，却囑咐他的職員揍巴夫耶爾一頓。

「我要揍他的，」尼古諾夫有禮貌地向他保證道。

伊里阿放了暑假回到家來，穿着奇特的服裝，頭髮剪得十分之短，以致他的前額現在看上去比從前大些，這時候，阿托莫諾夫對那污穢的、病容的巴夫耶爾採取了越發憎厭的態度，因為他看出來伊里阿固執地繼續着同他的友誼關係。伊里阿本身則變得令人厭煩地有禮。他說「您」以代替「你」來稱呼他的父母親，走起路來雙手插在衣袋裏，行爲舉動宛如這家裏的一個客人似的，欺侮他的弟弟，末後把弟弟窘到含淚的絕望的程度，而且激怒他的姐姐，以致于向他拋過書來，那舉動澈底像一個流氓。

「我向你這樣講過，」娜泰芽對她的丈夫抱怨道。「他們永久說，教育會給孩子們造成傲慢。」

阿托莫諾夫沒有說甚麼，但是對他兒子保持了關切的監視之後，達到這樣一個結論，雖則他很頑皮，他却是故意惡作劇，他自己並沒有從中獲得樂趣。

鴿子再度出現在浴室的頂樓上，可以看見在房脊上咕咕地叫而且跳來跳去，同時伊里阿和巴

夫耶爾靠近烟囪坐着，保持一種生動的密談，一談就是幾小時——那就是，如果他們不放鴿子遠飛的話。

「過來，講給我聽你過的生活怎樣，」在伊里阿初到此地的前幾天，他父親提出這問題。「我已經給你講了許多。現在輪到你了。」

伊里阿給他一個簡略的，草率的，不大有趣的報告，講到孩子們欺侮老師的方法。

「他們爲甚麼欺侮他們？」

「他們厭倦了他們。」

「他們？這似乎不應該吧。你覺得功課難學嗎？」

「不，容易極了。」

「你說的是實話嗎？」

「看我的分數單吧，」伊里阿說，聳了聳肩，這時他定望着花園上面的天空。

「你在看甚麼？」他父親問。

「一隻鷹。」

老阿托莫諾夫長嘆一聲。

「好，跑去玩吧，」他說。「你同我在一起覺得枯燥，我看得出來。」
他獨自一個人的時候，就回憶他在兒童時代他父親同他講話的時候，他差不多總是煩擾或者
驚恐。

「他們却欺侮他們的老師！當教堂的執事藉皮鞭的幫助教我讀書的時候，這樣的事情從來沒有進過我的腦筋。生活，在孩子們，變得大大不艱難了。」

返回城裏之前，伊里阿向他父親提出一個請求——這是他提出的唯一請求。

「爸爸，」他問。「你允許巴夫耶爾在浴室的頂樓裏養鴿子嗎？」

「人不能夠安慰每一個不幸的人，」他父親說，但是他沒有應允。

「這意思是，你允許他了，」伊里阿斷定。「我就要去告訴他，他會高興的。」

老阿托莫諾夫傷心，因為他兒子對一個污穢的小孩子的樂趣表現這麼多的關切，却從來不出一點頂頂細微的力給他自己的父親的生活帶來一些快樂。伊里阿離去之後，他感覺自己成爲對那職員的兒子的，更爲堅決的怨恨之俘虜——這怨恨已經變得這樣強烈，以致于，每逢在家裏，或者者在工廠裏，或者者在城裏，有甚麼事情激怒他，他的思想便被那襤褸的，污穢的小男孩的形像固執地侵襲着，成爲他的激怒的主因之一。事實上，巴夫耶爾似乎邀請他利用自己那脆弱的小骨節

做爲懸掛他的一切惡毒的念頭以及一切不和善的感情的衣釘。這孩子的生長確實像土壤的，或是黃昏的陰影的生長，他老是像一個狡猾的小魔鬼那樣忽隱忽現，並且愈來愈常常撞見阿托莫諾夫。

晚夏一個天氣溫和的日子，阿托莫諾夫走進花園，感覺疲乏和愠怒。天黑了，疲倦的秋陽，被剝奪了放射溫暖的威力，洩落在淡綠的天空，那天空因了風雨的掃蕩洗刷而萬里無雲。輕柔的，悲哀的沙沙聲浮游在花園裏，在花園的一角悌洪·維亞洛夫忙着耙攏落葉。從樹後面來了工廠的嗡嗡聲，懶懶的一圈煙在天空透明的清澈中造成一道灰色的濃煙。爲了避免看見那守門人以及同他談話，阿托莫諾夫走進花園的對面一角的房中。門沒有關。

「他在那裏，」他想。

向前面的一進房間裏小心地偷窺了一眼，他望見他的敵人的身形在黑暗的牆角裏一個凳子上仰面臥着。

當阿托莫諾夫一腔怒火向他走去的時候，巴夫耶爾一躍下凳，張開嘴，發出一聲低叫。之後他滾成一個球，拋到大人的脚前。一時興起，阿托莫諾夫用右脚給他當胸一踹，然後站定。隨着是骨頭碎裂的聲音，一聲微弱的哀鳴，這男孩背朝天地倒下了。

有一分鐘之久，阿托莫諾夫想着，這一踞，他卸下了一個又髒又破的舊衣的重負，這重負是他衷心厭惡的。但是過了這一分鐘，他望望外面的花園，傾聽着。之後，他關好門，俯下身去。

「喂，現在起來，」他低聲說。「我們出去吧。」

這孩子躺在地上，一隻手臂伸在他前面，另一隻壓在他膝下。他的一條腿看去比另一隻短些，好像他趁着人家看不出來試着爬到彼奧德爾跟前，他那伸長的手臂是可怕地，而且不自然地長。阿托莫諾夫躊躇着，抓緊了門柱，脫下帽子，用衣服的襖裏揩拭着突然在前額上冒出來的，大顆的汗。

「起來，我不會告訴任何人，」他悄悄對孩子說；但是他已經領悟他殺死了他，因為他看見一股黑血從巴夫耶爾的面頰曲折地淌下來，這面頰貼着地板。

「被謀殺了！」這是彼奧德爾內心的述說。但是這不慎重的辭句，雖則簡略，却在他耳朵裏震耳欲聾地響着。把帽子塞進外衣的口袋，他在身上畫了十字，站立着，呆呆地凝望那可憐的，縮短的小死屍。在恐怖之中，他只能夠想到一個簡單的解釋。

「我將來就說這是一件意外的變故。我用門傷了他。是的，這門。這是一扇沉重的門。」

他轉過身，在橈子上沉重地坐下來。在他的身後站着梯洪，手裏拿着掃帚，用淚汪汪的眼睛

望着尼古諾夫，沉思地搔着他那石頭一般的面頰。

「看！」阿托莫諾夫開始大聲說，用兩隻手握住橈子的邊緣，但是梯洪光是點頭。

「這衰弱笨拙的小孩子呵，」他插口道。「我會經警告過他多少次不要爬上房頂啊！」

「甚麼？」阿托莫諾夫問，在恐怖和希望之間擺動着。

「我跟他說過，他會跌斷頸子的。你也預先吩咐過，彼奧德爾·伊里奇，你記得嗎？如果你要順着自己的脾味幹，你必須有那種本領啊。昏厥了吧，他？」

蹲下身來，守門人摸摸巴夫耶爾的手臂和頭頸，用手指觸觸他的面頰，然後把手指在帷裙上擦來擦去，好像在燃點火柴似的。

「看上去，好像他真是死了，」他說。「他是個孱弱的小東西。不必費多大的力就會一命見閻王的，不是嗎？」

梯洪的整個態度——他講話的鎮靜和動作的遲緩——確實同平常一樣，但是他的主人不信任他，等待着他來恫嚇並且責難他。然而，梯洪抬頭望了望天花板上的方洞，聽了聽鴿子的咕咕叫之後，又開始用同樣鎮靜單純的態度講話。

「他常藉了門爬上去。他往往一條腿立在橈子上，一條腿立在門把上，然後爬到門頂。從那

裏他就握住洞的邊緣靠兩膀的力量把自己撐上去。但是他那小手沒有力氣，所以他跌下來了，並且，你看得出來，他的胸口闖在門角上了。」

「我沒有看見這這事情怎樣發生的，」彼奧德爾說，一種自衛的意識迫使他迅速地回答。

「他在撒謊嗎？他在欺騙我嗎？他在設一個圈套要把我置在他的權威之下嗎？還是這傻瓜沒有猜出來真實的情形嗎？」

末後的一問是頂可能的。梯洪舉動愚蠢，他的頭前仰後合地搖動，有如他用前額撞擊甚麼人似的。

「唉，這些灰塵的斑點啊！他們爲甚麼要生存？」他嘆息。「我就要去告訴他母親。我不認爲他的後父會爲他十分悲痛。這孩子，在他，僅僅是負擔而已。」

阿托莫諾夫以絕大的懷疑傾聽守門人的話語，試着捉住其中的破綻，但是梯洪同往常一樣地講話，用着不懂好奇爲何物的人的聲調。

「噓！」他說，這時他擰起眉毛聽見一個女人在院子裏憤怒地呼喚。

「巴希加（註一）！巴希加——這……」

（註一）巴夫耶爾之暱稱。

梯洪撫摸他的面頰。

「你的巴希加在這裏！準備好你的眼淚吧……」

「不，他是傻瓜！」阿托莫諾夫判斷道，從衣袋裏拉出他的帽子，小心地檢查着帽子的破邊，走進了花園。

其後的兩三個星期之內，他感覺一種模糊的恐懼的潮水在他的內心升落不定，每天以新鮮的禍害和不可知的災難威嚇着他。說不定現在這時候門打開，梯洪走進來說：

「當然我甚麼都知道……」

但是外表上一切順利。服從着生和死的規律，人人接受了這孩子的死亡，當做一件簡單的事情。尼古諾夫在他的黃頸子上繫了一根新領帶，他那洗得白白淨淨的臉上現出適度的儼乎其然的神情，好像他領到一筆早就應該歸屬於他的酬金似的。死了的孩子的母親，一個高而瘦的，有着馬臉的女人，忙着準備殯葬——阿托莫諾夫認爲這樣——但是她不說話，不流淚。她全付精力從事于將洋紗的縐邊圍繞在棺木的頭上，更換那放在死孩子的前額上的祈禱帶的位置，用小心的手指按下那蒙着他眼睛的，光亮的新戈比。她不時以荒謬的匆遽在自己身上畫十字。在安靈祭時，彼奧德爾留意到，她的臂膀是這樣疲乏，以致有兩次不能夠舉起來。當她舉起來的時候，它又落

下去，好像斷了似的。

是的，就這孩子的家庭而論，一切進行得圓滑。尼古諾夫夫婦，由于他資助了殯葬，甚至以他們的滔滔不絕的謝辭來煩擾他，雖然他只給了一點點錢，怕的是太慷慨會引起悌洪的疑心。他仍然不能相信這守門人真如同在浴室裏表現的那麼愚蠢。這浴室再度抬高守門人的身價，使他更其深入他的生活的密切範圍，這在他看來，是奇特的，不可思議的。他甚至于想到放火燒掉那地方，或者拆了它，鋸成木柴——這浴室已經又舊又朽——在別處另建一個浴室。

然而對悌洪保持一種監視之後，他看見他帶着他那照常的，勉强的神色從事于工作，好像他在賜與一種不情願的恩典似的。他恰如以往一樣緘默，像警察那樣粗魯地對待工人，被工人們衷心地厭惡。對待婦女，他特別現出粗魯和憎厭，唯一的例外是娜泰芽，他把她當作一個親戚那樣同她講話——姑母或姐姐——而不當作他的女主人。

「你爲甚麼對悌洪這樣和善？」彼奧德爾不止一次地問她。

「他已經變成這家庭的一員了，」她回答。

如果悌洪有朋友，或者簡直到處走動，人就會想像他是某種非希臘正教的宗派的會員，因爲近年來許多不同的宗派興了起來。但是他除了那木匠塞拉菲木之外沒有朋友，而且喜歡去教堂，

唸熱烈的禱詞，在唸的時候，由于某種理由，他總張開嘴，張得很醜的樣子，好像他要尖叫似的。有的時候阿托莫諾夫瞥見他的瞬霎的眼睛，就繃起眉，得了如下的印象：一種威嚇潛藏在他那淚汪汪的眼球裏；他渴望抓緊他的衣領，震搖他，說：

「現在，你還說得出話來嗎！」

但是那瞬霎從涕洪的瞳孔失去了，于是他那石頭般平靜的臉容以及他那高聳的顴骨鎖定了彼奧德爾的不安。當那白癡安東活着的時候，他常坐在守門人的守望室裏，或者在院子的門邊一個橈子上坐在他的身旁消磨整個黃昏，這時候涕洪就逼問他：

「不要胡說。你必須想一想而且自己解釋一下。誰叫做庫雅特爾（Куватир）？」

「卡雅瑪司（Кавармас）——」安東歡喜地尖叫，開始歌唱：

「基——督——升——天，

他——升——天——……」

「住嘴！」

「車子喪失一個輪子……」

「你要從他身上追究甚麼？」阿托莫諾夫帶着一種自己也不瞭解的焦急問。

「我要他解釋他所用的那些超人的言語。」

「但是那些話僅僅是白癡的言語而已。」

「便是白癡也一定有某種理性，」梯洪愚蠢地說。

大體上看來，同他談話是不值得的。一個暴風雪的夜晚阿托莫諾夫躺下來沒有睡着，他感覺不能夠再忍受他心上的這致命的重負，便喚醒他的妻子，告訴她尼古諾夫孩子的事實經過。娜泰芽渴睡地眯眼，沉默地傾聽他。

「我忘記我的夢了，」她說，打一個呵欠。

然後她突然打了一個冷戰，說了一句關於她的幼子的，沒頭沒腦的話。

阿托莫諾夫驚愕地拉着耳朵，懊惱地想：

「我爲甚麼告訴她？」

在暴風雪的吼叫呼嘯之中的那個夜晚，他懷着孑然一身的孤獨之強烈意識想到一件事情，這件事情給那個謀殺案投了光明，解釋了它。殺死伊里阿的一個危險的朋友，他乃是被對他兒子的愛的力量以及怕他兒子墮落所推動。這對於他之所以曖昧地懷恨尼古諾夫孩子，供給一個合理的動機，而且給與他某種程度的寬慰。但是他渴望着從犯罪的重負之下完全解放出來，並且把這重負拋在別人的肩頭。他于是邀請葛列伯神父到他這裏來，因為他不願在懺悔普通罪惡的日期招認這非同尋常的罪惡。

這消瘦的，傴僂的神父在黃昏時候來到，安靜地坐在一個牆角落裏。他永遠將他那高身軀塞入光線最少，空間最狹的牆角落裏，好像他在害羞而藏躲似的。他的身軀，裹着一件舊的黑法衣，同他所坐的黑皮的安樂椅混淆不清。從他那昏暗的背景裏，唯一的，朦朧地凸現出來的東西是他的臉。小粒的已溶的雪像玻璃的碎末那樣在他的鬚角一帶的頭髮上閃爍。他照例用他那露骨的手握着稀疏的長鬚。

遲疑了開啓那件重壓着他的心的事情的談話，阿托莫諾夫開始告訴牧師，人們多麼迅速地變得腐化。而且對於他們的懶惰、酗酒、墮落、表示了他的憤怒。然而，發覺這話題沉悶無味，他便陷入沉默，開始在房中踱來踱去。之後，從黑暗的角落裏，牧師傾吐了一篇很像悼文的演說。

「沒有人對於民衆的精神上的幸福發生興趣。民衆本身也不會習慣于對這發生興趣。他們不知道該如何發生這興趣。然而，有少數受過教育的人對這發生興趣——我不打算批評他們，因為他們爲數不多——但是他們甚至于不肯過民衆的平凡生活，你知道。他們希望做出許許多多事情來，却不是主要的事情，這就引導着他們造反謀叛，因而被政府判罪處死。大體上，我們的機器的輪子，不知怎麼，滾轉得不圓滿。在這無益的騷擾中，有一個單獨的聲音向世界的良心日益高聲地呼籲着，藉各種方法，用盡它的威力，喚醒那良心。這是某一位托爾斯泰親王的聲音，他是一個哲學家兼文學家。他是最值得注目的人物，他所說的話毫無忌憚，近于傲慢，但是，你要知道，希臘正教包含在內……」

牧師談論列夫·托爾斯泰許久，雖然阿托莫諾夫不能完全瞭解，然而從昏暗中發出來的，像一道安靜的小溪那樣的，他那嘆息的聲音，以及牧師給這不平凡的人描摹成的，差不多怪誕的輪廓，却使他神往。他雖然沒有忘却他邀請牧師到此地來的理由，却逐漸陷于一種憐憫他的感情。他知道這城裏的窮人把他看作聖人，因爲他不貪婪，因爲他對待人人都和善，擅長領導教堂中的禮拜，做殮葬的儀式有一種特別動人之處。阿托莫諾夫認爲這一切是理所當然的——凡是牧師就該這樣。那喚起他的同情的，是這城裏的牧師以及上流階級的人們所加于他的，一般的厭惡。然

而，一個精神上的指導者是不得不嚴峻的。他的責任在於發出犀利的譴責，喚醒人民對於罪惡有一種恐懼和一種憎惡。這，阿托莫諾夫知道，是一種葛剎伯所沒有的威力。當他傾聽他那不能令人悅服的講話，並且遲疑着表白一種意見，顯然恐怕開罪于人的時候，他突然說：

「今天我請你到此地來，葛剎伯神父，爲了通知你，我今年不去受聖餐了。」

「這是爲甚麼？」牧師深思地說，之後，不等回答，就說：「你必須爲這向你自己良心負責啊。」

阿托莫諾夫想，他看穿這些話是毫無誠意的，正如他看穿悻悻的話一樣。這牧師窮得穿不起雨靴，他坐在那裏，他那笨重的，農奴式的靴子的靴底濺着那被靴上淌流下來的，溶化的雪水形成的污水灘，這時他繼續用一種悲涼的，但是缺乏批評的語調說：

「如果你注目一切事情的現狀，你只看見這樣一線令人寬慰的光明：當邪惡在這世界上增長着的時候，它聯合了它的力量，看起來好像更加容易制勝它了似的。我早已常常說過，邪惡最初出現的時候好像一個掛釘，其後愈來愈多的邪惡聚積在這釘上，好像線纏在紡錘上似的。當邪惡的力量分散着的時候，那就難以征服它，但是它的力量一經結合了，那就可以用正義的劍一擊而斬滅它們……」

他的話語存留在阿托莫諾夫的記憶中，給他某種程度的安慰。巴夫耶爾，確實，是那掛釘，以往他的一切黑暗的思想聚集在它的四周。那是他，吸引了這些思想。他再度想到他可以公正地分配他的一部分罪惡給他的兒子。歎一口寬慰的氣，他邀請神父留下來喝茶。

食堂是輝煌的，舒適的，食堂裏的溫暖的空氣充滿香味。茶炊在桌上沸騰，噴出一口一口的，邀請的熱氣；幽莉安娜坐在一隻安樂椅中，用她那悅耳的聲音唱一隻歌，給她那四歲的孫女聽：

「上帝頒賜了這些賞禮：

賜給使徒彼得

那太陽，夏天的放熱者；

賜給善良的聖尼古拉，

那經過海洋的自由；

賜給先知伊里亞斯（Elijah）

一個尖利的金鎗。」

「異教徒的歌，」牧師帶着抱歉的微笑說，他在桌邊坐下來。

娜泰芽在寢室裏向彼奧德爾講話。

「阿歷克塞剛纔回來了。我已經見到他。他比以前更加狂氣地說到莫斯科。噫，我恐怕他……」

今年夏天，一些小小的紅斑點在娜泰芽的白頸項上和光滑的，緋紅的面頰上出現。雖然它們還不及針刺那樣大，却煩擾了她，一星期兩次，在睡眠之前，他用蜜色的油膏孜孜不倦地擦她的面頰。那是這件工作，佔有了她的注意，這時她坐在鏡子前面，她的臂肘移上移下，她那球一般的乳房在襯衣裏頭沉重地搖擺着。當彼奧德爾躺在床上，兩臂墊在腦後，鬍子向天花板翹起的時候，他斜眼瞥着她，發覺她看起來像一種機器。他還留意到她的油膏有煮鱈魚的氣味。以熱烈的低語做過祈禱之後，她在床上躺下，但是他假裝睡着了。

「掛釘，」他想，「我是紡錘。我在旋轉。但是是誰在紡？梯洪說，人紡紗，鬼織布。他是一個多麼古怪的傢伙！」

被阿歷克塞發展着，這事業逐漸得寸進尺地鋪蓋了河邊的沙丘。這些沙丘已經喪失它們的金黃色，雲母的銀光已經消滅，石英的薄片不再閃亮。砂礫已經軋平，每年春天砂礫上面的草木越生越密。葦草負着更爲光明的綠色，香蕉給路徑印下它們的葉子，牛蒡草張開它們的大耳朵。工廠花園裏的樹木灑着花粉，到了秋天就以腐爛的樹葉施肥在砂地上，使砂地肥沃起來。工廠的噲噲聲變得愈來愈響，好像在噴出它的恐懼和困難似的。成百的紡錘營營作響，織布機低語着，機器整天價喘息，在一切事物之上浮游着工業和勞動之不停的噁噁聲。人若自知他是這一切的主人，那是有味兒的，事實上還不止于有味兒。這會使人充滿驚訝和驕傲。

但是有的時候——這種時候變得愈來愈頻繁了——阿托莫諾夫被厭倦所壓倒，他的思想退回他的童年時代，退回那鄉村，那清澄安靜的拉特河，那寬廣的原野，那農民的簡單生活。每逢這樣的時分，他感覺他自身在不可見的手的扼制裏旋轉着。他的頭整天價充滿噪雜的鬧聲，不給他思想遺留一點事務以外的事情的思考餘地；工廠煙囪的裊裊的濃煙給他四周的一切罩了一層沮喪和無聊之紗網。

在有着這樣的心情的時間或者日子，他感覺一種對於他的工人們的、特殊的厭惡。在他看來，這些工人似乎變得日益衰弱，而且喪失了他們的農民的隱忍力。他們顯得感染了一種女性的激怒，以致于他們過分暴躁，傲慢，好口角，他們也傾向于偷懶，不可靠。在他父親生前的時候，他們多半生活在家庭中，彼此保持很好的交誼。他們不會這樣酗酒，也不會這樣無恥地放蕩。但是如今一切陷入混亂。工人們比較活躍了，甚至于或者比較聰明了，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們彼此之間相處得更為惡劣，更為忽視他們的工作，彼此之間更加傾向于保持懷疑的監視，唯恐受騙。工人當中年青的一代格外厚顏，不自重；工廠將他們造成完全不像農民了。

火夫佛羅科夫不得不送到城裏的病人院。自從他同他那快樂的妻子在工廠現身，至今僅僅五年，那時他是一個英俊健壯的男子，後來在一次火災中他喪失了全部所有。一年之後他的妻子變得不自重，他就開始打她，使她得了肺癆，現在他們雙雙走了。許多飛速的毀滅之相似的例子來到阿托莫諾夫的注意之下。五年之間有過四次兇殺案，其中兩次發生于口角，還有一次是出于復仇的動機，還有一個老織布工人，由于妒忌的發作，刺殺了一個纏線工人，犯了這第四案。除去這些兇殺案之外，口角爭鬥直到流血重傷，是常有的事。

這一切顯然沒有影響到阿歷克塞，他變得比以前更不可理解。他同塞拉菲木有某種共通點，

那潔淨的、快活的木匠給孩子們做口笛和弓子，做得那麼精巧和高興，正如他製造孩子們的棺材一樣。阿歷克塞的鷹樣的眼睛閃爍着，露出一切都在順利地進行，將來也繼續如此的保證。他已經在墳場有了三個墓，他的子女們當中唯一的以堅定固執的把握抓住生命的乃是米倫，他的高大的骨骼和筋肉當初拼湊得太匆忙，太拙劣，以致他全身咯吱咯吱作響。這孩子有一種習慣，扭曲他的手指，使得它們高聲地格格作響；十三歲就已經戴上眼睛，這使得他那鳥樣的、長鼻子稍稍短了些，而且在他那明亮得不愉快的眼睛上投一個陰影。他走路永遠手裏帶着書，他的手指老是插在書頁裏，因而這書有了原本生長在他身上的外觀。他以平等的地位同他的父母講話，或者毋寧他不是講話——他是演講。他們喜好這樣，但是彼奧德爾則不然，並且自信他的姪子討厭他，也就還報他一個討厭。

阿歷克塞家中的空氣是輕浮的、虛飾的。大阿托莫諾夫看出來，他與他弟弟的生活之間的差別差不多像寺院和市場上的貨棚之間的差別那樣大。阿歷克塞和他的妻子在城裏沒有朋友，然而每逢假期，他們那像雜貨室一樣的、塞滿沒用處的古董的房間就變成各種莫明其妙的人們的集會地，例如廠醫亞科夫列夫，那好嘲諷的、暴躁的、鑲金牙的人；機械師考伯提耶夫，這是一個好喧鬧的人，又兼醉漢和賭鬼；米倫的家庭教師，那被警察逐出大學的學生；以及他那扁鼻子的妻

子，她吸紙煙，彈六絃琴。除此之外，還有幾個從社會上逐出的流浪漢，他們全都以同樣的傲慢的態度辱罵牧師和官吏，自認爲絕頂聰明。阿托莫諾夫澈底相信他們不是正人君子，不能夠瞭解他們對於他弟弟那樣擁有半個龐大重要的產業的人，有着甚麼吸引力。當他傾聽他們的噪鬧時，他記起來那牧師的控訴：

「他們希望做許許多多事情，却不是主要的事情。」

他從來不問自己主要的事情是甚麼，因爲他知道那是事業。

他弟弟所喜愛的人顯然是考伯提耶夫，那喧鬧的吉卜西。雖然這人看上去好像喝醉了，他的神色之間有着頑強的固執，甚而至于智慧的暗示，他講話多於任何人。

「這全是胡說，僅僅是哲學而已！製造以及技術的知識——這些纔是我們需要的東西！」

但是老阿托莫諾夫懷疑他的異教的、反叛的傾向。

「一個危險的青年！」他告訴他弟弟。阿歷克塞驚奇。

「考伯提耶夫嗎？你是甚麼意思？他是個出色的人物，強幹，精明，像公牛那樣壯！我希望我們有一千個像他那樣的人！假如我有女兒，」他補充道，微笑，「我就把她嫁給他，爲的是用鏈子把他拴在這事業上。」

彼·奧德爾懷着陰沉的心境走開了。如果他們不在打紙牌，他就獨自坐在一個他所喜歡的安樂椅裏。因爲它又寬又軟，像床一樣。當他張望着人們而且扯着自己的耳朵時，他感覺他不能夠贊同其中任何一個人，渴望着同他們全體辯論。他要同他們辯論，不但因爲他們都不睬他，儘管他是這事業的大股東，也因爲其他的，他自己還不清楚的理由。作爲拙劣的談話者，他僅僅插一句口，還要費很大力氣：

「但是聽我說·葛列伯神父給我講過一位親王……」

「你——你——提那位親王做甚麼？」考伯提耶夫立刻轉回身向他呔道。「這親王在俄國垂危的關頭却主張農業化的俄國！」

他這樣喊叫，他的手指無禮地指着彼·奧德爾那一方向。其他所有的人傾聽着，逐漸變成跟他一樣，也成爲流浪的，無家可歸的吉卜西了。

「寄生蟲，」彼·奧德爾想，「懶漢！」

「說工業不是熊，這是正確的，因爲它不會跑到森林去，」他有一次說。「然而工業是熊，它之所以不到樹林裏去的原因是因爲它已經在它那熊樣的擁抱中抱緊了人。工業是人的主人。」

「嘿，你們聽！」考伯提耶夫呔道。「甚麼地方會有人說這樣的話？誰會說這樣的話？這是

你這樣的人的危機！」

他的弟弟阿歷克塞譏諷地問：

「你是怎麼一回事？你是向悌洪借來的這思想嗎？」

這使得彼奧德爾很氣憤。

「留心耶里娜，」他抵家的時候向他妻子說。「考伯提耶夫那吉卜西繞着她飛呢。阿歷克塞縱容他。但是像他那樣的人却配不上耶里娜呀！你必須給她物色一個丈夫了。」

「此地哪裏有配得上她的丈夫？」娜泰芽開始焦灼地說。「我們必須到城裏去物色丈夫。況且，時候還早着哩……」

「不見得太早吧，她足以惹亂子了，」阿托莫諾夫說，微笑，因而逗得他的妻子嘻嘻地，小聲地笑了。

每逢他在短時期中逃避他的職責，突出那工廠加於他的煩惱的重圍時，他感覺他自身又被籠罩在一種懷恨別人而且不滿自己的濃霧中。他的生活中只有一個光明之點，那就是他對他兒子的愛，然而甚至於這個也被尼古諾夫那孩子的黑影所遮蔽，深深地埋葬在兇殺的重負之下。他望見伊里阿的時候，他時常感覺有一種熱烈的需要，他要向他說：

「這就是我爲了你而恐懼地做出來的事情啊。」

他還不够狡猾到掩飾這事實：他的恐懼在兇殺之前的一秒鐘才引起，雖然他認爲這是唯一的足以給與他的行爲以近似正當理由的東西。然而，他同伊里阿談話的時候，他甚至於不敢提到他的朋友的名姓，怕的是一不小心給自己惹來一身罪名，他原希望把這罪名看做英雄的偉蹟的。

他看見他兒子在迅速地成長，但是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裏。伊里阿變得日益沉靜。他對他母親講話更加溫和，不再欺侮亞科夫，亞科夫這時也在高等學校。他喜歡帶領他的小妹妹達提阿娜散步，而且並非不和氣地向耶里娜笑，然而他所說的每句話之中，顯而易見有着某種深思的，先入爲主的保留。巴夫耶爾·尼古諾夫的地位已經被米倫頂替，兩位堂兄弟在一處不停地長談，揮舞着他們的臂膀，難得離開。他們在一處做功課，一同在花園裏或者涼亭裏讀書以及閒坐。伊里阿難得在家，因爲，早晨用早膳時露一露面以後，他就或是進城去看望他的叔叔，或是陪伴米倫和高爾茨維托夫到樹林裏去。後者是一個狡猾的，黑臉的，浮躁的小男孩。他走路踉踉蹌蹌，眼睛發斜，這給與他一種古怪的表情，使他看去像一個斜眼人。

「你專門喜歡同那樣的猶太壞蛋（註一）交朋友，」娜泰芽向伊里阿憎厭地說。彼奧德爾看見伊里阿的秀美如畫的眉毛顫抖了一下。

「猶太壞蛋」是個侮辱的字眼，媽媽。你知道亞歷山大是我們的神父葛列伯的姪兒，這意思他是俄國人。在高等學校他是站在絕頂的……」

娜泰芽輕蔑地用鼻子哼一聲。

「他們永遠爬到絕頂上去。」

「你何以見得？」伊里阿堅持着。「城裏有四個猶太人，除去那藥劑師之外，他們都窮。」

「是的，還有四十個小猶太壞蛋。在佛格羅德，到處有猶太壞蛋，甚至在市場上……」

「猶太壞蛋」不是好話，伊里阿帶着粗魯的堅持重複道。

於是他的母親臉紅了，用她的茶匙敲打着茶碟。

「不許照這樣同我講話！」她尖叫。「我懂得講話的道理，不是嗎？我不是瞎子。我看得見

他用甚麼手段巴結別人。他甚而至於諂媚涕洟。我的話是說，他像猶太人那樣和氣，和氣的人是危險的。我從前認識一個和氣的人……」

註1) Sneenoy，意義不詳，看後文的語氣，大約是罵猶太人的專字，這裏姑且譯爲

「猶太壞蛋」，其實是不妥的。

「够啦！」彼奧德爾嚴厲地插口道。

「這是爲甚麼，彼奧德爾·伊里奇？」她悲聲說，快要流淚了。「我不能說話了。」

伊里阿繆眉，不再說話。

「我畢竟是你的母親啊，」娜泰芽提醒他。

「謝謝你，」伊里阿說，推開他的空杯。

斜眼向他兒子投了一瞥，彼奧德爾微笑，拉着自己的耳朵，因爲他藉娜泰芽講話的態度聽得出來她懼怕他，恰如她以往懼怕石油燈，最近懼怕一個精巧的咖啡壺一樣，這咖啡壺是奧爾格送給她的，她想像它會爆炸。連彼奧德爾也覺得有某種心情近似娜泰芽對於伊里阿的，滑稽的懼怕。他是一個不可理解的少年，事實上所有三個孩子都不可理解。如其不然，他們同那守門人悌洪的交際會有甚麼樂趣？每天傍晚他們同他坐在庭院的門邊，阿托莫諾夫能够聽見那農民的訓誡的口吻：

「正是這樣。你攜帶越少，你走路就越輕鬆。但是不要相信安琪兒。天上並沒有甚麼安琪兒，不是嗎？天上沒有牆壁啊。」

學生們鬨笑了。伊里阿有着小聲的，輕柔的笑聲，米倫則有着乾燥的，譏諷的笑聲。高里茨

維托夫，在另一方面，笑得比他們極其不誠懇，總是出其不意地插口，向他的朋友們保證，他們所笑的其實毫無滑稽之處。

悌洪的神祕的談話的懶懶的喃喃聲再度供人聽聞：

「你們必須多多明白人類，孩子們。明白每個人命中註定了怎樣，他的命運是甚麼。哪，這就是你們該下功夫的！語言，你們也須瞭解透澈。你們大家常輪流着講話，但是，當然，你們是在有缺陷的圈子裏爭吵。到頭來，毫無結果。」

悌洪重複彼奧德爾所熟知的那句諺語：

「人紡線，魔鬼織布，事情照這樣進行着，而且將永久進行。」

年青的人聞笑了，悌洪也以他那深沉的笑聲夾進去。

「唉，你們這些受過教育的孩子啊！」他嘆息。「你們是多麼幼稚啊！」

在朦朧的光亮中，孩子們比較在白光之中見得更加渺小，更加微末不足道。但是悌洪似乎在隆腫膨脹，說着比他在白晝說的更加愚蠢的話。

伊里阿同悌洪的談話，除了引起阿托莫諾夫模糊的恐懼之外，唯有加強他對這守門人的厭惡。

「他怎麼會使得你快樂？」他問伊里阿。

「他是一個有趣的人。」

「甚麼造成他的有趣？他的愚蠢嗎？」

「便是愚蠢也需要加以瞭解，」伊里阿安靜地回答。

阿托莫諾夫高興他的答覆。

「這是真的，」他說。「我們全都愚蠢。」

但是立刻一個思想對他發生了。

「這是悌洪的話呀！」

他感覺特別期望伊里阿。每逢他看見他立在窗前，手揣在衣袋裏，輕聲吹着口哨，或者凝望院子裏的工人們，或者在織布間裏面閒踱，或者在村子裏步法輕鬆地散步的時候，阿托莫諾夫滿意地想：

「他將來會成爲一個目光銳利的主人。他將來會比我更其情願地走進這事業。他只要配上鞍頭，就會拉起車往前走的。」

然而，這孩子是這樣沉默寡言，他有些傷心；因爲伊里阿即使真地講話，講得却簡略，顯得

事先已經想妥該說甚麼，這是不能鼓勵人繼續談下去的。

「他頗爲冷酷，」阿托莫諾夫想道，但是轉念之間想到他既不像那噪鬧的曉舌者高里茨維托夫，也不像亞科夫那無精打彩的懶惰樣子，也不像米倫，這是何等幸運呢，他用這安慰了自己。米倫迅速地喪失他那少年的神態，開始書生氣地講話，變得傲慢。事實上他頗像一位文官，知道各種能以發生的情形之中必有一種嚴格的，合法的先例存在。

假期如閃電一般一週一週地過去，這時孩子們臨到分離的前夕。離別之際，娜泰芽給與亞科夫一番臨別訓詞，彼奧德爾向伊里阿講話，但是他沒有說他所要說的。因爲他怎能告訴他，說當事業上的，單調的煩惱像一羣蚊子那樣籠罩着一個人的時候，生活是多麼無聊呢！大人是不對小孩子談這類事情的。

阿托莫諾夫有着這樣一種熱望，熱望經歷一件非同尋常的事情，一件像雪，雨，泥，熱，灰，那樣的，不可避免的事情，以致他終於找到，或者毋寧謀到，他的機會了。

在省區的一片不見天日的森林地帶游歷的時候，他被困于一場六月的風暴，那風暴夾着雨雹，震耳欲聾的雷聲霹靂，及藍色的閃電。沿着那在黑暗中不復能辨認的，林中的小徑，一股水流傾注而來，使得馬蹄下面的地面成爲泥沼，並且掩沒了車輪，一直沒到輪軸。望見那滾流的起泡

沫的大地被藍色的冷光在一秒鐘之間照亮，透過玻璃般的雨網窺見道旁的黑樹在潮濕的漆黑中升起來，恐怖地，前仰後合地搖動着，真是一幅驚心動魄的景象。那些目不能見的馬突然停止，噴着鼻子，用蹄子濺着水，這時亞濟穆，那肥胖的，溫和的車夫，心驚胆戰地試着鎮靜它們。雹子正下得緊，給樹林充滿了噼噼聲。之後雹子轉成大雨，以幾百萬顆小子彈一般的雨點抽打着樹葉，以憤怒的呻吟充填了漆黑。

「我們必須到波波夫的家去了，」亞濟穆說。

現在，動也不敢動地穿了一件方纔借來的，費了不少手脚才穿好的衣服，阿托莫諾夫發覺他自己在一間溫暖乾燥的房間之愉快的光色朦朧中羞怯地坐在一個桌子旁邊，好像做夢一樣。一隻鍍銀的茶炊歌唱着；一個高而瘦的女人，穿一件寬鬆的黑的短裝，淡紅的頭髮挽起來如一頂無邊帽，正在斟茶。在她那白淨的臉上，她那灰色的眼睛光亮地照耀；用輕柔的聲音，她十分樸實謙卑地，並不怨尤地，向他訴說着她丈夫的最近的亡故，訴說着她願意出售她的產業，遷到城裏，在城裏她可以開辦一所高等預備學校。

「這是你弟弟的建議。他是個有趣的人，充滿生命力和創造力。」

彼奧德爾正在觀察他的四周，妒忌地含糊應了一聲。青年時代同着父親到首都觀光的時候，

他時常拜望上流人們的家宅，却從來沒有留意到它們有甚麼特殊之處，僅僅自覺對於人們和事物都感覺羞怯而已。但是這所房子裏沒有一種事物使得他羞怯，因為，似乎是，這房子放射着一種善良溫和的東西。一盞大燈，遮着一個不透光的罩子，灑下乳白色的光來，灑在那些陳設在桌上的茶杯，茶碟，和銀器上，灑在一個小女孩的烏光的頭髮上，這女孩浸在綠的影子裏。她的面前騎着一本練習簿，她用一支優美的鉛筆在簿子上畫着，她一面畫，一面自顧柔聲低吟，然而沒有擾亂她母親的談話。這房間不很大，裝滿傢具，這一切傢具似乎原是在這裏生長出來的，雖則每一件有它自己的分別的存在，述說着它自己的故事。壁上有這麼三張鮮明的圖畫，面對着彼奧德甫的那一張呈現着一隻怪誕的白馬，馬頸驕傲地拱昂着，馬鬃長得使人不能相信，幾乎垂到地面。一切東西驚人地舒適而且和平，女主人的美麗的聲音聽起來像遠方的一支淒涼的歌曲的聲調。在這樣的環境中，人纔能夠擺脫煩惱，不做惡事地消磨他的一生，如果這女人是他的妻子，他就會尊敬她，樣樣事情同她商量。

透過洋台的門上那半圓的着色玻璃窗，仍然可以看見藍色的電光照明了漆黑的天空，但是那閃電不再令人恐怖之感了。

阿托莫諾夫黎明去的時候，他隨身帶去一種珍貴的印象，這印象包括了那曾經歡迎他的和平

和舒適，以及曾經給與他歡迎的，安靜的，灰眼的女人之一副幾乎非人間的圖畫。當馬車一路上激濺着水塘的水，水以同等的清澈反映着金黃的太陽以及疾飛的雲造成的，污穢的補釘時，他帶着悲哀和妒忌想：

「一種多麼奇妙的生活啊！」

因了某種理由，他沒有告訴他妻子這新的結交，也沒有向阿歷克塞提起，這在幾個星期之後當他來到他弟弟的家中發覺維拉·波波伐同奧爾格並排坐在沙發上的時候，可就使得他狼狽之至。阿歷克塞推着他到她跟前。

「這是我的哥哥，維拉·尼古萊夫娜。」

波波伐伸出她的手來，帶着微笑。

「我們已經會過面了。」

「真的嗎？」阿歷克塞驚訝地叫道。「那是在甚麼時候？你爲甚麼不告訴我？」

彼奧德爾感覺阿歷克塞的驚訝中有一種不愉快的陰影，並且以爲看見了他的鬍鬚神祕地動了一動。

「我忘記了，」他回答，拉着他的耳朵。

「看啊，他臉紅啦！」阿歷克塞喊道，用手指無禮地指着他。「不，這不是你的一個聰明的答覆，我的伙伴！你的意思是說，人同這位夫人見過一面還可能忘記她嗎？看，他的耳朵發燒啦！」

波波伐給他一個微笑，表示了溫和的寬縱。

他們用磨玻璃製的高脚酒杯飲着冰鎮的蜜啤酒。這酒是波波伐帶來送給奧爾格做爲禮物的，琥珀色，爽口地刺激着人的舌頭。這促使彼奧德爾要說一些很快樂的話，但是由於阿歷克塞的討厭的，不停的長談，沒法子插進嘴去。

「不，維拉·尼古萊夫娜，你不要忙着賣出去！那個產業必須賣給喜愛和平和安靜的人。那是一個休養的地方。我們這般人能給你甚麼？你沒有土地，沒有很多的樹林，而且你所有的都是不值錢的。況且，除了野兔之外，此地還有誰需要樹林？」

「你不必賣出去，」彼奧德爾說。

「爲甚麼不？」維拉問，深思地啜飲蜜啤酒，歎息地補充道，「我非賣不可哩。」

彼奧德爾不喜歡奧爾格的專心的注目，也不喜歡當她試着隱藏一個微笑的時候她那嘴唇的顫抖，他陰沉地飲乾啤酒，沒有回答波波伐。

品。

兩天以後，阿歷克塞在辦公室通知他，說他打算給波波伐一筆錢，以她個人的財產作抵押

「她的房產值七個盧布，但是她的動產……」

「不要做這件事。」彼奧德爾很堅決地說。

「爲甚麼不？我知道甚麼東西值甚麼價錢。」

「不要做這件事。」

「但是爲甚麼不？」阿歷克塞喊道。「我將要帶一個專門的估價家到那裏去！」

彼奧德爾搖頭。他渴望打消他弟弟的這個生意，但是找不到反對的理由。

「我們來平分吧，」他突然提議。「你給一半，我給一半。」

阿歷克塞微笑，凝望着他。

「你要開始要花頭嗎？」

「似乎真是這樣呢，」彼奧德爾·阿托莫諾夫高聲說。

「此路不通啊！」他的弟弟通知他。「我已經試過，她冰冷得像一條魚。」

會見波波伐兩三次之後，阿托莫諾夫開始夢見她。每逢他把她安置在身邊，生活便在他眼前

浮現一個奇觀，外部舒適美麗，內部安靜斌媚——這安靜不被那每日見面的，怠忽工作的，成百的工人們攪亂。因為工人們永遠不知足。他們不是噉噉地訴苦，就是說謊，試着欺騙他：他們的勉強的諂媚，正如他們的隱藏不住的，與日俱增的敵意一般，激怒他。舒適的事情是創造一個生活之圖畫，超然于這一切騷擾的境域之外，遠離那像紅色大蜘蛛一樣不斷紡線不斷擴大它的網子的工廠。他自認為像大雄貓，不需要別的，只需要溫暖和安靜，以及一個女主人來喜愛他，準備着撫摸他。

恰如尼古諾夫那孩子以往曾經是他生活中的黑點，圍繞這黑點聚集了一切不痛快的，討厭的事物。樣，現在波波伐變為磁石，所吸引到它這裏來的無一不是善良的思想以及和善的意志。當阿歷克塞帶領一個狡猾的，戴眼鏡的老頭子到波波伐的領地估她的產業的價格時，他拒絕奉陪他們，但是阿歷克塞訂妥抵押的契約歸來的時候，他提議他該把抵押賣給他。

這給阿歷克塞引來一種不愉快的驚訝，他費了許久的時間試着究明他哥哥的目的所在。

「聽着！」他終於說。「這樣一來我就得不到利潤了！她沒有錢償付押款的，而她的東西却價值很大，你懂嗎？所以我要比給她的多收回一些才行。」

這生意成交了，阿歷克塞繃着眉說：

「我祝你好運。你大大便宜我了。」

彼奧德爾也感覺他弟弟大大便宜了他，因為他給他自己購得一個安靜的，休養的角落。

「我不必告訴你的太太吧，我以為？」阿歷克塞問，眯了眯眼。

「這是你的事情。」

「奧爾格認為你戀愛着波波伐呢，」他接着說，給彼奧德爾一個探究的注目。

「這是我的事情。」

「不必生氣。我們這一代人幾乎人人要鬧一次戀愛的。」

「躲開我！」彼奧德爾說，粗魯而且氣憤。

他不久發覺奧爾格對他講話的聲調雖然比以前更其溫柔，其中却包含憐憫的陰影，這，他是
不高興的。

「你丈夫曾經給你講過一些波波伐的胡說嗎？」他問，在一個秋天的傍晚同她對坐的時候。

「我不會講出去的，」她說，輕輕地撫摸他那多汗毛的手。

「這事情不會傳出去，」阿托莫諾夫說，用拳頭擊着膝蓋。「這是我的祕密。這是一件你不能瞭解的事情。不要向她說甚麼。」

他體驗着一種對於波波伐的熱望。在他夢中，她在他面前出現，並不像一個他所鍾情的女人，而像美好公正的生活和舒適的家庭中的必需的補足物。但是當她搬進城來，他在阿歷克塞家中開始更加時常看見她的時候，他突然感覺被她弄得眼花撩亂。奧爾格有一次害病，他看見波波伐，捲起她那外衣的袖子，俯身向一個床邊的臉盆，當她在水裏浸手巾時，時而彎下腰去，時而直起了腰。她那驚人的窈窕是不可抗地誘人的。

定一定神，他才點點頭，回答她的招呼，他走到窗邊，坐下來恢復他的呼吸。

「你病了嗎，奧爾格？」他陰沉地問。「這真不好。」

這是第一次一個女人能夠加于他這樣强有力的，壓倒的影響，這驚駭了他，因為他模糊地感覺，其中有着危險和威脅之處。因而，當他打發他的車夫去請醫生的時候，他就動身，徒步沿着大路向工廠去了。

那是二月的末尾，冰在溶解，是一場迫近的風雪的信號。一天的灰霧懸在地面上，遮蔽了天空，使人看不見，阿托莫諾夫的目力所及，被限制于頭的上部一只倒轉的碗大小的一塊地方。從這碗傾注下來冰冷的，灰色的，塵粒的，緩慢的瀉流，這麼濃密地灑在他的鬍子上，差不多阻止了他的呼吸。當他在粉狀的雪上漫步着時，他感覺比他在尼基塔企圖自殺的那個夜晚以及在謀殺

巴夫耶爾·尼古諾夫的時候，甚至於更其沮喪鬱悶。因為他分明曉得那兩次他曾經在同樣的沮喪的心情中，這事實使得這第三次似乎越發危險。他也分明曉得他永遠不能使這女人成爲他的情婦。他已經看見他的傾心于她的，突然的，熱烈的戀情正在模糊，正在瓦解，這戀情原是他所寶貴的。這已經正在使她降入普通人的地位。妻子是甚麼樣的人，他知道得太清楚了，他沒有理由相信情婦倒會在任何方面比妻子好些。

「你需要的是甚麼？」他一味問他自己。「你有了妻子還要迷路嗎？」

每逢有任何危險恐嚇着他，他永遠感覺一種熱烈的渴望，儘可能地迅速地跨過它，並且，把它留在身後邊之後，就拒絕回頭看它。面對面地站立在臨頭的危險的前面，是如同在春天的一個黑夜裏站立在一塊崩裂的，飄浮在深水的河裏的冰一般——這可怕的經驗，他在少年時代會親身經歷過，而且他這一生永不會忘記。

在鬱悶和窒息的麻木之心情中過了幾天，他在一個失眠的夜之後，清晨絕早起床，出去到庭院中，發覺那條拴在鎖鏈上的狗土倫，躺在雪地的一汪血泊裏。天色還黑暗得很，以致那血看上去呈瀝青色。當他用腳動一動那毛鬆鬆的屍體時，土倫也動一動，露出牙齒，從一隻突出的眼睛瞥望那脚。阿托莫諾夫打了個冷戰，啓開守門人的守望室的低矮的門。

「誰殺死了那狗？」他問，站在門檻上。

「我殺死的，」梯洪說，他那五根伸開的手指托着一個茶碟。

「你爲甚麼這樣做？」

「他又咬人了。」

「是誰？」

「塞拉菲木的女兒，希娜達。」

彼奧德爾變得沉思。停了一刻，他說：

「我可惜那條狗。」

「當然你要可惜啦！我養育他。但是他甚至于向我猜吠。我以爲即使一個人吧，如果套上鎖鏈，也會發瘋的。」

「這是實在的，」阿托莫諾夫說，很小心地關好他身後的門，走了。

「連這傢伙也有時說出有道理的話來，」他想。

他站立在院中央，傾聽工廠的低沉的嗡嗡聲。在遠遠的角落裏，一道黃光從塞拉菲木的寓所的窗子裏射來，這寓所依馬廐的牆壁建築着。阿托莫諾夫走過去，隔窗子望進去，看見希娜達，

沒穿別的，只穿一件內衣，坐在桌邊一盞燈的前面，用針縫補着甚麼東西。他走進門來的時候，她沒有抬頭，光是問：

「你爲甚麼回來了？」

然後她抬起眼睛來，便把她的女紅拋在桌子上，站起來，帶着微笑。

「哦，天！」她叫道。「我以爲是爸爸哩。」

「聽着！是你被土倫咬了嗎？」

「是啊，不是我還是誰呢！」她差不多誇耀地說，把她的腿放在一個椅子上，她揭起內衣的邊：「看這裏！」

阿托莫諾夫向她的白腿投了偶然的一瞥，那腿的膝下繫着繃帶，他走到她的近旁。

「你爲甚麼黎明的時候在院子裏跑來跑去？」他用沈濁的聲調問。「那是爲甚麼？」

她探究地望着他的臉，立刻給他一個會心的微笑。然後用力吹着燈罩，她熄了亮。

「我們必須扣上門，」她說。

半小時後，彼奧德爾·阿托莫諾夫在往工廠去的路上慢慢走着，一面走一面拉自己的耳朵。

當他驚奇地回憶那纏線女工的無恥的時候，他就不時地睡着口水，或者在想到他對某人施了一個

聰明的欺騙的時候，就微笑。

他衝進工廠的女孩們的放蕩生活，猶如熊闖進了蜂窩似的，而且發覺這生活遠勝于他所耳聞的一切。起初他醉心于這種生活的言語感情之挑鬥的粗放。這生活的一切是淫蕩的，激起無恥行爲的，這就是她們的不論莊嚴的和快樂的歌曲的主題。希娜達和她的朋友們稱這個爲戀愛，其中確實有着辛辣尖刻之處，比較烈酒遠爲醉人之處。

阿托莫諾夫知道，這貼着廐牆站立的，塞拉菲木的房舍，被工廠的僱工們稱爲「陷阱」。木匠自己給他的家的命名，則是「寺院」。當他坐在火爐旁邊一個橈子上，肩上固定不變地披着一條刺繡的花巾，花巾上面放着一個弦樂器的時候，他就快活地搖動他那鬢髮的頭，一個微笑蕩漾在他那緋紅的面孔上。

「那麼，現在，尼姑們，歡樂起來！」他叫道，眯一眯眼。「這些人是尼姑，彼奧德爾·伊里奇。你覺得她們怎麼樣？她們被雇來給快活的魔鬼服務，我是他們的上司，一種牧師，一身的瘦骨。丟下你的盧布，拿去你的快樂吧！」

他一接到錢，便塞進靴統裏面，唱一個響亮的歌，用他的弦樂器配合着：

「高貴的夫人，

雖然在地獄，

却搖着鈴，

索要蜜餞的冰！

爲了清爽她的驕矜，

忙壞一羣鬼靈精！」

「你知道許許多多古怪的諺語，」阿托莫諾夫驚奇地說。

「篩子！我就跟篩子一樣！」那小老頭子開玩笑地誇耀道。「你隨便把甚麼垃圾傾倒進我的裏面，我就會給你篩出一個歌來。我就是這樣的一種人——篩子！」

他也會講故事。

「這是一位紳士講給我聽的，」他說。「庫圖索夫一家人都是了不起的紳士，亞普希金先生也一樣，他還是一個醉漢。他假裝着貧窮——他是個狡猾的人啊——徒步到外方去，肩上負一個行囊，好像小販一樣，其實他把他所見到的聽到的一切記錄下來。他寫着寫着，之後他到沙皇那

裏：「看哪，陛下，」他說，「這些就是我們的農民所思想的！」沙皇看着，瀏覽了全本的記錄，被它大大地煩擾，就下令給與農奴們自由，並且在莫斯科給亞普希金立一個銅的大紀念像，亞普希金本人，則不許同外界接觸，活活地押到蘇絲達爾，他需要多少酒就給他多少，由政府出錢。因爲，你要知道，他仍然祕密地記錄着人民的事情，不過因了這些記錄對於沙皇沒有利益，不得不把它們隱藏起來。遙遠地在蘇絲達爾，他縱酒，以至於醉死，他的記錄當然被偷了。」

「你是一個頗喜歡說謊的人！」阿托莫諾夫說。

「我向來不對人說謊，除了對女孩子。我沒有說謊的本領，」老頭子說。要指明甚麼時候他不在開玩笑，那永遠是困難的。

「要說謊，人先要知道真理，」他笑嘻嘻地繼續說。「我不能夠說謊，因爲我不知道真理。如果你要知道何以如此，我告訴你：我看見過許許多多真理，我的對聯是這樣：「真理如同女人，年青美貌就好」。」

但是雖然他不知道真理，可是關於貴族們，關於他們的娛樂和不幸，他們的苛刻和財富，他知道數不盡的故事。講這種故事的時候，他永遠以明顯的遺憾附帶着說：

「然而現在，他們完結了。他們從高處落下來，連他們自己也不懂！他們已經跌下來了……」

他一面說，一面用手指在他的頭上面畫一個圓圈，然後迅速地落下他的手臂，在地板上畫一個同樣的圓圈。

「他們做了太多的惡作劇，」他說，「睜眼，開始唱：

「少數霸道的作威作福人，

豈鬧得太過分，

全部糧食吃得一點不剩——

因而大家餓得喉頭髮梗！」

塞拉菲木會講強盜，女巫，農奴暴動，熱戀，以及赤練蛇黑夜飛到孤獨的寡婦家的故事。他以這樣動人的方法描述着這一切，甚至於他那不馴的女兒希娜達也帶着孩子的深恩的熱中沉默地傾聽。

阿托莫諾夫厭惡地觀察到希娜達以一身而兼有放恣的佻蕩和處事的細心。他不止一次地記起

來她曾經如何誹謗巴夫耶爾·尼古諾夫——這種誹謗事後倒證明是極其真實的預言。

「我爲甚麼選中她？」他一味問自己。「有的是比她美的人。我的兒子一旦發覺我同她的關係，我就要糟糕了。」

他也留意到希娜達同她的朋友看待她們的娛樂是不可避免的義務，正如兵士之看待軍務一樣，他有時候認爲她們以她們的無恥欺騙着她們自己，正如欺騙別人一樣。他不久就變得嫌厭希娜達對於金錢的不厭的貪慾和不斷的要索——這特性在她的性格中較之在塞拉菲木的性格中顯著得多。塞拉菲木把錢化在一種叫做「泰納里非」的甜酒上——他由於某種原因稱它爲燕菁酒——還化在果糕，甜點心，以及他喜愛的，有大蒜香味的臘腸上。

阿托莫諾夫很喜愛這無憂無慮的，娛樂人的老頭子兼熟練的工匠，他知道別人也都喜愛他。在工廠裏，他被叫做「安慰者」，彼奧德爾看出來，這綽號之中，真理多於譏嘲，並且作算有譏嘲吧，其中也有着誠懇的意味。

因此，塞拉菲木同悌洪的友誼，在他，就越發不可理解，而且可憎；特別因爲悌洪似乎在那力加深他的厭惡。自從維阿洛夫來到阿托莫諾夫家服務，到現在有了二十年，娜泰芽決定以他的命名日作爲一個莊嚴的日子來加以慶祝。

「試想，他是多麼難得的人啊！」她對她丈夫說。「二十年來我們沒有看見他犯過甚麼過失。他像蠟燭那樣燃點着。」

願意給與他一種特殊的光榮，彼奧德爾親自帶着禮物給那守門人。塞拉菲木，裝束得很體面，在守望室遇見他，他的身後站立着悌洪，垂着頭望着他主人的皮靴。

「這錶是我送的，哪，在這裏！這件衣料是我妻子送的，還有一些錢。」

「錢，我不需要，」悌洪喃喃道。之後他說了「謝謝你們」，便邀請他的主人喝一杯塞拉菲木送給他的「泰納里非」酒。

塞拉菲木立刻開始諷喻道：

「你知道我們的價值，彼奧德爾·伊里奇，我們知道你的。我們曉得，熊愛蜜，鐵匠打鐵。就我們而論，上流人曾經是熊，但是你是鐵匠。我們看出來，你的工作是繁重辛苦的。」

聽到這裏，維阿洛夫，原在望着他的銀錶而且用手指翻弄着它，說：

「工作對於人是一個欄杆。我們沿着一個深淵的邊緣走着，並且抓緊了工作像欄杆一樣。」

「正是這樣！」塞拉菲木快活地喊道。「這是實在的！否則我們會跌倒的。」

「你們這是胡說！」阿托莫諾夫說。「這是因為你們不是主人。你們不能瞭解……」

雖則梯洪的話立刻惹起他的氣憤來，他却不能夠十足堅強地表白他自己。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梯洪給他自己的糊塗固執的思想穿上語言的外衣，阿托莫諾夫發覺他的話語越來越惱人。當他望見守門人那石塊一般的頭擦了很多的油的時侯，他哼着鼻子，拉拉耳朵，在他的腦子裏搜索一個不容置辯的回答。

「當然，有着不同種類的工作，」塞拉菲木和解道。「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壞的……」

「刀子也許是好的吧，但是你不能把它抵在你的喉嚨上！」梯洪喃喃道。

阿托莫諾夫渴望着痛罵他，而且，不能夠控制這渴望，便嚴厲地問道：

「你爲甚麼老是對於工作說些無聊話？這是令人不能瞭解的。」

「是的，這是難以瞭解的。」梯洪同意道，望着桌子底下。

「他不過是說，工作應當沒有害處，彼奧德爾·伊里奇，」木匠又開口說道。

「住嘴，塞拉菲木，讓他自己說。」

梯洪保持着原來的姿態，向他的主人展露着他的頭頂心的一塊灰色的禿頂，有着人的手掌的大小。

「教導愷因（註一）工作的是魔鬼，」他說，嘆一口氣。

「那可是離題太遠了！」塞拉菲木嚷道，用手拍着他自己的膝頭。

阿托莫諾夫從椅子裏站起來。

「你最好不要談你不瞭解的事情，」他氣憤地警告守門人。

極其心煩，他離開了守望室，開始考慮這件事：他必須革退梯洪。明天他將革退他。或者，不是明天，盡一個星期以內吧。在辦公室裏，維拉·波波伐等候着他。她像陌生人那樣冷淡地招呼他，自顧在椅子上坐下來，用她的洋傘敲着地板，開始告訴他，她不能立刻付清抵押金的利息。

「這沒有關係，」彼奧德爾安靜地說，沒有望着她。

「如果你不同意讓我延期償付，」他聽她繼續說，「你有權取消我的贖取。」

她用生氣的聲音說着，之後又用洋傘敲着地板，那麼突然而且迅速地退出了，以致他一直到她關好身後的門為止沒有看她一眼。

「她生氣了，」阿托莫諾夫沉思。「我不懂爲了甚麼？」

(註1) Cain，亞當之長子，妒殺其弟(見創世紀)。

過了一小時，他找到奧爾格，把他的帽子擱在她的沙發上。

「你告訴她，」他說，「我不要利息。我不要她的一文錢。話說回來，這點點錢算甚麼？告訴她不要自尋煩惱，你懂嗎？」

奧爾格檢選着不同顏色的絲線，在桌子上移動着一小盒珠子。

「我懂，」她思考地說，「但是她不會懂。」

「你必須使她懂；我不管你懂不懂！」

「謝謝你，」奧爾格說，隔着眼鏡眯眼。

她那呆板的微笑激怒彼奧德爾，他頗爲粗魯地說：

「不要笑！我不是來找你笑我的。你不要胡想。」

「哦喲，你這鄉愚啊！」奧爾格說，嘆一口氣，懷疑地搖着她那梳得光光的頭。

「相信我，」彼奧德爾嚷道，「我知道我在說甚麼。」

「哦，真的嗎？」

她說「哦」的聲調是同情的。阿托莫諾夫聽得出來這個，而且他看得出來她帶着憐憫，差不多帶着溫存，從眼鏡裏看他，但是這只有使他氣憤。他需要以令人悅服的透澈向她講話，但是不

能够找到他需要的字句，他只好凝望着窗口，那裏有極美的海棠花襯托在綠葉之中，那些葉子看起來像動物的耳朵一樣。

「我可惜她的地產。那是很出色的地方。她生在那裏……」

「她生在利阿森。」

「她已經習慣於住在那裏，這就跟生在那裏是一樣的。就是在那地方，我的靈魂第一次得到安撫而睡眠了。」

「醒來了，」奧爾格改正道。

「不管是睡眠還是醒來，對於你的靈魂都是一樣……」

他繼續講了許久，雖然他所講的連他自己也茫然。奧爾格把臂肘撐在桌子上，傾聽着，當他講到筋疲力盡的時候，她說：

「現在聽我說。」

她從事於報告他，說娜泰芽已經知道他同那纏線女工的曖昧關係，附帶說她傷心，流淚，而且埋怨他。但是這不足以感動阿托莫諾夫。

「這裝俾的東西！」他說，微笑。「她從來沒有給我她已經知道的絲毫暗示。她曾經向你怨

訴嗎？是的，我看她會的。然而她並不喜歡你。」

「我記得我曾經告訴過你，」奧爾格嘆息，「你的靈魂是一個過繼的孩子，實在是這樣，彼奧德爾。你怕你自己如同怕敵人一樣。」

這煩擾了他。

「你同我談話的態度是無禮的。我是小孩子嗎？你應當考慮，我同你談話是敞開了我的靈魂，並且其外我再也沒有可以用這態度談話的人，你不可以同娜泰芽談天。有許多次我渴望着打她。但是你……唉，你們這些女人！」

他戴上帽子，突然發覺他自己因了氣悶而無話可說，便走了，同時想到他的妻子——因為他到現在為止許久沒有想到她。事實上他少有注意她，雖然每天晚上向上帝低聲唸完禱詞後，她便以一種熟習的溫愛，在他身旁睡下。

「她知道，却仍然跟我親近，」他憤怒地想。「這豬！」

在彼奧德爾，他的妻子乃是一條熟習的小徑，沿着這小徑，他能够舉起眼睛走路，不會跌躓，他不必想到她。然而他記起幽莉安娜·巴伊馬柯伐，她是坐在安樂椅裏，全身浮腫，慢慢死去的，她生前曾以不斷增長的仇恨着待他。眼淚從她那往昔非常美麗的、現在昏暗多淚的眼睛裏淌

下來；她那痙攣的嘴唇動着，然而她那麻木的舌頭無助地吊在嘴外，無力講話了。她所能做的只是用她左手的半死的手指掐了他一把。

是的，他神志是清醒的。他覺得對不住她。

然而，爲了斷絕他與希娜達的可恥的私通，頗費了他大大的努力，而他剛剛做好這個，便成爲另一些在他心中翻騰的、憂愁的思想的俘虜，那些思想同那關於纏線女工的沉醉的回憶同時並存。似乎是，有一個第二個彼奧德爾·阿托莫諾夫出世，同他生活在一起，永遠跟在他身後走。他感覺他的化身逐漸生長，變得有情感，妨礙真正的彼奧德爾·阿托莫諾夫做一切他必須擔任的工作。利用每一次真正的彼奧德爾專心思想的時候，這第二個他如同一陣大風衝進一個角落那樣向他襲來，在他耳邊私語着一些令人不愉快的、惡毒的思想：

「你工作如牛馬，但是爲了甚麼？你有足夠供你過活一世的錢財。這是你兒子來工作的時候了。由於你愛他，你兇殺了一個男孩。你曾經鍾情於一個女人，開始了放蕩的生活。」

像這樣的思想通過他的心之後，生活永遠似乎更爲黑暗，更爲無聊。不知怎地，他忽略了注意伊里阿變成大人的精確時候。這也並不是唯一的，發生之後却不曾爲他注意的事情。他的女兒耶里娜，由娜泰芽主持，訂婚而且嫁給一個富裕的珠寶商的兒子——一個有生氣的，留着黑上髭

的青年——住到政府所在地的大城裏去了，這也逃避了他的注意。在其他的，逃避他的事情當中，有一件是他岳母的死亡，她終於在六月裏一個悶熱的中午恰在雷雨之前因窒息而死。他們沒有來得及把她停放在床上，突然一個雷聲霹靂在頭頂上滾滾而過，驚駭了每一個人。

「關好窗和門！」娜泰芽嚷道，舉起手來掩着耳朵。他母親的巨大的腿幹從她手裏落下來，她的脚跟敲在地板上發出沈濁的砰然一聲。

在阿托莫諾夫，似乎是，他沒有立刻認出來那走進房來的，瘦長的，穿一身淡灰服裝的，在瘦而黑的臉上有着分明可見的黑鬍的男子便是他的兒子。亞科夫，身寬體胖，穿一身學生裝，看上去較爲肖似他自己。他的兒子們有禮地問了安，坐下來。

「現在你們的外祖母也死了！」彼奧德爾說着，在辦公室裏踱來踱去。

伊里阿在燃點一根香煙，並沒有說話。倒是亞科夫回答道，以一種彼奧德爾不認爲是他的語聲：

「幸虧這發生在假期中間，否則我不能回來了。」

阿托莫諾夫不去注意他小兒子的這種蠢話。他正在端詳伊里阿的臉，那臉容已經大大改變，變得極其堅強。他的藍眼越發深沉，頭髮越發烏黑，並且遮着前額，使得前額看去不及從前那樣高。想到他曾拉過這深於思慮的，服裝樸素的男子的頭髮，是又有趣同時又令人發窘的。事實上他不能相信他曾經拉過。另一方面，亞科夫已經毫無改變地長成。他不過增長了體格，依舊如從前一樣肥胖，有着還是一樣閃爍的眼睛，小孩般的口。

「你全然長成了，伊里阿，」阿托莫諾夫說：

「那麼，你現在必須看看這事業在怎樣經營，三年之內你應當來掌舵了。」

伊里阿玩弄着一隻煙盒，這煙盒有一角已經破裂，是某種木根製成的。

「不，我不幹，」他說，望着他父親的臉。「我要繼續讀書。」

「讀多久？」

「四五年。」

「了得！你讀甚麼？」

「歷史。」

阿托莫諾夫不喜歡他兒子吸煙，也留意到他的煙盒是價廉的。他該可以買一個好一點的。他更其不喜歡他的專心讀書，尤其是他在剛到家的當兒提到這事情。

手指着窗外工廠的房頂，在那裏有一根細長的煙囪噴出蒸氣，從那裏，工作的哄哄聲傳來，他定定神溫和地講起來。

「有一個歷史在噴氣！」他勸誘地說。「這才是你必須研究的歷史。我們的事業是織麻布。歷史不是爲我們而設的工作。我五十歲了。已經到你來繼承我的位置的時候了。」

「米倫可以繼承你的位置，亞科夫也行。米倫可以做一個工程師。」伊里阿說着，手伸出窗外，彈一彈煙灰。

「米倫是我的姪子，不是我的兒子。」阿托莫諾夫提醒他道：

「不過，我們以後再談吧。」

他的孩子們站起身走出去，後面跟着他們的父親的抑鬱的，驚訝的注目。他們如何會對他甚麼也不說呢？他們同他有五分鐘的會晤，在這段時間中，他們裏面的一個說了一句蠢話，渴睡地打呵欠，另一個則把菸草的氣味充滿一房間，而且即刻惹得他憂愁起來。現在他們正在院子裏踱着，他能够聽見伊里阿的語聲在說話：

「我們出去到河邊看看吧。」

「不，我一路辛苦疲倦了。」

即使他們等到明天去看，那河也決不會流光的，阿托莫諾夫想着，而且他們的母親正在爲他們的外祖母亡故的悲傷做着殯葬的種種準備呢。

抑止了他的趕快迎上不順心的事情爲的把它推到一邊從而逃避它的習慣，彼奧德爾給伊里阿一個星期的休憩，在休息期間他留意到他稱呼工人們爲「您」，到晚間便同憐洪和塞拉菲木坐在庭院的門口，同他們扯起長談。從窗子裏他居然能竊聽到梯洪的懶洋洋的語聲，以及他那滔滔不絕的蠢話。

「是的，正是這樣。做乞丐就是一無所有。伊里阿·彼德羅維奇，真理是，假如少數人不貪求無厭，每個人就都豐衣足食了。」

「我知道這個！」塞拉菲木喋喋道。「好久以前——我就聽到這話……」

亞科夫的舉止比較容易瞭解，他在廠房裏面跑來跑去，向女郎們投去溫柔的眉眼，而且爬到馬廄的頂上，眺望那條河，女人們常乘人家用飯的時候在河裏洗澡。

星期二是夢幻，沉靜，十分灰色的。清晨一陣毛毛細雨懶散地落在地下，落了一個鐘頭，但是中午太陽露出面來，在工廠和兩河夾成的楔形歧路上，投一個不情願的窺視，之後，掩入雲中，埋在雲的柔軟的彎曲裏，恰如娜泰芽晚間將她的緋紅的臉頰埋在凹下的枕頭裏一樣。

「你的哥哥在甚麼地方？」阿托莫諾夫喝茶之前問亞科夫。

「我不知道，他方纔坐在那邊山頭上一株松樹下面。」

「去叫他一聲。不，你不必去了。告訴我，你們倆相處得怎樣？」

他覺得在亞科夫臉上看見一絲笑影，這時亞科夫說：

「不錯。我們是好朋友。」

「難道你們真是這樣麼？告訴我實話。」

亞科夫低下眼簾，想了一會兒。

「我們的思想不投機。」

「關於甚麼的思想？」

「關於一般的事情。」

「怎麼會這樣呢？」

「他永遠埋頭在書裏面。我不過運用我自己的智力，靠着我的見聞所及。」

「我明白了，」阿托莫諾夫說，不能夠更詳細的問他。

將一件帆布大衣拋在肩上，拿起阿歷克塞送他的手杖——手杖頭上是一個銀製的鳥爪抓着一個孔雀石的球——他走出院子，從他手掌下面眺望河邊和山上——果然伊里阿穿一件白襯衫躺在一顆樹下面。

「今天沙土十分潮濕，他或許要受寒呢，這不當心的孩子！」

小心翼翼地惦量着每一句他要向他說的話，阿托莫諾夫慢慢往前走，踏倒了脆薄的，灰色的草幹，他的脚下碎裂作響。伊里阿背向着天伏在那裏讀一本厚書，用一枝鉛筆輕敲着書頁。聽到脚步声，他扭回他的柔軟的，年青的頭頸，看見了他父親，便把鉛筆放在書頁之間，響亮地碎一聲闔上了書。之後他坐起來，背靠着松樹的樹幹，向他父親的臉投去親熱的瞥視。老阿托莫諾夫喘息不定，他也在一塊隆起的樹根上坐下來，彎着身子如一道拱門。

「今天我不想說到事業。還有許多時間呢，我們可以來一回閒談。」

然而，伊里阿兩隻臂膀環抱着膝頭，柔聲說：

「事情是這樣的，爸爸，我已經決定獻身于科學了。」

「獻身！」阿托莫諾夫重複道。「如同牧師一樣啦！」

他要把這句話說得逗笑，但是他聽得出來他的話音中含着愠意，而且差不多是氣憤的；由于懊惱自己，他用手杖在沙土上叩擊着。立刻一件不可理解的事情，一件無緣無故的事情發生了。

伊里阿眼中的藍色變深，他的細挺的眉梢擰在一起。

「我不願意做廠商，」他帶着暴躁的堅持開始說，把頭髮從前額甩到後面去。「我不適合于這類工作。」

「這是悻洪說話的派頭，」阿托莫諾夫帶着微笑插口道。

伊里阿不去注意這句話，卻開始解釋他何以不肯做廠商，或者，廣泛地說來，任何實業的主
有人。他繼續講了好久，至少十分鐘，阿托莫諾夫不時理會到一兩句話，其中有一點真理的閃光，似乎供給他自己的混亂思想一個滿意的答覆，但大體上，他明白了然伊里阿說的都是孩子氣的胡話。

「閉嘴！」他說着把手杖插在伊里阿腳旁的沙地內。

「等一等，這是不對的，這是胡說。必得有一個人，在頭上才行。人們若沒有一個人領導，便不能做事，沒有人肯工作的，如果他得不到甚麼利益的話。常常聽見人們這樣說；『這于我有甚麼利益？』這就是各種事情能夠推行的根本要點。看看那許許多多的格言：『一個人如果無所貪求，他澈頭澈尾是個聖人。』；『便是聖人也唸禱文有所祈求。』；『便是無生物如機器也必得有滑油。』」

他並不興奮地講着，回憶每句適合於當前的情形的格言，把格言的精華豐富地鋪張在他的話語裏。他高興居然能夠不費思索地談講，相信這番談話結果必于他有利。伊里阿甚麼也不說。他先是把沙土從一隻手瀝到另一隻，瀝出紅的松針，把它們從手掌裏吹掉。

「這一切都不能說服我」，他陡然說，用一種同他父親一般平和的聲調，「憑籍這些原則的生活不久就要不可能。」

阿托莫諾夫藉着手杖的幫助立起身來，伊里阿不去攙扶他。

「我明白了。你以為你父親說的話不是真理嗎？」

「真理是還有另一面的。」

「那是謊話。沒有另一面。」向工廠那方舞動着手杖，他說：「那裏站着真理，就在那裏！」

你祖父開創的它。我以它爲我一生的工作，現在輪到了你。如此而已，話說回來，你是甚麼人？我們一直工作就爲了讓你游手好閒嗎？你要靠別人勞動的果實過敬畏上帝的人的生活麼？你這想頭可不壞！歷史！歷史算得了甚麼？歷史不是女孩子。你不能娶他。這所謂的歷史究竟是什麼玩意兒？幹那行子有甚麼好處？我決不允許你過一種游蕩的生活……」

覺得憤怒在控制着他，阿托莫諾夫儘力轉圜他所說的話。

「我懂得，你要住在莫斯科。在那邊快活得多。阿歷克塞也覺得這樣……」

「請你允許我去讀，」伊里阿說，舉起他的書，吹掉那上面的砂粒。

「我決不允許！」阿托莫諾夫吼道，把手杖插進沙土。「不必要求。」

於是伊里阿也站起來，帶着變成蒼白的臉子望着他父親肩頭的上頭，以低沉的聲音說：

「好，那麼，你不答應，我也要這麼幹。」

「你不敢！」

「你不能禁止一個人照他所願意的方式生活啊！」伊里阿說着，搖一搖他的頭。

「一個人？你是我的兒子，不是一個人。你是哪一種人，你所有的每一件東西都是我的。」

這句話脫口而出。阿托莫諾夫沒想到會說出來，於是，他緩和了他的聲調，表示責備地搖了

搖頭說：

「這就是你報答我關心你的態度麼？噯，你這壞孩子！」

他看見伊里阿紅着臉，試着把他的發抖的手藏進褲袋裏，而手却拒絕插進那裏面。唯恐他還要多說，那樣一來或許就要難以挽回了。他急忙攔住道：

「爲了你的緣故，我謀殺了一個人……或許……」

阿托莫諾夫加上「或許」，因爲他一經說出來第一個字，就理會到在這樣一個時機向一個顯然不願瞭解他的孩子解釋自己，那是不可能的。

「他馬上就要問是誰了，」他想着，快步走下岩石脆薄的山邊。

「你謀殺了不止一個，」伊里阿向他的後背用一種震耳欲聾的聲音說道。「那邊整塊的墓地裝滿了被工廠謀殺的人們。」

阿托莫諾夫停住步，回轉身來看見伊里阿伸出手臂用他的書指着在灰色天空下那些輪廓顯然的十字架。當砂土在他脚下擦擦作響的時候，他記起在不過幾秒鐘之前，已經聽到他侮辱工廠和墓地；他急急乎要遮掩他的失言，這種話在依里阿是必須忘記的，於是他像熊一樣快步走到他跟前，揮舞着手杖，試着恐嚇他，並且嚷道：

「你說甚麼，你這流氓！」

伊里阿跳躍到樹幹的後面；

「想想，你在做甚麼？」他叫道。

阿托莫諾夫用手杖擊了樹幹，手杖斷成兩段，之後，破段飛到伊里阿腳旁，來勢是這樣兇，以致斷的一端斜刺入砂土中一動不動，那絲球挺在空中。

「我要給你一點顏色看看！」他恫嚇道。

他蹣跚着跑下山去，感覺他的理性被驅逐得在悲憤的話句之間穿來穿去，好像一個梭在糾結的線間穿來穿去一般。

「我要把他趕出家庭去，他會爲飢寒所迫回來的。然後他會洗心革面。決不許他傻子似的胡鬧！」

于是他快刀斬亂麻地切斷他的思路。同時他領悟他的行爲不得當，他大大地誇張了他兒子的錯誤的程度。

當他來在歐加河的河邊的時候，他厭煩地坐在砂岸上，揩拭着臉上的汗，開始凝望那河。一羣鱸魚在淺水的小溪裏游着，如鋼針一般在水裏穿縫着。後來一條綢帶着一種了不起的神氣出現

，逐散了它們。各處游了一會兒以後，他側着身子，用一隻小小的紅眼睛瞟着混濁的天空，送上一個個水泡浮在水面上，像是一道道明亮的烟圈。

「我要你的命！」阿托莫諾夫大聲說，向他伸出一個威嚇的手指。

他聽見他這句話的聲音不正常，就看了看他的周圍。河水的靜流正在洗滌他的憤怒。那溫暖的灰色的寧靜給他注滿恍惚的，驚愕的思想。其中最令人驚愕的是，他那兒子，二十年來做爲他不停的熱愛以及關切的思想的對象的，一剎那間溜出他的心，甚麼也沒有留下來，只留下一種憤怒的痛苦。阿托莫諾夫自信，二十年來他的思想每天不倦地固定在伊里阿身上。二十年來他一向生活在他對於他的期望和熱愛，等待他來一露身手。

「像一根火柴的光焰！」他想。「過後——一無所有！這是甚麼道理？」

灰陰的天空差不多轉成粉紅，但是天上有一個地方現出來較爲光亮的一片，這極像破舊的衣服上的一塊油漬。之後蒼白的月亮升上來。空氣變得新鮮潮濕，霧像淡煙那樣在河上浮游。

阿托莫諾夫到達家中的時候，娜泰芽，已經卸了裝，縐着眉專心地剪她的腳趾甲，她的左腿搭在右腿的肥圓的膝頭上。

「你打發伊里阿到甚麼地方去了？」她問，斜眼瞥望他。

「滾他媽的！」他回答，脫着衣服。

「你總是發脾氣，」娜泰芽嘆息。阿托莫諾夫沒有作答。他光哼着鼻子，故意騷鬧地走動。雨開始激濺玻璃窗，嘩嘩的雨聲在花園裏飄蕩。

「伊里阿已經因了他有學問而很驕傲。」

「他母親是個糊塗虫。」

伊里阿的母親哼着鼻子。然後她在身上畫了十字，躺在床上，這時彼奧德爾一面脫衣服一面繼續肆意辱罵他。

「你能做甚麼？甚麼也不能。兒子們不怕你。你怎樣教養他們的？你所能做的一切是吃，睡，在臉上塗油。」

「但是誰送他們上學去的？」娜泰芽說，在枕頭上嘟囔着。「我說過……」

「閉嘴！」

他也陷入沉默，聽着雨聲，雨現在落得更大，打在以前尼基塔種植的櫻桃樹上。

「那駝背選的倒是一條快樂的路。沒有孩子。沒有事業。簡直是蜜蜂。我連蜜蜂也沒養好，却讓各隨各的心願給它自己採了蜜。」

像睡在冰上那樣謹慎地翻過身來，娜泰芽用她溫暖的面頰觸着彼奧德爾的肩頭。

「你方纔同伊里阿吵架了嗎？」

不好意思告訴她他和他兒子之間經過的那件事情，他喃喃道：

「大人同孩子吵架，大人是罵他們。」

「他已經走了，到城裏去了。」

「他會回來的。他在任何地方沒有錢是沒有飯吃的。他只要嗅嗅鼻子一聞到貧窮是甚麼氣味，然後就會回來的。去睡吧，不要攪擾我。」

「我們必須不準亞科夫再去上學了，」過了一分鐘，他說。

又過了一分鐘：

「後天我要去趕市。你在聽嗎？」

「是的，我在聽。」

「不知道那市集是甚麼樣兒？」阿托莫諾夫閉上眼深思，但是他看見在他面前的乃是一個有着大額的臉，這使他回憶伊里阿眼睛裏面那令人不能忍受的，傲慢的閃光。

「他對待他父親像對待工人一樣，這流氓！他推開我像推開乞丐似的！」

那使他驚愕的是這決裂發生得如此神祕地迅速。似乎是，伊里阿早就決定破裂。但是，甚麼驅使他這樣做呢？當他回憶那孩子的尖銳的批評時，他想：

「這是那個煽動者米倫，教唆他的。至於說到工業會損害人們——這是悌洪的思想。這混蛋這混蛋！他聽從誰的話啊？但是他自己是讀書人哩。他讀了些甚麼？他爲工人們抱歉，却不爲他的父親，並且逃跑了，爲的是保持他自以爲是的思想。」

想到這裏，他對伊里阿的怒火燃得比以前更亮。

「不，你做錯了。你逃不出我的掌心的！」

之後他回憶尼基塔，他早已抽身走開，逃進一個安靜的角落。

「他們全都給我套上鞍子，」他想，「自己却跑開了。」

但是他立刻察覺，這是不公正的。阿歷克塞沒有跑開。他喜愛這事業，恰如他父親一樣。他貪婪——貪得無厭，他做的一切事情既聰明又簡單。

阿托莫諾夫記得，有一次工廠發生醉酒的口角，之後，他對他弟弟說：

「人們被縱容壞了。」

「我看得出來他們是這樣，」阿歷克塞同意。

「他們永遠氣憤這個，氣憤那個。似乎是，他們用同一雙眼睛看事情。」

阿歷克塞也同意。

「這也是實在的，」他說。「我記得悌洪有一次看父親，他那眼睛有着同樣的表情，那是在你結婚那天父親同一些兵士角力的時候。後來他自己也動手角力。你記得嗎？」

「記得的，但是你爲甚麼提到悌洪？他是個廢物。」

之後阿歷克塞鄭重地講：

「你常說，人們變壞了。但是這的確與我們無關。這是牧師、教師、此外我還要說——各種醫生、以及官吏們的事情。使人們不變壞，那是該由他們來管的。那是他們的貨物。你我則是購買者。一切都逐漸變壞了，我的朋友。你自己逐漸變老，我也一樣。然而你決不會因爲女孩有一天會成爲老太婆而叫她去自殺！」

「聰明的魔鬼！」阿托莫諾夫想。「而且率直。」

當他聽着他弟弟的生動的談吐以及他用以裝飾他的談吐的新諺語的時候，他妒忌他的興高采烈？他的思想再度轉到尼基塔。他曾經被他父親指爲安慰者之流；却給他自己牽連在一件關乎女人的，愚蠢的事件中，之後就走了。

阿托莫諾夫在這雨夜思慮了許許多多。一些奇特的思想如一股濃煙那樣，味鑽進他的思緒的悲苦處——這些思想似乎籍了黑暗的雨聲淅瀝喃喃着送進他的耳朵，這妨礙了他給自己辯解。

「我有該怪罪我的地方嗎？」他一味問，雖則他找不到他的問題的解答，他感覺這不是一個多餘的問題。黎明時候，他突然決定去找他那在寺院裏的弟弟。在那裏，同一個遠避誘惑和煩惱而生活着的人的暢敘，或許，他可以找到一些東西，足以給他帶來安慰，甚至於決斷。

但是當他坐在一隻驛馬的背後，乘着車，沿了鄉間的道路，顛簸得幾乎粉身碎骨之後，他想：

「站在一個角落裏穩穩不動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你試着，跑到街上去！黃瓜在地窖裏不會霉壞，但是在陽光裏它無論如何要腐爛的。」

他有四年不會會見他的弟弟。他們最後一次的晤面是沉悶冷淡的，彼奧德爾曾經以爲那駝子似乎煩躁而且不高興他的來臨。他縮進他的殼裏，像蝸牛那樣隱藏起來，用頗爲乾燥的聲音講話，不講上帝，他自身，以及他的親屬，只講朝山拜廟的香客，寺院的需要，以及人民的貧困，甚至於談論這些也顯然費了他不少力氣。當彼奧德爾獻給他錢的時候，他用沉靜淡漠的聲調說：

「給方丈吧。我不要。」

顯然，所有的和尚尊敬地看待尼柯丁神父。方丈是一個高大，消瘦，多汗毛的人，聳了一隻耳朵，看上去像一個穿了法衣的木頭鬼，用他那可畏的黑眼睛凝望着彼奧德爾的臉，以太高的語聲說：

「尼柯丁神父是我們的可憐的寺院的榮耀。」

那寺院立在一個矮山之上，周圍是青銅色的松樹，它隱在樹林的茂密的枝葉裏，爲目力所不能及；它以微弱的，週日的鐘聲迎接阿托莫諾夫，鳴響着召集晚禱。門被守門人啓開，這人又直又長好像一根竿子，有着無可再小的，孩子般的頭，那頭上戴一頂褪色的，摺縐的便帽。

「歡——歡——迎……」他訥訥道，話語窒息了他。

之後他一半喘氣，一半嘶着：

「請——請——進。」

一塊深藍的雲不動地懸在寺院之上，遮了半面的天，在它的壓力之下使一切事物變成沉重，潮濕，冷淡無情，這，鐘的鳴響是無力排除的。

「這太重了，一個人抬不起來，」客房的小和尚抱歉地說，用他那小小的黑拳頭輕敲着那箱子，箱子裏裝滿送給尼基塔斯的禮物，這時他把那箱子從車上拉下來。

勞頓而且骯髒，彼奧德爾慢慢走着，穿過花園，走向他弟弟的白色的修道室，這修道室隱秘地藏在一櫻桃樹和蘋果樹之中。在路上，他暗想他徒然來了。還不如去趕市集的好。穿過樹林的那條路，坎坷不平而且有樹根障礙着，曾經顛簸他，攪亂他的一切愁悶的思想，代替這些思想的來了抑制的憂鬱，以及對於休息和忘却的渴望。

「暢飲一番倒妙得多，」他自思自想。他望見他弟弟坐在被半圈菩提樹環抱着的一張凳子上，十幾個香客排列在他的面前，好像習見的圖畫中的人物一樣。有一個黑鬍子商人穿一件帆布外衣，他的腳纏了布，塞在一隻橡皮套鞋內；一個肥胖的老人，像一個去勢的兌換銀錢者；一個年青小伙兒，長頭髮，高顴骨，魚樣的眼睛，穿一件兵士的連頭巾的外衣；還有慕爾辛，德里歐莫富城的麵包師，一個粗暴醉酒的漢子，他筆挺地立正，好像一個立在審判官面前的竊賊一樣。

「那是實在的，上帝在遙遠的地方，」他粗聲說。

尼基塔用一根小小的白杖在踏平的地面上塗畫着，教導人們，却不望着人們。

「人所在的地方愈低，上帝距離他就愈高愈遠，上帝被我們的罪惡的臭氣趕走了。」

「他在安慰他們，」阿托莫諾夫想，暗自微笑。

「上帝看見我們的虔誠無效果。光有虔誠，沒有工作，對於他有甚麼用？我們的互助在甚麼

地方？我們的愛情在甚麼地方？我們祈禱的是甚麼？永遠是瑣屑的小事情。我們應該祈禱，當然，不過……」

舉起眼睛，他定睛望着彼奧德爾，靜默地從頭到腳打量了他好一會兒。然後他慢慢舉起他的杖來，好像舉起一個沉重的大東西來打算打甚麼人似的；他站起來，衰弱地垂下頭，在人們身上畫了十字，中斷了他的禱詞，說：

「那裏，我的哥哥來看望我了。」

一個禿頭的老人用他那圓圓的、黃銅色的眼睛不高興地瞥望着彼奧德爾，並且以正經的、顯然專心致志的姿態在他自己的身上畫了十字。

「上帝與你們同在，」尼基塔說。

人們四散，猶如一羣羊離了牧場一般，老人攙扶着壞腳商人的一個臂肘，麵包師慕爾辛攙扶着另一個臂肘。

「哦，你好嗎？給我祝福吧。」

用一條飄着黑法衣的袖子的長路臂，尼柯丁神父、推開他哥哥向他伸來的那雙合掌的、向上的手。

「我沒有料到你會來，」他用安靜的、無歡的聲調說。

他揮舞手杖指着他那修道室的方向，而且走在彼奧德爾前面，他那彎曲的腿顛躓地移動，一隻手杖在胸口，靠近心臟。

「你已經變老，」彼奧德爾關切地說。

「是的，這就是生活。我的腿開始損壞。我們的地方潮濕。」

尼基塔似乎變得比以前更加駝背。他那右肩，以及他那脊骨造成的尖角已經聳起來，使他的身體俯下去更接近地面，更寬；當他俯着身沿了砂礫碎石的小徑摸索着爬行的時候，他見得像一個被扯掉了頭的蜘蛛。在他那乾淨狹窄的修道室裏，他似乎稍爲大一些，但是比方纔更加可怕。他取下頭巾來的時候，他的頭蓋骨像死人的一樣昏沉沉地發光，他的頭看得出來禿了一半，猶如剝了皮一般——只有從他的兩鬢，從他的耳朵背後，從他的腦後，懸掛着參差不齊的叢髮。他的臉也沒有別的，只有皮膚和骨頭，呈着蠟色，他那失了光彩的眼睛不再照亮他的臉；他的目光分明集中在他那巨大鬆軟的鼻子的尖上，鼻子下面那已經衰萎成爲兩條黑線的嘴唇無聲地動着。他的嘴，變得比以前更大，在他的臉上形成一個深深的凹坑，他的上唇的一片灰色的、老朽的灰毛，越發增添了他那儀表的古怪和不愉快。

這和尚向一個在家的和尚說話——一個面團團的、如同沐浴的人一樣的少年——他的語聲那麼安靜，似乎他在強制他的耳朵聽甚麼聲音，又那麼緩慢，似乎他苦於記不起他所需要的字句。

「茶炊，」他說，「麵包、蜜。」

「你的語聲好低啊！」

「我的牙齒已經磨碎了。」

和尚自己在桌旁一個木製的、白漆的安樂椅上坐下來。

「你們全都活着嗎？」

「是的，我們全都活着。」

「梯洪活着嗎？」

「是的，他活着。你爲甚麼問？」

「他許久沒有來看我了。」

停了一停。尼基塔移動他的手的時候，他的法衣做出蟬螂那樣的鬧聲，這聲音使彼奧德爾比方纔更加心煩。

「我給你帶來一些禮物。吩咐他們把箱子拿來。那裏面還有酒哩。人家允許你喝酒麼？」

「我們這裏並不嚴格，」尼基塔說，歎一口氣。「這裏過的是艱苦的生活。自從人們開始極其勤勉地來朝拜這寺院之後，這裏甚至有了一些醉漢。他們飲酒，因為他們此外還有甚麼事情可做？人世的呼吸來了，而且毒害了他們。和尚也是人啊。」

「我聽說有非常之多的人來看望你。」

「是的，他們來看望我，」和尚說，「他們是傻瓜。他們走遍天涯尋訪正義以及正直的人。他們需要有人來指示他們怎樣生活。他們曾經生活而又生活，現在他們生活不下去了。他們沒有忍耐力了。」

阿托莫諾夫感覺這和尚的話不寧靜，

「他們給縱容壞了，」他喃喃道。「他們身為農奴的時候，是有忍耐力的，倒是現在他們自由了，他們反而不能忍耐了。他們被給與了太多的自由。」

尼基塔沒說甚麼。

「當他們屬於他們的主人的時候，他們從來不這樣囂張。」

駝背向他閃了一瞥，便垂下眼簾。

照這樣，他們談下去，搜索着話語，以長久的停頓點綴他們的談話，一直到後來那在家的和

尙拿來茶炊，香的菩提蜜，仍然發着淡淡的酵母氣味的熱麵包爲止。注意地監視着那白髮的在家的和尙伏在地板上打開箱子蓋之後，彼奧德爾放一罐新鮮菓子醬和兩個酒瓶在桌子上。

「紅葡萄酒，」尼基塔讀道。「這是方丈喜愛的酒。他是一個聰明的人。他知道得非常之多。」

「我知道得這樣少，」彼奧德爾承認，試着提出他自己來。

「你知道了你必須知道的一切。多知道一些，有甚麼好處？若是知道的比你所需要的多，只有害處。」

和尙慎重地歎一口氣，彼奧德爾以爲，他在他的話裏偵察到一個痛苦的陰影。黑暗中，被牆角的神燈的光以及桌上的燈的廉價的黃燈罩的光昏沉地照耀着，尼基塔的法衣因了污穢和油膩而放光。留意到尼基塔吞下一杯「瑪第拉」(註一)酒時現出的旺盛的食慾，彼奧德爾譏諷地想：

「他知道甚麼東西味道好。」

每喝完一杯酒，尼基塔用他那瘦的、很白的手指從麵包上搯下一塊來，蘸一點蜜，慢慢咀嚼

(註一) Madeira，大西洋中一島名，產葡萄酒。

着，他那稀疏的灰鬍子做出顫抖的動作。酒沒有給他造成別的顯而易見的反響，倒是給他的爛眼睛帶來一些亮光，他的目光仍然同方才一樣集中在他的鼻尖。彼奧德爾謹慎地飲酒，不瀕當着他的弟弟的面喝醉，他一面喝，一面想：

「他沒有問到娜泰芽。上一次他也沒有問到她。他害羞。他沒有問到任何人。我們是凡俗的，他是超凡入聖的。人們尋訪他。」

他氣憤地梳着飄在胸前的鬍子。

「你很聰明地把你自己隱居在此地，」他說，拉着耳朵。「你做對了。」

「起初倒很好。現在却不這麼好了。香客太多。而這些應接……」

「應接？」彼奧德爾微笑。「好像牙科醫生的應診似的。」

「我要到遙遠一點的地方去，」和尚說，在他們酒杯裏小心地斟了一些酒。

「到安靜一點的地方去，」彼奧德爾結束道，他又微笑，但是和尚光是吞咽他的酒，用一條黑布似的舌頭舐着他的嘴唇。

「惶惶不安的人的數目的增加是很顯明易見的，」他開口，點着他那死人一般的頭。「他們在隱藏。他們要逃避他們的困難——」

「我沒有注意到這個，」彼奧德爾反駁道，知道自己說的不是真話。他要說的乃是「遠走而且隱藏起來的是你自己。」

「——他們要逃避他們的困難和不安，這些却影子一般跟隨着他們。」
斥責不由自主地形成，而且奪口而出。他要同尼基塔辯論，甚至於罵他。

「人自尋煩惱，」他用氣憤的聲調說，想到伊里阿。「他要討苦吃！照管你自己的事情，不顯示你是多麼聰明，然後你就會在和平安靜中度過你的一生。」

但是尼基塔，一心專注在他自己的思想，不可能聽見這些話，因為他突然搖了搖他那隆起的身軀，好像他從夢裏醒來似的。他的法衣傾瀉着黑色的流，他的嘴扭曲成爲一個牽强的微笑，他用近乎憤怒的聲調開始很清楚地說：

「他們來到這裏，要求我教導他們！我怎麼知道教導他們甚麼？我不是一個智者。這是方丈的捏造。我甚麼也不知道，我像一個被不公正地判了罪的人。我被判定了教導！爲甚麼我被判定了教導？」

「這是一個暗示，」老阿托莫諾夫想。「他要訴苦了。」

他明白，尼基塔對於命運的怨訴是有着種種理由的，事實上他前幾次來探望的時候就預料着

會聽到這些訴苦。所以拉了拉耳朵，他間接地，先發制人地向他說：

「許多人怨訴他們的命運，但是那是沒有絲毫用處的。」

「是的，誰也沒有看見過一個知足的人，」駝背說，他的凝視直對着牆角，那裏有一盞燈在聖像前面燃着。

「父親在世的時候，他常督促你安慰人們。所以你必须做一個安慰者。」

尼基塔撇着嘴，成爲一個微笑，之後用手撚着他的灰白的鬍鬚，抹去了那個笑容，繼續在黑暗裏洒下他的話語，這些話語雖則使彼奧德爾不快，却刺戟他的好奇心，使他注意地預料着危險。

「他們硬叫我同別人把我看做是智慧的。這樣做當然是爲了寺院的利益，吸引人們到這裏來。但是在我，這是一個苛刻的責任。艱苦的工作啊，我的朋友！我怎樣安慰他們？」「忍耐吧，」我說。但是我看得出來他們全都厭倦了忍耐。「懷着希望吧，」我說。但是有甚麼可希望？上帝在他們不成其爲安慰。有一個麵包師到這裏來……」

「那是我們的麵包師慕爾辛。他是個醉漢，」老阿托莫諾夫說，希望分散他的注意。

「他想像他是上帝的裁判官。照他所說，上帝不是世界的主人。如今有無數的像他這樣傲慢

的人。有一個沒有鬍子的人也到這裏來。你留意到他沒有？他是一個惡毒的人，全世界的敵人。他們來，用種種問題難我。你能對他們說甚麼？他們故意來攪擾我。」

和尚的言談逐漸生動起來。彼與德爾回憶前幾次來訪的時候尼基塔是甚麼樣子，留意到現在他不再像從前那樣帶着犯罪的神情霎眼睛。以往這駝背被他的犯罪的意識鎮壓着，因為犯罪的人是不可以訴苦的。但是現在他埋怨着，宣布他被不公正地判了罪，阿托莫諾夫害怕他會說：

「那判我罪的就是你！」

他皺眉，玩弄他的錶鍊，搜索着用以辯護自己的話語。

「是的，」駝背說，似乎是，他暗自對他所埋怨的事情妥協了。「人們變得愈來愈麻煩，他們的思想愈來愈胡鬧。不久以前有一個人，在我們這裏盤桓了兩個星期——學問很好，年紀還青，但是顯然受了驚嚇，精神恍惚。方丈來到我這裏，給了一個吩咐：『你加強他的信心，』他說。但是我現在記不得別人的思想了。他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他不斷地講着說着，把我折磨了好幾個鐘頭。但是我甚至於不懂他用的字句，更不必說他的思想。『人不可能承認，』他說，『魔鬼是我們的主人。』這話暗含着，有兩個上帝，這對於我們在聖餐式時所領受的『基督的身體』（註一）

（註一）聖餐式用的麵包。

：（領受「基督的身體」，吃了不朽之泉源。）是一種侮辱。他還說了些瀆神的話。「假定，」他說，「上帝有角。然而仍然只可以有一個上帝，否則生活便不可能。」他困頓了我，我忘却了菲歐朵爾神父的一切吩咐。「你的肉體，」我向他嚷道，「是個轉瞬即逝的形象，你的靈魂註定滅亡。」後來神父指摘我的過失：「你怎能胡說那樣瀆神的荒唐話？」他說。是的，事情就是這樣……」

對於彼奧德爾，這故事把他弟弟顯示在一種可憫的光亮中，而且這故事似乎是滑稽的。然而這也稍稍寬慰了它。

「談論上帝是困難的，」他喃喃道。

「是的，是這樣的，」尼柯丁神父贊同道，而且用悲苦的，膩味的聲調問道：「你記得父親曾經告訴我們，說我們僅僅是工人而已，這種知識對於我們是太深奧嗎？」

「是的，我記得。」

「是的，菲歐朵爾神父吩咐我應該讀書！我讀了，但是，在我，書僅僅是模糊的空話，如同一個遙遠的森林一樣。書對於現在的問題沒有解答。那一類的思想現在蓬勃起來了，沒有一本書能夠遮掩它們。各種宗派到處傳佈，人們那麼自然地辯論着，好像他們在重述他們的夢景，或者

醉酒的後果似的。例如那個人慕爾辛……」

和尚喝了他的剩餘的紅葡萄酒，咀嚼着麵包。然後把一些麵包屑滾成一個小彈丸，他用手指在桌子上把它推來推去。

「菲歐朵爾神父說，」他繼續說，「我們的理性是我們的一切不幸的泉源。魔鬼起初挑逗它如同人挑逗一個壞脾氣的狗一樣，之後欺弄它，一直到後來它像壞脾氣的狗一樣不分青紅皂白向着每個人狂吠爲止。這也許是真實的，但是這是一個令人痛心的，難以接受的真理。這裏有一位醫生，一個樸實的，無憂無慮的人，他的想法不同。他說，我們的理性是一個孩子，對於它，一切都是玩具和娛樂品。如同孩子一樣，它要看看這個東西那個東西是怎樣造成的，這些東西的內部是甚麼，當然，它就打破了它們。」

「我以爲，你說的是危險的話吧？」彼奧德爾說。他感覺恐慌，並且被他的弟弟的話所震撼，這些話之意外的辛辣給他充滿了驚奇和恐嚇，他再度渴望着壓折他，貶抑他。

「他已經喝酒太多了，」他想，試着鎮定他自己。

這修道室閉塞不通氣，木炭和燈油的酸性氣瀰漫着，遏制了彼奧德爾的思想。窗子之外小小的黑方場上現出一些樹木的葉子——紋絲不動，好像是鐵打成的。如同蜘蛛一般，他弟弟以安靜

的堅持不停地編織他的網。

「一切思想都是危險的，」他說。「特別是簡單的思想。拿悌洪做例吧。」

「他是半瘋的。」

「不，你錯了。他是心地嚴正的人。起初我甚至怕同他講話。我想要同他談話，但是我怕！但是父親死了以後，我同悌洪很接近。你知道你的不愛父親跟我的不愛他一樣。你同阿歷克塞不會因了他的死亡的不公平而憤怒，但是悌洪憤怒。那時激怒我的倒不是那尼姑的愚蠢，而是上帝。悌洪立刻留意到這個。『看，』他說，『蚊子倒活着，而人却……』」

「你在胡說！」彼奧德爾嚴厲地說。「你喝了太多的酒。你的意思指着甚麼尼姑？」

尼基塔堅持地說下去：「悌洪說如果上帝是世界的主人，落雨就應該在適當的時候，在有益於穀物和人類的時候。而且並非一切火災都是人類惹起來的。樹林被閃電引起大火。而且爲甚麼因了愷因有罪，我們必得死亡！上帝創造各種殘廢的生物有甚麼用處？例如，駝子吧，他們對於他有甚麼益處？」

「啊哈！果然說到這裏來了！」彼奧德爾想，隱在鬍子裏微笑着，感覺他弟弟的怨訴上帝是很令人寬慰的。這和尚沒有抱怨他的親屬，真是一件好事情。

「瞭解愷因是不可能的。這就是悌洪用來束縛我的鎖鏈。這開始在父親死亡的那一天。我暗自想道：『我去進一個寺院，這些思想便會從我的心頭淡忘的。』但是不，它們沒有淡忘掉。我仍然被它們吸引着。」

「以往你從來沒有說過這一類的事情。」

「你不能够一時之間說出一切事情來。若不是香客來攪擾我，我也許永不會說到這個。我的良知困惱着我。這也是危險的，我老是擔心，悌洪的一些思想是否會無意間插進我的訓詞裏。不，他是個聰明的人，雖則我可能不喜歡他。他也想到你。『有一個人，』他說，『爲他的子女們勞碌着，但是子女們對於他却是一些陌生人。』」

「他爲甚麼說那樣的話？」彼奧德爾憤怒地問。「他懂得甚麼！」

「然而他確實懂得。事業，他說，是一種妄想。」

「是的，我聽到他說過。我必須革退這混蛋。此外，我們的家事他知道的太多了。」

阿托莫諾夫說這話原是希望使尼基塔回憶悌洪把他從吊索上解下來的那困窘的夜晚，但是他實實在在倒想起了尼古諾夫那孩子。然而，那和尚沒有明白這暗示，並且舉起酒杯放到唇邊，把舌頭浸在酒裏之後，他舐着嘴唇，用沉濁的聲音繼續說：

「悌洪也錯了。他走得太遠，甚至於同人人都拆散了，如同自暴自棄的人一樣……」
彼奧德爾必須把和尚的注意力從這類思想上拆開。

「那麼現在你不相信上帝了嗎？」他問道，驚奇這個他原要刻薄地發問的問題，聽起來却這麼率直。

「現在有誰來相信，那是難以知道的，」和尚停了一刻說。「人人思想了許許多多，但是沒有信仰的徵象。如果你相信，你就不應該思想。那說到上帝有角的人曾經說……」

「不要說了，」彼奧德爾勸誡地說，這時他巡視他的四周。「這一切都來自厭煩無聊，沒有充分地工作。我們全都應當套上鉄的馬輓。」

「不，相信兩個上帝是不可能的，」尼柯丁神父堅持着。

鐘已經在鐘樓上響過兩次，它那沉重的敲擊叩在烏黑的玻璃窗上。

「你要去做禮拜嗎？」彼奧德爾問。

「我不去。我的腿不允許我站立。」

「那麼你就在修道室裏爲我們祈禱嗎？」

和尚沒有回答。

「好，我想睡了。旅行之後我疲乏了。」

沒有說話，尼基塔把他的長手臂放在椅背上，小心地撐起他那隆起的身體。

「米提亞！」他叫。「米特里？」

他又坐了下去。

「原諒我，」他抱歉地說。「我忘記我那在家的和尚睡在客房。我打發他走開。我要自由自由在地講話，他們都是搬弄是非，背後說人壞話的人。」

關於到客房去的路徑，他給他哥哥一個不必需地頗費周折的解釋。當彼奧德爾出來，走進黑暗，冒着陰冷的細雨時，他暗自想道：

「這話匣子不肯讓我走呢。」

突然，帶着熟習的恐怖的意識，阿托莫諾夫感覺他又在懸崖的邊緣上行走，馬上就會落下去。他加緊了步子，把手伸向前面，他的手指在夜晚的細雨裏摸索着，他的凝視一刻不鬆地盯着那遠處的燈造成的油膩的斑點。

「不，」他一面踉蹌地走，一面匆遽地想，「這一切對於我沒有用處。我明天該走了。這是沒有用處的。甚麼事情發生了？伊里阿會回來的！我必須堅定。看，阿歷克塞在怎樣增高他的地

位！他甚至於會超過我的。」

他盡量想念阿歷克塞，因為他不要想到尼基塔和悌洪。但是當他在寺院的客房裏堅硬的小牀上躺下來的時候，他再度被種種關於和尚和守門人的、窘促的思想所侵襲。悌洪到底是哪一路人？他的陰影落在他四周的一切東西上。他的話語的回聲可以在伊里阿的幼稚的言談中聽到，尼基塔則迷惑於他的思想。

「安慰者！」他自言自語，想到了尼基塔。「但是塞拉菲木倒能夠給人安慰，雖然他不過是一個頭腦簡單的木匠而已。」

他睡不着。蚊子在叮他，而且從隔壁來了三個人的喃喃語聲，彼奧德爾認爲這些語聲必定屬於麵包師慕爾辛，壞腳的商人，以及那臉上無鬚的人。

「他們說不定是在暢飲，」他想。

寺院的更夫不時用槌子在一個鐵板上敲一下。然後突然來了召集晨禱的鐘聲，那聲音既胆怯又匆遽，好像時間太遲了似的，聽到這聲音，彼奧德爾沉入了睡鄉。

尼基塔來看望他，恰如昨天在花園的情形一樣，他帶着同樣惡意的態度上上下下地打量他哥哥，好像他哥哥是個陌生人似的。急促地漱洗裝束之後，阿托莫諾夫吩咐一個在家的和尚，給他

預備一匹馬到離此地最近的驛站去。

「你爲甚麼這樣匆忙？」和尚問，雖然並無驚異之色。「我以爲你要在此地盤桓一陣哩。」

「事務不允許我。」

當他們喝茶的時候，彼奧德爾考慮了許久，他該問他弟弟一些甚麼問題。之後他記起來：

「你的意思是，你要離開此地嗎？」

「我在這樣想。但是他們不會放我走的。」

「他們爲甚麼不放？」

「我是他們的搖錢樹。我是有用處的。」

「我明白了。你將要到甚麼地方去？」

「或許我將要走遍天下，做一次巡禮。」

「用你那壞腿嗎？」

「即使沒有腿，人們一樣走動。」

「這倒是實在的，他們確是這樣，」彼奧德爾同意。

沉默一會。然後尼基塔說：

「代我問候悌洪。」

「此外還問候誰？」

「人人。」

「好的。你怎麼不問阿歷克塞過得如何？」

「何必問？我知道他過得好。我或許不久就離開此地了。」

「你不該在冬天出門。」

「爲甚麼不？人們甚至於在冬天旅行哩。」

「這倒是實在的，他們確是這樣。」彼奧德爾又同意，並且給他弟弟一些錢。

「是的，我收下一點吧。這點錢將要供我去飽嘗辛酸哩。你要去見一見方丈嗎？」

「我沒有功夫了。我的馬就在門口。」

兩兄弟分離時擁抱着，雖然擁抱尼基塔是不舒服的。他沒有給彼奧德爾祝福，他的右手被法衣的袖口絆住，被奧德爾則以爲那手是故意被絆住的。

「原諒我，如果昨天我說的太多，」尼基塔陰沉地要求道，這時他正在以他隆起的身體抵着彼奧德爾的肚腹，擁抱着。

「唉，甚麼話！我們是兄弟啊。」

「一個人在夜晚想了又想……」

「是的，是的！好，再見。」

當他驅車出了寺院的門時，彼奧德爾回頭張望，看見他弟弟的身子背靠着客房的白牆站立着，像一塊石頭一樣。

「再會，」他喃喃道，脫下帽子來，他的頭給密密地灑了一陣細雨。他們乘車穿過一個樹林，樹林是安靜的，唯一的，可以聽見的聲音是松針在珠子般的雨點下發出的，玻璃樣的叮玲聲。

一個和尚在這四輪馬車的御者座位上顛來顛去，那馬是一個栗毛的馬，有着無毛的的耳朵。

「人說上帝不在適當時候送下雨來，這是甚麼意思？」彼奧德爾想，「這一切是邪惡的結果，妒忌和殘廢的結果。而且是游手好閒的結果。沒有困苦，人沒有困苦就像狗沒有主人一樣。」打了個冷戰，回顧着，彼奧德爾發覺雨確是落在錯誤的時候，曖昧的思想再度像灰色的雲那樣籠罩了他。爲了擺脫這些思想，他在每一站飲着伏特卡酒。

傍晚，當那烟霧迷濛的城遙遙在望的時候，一列喘吁吁的火車走過鐵軌，拉着氣笛，噴着蒸氣，投入大地，消失在一個半圓的洞穴裏。

第三部



回憶着在市集(註一)度過的，那些風暴的日子，彼奧德爾·阿托莫諾夫有一種差不多近於恐怖、迷惑的奇異感覺。他不能相信他現在摹想的一切景象正是時時刻刻不離他眼前的、回憶中的景象。他也不能相信他那時曾經全身浸在一個龐大的石鍋裏煎熬，那鍋裏充滿音樂的喧嘩鳴叫、歌唱和吵嚷、醉後狂歡的聲音，以及瘋人的、憂鬱心碎的哀號。這一切騷鬧是一個魁偉的漢子煽動起來而且醞釀成功的，那人有着鬢曲的頭髮，頭戴禮帽，身穿禮服，一雙突出的鷹眼粘貼在一張發青的、剃光的臉上。他一味吧唧着嘴唇，向阿托莫諾夫咆哮着，一面推開他，一面又挽着他的臂膀：

「安靜些，你個蠢材！這是俄羅斯的洗禮，你不懂麼？這是一年一度的在窩瓦河和鄂喀河的

(註一)此處係指尼什尼——諾弗哥羅德之市集，今改稱高爾基城，係俄國最大之市集，往來貿易者達三十萬人。

洗禮！(註二)」

就面貌看，他像一個廚師，就裝束看，像那種專門受僱拿着火把護送富翁的屍首到墳墓去的人。彼奧德爾朦朧記得他倆打過架，但是後來他們喝着加冰塊的白蘭地酒，那人嗚咽着說：

「聽俄國的靈魂的哭泣！我父親是個牧師，但我是個無賴。」

他的聲調雖然深沉並且像喇叭，却是溫和的。他老是向衆人滔滔演講，他那聞所未聞的、跳動得不得了的話語匯成一股黑暗的濃流。

「肉體的腐化！」他叫嚷道。「跟魔鬼戰鬥！拋給豬一個污穢的貢品罷。壓制你那肉體裏的反叛，彼德亞！要是你沒有做過錯事，就不會後悔，要是你不後悔，就不會得救。洗一洗你的靈魂！我們到浴室去洗澡，好不好？可是我們的靈魂怎麼辦呢？我們的靈魂也需要洗一回澡。給俄國的靈魂自由罷——那和諧的靈魂，那樣地神聖，那樣地偉大！」

彼奧德爾感動得流淚了。

(註二)此處係指尼什尼——諾弗哥羅德之市集，一年一度，每年自七月二十八日起至九

月七日止。該地適當窩瓦河及鄂喀河之會合處。

「這靈魂是個孤兒，」他喃喃道；「是個過繼的孩子——正是這樣的。它已經給人忘懷了，我們對它沒有憐憫。」

每個人叫嚷道：

「這是實話！這對極啦！」

有一個禿頭的人，生着紅鬍子，赤紅的臉，紫耳朵，圓胖得兩條腿站不穩，像陀螺似地旋轉着，激昂地尖叫着像女人一樣：

「司喬帕！你講的是真理！我崇拜你。我瘋狂地愛你。我瘋狂地愛——有三件：你、酸酒、真理，關於靈魂，你說的很對！」

他並且一面叫喊一面歌唱：

「藉了死亡，他征服了死亡。」

彼奧德爾用那白癡安東的話應和他唱道：

「車子便失去了一個車輪。」

他傾聽着司喬帕的語聲，入了迷，他認爲他自己也愛這穿着黑衣服的人；雖然他的話語中這裏那裏有句把不平常的話驚駭了他，然而他聽見的大部份話是甜蜜而深深地動人，使他感到一扇門開放了，這扇門是由喧嘩而混沌的黑暗引到清澄和平的光明。「和諧的靈魂」這句話給了他分外的愉快。這話有一些很真實，而悲涼的地方，使他想起一張圖畫：那是鬱熱的某一天，一個頹長、衰老、生着灰鬍子的，像一個骷髏那樣消瘦的人站在德里歐莫富城的一條擁擠的街道上，厭煩地轉動着手風琴的把手。手風琴前面站着一個十二歲的小女孩，穿一身摺縐的青衣服，頭在空中昂得很高，閉着眼用緊張嘶裂的聲調，唱道：

「我要求於生活的，只有死亡才能供給，

——給我自由和安息吧，不論讓我生還是讓我死。」

心裏記掛着那小女孩，阿托莫諾夫向那紫耳朵的人喃喃道：

「這靈魂是和諧的！他說的話是真的！」

「司喬帕麼？」生紅鬍子的人喧鬧地問道。「司喬帕甚麼都知道。他有一把鑰匙能開每個人的心。」

並且，臉比方才更加赤紅，他尖叫道：

「司喬帕，人類的朋友，講罷！天堂的辯護者，帶我們到一個不可去的洞穴去罷！甚麼事情我都受得了……」

這人類的朋友是一羣放蕩的實業家的領袖和牧人，他率領着他那醉醺醺的一羣，無論在甚麼地方一出現，那地方就總歸有了響入雲霄的音樂和歌唱的聲音——一會兒是悲哀的、心碎的、幾乎引人下淚的，一會兒勇猛起來，伴着瘋狂的舞蹈。至於音樂，保留在聽覺的記憶裏的只有那大鼓的悶響以及管樂的尖銳失望的呼嘯。他們唱着哀傷冗長的歌曲，酒店的四壁就似乎合攏來要窒息他們。當這合唱活潑起來，青年人穿着華美鮮豔的衣服舞蹈時，牆壁似乎在一陣風的壓迫下搖動而膨脹了。他們的心情猛烈地波動着，從歡躍一下子變成悲痛。有好幾次彼奧德爾·阿托莫諾夫給一種燃燒的狂熱燒得難忍難熬，他渴望着做一件不平凡的事情，却不知從何做起，比方說，拿把刀去殺人，然後跪在這些人的腳前，向全世界叫道：

「審判我罷，判我一種可怕的死刑吧！」

他們是在「薩莫加特」裏面，這是一種瘋狂的酒店，這酒店的地板是慢慢旋轉着的，地板上的一切小桌子、客人、侍者隨着一齊旋轉。這喧鬧的酒店塞滿了客人，就跟枕頭塞滿了絨毛一

樣。店中僅有的固定不動的東西是四個牆角。圓地板旋轉着，第一個牆角不動，那裏是一組瘋狂的樂隊吹着銅喇叭，第二個牆角也不動，那裏是一個合唱班，由一羣穿着各色衣服、頭上戴着花圈的女人組成的。第三個牆角裏，立在碗櫥上的瓶罐反映着掛燈的光焰，第四個牆角開了幾扇門，人們從門裏進來，走進那旋轉的圓圈，搖晃着，摔跌着，在空中揮舞着臂膀，末後在震耳欲聾的嘩笑聲中離去。

穿黑衣的司喬帕，人類的朋友，把其中的奧妙解釋給阿托莫諾夫聽：

「這是一個簡單的設計，然而巧妙！」他說。「這地板的下面支着一些木樁，好像人的伸開的五指尖上托着一個盤子一樣。這些木樁聯在一根支柱上，柱子伸出兩根水平的槓子，每根槓子駕着一雙馬，它們兜着圈子，便轉動了地板。簡單，不是麼？可是其中有些意義。記住這個，彼德亞：各種東西有它本身的一個潛在的意義，嘿！」

他向天花板舉起一根手指，手指上閃着一塊淡綠的寶石好像一隻狼眼睛一般，但是在這當兒有一個商人——一個胸膛寬闊的傢伙，生着一個狗一樣的頭——拖着阿托莫諾夫的衣袖，用如同死人的，玻璃般的眼睛瞪着他。

「東芽會說甚麼呢，噯？」他高聲問道，好像是個聾子似的。「你是誰？」

不等回答，他隨即詢問另一個鄰人：

「你是誰？我該告訴東芽甚麼呢，噯？」

然後他敲着一把椅子，鼻子裏呼呼地響。

「哎呀呀！天殺的！我們到別處去罷！」他憤憤地嚷道。

後來發現他原來是個馬車夫，他駕着一隻灰色的馬拖的四輪大馬車，坐在車夫的座位上向過路的人大聲通報道：

「我們就要去看寶拉了！跟我們一齊去罷！」

五個人坐在車廂裏乘着車冒雨走了，其中有一個人躺在阿托莫諾夫的腿上，喃喃道：

「他欺騙過我，所以我要欺騙他，他讓我上過圈套，那麼我要讓他上圈套……」

一個市場的廣場座落在一座山上，山的形狀好像一塊圓麵包，四輪大馬車走到這裏翻了車。

彼奧德爾跌出來，傷了頭和肘，坐在潮濕的草地上，瞧見那紅鬍子紫耳朵的人爬上山去，想要到一個清真寺去，一面爬一面牛吼着：

「讓開我的路！我要去受洗作一個韃靼人。我要做一個回教徒。讓我去罷！」

可是黑色的司喬帕拖住他的腿，拉他下山去，領他走開了。一羣波斯人，韃靼人，羅馬尼亞

人，從商店裏，隊商客棧裏，跑出來，有一個老人，穿一件黃色長袍，戴一頂綠色頭巾，拿着手杖威嚇彼奧德爾道：

[Urus Shaitan -]

一個臉如黃銅的警察扶起彼奧德爾來，站穩了。

「喝醉酒吵架是犯法的，」警察說。

幾個馬車夫趕着車走過來，把幾個醉醺醺的人扶進車裏面，載着走了，可是那人類的朋友乘着前面的馬車，仍舊站立在車上，對着拳頭叫嚷好像拳頭是喇叭一般。天已經不下雨，但是天色漆黑，樣子駭人好像那並不是真正的天。閃電在隊商客棧的巨大的木房上閃爍，把黑暗撕成一條條裂縫。聽着馬蹄踏在貝坦庫拉運河的木橋上的響音，是極怕人的。阿托莫諾夫預料着橋會折斷，他們就要全都滅亡在那靜止、寒冷、瀝青般發黑的水裏。

正是在這些斷片的、夢魘般的圖畫中，正是在這些放蕩得發狂的人們當中，阿托莫諾夫尋覓着自己而找到了一個他不認識的人——這人喝酒喝得快要醉死，並且熱心地等待着馬上會發生的一件全然不平凡的故事，一件很重大很愉快的事情，那事情或者使人陷於無窮的失望，或者把人高抬到永久而無窮的喜悅狀態。

眩目的光點一般保留在他記憶裏的最神奇的东西，是一個名叫寶拉·梅諾提的婦人。他是在一間巨大空洞的，牆壁上沒有裝飾的房間裏會見她，這房間的三分之一給一張桌子所佔據，桌上放着酒瓶，形形色色的酒杯、花瓶、菓瓶、裝魚子醬的小小的銀罐、以及香檳酒。大約有十二個人，紅頭髮的，黑頭髮的，禿頭的，不耐煩地坐在桌旁；在幾張空椅子當中有一張裝飾了鮮花。

黑衣的司喬帕站在房間的中央，舉起一個金頂的手杖好像一根蠟燭。

「喂，你這豬！」他命令道。「現在還不許開始吃東西。」

「住嘴！」有人用沉悶的聲調說。

「靜！」人類的的朋友叫嚷道。「我就要玩出把戲來啦。」

然後爲了某種緣故燈光突然變得暗了一點，同時可以聽到一個鼓的沉悶的打擊在門外響了。

司喬帕昂頭闊步向門走去，猛一下推開，一個魁偉的人走進來，肚皮上掛着一個鼓，他搖搖擺擺走着，好像一隻鸞一樣，並且猛烈地打着鼓：

「嘭，嘭，嘭！……」

他的身後跟隨着另外五個沉靜正經的人，他們俯下身，像馬那樣緊張着，用力把一架大鋼琴藉着繫在鋼琴腿上的毛巾拖進房來。鋼琴的亮閃閃的黑蓋子上躺着一個赤裸裸的女人——白得照

眼，她那無恥的裸體看起來是可怕的。她仰面躺着，她那手枕在腦後，她那烏黑的頭髮鬆鬆地披在她身旁，混淆了油漆的黑色，似乎是從蓋子上生長出來的。她越移近桌子，她那肉體的輪廓越分明地顯露出來……

在小小的銅輪子尖利地銳叫，地板軋軋作聲，鼓嘖嘖地連響着的當兒，拖着這沉重車子的人們站穩了，停住，直起腰來。阿托莫諾夫期待着人們爆發出一陣笑來，——要是笑，倒是比較容易瞭解的——但是他們豈但不笑，反而全體站直起來圍繞桌子，默默地欣賞着，這時那女人從鋼琴的蓋子上懶懶地起身。似乎，她只不過是恰恰從睡鄉醒來，她身下的蓋子好像是一片黑夜，凍結成爲石頭那樣地堅固。這使人聯想到一篇神話。把濃密的頭髮拋向肩後，她站起來踏着步，在油漆的深黑的色澤上塗抹了一些白的灰塵的斑點。當她踏步的時候，人可以聽見她腳下的琴弦的營營聲。

兩個人進來了：一個戴着眼鏡的灰髮老太婆和一個穿着禮服的男子。那老太婆坐下，露出她的黃牙齒，同時拿出來那鋼琴的黑白的鑰匙。穿禮服的男子把一個提琴舉在肩頭，眯起一隻紅眼睛，描準了，用弓子在那工具上橫着一拉，馬上那提琴的尖銳的弦音響起來同鋼琴的琴鏈發出的低音混成一片。那裸體的婦人抖着身體直起腰，頭一搖，把頭髮拋在乳房上面，遮蔽了乳房，使

人看不見。然後她開始搖來搖去，用柔和的低緩的鼻音唱着，使她的歌聲聽起來夢幻遙遠。

每個人默默地盯住她，他們的頭昂起着，他們的眼睛看不見別的東西，他們的臉上有着同樣的表情。她不情願地歌唱着，好像她還在半睡半醒之間——她那極鮮紅的唇發出不可思議的歌聲，她那惺忪的眼睛定睛注視人們頭部的上面。阿托莫諾夫從來沒想像到一個女人的肉體會這樣纖秀，或者美麗得這樣驚人。當她連連用手撫愛地揉着她的乳房和臀部，一面搖擺着她的頭時，似乎，她的頭髮正在生長，她的全身變得更加壯偉更加豔麗，各種東西都為她遮蔽得看不見，到後來除她本身以外，沒有一件東西看得見，甚至沒有一件東西存在。阿托莫諾夫清清楚楚記得她沒有在他心中勾起即便一時半刻地要佔有她的慾望。從她身上放射出來的奇幻的魔力反而使他的心靈沉入恐懼，使他害羞得無地自容。

他漸漸清醒，渴望着乘人不注意時逃走，這時他偷聽得一個人悄悄地，然而聲音不小地在講話。那些話使他斷然決定非走不可了。

「這是一塊『察魯撒』。一個天然的泥沼呀。你懂麼？一塊『察魯撒』。」

他知道所謂『察魯撒』是沼澤的樹林裏面的一方草地——在這方草地上的草分外光柔，綠得動人——但是你踏到這上面，便落進一個無底的泥沼。然而他依舊凝望着那女人，她那裸體有着

不可抗拒的、強迫的力量，將他定拘在他所站的地方。每逢她那沉重惶忪的目光落在他的身上，他便聳起肩頭，向前俯下頭頸，眼光投向一邊，這樣一來倒指引他看見那些奇形怪狀的、半醉的人們正在目瞪口呆地望着她，他們的眼中現出麻木驚愕的注視，就跟德里歐莫富城的居民眼看油漆房屋的工匠從教堂房頂上跌落下來，跌得腦漿崩裂而目瞪口呆一般。

烏黑的鬢髮的司喬帕坐在窗台上，用一隻發抖的手撫摩前額，看上去好像他正要一交跌下來，頭撞在地板上一般。然後因了某種緣故，他扯下他襯衣上的沒扣好的硬袖來，拋到牆角裏。

那女人的動作變得更疾速，更痙攣。她扭轉着好像要跳出這大鋼琴去，都跳不出一般，她那窒息的叫喊變得更重鼻音，更憤怒。可是這一切事情中頂頂奇妙的事情是欣賞她的大腿在絞扭時的波動，她的頭的急銳的投擲，以及她那羽翼般披在她兩肩的密髮在她胸膛上怎樣翻來覆去好像動物的鬃毛一般。

突然樂聲中斷。那女人跳下來站在地板上，穿黑衣的司喬帕給她披上一件金色的睡衣，同她跑出去了。這時其餘的人吵嚷着，吼叫着，拍着手掌，彼此擁抱着。侍者全都穿着白衣服，好像死人裹在白被單裏一樣，穿梭般地奔走，葡萄酒、香檳酒的杯子叮噠碰響，人們開始貪饞地喝着，跟他們在溽暑天氣時的情形一樣。他們大吃大喝，現出不合禮儀的饕餮，他們俯下頭湊着桌

子，好像豬湊着食槽一般，這情景差不多叫人作嘔。

一羣吉卜西人出現，舞蹈着，唱着挑逗的歌。於是人們動手向他們拋擲胡瓜和桌巾，他們便隱去了。在他們的地位上，司喬帕逐來一羣喧鬧的女人，她們當中有一個胖胖的、小小的東西穿着紅衣服，一屁股坐上彼奧德爾的膝頭，端起一杯香檳酒湊到他唇邊。用她的酒杯碰響了他的酒杯，她提議乾一杯。

「讓我們喝一杯酒祝米提亞·珊地的健康！」

她像蠶蟲那樣輕，她的名字是巴淑塔。她極靈活地彈着六弦琴，唱道：

「我夢見一個清晨，晴朗蔚藍，」

唱得聲韻動人。她又吟着下一句：

「我夢見我的青春，一去不復返，」

她那餘音繚繞的聲音表現十足的悲愁以致阿托莫諾夫以友愛的，父親的態度撫摩着她的頭。

「別傷心，」他撫慰地說。「你還年青呢，別害怕……」

但是，在夜間擁抱着她時，他緊緊閉上眼，爲的可以更清楚地看見寶拉·梅諾提。

在他稀有的清醒時間他帶着大大的驚愕發現巴淑塔這淫蕩的東西花費了他一筆數目大得荒唐的錢。

「這非同小可的蠢蟲啊！」他暗自想道。

他驚奇市集上這些女人敲起竹槓來表現出這樣靈活的手段，她們浪費她們的收入又是那樣愚蠢，而賺到這些收入是在羞恥醺醉中度過了許多夜晚的代價。他聽人家告訴他說，那生着狗一樣臉子的男子是一個大皮貨商，他在寶拉，梅諾提身上花了成千成萬的錢。另一個生着紫耳朵的男子把一百盧布的鈔票放在蠟燭上來點雪茄煙，常把成捲的鈔票滿不在乎地丟進女人的胸窩。

「拿去罷，你這德國人，我還有多得很哩，」他說。

他稱呼一切女人做「德國人」。阿托莫諾夫開始發覺她們每一個都跟那密髮的寶拉一樣淫亂猥褻。他感覺，一切的女人，帶着她們的愚蠢狡獪，她們的欺詐厚顏，都對於他含有敵意。甚至他想到他的妻子時，他記得她也有一種祕密的、仇視的神氣。

「這些蠢蟲，」他暗自想道。在他的想像中，他看到一羣鮮花裝飾的年青貌美的女人在跳舞，關於她們，他的記憶中留下了光明熾熱的印象。

他不懂人既然爲了聚斂金錢的唯一目的，辛苦勞瘁，以致頭昏眼花，怎麼會以後又焚化他們的錢並且成把地拋在淫蕩的婦人的腳前。這些人全都是位高望重的人物，有着妻子兒女，身爲規模宏大的工廠的主人翁。

「父親也照這種樣子誤入過歧途罷，我猜想，」他差不多確信地想着。他沒看見他自己就是參與這宴樂的生活的一份子，却以爲不過是一個偶然的、不情願的旁觀者罷了。他每一想到這生活，便比酒還厲害地使他沉醉，他感覺也只有酒才能沉浸他的思想。因此他在宴樂的夢魘裏度過三星期，只有阿歷克塞的到臨才恢復了他的知覺。

阿托莫諾夫躺在地板上一張單薄堅硬的蓆子上，蓆旁立着一桶冰，幾瓶「克瓦斯」，一碟醃菜配着豐富的格子形的蕓菜。巴淑塔四肢舒展地躺在沙發上。她的嘴張開，她的眉毛揚起，跟娜泰芽一樣；一條白腿，腿上面佈着青血管，腿底下是一隻腳，腳上的趾甲好像魚鱗，這腿懸垂下來挨到地板。窗外，全俄羅斯市場的吼叫聲從成千的貪饒的嘴巴裏發出來。

雖則酒醉得昏頭昏腦，受了酒精的毒的身體作痛，阿托莫諾夫仍然模糊地回想着前一晚的事情和歡樂，這時阿歷克塞突然出現，好像是穿過牆壁鑽進來的一般。這當兒他走到他哥哥面前，跛着腳，拄着手杖，他用手杖敲着地板。

「你在地板上幹麼？」他突然叫道：「昨天我來看你，等了一天一夜，可是候到早晨，我自己也加入他們一夥鬧飲起來了。」

他立刻喚來一個茶房，吩咐拿檸檬、白蘭地，和冰來。然後他跳到沙發跟前，在巴淑塔肩上拍了一擊。

「起來，小女人！」

但是小女人一時睜不開眼睛，單是喃喃道：

「滾蛋！躲開我。」

「你才應該滾蛋哩，」阿歷克塞和善地說，拉起她的臂膀，扶她坐起來，搖了她一搖。

「噓！」他說，指着門。

「不要動她，」彼奧德爾說。阿歷克塞微笑着，安慰他。

「沒有！係的。我們只要喚她一聲，她就會來的！」

「啊呀呀！」女人說，順從地穿起罩衫。阿歷克塞像醫生一般發着命令：

「起來，彼奧德爾。脫去你的襯衣，用冰擦擦你自己的身體！」

巴淑塔從地板上拾起皺摺的帽子，把它戴到她的蓬亂的頭上。

「一個非常美麗的皇后！」她說，瞥看着沙發上端的鏡子，一下子把帽子拋到沙發底下的地上，她打一個長長的呵欠。

「那麼，再見，米特亞（註一）！記着我住在西曼斯基公寓。十三號房間。」
彼奧德爾覺得對不起她。

「給她一點錢，」他對阿歷克塞說，並不從地板上起身。

「多少？」

「好……五十個盧布罷。」

「嘿！數目不小啊。」

阿歷克塞塞一張鈔票在她手裏，目送她出去後，小心地關好門。

「送給她那一點點錢其實是小氣的，」彼奧德爾挑鬥地說。「她昨天買那頂帽子花的錢比這
個還多哩。」

阿歷克塞在一把安樂椅裏坐下，兩隻手拄着手杖，下頷抵着手背。

（註一）這裏應當是彼德亞，巴淑塔因爲喝醉，便說錯了。

「你在做甚麼？」他用冷冰冰的、居高臨下的口吻，問道。

「我在大喝其酒，」他的哥哥賭氣地答道，站起來，用冰擦着身體，喉嚨裏響着。

「儘管放量去喝，可是不要喝得發昏啊！你在此地做了些甚麼事情？」

「這與你甚麼相干？」

阿歷克塞走近來，注視着他好像注視一個陌生人一樣。

「你已經忘記了麼？」他低聲叱道。「有人已經告你一狀，說你打一個律師的嘴巴子，還把

一個警察推進運河裏……」

他數說的種種暴行是這樣的多，以致阿托莫諾夫想像他在說謊，想恫嚇他。

「你指的是甚麼律師？這是胡說八道。」

「一點也不是胡說八道。你不記得那穿黑衣服的人了麼？他叫甚麼名字？」

「我以前是同他打過一架的，」彼奧德爾說，他正在清醒過來。但是阿歷克塞越發嚴厲地繼

續說下去。

「而且你爲甚麼侮辱那些有聲望的人？還有你的家屬？」

「我？」

「是的，你。你侮辱你的妻子，悌洪，和我。你還提到某一個孩子，而且哭了。你老是叫嚷着：『阿伯拉罕，伊撒克（註一）公羊！』這全都是甚麼意思？」

恐怖攫住了他的心，他落坐在一把椅子上。

「我不知道。我喝醉了。」

「這不成爲理由！」阿歷克塞差不多尖叫道，踱來踱去好像騎着一匹跛馬一般。「這裏頭必有一點緣故。『清醒的人放在心裏的，喝醉的人就放在嘴上』——必定是這樣的。人決不會當衆宣揚自己的家事的。你爲甚麼說起阿伯拉罕，還有一個犧牲品，還有其他的廢話呢？你給我們的專業帶來侮辱了，難道你沒有看出來嗎，你還毀謗我的名譽。你爲甚麼好像洗澡似的不穿衣服？幸好我的朋友洛克鐵夫來遊逛市集，便心生一計，用白蘭地將你灌得死醉，打電報，召我到這裏來。那是他告訴我這一切事情的。他說，起初，每個人哄笑着，後來他們開始靜聽你扯淡。」

「大家都扯淡的，」彼奧德爾用抑制的語聲喃喃道，他聽着阿歷克塞的語聲又變得迷醉了。

「大家扯的是一件事情，可是你却甚麼事情都扯到了。幸好洛克鐵夫情急智生，把大家灌醉

（註一）阿伯拉罕曾以其獨生子伊撒克作犧牲品，置於祝火之上，以祀上帝【舊約】。

得人事不知。說不定他們全都忘了你的話。可是你要知道，我們的事業是跟政治有關的事情。今天洛克鐵夫是我們的朋友，明天也許成爲一個兇猛的敵人。」

彼奧德爾坐在一把椅子上，腦後緊貼着牆壁。街道淹沒在猛烈的喧嘩裏，牆壁發着抖。彼奧德爾不說話，他等待牆壁的顫抖來洗清他的泥醉的頭腦，來驅除他的恐懼。他記不起阿歷克塞所說的是甚麼事情。況且聽着他弟弟用法官和長輩的口吻說話，是令人極痛心的。他懷着一種惴惴不安的感情聽他還要再說甚麼話。

「你是怎麼一回事？」他問，時時刻刻在踱來踱去。「你說你是去看望尼基塔的。」

「我確會去看望他的。」

「我也去過的。答覆我的電報的回電說你不在那裏，當然我就立刻出發了。我們全都驚慌起來，因爲我們既是生存在這世界裏，就總有被刺的機會。」

「我一定曾經胡思亂想來着，」彼奧德爾用沉靜道歉的口吻承認道。

「可是你應該把你的胡思亂想泄漏給別人聽麼？你得明白你毀謗我們的事業了。你曾經把甚麼做了犧牲品？」

彼奧德爾用兩隻手撫着頭上的頭髮，和下頷的鬚鬚，從手指縫間說：

「伊里阿……那完全是爲了他的緣故……」

緩慢遲疑地，好像黑暗中順着一條小徑摸索着走路一般，他開始向阿歷克塞講述他同伊里阿吵架的往事。但是他不必講得多久，因爲他弟弟即刻高聲地表白了使他安心的話。

「呸！原來甚麼事情也沒有！洛克鐵夫以爲是甚麼不名譽的事情哩。那麼你以往提到的那孩子便是伊里阿嗎？然而，朋友，你得寬恕我。唯獨這種事情才是不高明的，商人得學習一切該學習的事情，並且得能够闖過一生中的各個難關而屹立不動，但是你……」

他雄辯而且冗長地論到商人的孩子變爲工程師、文官、軍官的必要。震耳欲聾的鬧聲穿過窗子傳進來。馬車正在馳往戲院，冷飲品和冰的出售者正在吆喚他們的貨品，這一切聲音當中頂頂叫人不能忍受的是從「天幕」大戲院傳來的樂器的敲打鳴叫，這戲院是一些巴西人在運河裏立下木椿，就在水面上用鐵和玻璃建築起來的。鼓的擊打喚起了關於寶拉·梅諾提的回憶。

「我一定曾經胡思亂想來着，」年長的阿托莫諾夫重複說道，一隻手摸着耳朵，另一隻手把白蘭地倒進檸檬的杯子裏。阿歷克塞從他的手裏奪下酒瓶來。

「小心，你又要喝酒了，」他警告他。「現在，還有我的米倫。他在學習做工程師，這壞東西！他要出國留學呢，如果你答應他去的話。可是我們需要我們所有的青年人在家裏，不要出國

去。你得明白我們這一階級是國家的主要的力量。」

彼奧德爾不需要明瞭甚麼事情。當他弟弟在繼續着這活躍的談話時，他暗自想道：

「目前有這樣一個人，他靠了某種憑藉獲得一些比他更富裕的、或許更聰明的、擴張事業遍於全國的人的尊重和友誼。我的另一個弟弟已經隱遁在一個寺院裏，博得一個有智慧的聖人的名望。至於我，是命定要由於一陣心猿意馬而弄得身敗名裂。這是爲甚麼呢？其中的癥結到底是甚麼呢？」

「至於說到你辱罵那些有聲望的人是因爲你酒後失言的緣故，這是不中用的！」阿歷克塞說，他的口吻已經稍爲溫和動人了。「那使得你辱罵的倒不是酒後失言，而是過剩的精力。那律師是個無賴，可是他清楚地知道他是聰明的！當然，年長的人，甚至十分老的老頭子，可能是傲慢的，可是他們的傲慢跟孩子的傲慢一樣，其實使得孩子們傲慢的是他們的蓬勃的生氣。你還得了然我們的女人確實乏味。她們沒有胡椒，她們是乾燥無味的伴侶。我不說起奧爾格，因爲她是個例外。有些自做聰明的蠢婦人，顯然是兩眼盲瞎以致看不見惡事。奧爾格就是其中的一個。想要招惹她生氣是不可能的，因爲她看不見甚麼是惡事，並且不相信醜惡。你不能够這樣評論娜泰芽，但是當你告訴人們說她是一個『家庭的機器』時，你倒說對了！」

「我真是這樣說過麼？」彼奧德爾悵惘地問。

「洛克鐵夫是不會信口捏造的！」

他想要再多多地盤問阿歷克塞，可又恐怕會提醒他弟弟憶起他或許已經忘記的事情。一種對於他弟弟妒忌怨恨的感情在他內心湧起了。

「他一天一天地幹練起來了，這魔鬼！」

他看出來阿歷克塞有着竭盡全力的靈敏，狐狸一般的智謀。他被他那鷹樣的眼睛、他那在抽搖的上唇裏面閃亮的金牙、他那翹起來的軍人風的灰髭、他那快活的小鬍子、他那握緊的、爪子一般的手指、激怒了。他格外厭惡他右手的姆指，這姆指總是在空中畫着巧妙的圖形。而且他以為他那鋼灰色的短大衣使得他看起來好像一個有流氓氣的辯護律師。

他感到一種突如其來的渴望要阿歷克塞走開。

「我得睡一會兒覺，」他說，閉上眼。

「這表示你清醒了，」阿歷克塞同意道。「今天不要到別處去了。」

「他把我當做小孩子那樣地教訓我，」彼奧德爾懊惱地想，目送他出去。他自己走到牆角的洗手台，站定了，因為他看見一個酷肖他自己的人悄無聲息地從對面走動過來。那人蓬頭散髮，

面容枯槁，眼睛由於驚駭而突出眼眶，他一面走動，一面摸着他的潮濕的鬍子和多毛的胸膛，過了幾秒鐘他才恍悟這人就是自己在沙發上面那鏡子裏的映影。於是，露出一個陰鬱的微笑，他重又拿一塊冰擦他的臉龐、頭頸和胸膛。

「我要雇一輛馬車到城裏去兜風，」他決定着，便穿起衣服來。可是他還沒有把手臂套進短大衣的袖子，就把那短大衣拋在椅子上，用一個堅定的手指按着鈴子的骨頭製的頂球。

「拿茶來。要弄得醜！」他向茶房說。「還要給我拿一點鹹味的吃食和白蘭地來。」

從窗口，他看見寬闊的店門已經關閉了。人們在街道上蠕動着，他們的身影在溫暖的黑暗中平貼在圓石子上面。一盞乳色的燈懸在一個戲院的入口處灑下光來，有幾個女人在附近甚麼地方唱着歌。

「蠢蟲！」他想。

「我可以打掃房間麼？」有人在他身後說，他馬上回過頭，發見一個獨眼的老嫗站在門口，手裏拿着一把掃帚和抹布。他一言不發走出去，到了甬道，撞在一個戴黑眼鏡黑帽子的人身上，這人在湊着半開的門的隙縫，說：

「是，是，好的！」

這全都是不愉快的，並且逼迫他去思考，去搜索他所聽到的話裏面有甚麼潛在的意義。後來他坐在一張圓桌的旁邊，一個小茶炊放在他面前歌唱着，他頭上面的燈的玻璃老是玎玎地響，好像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輕輕地觸碰它一般。通過他的記憶閃着因醉酒而發狂的人們的奇形怪狀、歌曲的醉句、他弟弟的威嚴的訓誨的斷片、以及眼睛的瞥閃，這是當他經過那些眼睛時會抓住他的注意的。然而他頭腦裏一切全都空虛黑暗，唯有一道細微顫抖的光綫似乎貫穿他的頭腦，在這光綫裏面人們舞蹈着旋轉着像灰塵的顆粒一樣，妨害他思索別的極重要的事情。

他飲下滾熱的釀茶，吞下白蘭地。雖然這樣燙了他的嘴，他却不知道他要喝醉了。他所意識到的是一種蓬勃的不安感覺。他想要到別處去。他響起鈴子來，便出現一個罩在陰雲中的、波動的、沒有臉也沒有頭髮的東西，看起來好像一根嵌着骨頭做的頂的手杖一般。

「給我拿一點綠酒來，萬加。綠的，你曉得麼？」

「完全曉得。你指的是『察特魯塞』酒（註一）。」

「你是萬加麼？」

（註一） Chartreuse 一種酒名，將蕁麻等蒸溜製成者。

「不，我是康士坦丁。」

「好，去罷。」

當茶房拿酒來的時候，阿托莫諾夫問道：

「你是一個兵士麼？」

「不，我不是。」

「你說話像兵一樣。」

「我的責任是相似的。我得服從命令。」

沉吟一下，阿托莫諾夫給他一個盧布。

「不要服從命令，」他勸告道。「讓人人都滾他的……而你去賣冰。完了！」

這酒液如阿摩尼亞精那樣黏，那樣稠濃，那樣辛辣，使得他感覺頭腦輕鬆一點，清爽一點，並且竟然把他的精神也收攏來了。當這過程正在他頭腦裏進行着時，街道的擾攘也變得安靜一點，沉寂一點，即使遠方有些小小的鬧聲浮蕩着，一剎時又復歸於和平安靜。

「難道不應該服從麼？」阿托莫諾夫思索着。「倘使應該的，却服從誰呢？我是主人，不是僕人。我到底是不是主人呢？」

但是這一切思想突然斷了，被恐懼嚇得飛了。他突然看見面前有一個人，這人妨害他過阿歷克塞和別的快乐的人們過着的那種安逸美滿的生涯。他是一個臉龐闊大的人，有一把鬍子，默默地坐在茶炊的對面，左手的手指捋着鬍子，右手托着面頰。他悲哀地注視着彼奧德爾·阿托莫諾夫好像在向他告別一樣，又好像在一半爲他難過一半對他責備似的。當他注視着時，他哭了，悲苦的淚從他的紅眼皮下面傾瀉下來。一隻大蒼蠅在靠近他的左眼的鬍子邊沿上爬着。一會兒牠爬過來到了鬍角，——就像他的臉是屬於一個死人的一般——現在牠停留在他的眉毛上面，窺探着他的眼睛。

「你是誰？你這流氓？」阿托莫諾夫問他的敵人道。那人一動不動，不回答。他光是翕動他的嘴唇。

「你爲甚麼哭？」彼奧德爾·阿托莫諾夫惡意地問。「你把我放在煩惱當中，因此你就爲這哭了。你現在覺得對不起我了，是不是？」

他從桌上拿起一個瓶子，用盡平生氣力向那人的禿頭拋去。

鏡子碎裂的噍噍聲，茶炊茶具當桌子翻身而跌落地時的乒乓聲，引着人們到這出事地點來了。人數並不多，但是他們各個一分爲兩，分離着，那獨眼的老嫗倒是獨一個地出現，一面彎下

腰去拾起茶炊來，又一面站直了身子。

阿托莫諾夫坐在地板上，聽見悻悻的說話聲調：

「這是夜間而且人人都睡了！」

「那鏡子給打碎啦！」

「這不是正當的行爲啊，你要知道！」

阿托莫諾夫在空中浮游着，張開了手臂。

「那蒼蠅……」他牛吼着。

第二天臨到傍晚，阿歷克塞踱進來，顯得好像醫生對待病人或者馬車夫對待他的馬那樣地關切。查看了他的哥哥過後，他用一把小梳子梳理着他的上鬚，說：

「你不正常地臃腫了。你在家裏決不會像這樣子。然而，你或許可以在此地做我的一個幫手。你應當修理一下你的鬚子，彼奧德爾，並且給你自己另外買一雙靴子。你穿的那雙是馬車夫的靴子！」

阿托莫諾夫閉緊嘴巴，卑順地跟從他到一個理髮館，阿歷克塞一絲不苟地講明他的鬚子和頭髮該當剪短多少。在鞋店阿歷克塞給他選擇一雙靴子，過後彼奧德爾照照鏡子，發覺自己活像一

個店員。他還發現他的靴子擠痛了他的脚背，但是既然認定阿歷克塞做事無不合理，便也沒有話說。剪過髮，換過靴子，他才明白，這是很必要的。一般地說來，必須使自己煥然一新並且忘掉那混亂的窒息的心緒，這心緒是飲酒過度的結果而且沉重地壓着他。

但是儘管烟霧籠罩了他的頭腦，煩擾攻擊着他的受毒的、元氣大傷的身體，每逢他端詳着阿歷克塞時，便體驗到一種越來越複雜的感觸，這是妒忌、尊敬、祕密的輕蔑、敵意等等的混合物。這瘦弱、靈敏、目光銳利的男子，手裏總是拿着一根小小的手杖，由於對工作像對遊戲那樣貪求無厭弄得衰弱不堪。他們在市上最上等酒店的雅座裏同一些鼎鼎大名的商人一塊兒用早膳，彼奧德爾吃驚不小地看見阿歷克塞總在開玩笑，試着使那般商人開心。雖然他們似乎不大留意他的談諧，却分明喜愛他，尊重他，專心聽他的好像喜鵲一般地娓娓的談話。

一個經營織布廠的企業家名叫柯莫洛夫的，體態魁偉，一部剪得短短的鬍子，常舉起一根威嚇的，顏色如胡蘿蔔的手指，但是講起話來是和善的。

「你是個聰明人，阿歷奧夏！」他說，轉動着公牛一般的眼睛，津津有味地吧唧着他的嘴唇。「你狡猾，你個狐狸！你騙得我相信了……」

「耶莫萊·伊凡諾維奇！」阿歷克塞熱忱地喊嚷道。「這是競爭，不是麼？」

「不錯，張開你的眼睛，出奇制勝罷！」

「我要學習到這種本領，耶莫萊·伊凡諾維奇！」

「是的，得學習，」柯莫洛夫同意道。

「諸位先生！」阿歷克塞的聲調同方才一樣熱忱，比方才更動聽，他在空中揮着一把食叉。

「我的兒子米倫是個聰明的青年，快要做工程師了，他常常給我講一個故事，是關於一個住在塞拉克司城的著名哲學家的。他老是向國王說：『給我一個立足的地方，我就可以旋轉這地球給你
看！』」

「噫，你個鬼靈精！」

「『我可以旋轉這個地球，』他說！諸位先生！我們這個階級就有着可以立足的地方——盧布。我們無須乎別的智慧的人來旋轉地球。我們動一動我們的鬚髭就能夠做到這件事。我們只需要一件東西，那就是一種與現在不同的政府官吏！諸位先生，貴族階級已經江河日下了，他們算不上我們的障礙。可是我們得有屬於我們這一階級的政府官吏。我們所需要的一切人得是商人，商人才能明瞭我們的事業。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

那健壯、灰髮、禿頭的男子欣然同意。

「這話不錯，鬼靈精！」

洛斯耶夫，證券經紀人，一個瘦得露骨的、尖鼻子、一隻眼的老人，帶着有禮貌的嗤嗤笑聲說：

「阿歷克塞·伊里奇的小頭腦像老鼠一般。一切事情的底細它全知道。它知道甚麼地方有脂肪，並且一口一口細細地嚼完，即便所有的不過一點點！乾一杯酒祝他健康！」

他們舉起酒杯，阿歷克塞用自己的酒杯碰了碰每個人的。洛斯耶夫用一隻還不及孩子般大的、小小的手拍着柯莫洛夫的渾圓的肩頭說：

「我們當中出了一些聰明人。」

「早就是這樣的！」柯莫洛夫驕傲地答道：「我的父親，他原本是一個碼頭腳夫，後來變成……」

「你父親所以發財，他們說是由於割斷了某個阿美尼亞富翁的喉嚨的緣故，」洛斯耶夫說，微微一笑，那生着短鬚子的經營織布廠的企業家聽到這話便牛吼一般地大笑起來。

「多無聊的空話！」他答道。「人們是這樣地愚蠢，他們總是說：假使一個人發了財，他一定做了歹事！甚至關於你，也有些不愉快的謠言在流傳哩，庫茲瑪。」

「是的，甚至關於我，」洛斯耶夫複述道，嘆一口氣。「謠言如同蒼蠅一樣，唉！」

阿托莫諾夫靜聽着，喉頭小聲地鳴着，吞吃了許許多多，努力少喝酒。夾在這些人當中他喪膽地感到他好像是屬於另一種動物。他曉得他們全都是昨天的農民。他看出來他們全都有一種強盜的氣質，一種引人起敬的浪漫性質，以及他們同他父親共同有的種種氣質。他父親在事業上和開玩笑上當然同他們是氣味相投的。他父親或許也同樣墮落荒唐過，把他的錢當作木屑一般燃燒。是的，金錢對於這般人無非是木屑，他們是這樣孜孜不倦地，這樣全心全意地計劃着怎樣來推翻世界，推翻彼此，以至推翻國家。

但是阿歷克塞彷彿不大像這般偉大的人物，阿托莫諾夫雖則厭惡他弟弟，有時也感到他弟弟比他們還要潑辣，還要精明，甚至還要危險。

「諸位先生！」他興高采烈地叫嚷道。「考慮一下我們的武裝的取之不竭的力量，以及成千成萬的農民罷！這些農民又是我們的工人，又是我們的顧客。還能在別的甚麼地方找到數目這樣衆多的農民？沒有一個地方！我們不需要甚麼德國人，外國人。我們自己全都能够辦到！」

「這話不錯，」喝醉的人們同聲吼叫道。

他論到征收舶來品入口稅的迫切需要，論到收買地主的地產的需要，論到那些屬於貴族們的

銀行的害處，他通曉各種事情，叫阿托莫諾夫驚愕的是，其餘的人都熱忱地贊同他說的無論甚麼話。

「尼基塔說阿歷克塞知道怎樣過活，他說對了，」他妒忌地想。

儘管身體虛弱，阿歷克塞是一個登徒子，顯然早已有了一個長期的姘頭。她是一個莫斯科女人，組織一個女歌者的合唱班。她是一個健美壯大的女人，有着銅的語聲，放光的眼睛。據說她已經年過四十，但是從她那死白的、皮下透紅的面貌來判斷，她甚至還不滿三十。

「阿歷辛加，我的鷹啊！」她說，露出她那狐狸一般的尖牙。她摟抱他好像母親摟抱孩子一樣。

她必定已經知道，而且當然不會看不出來，阿歷克塞並不討厭她的合唱班裏的女孩子。然而她同他和好如故，彼奧德爾不止一次聽得他向她徵求關於人們和事情的見解，這件事引起他的驚異，使他聯想到他的父親和幽莉安娜·巴伊馬柯伐。

「他是個鬼！」他看着他弟弟時，想道。

連他的惡作劇，在性質上也非同尋常地出奇。有一個魁梧的德國小丑名叫梅爾的在雜耍場裏用一隻豬表演。這豬穿一件長禮服，戴一頂禮帽，穿着一雙小小的、瓶子一般的靴子，用後腿走

路，扮成一個商人的模樣。這在觀衆中引起大大的歡笑，連商人也笑了，但是阿歷克塞採取另一種態度。不但不笑，他還愠怒，並且勸誘他的一羣朋友去偷竊那隻豬，賄賂守豬的人以後，他們把那隻豬偷到手，這些商人就凱旋地吃着它的肉，這是請巴爾巴田可飯店的極高明的廚師加上五香雜味烹製成功的。彼奧德爾·阿托莫諾夫聽到一個不詳盡的傳說，說那小丑因悲痛自縊了。（註一）事實上，他在市集上注意到的每一件關於阿歷克塞的事情總引起他的極其惴惴不安的思想。

「他是個騙子。他沒有良心。他有一天會毫不講交情地毀了你。他這樣做倒不是由於貪財，不過爲了取樂罷了。」

由於自覺危險，他才清醒過來，決定逃開。他獨自回家去，阿歷克塞已經到莫斯科去了。他動身往德里歐莫富城的時候，是九月間，天氣潮濕多風。郵馬叮玲瓏瑯地響着小小的鈴鐸，馬蹄蹄在疲乏的土地上發出接吻的脆響。這時郵馬輕快地踏過一片小小的松林，松樹的整齊行列中間

（註一）這是事實，發生在一八八〇年，波波里金（P. D. Boborikin）曾描寫下來發表在「俄羅斯郵差報」上。

不動地固定着一條泥濘而狹長的道路。整個天空貼着一團灰白的雲，如同阿托莫諾夫的昏沉沉的頭的內部那樣地混濁，那樣地灰色。他感覺他似乎在赴一個同他關係很密切的人的喪儀，而他對於這人已經衷心厭倦了的。雖然他哀悼那死人，然而也愉快地明白他決不會再會見這人，永久不會再被這人的曖昧的請求，這人的無言的責備所煩擾，也不致被這人的其餘的要求所妨礙而使

他，彼奧德爾·阿托莫諾夫，不能過一種真正的活人的生活。

「人得做他的工作，除此以外再沒別的路！」他向自己擔保道。「每個人生活在工作上。」他竭盡全力從事工作。這一年夏天，明朗的白晝同感傷的、月光四射的黑夜輪番交替着，和平地渡過了。

當這種秋天的早晨，他在黎明的珍珠般的黑暗中醒來時，便聽見那獨一無二的工廠汽笛聲；半小時後工廠的喧囂的擾攘和人們的低語聲音開始了，他的耳朵充滿，照例的、沉悶的、但是有力的勞動聲音。從黎明起，遲到夜晚，男男女女在倉房裏交卸他們的亞麻定貨，吵嚷着。從發拓拉克夏河的岸邊的小酒店，這是數不清的莫洛索夫族人中的某一個開辦的，傳來喝醉的歌聲，手風琴的尖聲。梯洪·維阿洛夫在庭院裏魯鈍地走着，拿着一把掃帚，一個鐵鏟，一把斧子，他本身好像一架機器那樣地一絲不苟，對待別人一致地嚴正。塞拉菲木，他那淡藍色衣服照舊清潔，

時而出現，時而隱去。在家宅中，娜泰芽也像一架機器那樣工作着，由於她丈夫從市集帶回來豐富的禮物送給她而極其高興，尤其高興他那沉默不躁的心平氣和。各種事情圓滑地進行着，似乎安排得恰好，——工廠、工人、甚至於馬、全都工作着好像他們要照這樣永遠做下去似的。一月一月迅速地浮遊過去，好像風捲殘雲一般，一年之後又一年。

阿托莫諾夫巡遊廠房和庭院，垂下頭跟母牛一樣；當他沿着村裏的街道漫步時，便恐嚇那些小孩子。不論走到甚麼地方，他總意識到這奇特的傳奇一般的事實：在這偉大的事業當中，他的地位，就跟一個旁觀者的地位那樣地多餘。可喜的是發現亞科夫明瞭了這事業，分明還愛好它。這孩子的舉動不但減輕他對伊里阿的思念，而且使他同伊里阿和解了。

「任憑你去讀書罷。沒有你同你的學問，我一樣有辦法！」他想。

亞科夫很肥胖，面頰緋紅，有着美妙的眼睛，微笑的時候那眼睛映照出各種顏色來好像肥皂泡一般。他莊重地擺穩了他的圓滾滾的體態，雖然湊近來一看，他奇特地好像一隻鴿子，然而遠遠地看去似乎是一個幹練的、正經的廠主。女工向他投來溫情的淺笑，他便笑迷迷地回報她們，他的眼中現出愉快的閃爍，並且側着身子繞過她們的前面，不能夠掩飾那伏在他的莊重的外表下的青春的衝動。彼奧德爾便拉着耳朵，微笑地想：

「我希望能夠指引你看看實拉就好了；你個小蠢材！」

他欣然發見亞科夫到了他叔父的家中並不參加米倫和米倫的討厭的、五官不正的朋友高里茲維托夫間進行着的無窮無盡的辯論。米倫已經長成完全不像商人的兒子了。他那細弱的體格、他那大鼻子、他那眼鏡、他那肩頭繡着某種花字的金鈕扣的短大衣、處處使人聯想到一個維持治安的官吏。他不論站着坐着，總挺直身體好像一個兵士，說話的態度是目空一切自尊自大的；彼奧德爾雖然認爲他說的每句話都聰明，然而厭惡他。

「算了罷——朋友，這是愚人哲學，」米倫教訓地說，手臂撐着腰，手插在短大衣的口袋裏。「這種哲理，是愚蠢蒙昧的結果。」

照阿托莫諾夫的感受，連高里茲維托夫講的話也似乎有道理。他矮小，他那黑襯衣和襯衣外面穿的學生服是污穢，鈕扣不全、而且襤褸的。他那突出的眼睛使得他看起來好像有好幾天沒睡覺似的，他那面孔是尖瘦的，容顏黧黑，佈滿了雀斑。他講起話來聲調極力提高，他的手臂在空中痙攣地揮搖着，拒絕聽別人的話，總在準備着撲倒米倫。

「你會達到這樣的觀點：太陽是由於你的工廠拉氣笛才升上天空的，如煙的陽光是由於你的機器的叫喚才從沼澤和森林裏鑽出來的，但是你把人怎麼辦呢？」

米倫揚起眉，蹙起前額。

「這是愚人哲學！這是詩！」他強使他的朋友明瞭，他一面扶正眼鏡。「這是詭辯，強辭奪理，我的朋友！生活是鬥爭，抒情詩和神經質在其中是沒有地位的。事實上，它們是滑稽可笑的。」

這兩人的這段討論在整個談話中特別聳人聽聞，如同白鴿子混在藍鴿子當中那樣地顯著。

「是的，正是這樣，」阿托莫諾夫想。「他們是新生的鳥，所以他們唱的是新歌。」

他僅僅模糊地明瞭他們的爭論的大意，當他察看亞科夫時，他滿意地看出來他兒子抿着上嘴唇上的淺笑，企圖遮掩他的譏諷的微笑。

「我看得出來的，」他想。「我不曉得伊里阿會說些甚麼話！」

「當你用鐵的桎梏束縛了世界和人類的時候，」高里茲維托夫吵嚷道。「當你使人類成爲機器的奴隸的時候……」

「你所擔憂的那人類是懶骨頭，」米倫說，搖一搖頭，「他們全都要滅亡，除非他們明天能够明瞭他們的幸福是同實業的發展息息相關的。」

「他們哪一個說得對？兩個人哪一個比較有理？」阿托莫諾夫猜測道。

他愛高里茲維托夫並不勝過愛他姪子。這孩子顯得有些懦弱，他顯然胆怯而且虛張聲勢。他的舉動像醉漢那樣沒有禮貌。他總是搶在這一家的家長之先坐到餐桌旁邊，並且握着刀子和食叉，把它們從一個地方換到另一個地方，帶着不雅觀的匆促吞吃着，於是燙了嘴，噎咳了。跟阿歷克塞一樣，他也激昂，並且，顯然，心懷惡意。他那炯炯的眼睛從黑暗的瞳孔盲然向外張望着。他會見彼奧德爾·阿托莫諾夫的時候一言不發，光是不敬地伸出一隻溫熱粗糙的手來，趕快又縮回去了。歸根結蒂，他是個不中用的傢伙，人想不通他何以會成爲米倫的朋友。

「吃罷，司提奧拔，別說話了，」奧爾格勸解地說。

「我吃不下去，」他答道，那聲調聽起來好像要爆炸一般。「這樣有毒的邪說居然在此地傳佈哩。」

彼奧德爾驚訝於阿歷克塞當傾聽着這些學生的爭辯時現出的沉默專心。僅僅在很少有的時候他才來支持他的兒子。

「這是對的！」他說。「凡有力量的地方就有權力。既然實業有力量，這意思就是……」

喝過茶吃過飯以後，奧爾格，她的鬢角放射出來細小的皺紋，由於無邊的厚眼鏡的重量她那鼻梁現一點紅，呆在窗子近旁的刺繡架那邊，不說一句話，以不休停的勤勉用她那些顏色非常鮮

鑿的珠子繼續刺繡着。彼奧德爾感覺在他弟弟家裏比在自己的家裏舒適得多。這裏有趣味得多，而且總有好酒可喝。

「你懂得他們爭論的是甚麼嗎？」他在回家的路上問亞科夫。

「是的，我懂，」亞科夫簡略地答道。

爲了掩飾他自己並不懂的事實，阿托莫諾夫便親切地詢問他：

「那麼，是甚麼呢？」

亞科夫的答覆總是簡略而且不情願的，但是明白易懂，按照他的報告，米倫主張俄國必須摹倣整個歐洲所會做過的同樣的過程，但是高里茲維托夫相信俄國應當走它自己的路。關於這一點，阿托莫諾夫認爲他必須在他兒子面前顯一顯他對這論題也有自己的見解。

「倘使外國人比我們的景况好，」他委婉地說。「他們決不會想要到我們的國家來的。」

但這是阿歷克塞的見解。他本人的思想沒有一個能够應時而來，於是他痛心地的繃起眉。亞科夫顯然把事情弄得更糟了，他說：

「一個人不誇耀他的腦力或者不討論這些事情，也能生活得舒舒服服。」

「是的，是這樣的，」阿托莫諾夫吼叫道。

他越來越屢屢經驗到小小的反擊和驚訝的震動，這震動一味推他到一邊去，逼迫他站在旁觀者的地位，必須觀看各種事情，思考各種事情。他的一切環境通過目不能見的、但是疾速的變遷而邁進着。從各方面看來，一種新的不穩定的精神正在話語和事實二者中露其端倪。一天，奧爾格在喝茶時說：

「當你的心靈滿足，你不再有所希求的時候，你就算找到真理了。」

「這是實情。」彼奧德爾同意道。

但是米倫的眼睛在眼鏡下閃着光看他母親，開始教訓她。

「這不是真理。這是死亡。真理得到工作中，到行動中去找。」

當他隨身帶着一張厚厚的、捲成喇叭形的紙走出去，彼奧德爾向奧爾格說：

「你兒子對待你是粗魯的。」

「他絲毫不是這樣。」

「但是我看得出來他是這樣的！」

「他比我聰明，」奧爾格說。「我沒受過教育，你知道的，所以我常常說糊塗話。子女一般都比他們的父母聰明。」

阿托莫諾夫不能相信這話，他微笑地答道：

「你說對了。你確是說糊塗話。可是，你要知道，那些比我們聰慧的老年人曾經說過：『兒子給你帶來一分苦惱，女兒給你帶來兩分。』你懂得麼？」

他極氣惱她那涉及子女的智慧的話。當然，她是要給他一個關於伊里阿的暗示。他知道阿歷克塞一直在用金錢資助伊里阿，也知道米倫在同伊里阿通信。但是彼奧德爾太矜持了，他從來不過問這孩子現在在甚麼地方，生活情況怎樣。奧爾格明瞭他的矜持，便在別的形式談話中巧妙地透露一些關於伊里阿的消息。從她那里，他才曉得他的兒子由於某種緣故到阿堪遮城（註一）住過，現在出國去了。

「好，任憑他去罷，」他想。「他會變得聰明起來，明白他以往的愚蠢的。」

有時他想到伊里阿，便驚訝伊里阿的固執。他的周圍每個人都變得聰明起來。而伊里阿在期望甚麼呢？

在阿歷克塞的家中，他常常會見維拉·波波伐和她的女兒，維拉仍舊美麗，還是那樣的感傷

（註一）阿堪遮（Archangel），城名，靠近德維那河口，在北歐。

和那樣的清高。她從來不向他多說話，即便說話，也只說那種他以前慣於向伊里阿說的話，當時他以為那種話毫無理由地傷了那孩子的感情。她總使得他感覺羞怯。在安靜的時候，她的形像便在他眼前湧現，但是這形像在他內心喚起的唯一的感情是驚訝：這裏是一個你所熱愛的人，他自言自語着，她佔據你的思想，但是你竟然不能明瞭你為甚麼需要她，並且和她談話如同和一個聾啞人談話那樣地不可能。

是的，樣樣事情在變遷。甚至工人也變得更加三心二意，性情浮躁，並且患肺癆病。婦女變得越來越潑悍。工人村中的喧鬧現在變得更不寧靜，傍晚的時候似乎是整個地方充滿嗥叫的狼或者被窒息的動物的怒鳴。

不安於位的精神和要求流浪的激情在工人當中變得一目瞭然，青年人沒有甚麼抱屈的事情却突然間來到辦公室，請假出外。

「你要到甚麼地方去？」彼奧德爾訊問道。

「去看看別的地方是甚麼情形。」

「是甚麼事情驅使他們全都瘋狂啦？」阿托莫諾夫老是問他的弟弟。

阿歷克塞扮一個狡猾的、小小的怪相，笑着告訴他到處的工人都不穩。

「這裏還安靜得很哩，但是在聖彼德堡……我們的政府的官員和大臣都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人。」

於是他講下去，態度是這樣輕率愚頑，惹得他的長兄嚴厲地教訓他道：

「這是胡說八道！貴族們纔想藉了奪取沙皇的權力來滿足他們的私慾，因為他們越來越窮。可是我們越來越富，即便我們沒有權力。你父親以往甚至在節日也常常穿着塗油的靴子出門，但是你穿着精良的外國皮靴，繫着絲領帶。我們的責任是做沙皇的工人，不是做他的豬。沙皇是一棵橡樹。從他那裏我們才得到黃金的橡實。」

阿歷克塞聽着，臉上現出一個微笑，這越發激怒阿托莫諾夫。他發現，一般地說來，人們過於喜愛發笑，這是一種新的習慣，這習慣是既無謂又愚蠢的。然而沒有一個人如同那長壽的塞拉非木木匠那樣善於製造使人安慰而且快活的笑話。

阿托莫諾夫同這「安慰者」成爲莫逆之交。往往一種極端苦悶的心緒降臨他，給他充滿一種要喝酒的熬不住的慾望。他不好意思在他弟弟家裏喝醉，因爲常常有陌生人闖進來，他尤其不願意當着維拉·波波伐的面喝酒。逢這一類時候，若在家裏，娜泰芽便憂愁地垂下頭，保持一種抑鬱的沉默。她索性罵他一頓倒也好了，那麼他可以回嘴罵她。但是她就跟一個被搶劫的女人一

般，她給人引起的不是憤怒，反而是近乎憐憫的感情。所以阿托莫諾夫便去到塞拉非木家中。

「我要喝酒，老頭子。」

「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快活的木匠便帶着贊許的笑容說。「就跟夏天的日光普照一樣！這意思是你疲乏了，勞累極啦。然而，然而，抖擻一下你的精神罷！你的事業不是臉上生的小瘤子那樣的小事情啊！」

他給他的主人釀造一種特殊的白蘭地酒，爲了釀造這酒，他從房間的各個牆角取出來許多不同顏色的瓶子。

「這是我本人獨創的做法，」他誇口道。「只有一個女人會照這樣做，她是一個教堂庶務的寡婦，樣樣精通！你來了，那麼嚐一嚐這滋味！這是樺樹花和春天的白木汁泡成的。你覺得滋味如何？」

在桌旁落坐後，他啜飲着「蕪菁」酒，嘮叨下去：

「是的，那教堂庶務的寡婦是這樣一種寡婦！一個最最不幸的女人！要是一個人竟然不是她的愛人，這人必定是個賊。她沒有愛人是活不下去的。」

「我在市集上見過這樣一個婦人！」阿托莫諾夫回憶地說。

「當然啦，」塞拉菲木趕忙贊同道。「凡是世界上最出色的貨色你都可以在那裏找到。我知道的！」

塞拉菲木知道每個人的每件事情。他講述有趣的故事，關於職員和工人的家庭私事，他講到他們時全用同樣溫愛的口吻。並且，談到他的女兒時，他就像談到一個陌生人一樣。

「這賤人現在已經醒悟過來了。她現在同鎖匠謝朵夫共同生活，光景還不壞，你看看！是的，每個人都可以找到他自己的小小的窠穴的。」

在那充滿木屑的樹脂氣味的、清潔的小房間裏，在溫暖的半明半暗中，被掛在牆上的錫燈的適度的光線朦朧照射着，這樣同塞拉菲木對坐談心是很暢快的。

阿托莫諾夫喝過少許的酒，便開始怨訴人們，但是木匠就來安慰他。

「這算不了一回事，沒有甚麼了不起！人們老是逃之夭夭，這是你的主要的困難。有一個人，躺着想了又想，終於爬起來逃跑了。那麼，任憑他逃跑好了！不必氣惱。你得相信人性。你相信你自己的，不是麼？」

當彼奧德爾·阿托莫諾夫默默地考慮他是否相信自己時，塞拉菲木的清爽的小聲音帶着唱安慰的歌曲的調子接着講下去：

「你不必斤斤計較誰是好人，誰是惡人。這是沒有用的。昨天是好的也許今天就是壞的。我已經見過盡我所能見的善與惡，彼奧德爾·伊里奇！嘿，我見過不知多多少少！我從前看見一件事情，於是說：『這是一件好事情。』但是現在這事情消滅了。我說：『這是一個好人。』可是過後，他也像風前的灰塵那樣地被刮得無影無蹤了。而且目前還有我自己！我算是甚麼呢，你猜看？一隻蒼蠅罷了。夾在人們當中，人家甚至君不見我。而且還有你……」

塞拉非木意味深長地伸出一根手指來，不再多說。

阿托莫諾夫從傾聽他的話語中獲得兩重的快樂，因為這話語給他真正的安慰，就跟給他真正的歡悅一樣。但是同時他十分清楚地看出來這小老頭兒在耍花樣，說謊話，因為這老頭兒也不相信自己的話，不過按照一個職業的安慰者的身份隨便說說吧了。

「這老滑頭！」他想，明白他是在耍花樣。「他是聰明的！尼基塔就做不到這一層。」

他便想起他見過的一切不同的安慰者來：市集上的無恥的女人、雜耍場裏的小丑和走索者、變戲法者、馴服野獸者、歌者、樂師、那黑衣的司壽帕「人類的朋友」。他的弟弟阿歷克塞同他們有着共同的地方，但是梯洪·維阿洛夫沒有。寶拉·梅諾提也沒有。

「你說謊，你個老魔鬼！」他醉醺醺地向塞拉非木說。

木匠拍着自己的尖膝蓋，很嚴肅地說。

「不，我沒有。現在你想罷。我連真理尚且不知道，怎能說謊呢？我全然誠懇地告訴你，我不知道真理。所以我怎能說謊呢？」

「那麼就不要說話！」

「但是我不是啞吧，對不？」塞拉非木溫愛地問，他那小小的紅臉上燃起來一個微笑。「我是老頭子，」他說。「我只剩下一小段時間來過活，恐怕不會知道真理的了。探求真理是年青人的事情。這就是他們所以要戴眼鏡的緣故。米倫·阿歷克塞維奇戴着眼鏡走來走去，於是乎他能看透一切事情，明曉各種事情的前因後果，以及各人的歸宿。」

在阿托莫諾夫，知道木匠並不歡喜米倫，是一種滿意。當這老頭子唱一個歌恭維他，同時亂彈着弦琴時，他哈哈大笑：

「一隻啄木鳥，

繞着工廠跳，

用智慧明亮的眼，

把工作來察考。

「瞎胡鬧，」

他說道，

「他們同我相比，簡直是獸鳥！」

「真的！」阿托莫諾夫贊許地說；

一絲不差地合了音樂的拍子踏着脚，那木匠，他也醉了，又唱起來：

「誰的嘴專啄別的鳥，

不是鷹，

不是梟，

而是阿歷克塞·伊里奇，

上帝的小聖徒！」

阿托莫諾夫聽見這歌也高興。然後塞拉非木全然老着臉皮地唱起關於亞科夫的歌來了：

「看那亞夏，

是怎樣地抱着瑪夏，

大家不知道，

他要幹麼啲！」

照這樣，他們有時候互相娛樂直到天明，過後悌洪·維阿諾夫來敲門，要是他主人已經睡熟，他便喚醒他。

「是回家去的時候了！」他淡漠地說。「汽笛馬上就要拉了，工人們會瞧見你的——這不是好事情！」

「甚麼不是好事情？」阿托莫諾夫叫嚷道。「我是這裏的主人！」

然而他依舊聽從守門人，笨重地下床來，一面走一面略為顛躓。有時候他一直睡到傍晚，但是到夜間就又湊到塞拉菲木那裏去。

這無憂無慮的老木匠在這星期死了。原來莫洛索夫的兒子，那獨眼的助理醫師被水淹死，塞拉菲木正在製造他的棺材，這之際突然倒下來，死了。一相情願地要送這老人入墓，阿托莫諾夫

便去到教堂，那教堂已經塞滿工人，他靜聽着那紅髮牧師阿歷山大呆板地領導禮拜式。後者已經代替了那沉靜的葛列伯的位子，葛列伯爲了某種緣故突然棄職不當牧師，到誰也不知道的地方去了。唱詩班是由葛列柯夫領唱，他是一個雄貓一般的人，在工廠的學校裏教書，這合唱班在教堂裏面唱得很好聽；並且有很多很多青年人來在這教堂。

「這是因爲今天是星期日的緣故，」阿托莫諾夫自言自語道，試着計算人的數目。

那又輕又小的棺木由年青的織布工人抬着——他們是從棺木後面那些工人當中選出來的比較沉穩的人——棺木後面緊跟着希娜達，愁眉不展，却不落淚，穿一件顏色鮮明的、不合時宜的罩衫。她身後跟着鎖匠謝朵夫，穿着乾淨的衣服。梯洪·維阿洛夫用沉重的腳踏陷了地面，隨在後面。太陽光明地照耀着，歌者雄壯地唱起來，聲韻協和一致。事實上，這葬儀的驚人處是缺乏哀痛，這是奇怪的。

「他們給他一個很體面的葬儀哩，」阿托莫諾夫說，揩拭他臉上的汗。梯洪立得穩穩地，俯視着他的脚下，略一沉吟後，說：

「他若知道，一定會喜歡；他是充滿歡樂的，同他的女兒一樣。」
他在空中揮着他的手臂。

「當她是一個小女孩的時候，這老人常常帶領她到街道上去玩，她唱歌。他永遠給人安慰。」

他望着他的主人，現出不敬的、令人侷促的嚴肅，補充道：

「他常常迷惑一些人，因為，他雖然從來沒虧待任甚麼人，却不是正直的人。」

「正直！正直！」阿托莫諾夫摹倣道。「這些觀念困住你像鏈子一樣。你小心不要像土侖那樣發了瘋！」

馬上掉轉身離開守門人，他回家去了。

時間還早，大約是中午，但是已經很暖，道路上的砂土和深藍色的大氣變得越來越熱。將近傍晚，太陽扯起來巨塊的白雲，那雲在天邊浮游着，向東移去，餘熱越發鬱悶。阿托莫諾夫在花園中閒步一會，走到院門外面。梯洪正在給門的樞紐塗油，那樞紐已經因春雨而生鏽，開關時發出兇惡的尖叫聲。

「你何必要在假日的時候來塗油呢？」阿托莫諾夫懶洋洋地問道，他在一個凳子上坐下。梯洪向他翻着眼白，側目瞥了他一眼。

「塞拉非木是危險的。」

「爲什麼？」

阿托莫諾夫聽見梯洪的奇異的回答時，有着好像黑甲蟲在他身上爬着似的感覺：

「他有一種過於好的記憶力。他記得的太多了。他記住他見過的各種事情。而所看見的事情除了邪惡、微末、空幻以外還有甚麼呢？這些事情就是他常常對每個人談起的，他談這樣的事情引起了大大的恐慌，這是我看得出來的。」

他把刷子塞進樞紐的拴裏面，用越發悻悻的口吻說下去：

「人們得避開那些記憶。它們惹起太多的惡作劇。于是就有了這樣的避開它們的辦法。老一代的人得死亡，每一種邪惡愚蠢的事情便隨同他們一齊滅亡。然後另一代人生出來，他們一定不記得任何邪惡的事情，光記住善良的事情。我也因爲有記憶而痛苦。我老了，需要休養了。但是到甚麼地方才可以找到休養呢？的確在忘懷一切中……」

以往梯洪從來沒有一下子說這麼多的話，或者用這麼激怒的聲調。他的話既然照例是愚蠢的，這一次因了某種緣故顯得格外矛盾。當阿托莫諾夫細細察看他那整齊的鬍子，他那詭詐的、淚汪汪的眼睛，以及他那多皺紋的、石頭般的前額的時候，他驚訝這傢伙的容貌越發難看了。他的皺紋不自然地深刻，像是靴腰上的皮子的疊痕。他那有着高顴骨的臉因年老而沒有肉，變得如

同「浮石」一般地灰白，他那鼻子鬆軟得好像一塊海綿。

「他已經變得衰老了，」阿托莫諾夫想，這想法是愉快的。「他已經到了老年。他不配做工人了，我得革退他。我可以給他一點賞錢。」

梯洪來到他跟前，一手拿着刷子，另一隻手提一小桶油，用刷子指着廠房，那廠房顏色深紅如同生肉一般；他喃喃道：

「你應該去聽一聽他們全都在那裏談甚麼話——那喜好修飾的謝朵夫，獨眼的莫洛索夫，他的兄弟薩訶爾加，還有希娜達——他們公然說一件由別人的手經營起來的事業是一種有毒害的事業，應該毀滅了它……」

「這些話聽起來好像是你的見解一樣，」阿托莫諾夫憎厭地說。

「我的？」梯洪搖搖頭。「不，這不是我的。我同這些陰謀全不相干。讓每個人爲自己工作，就不會有甚麼禍害——這才是我的見解。可是他們說：『樣樣東西都是我們創造的。我們是主人！』要是你細細一想，彼奧德爾·伊里奇，這倒是實話。樣樣東西的確是他們創造的！他們把你像馬一樣套在這事業上，你就拖起這重負沿着平直的路走去，可是現在……」

阿托莫諾夫偏促不安地在喉嚨裏響着。然後立定脚跟，手插在衣袋裏面，雖則時時在搜索字

句，仍下了大決心開始說出來，他的眼定睛望着梯洪頭頂上的雲：

「事情是這個樣子的。當然，我明白你同我過活了一生一世。不過，你現在年紀老了，你難於……」

「塞拉菲木倒是常常贊同這一切話的，」梯洪說，他顯然沒有聽見他主人的話。

「等一等！現在是你該休養的時候了。」

「現在是人人該休養的時候，不是麼？」

「住嘴！你這人真難辦……」

梯洪聽着他的被辭退的消息，他毫不驚奇。

「哎，這有甚麼關係呢？」他鎮靜地喃喃道。

「當然我要賞你錢的，」阿托莫諾夫約定道，由於梯洪的鎮靜倒有些踉蹌。梯洪用油塗着自己的靴子，一言不發。

「那麼就算分別了！」阿托莫諾夫表示着最大的堅定說。

「好的，」守門人答道。

阿托莫諾夫走到河對面去，希望那邊或許涼爽些。在那棵松樹底下，這是他以往同伊里阿口

角的地方，塞拉非木曾經用樺樹的白枝子給他造一個座位，從這個地方可以把整個工廠以及房舍、庭院、村子、教堂、墳場、飽覽無餘。工廠、醫院、以及學校的巨大的窗子亮閃閃的跟冰塊一樣，細小的人形在地上移來移去好像梭一般地織着這事業的無窮無盡的網，還有更其小的人形在工人村的砂地上奔跑。教堂周圍的籬牆的附近栽種着赤楊樹，在這些樹木的樹幹間牧了一羣玩具般的山羊，這是那老織布工人巴利思的一個孫子，那獨眼的助理醫師莫洛索夫豢養的——工廠的婦女常常爲他們的子女購買大量的山羊乳。醫院外面，在一塊用圍牆圈起來的空地上，有幾個渺小的人形穿着黃色長袍，戴着白色睡帽，看起來他們好像瘋子一般。工廠的隣近有極多的鳥，大都是麻雀、烏鴉、和穴鳥。喜鵲啾啾着，它們從一根枝椏匆匆地飛到另一根枝椏，它們的白肚皮跟緞子一般閃亮，深藍色的鴿子在地上踱方步。發拓拉克夏河的岸邊有個小酒店，農民們運來亞麻的時候常常在這酒店逗留一陣，酒店附近的鳥更多。

但是自從過去某一個時間以來，這大企業已經不再給與阿托莫諾夫以滿足或驕傲的心緒。在他，這企業不過是一切各色各樣的、堆積在他身上的侮辱的泉源罷了。眼見得各色各樣的人；包括他的弟弟和姪子在內，吵嚷着，揮舞着他們的手臂，跟吉卜西人在市集上一般，或者這些人互相爭吵絲毫不把他放在眼裏儘管他是這事業中的老前輩，這是一種侮辱。甚至於他們談論這工廠

的事情的時候，忘記同他商量等到他提醒他們注意他的地位，他們便沉默地聽他發言好像贊同他說的話似的，但是他們私心是想要轉身走他們的路，不管這事情的輕重。許久以前當工廠裏面違反他的意志建築起來一個電力站的時節這現象便開始了；雖然阿托莫諾夫很快就信服這種改革既安全又有益，然而他忘不掉他所遭受的侮辱。他有着許多小小的侮辱須得隱忍，這種侮辱在數量上不斷地增加，變得越來越不堪忍受。

他的姪子現在已經在學校畢業，格外傲慢而且難纏。他總是穿一件外國貨的皮短大衣，並且上自他那金絲眼鏡下至他那精緻的黃皮靴，周身放光。

「那是舊式的，伯父，」他眼睛閃爍着，縐着眉說。「這是過時了，伯父。」

他顯得跟一個嚴峻的主人的僕人那樣地極害怕時間。但是這是唯一的、使他姪子戰戰兢兢的東西。對於其他的種種事情他姪子的態度傲慢到叫人受不住。有一次他的的確確說：

「你得明白，伯父，俄國從今以後存在一天，國內便一天不能容忍像你這樣的人。」

這對於阿托莫諾夫是一種極嚴重的打擊，弄得他甚至沒話問理由在哪兒。他深深氣惱地走開，有幾個星期沒去拜望他的弟弟，當他們在工廠裏遇見的時候，也不同米倫交談。

米倫存心要娶維拉·波波伐的女兒，她跟她那冷若冰霜的、頭髮灰白的母親一樣高長優雅。

像一切的女孩一樣，她有着惹人討厭的微笑，並且把頭頸向前探出來，使得各種東西逃不脫她那無恥地圓睜杏眼的不放鬆的凝視，她的眼光對各種東西毫無信任的意思。她有從牙齒的隙縫間唱歌的習慣，蒼蠅一般地嗡嗡着，並且從早到晚致力於把亞麻布亂塗上色彩鮮豔的圖畫，毀壞了那布。她的草帽繫一根絲帶套在頸子上，永遠掛在身背後，她的頭髮也是草色的，她的衣裝不整潔，裙子下面露出一截大腿差不多直到膝蓋。

游手好閒的高里茲維托夫對他也敵視。他老是像燕子那樣掠過，在出其不意的時候忽而出現忽而隱退，然後又出現了，惡狗一般地向每個人躡跳着。

「你要把俄國這樣富足的、注重精神的國家變成一個沒有靈魂的美國，」他叫嚷道。「你是給人民安設着捕鼠機哩。」

阿托莫諾夫也偶然從這些大聲疾呼中看見真理的閃耀，但是這些大聲疾呼常常好像梯洪·維阿洛夫的蠢話，然而事實上他並不知道這瘋魔而不安寧的騙子同那魯鈍的、淡漠的梯洪兩個人極不相同。高里茲維托夫衝到伊利薩維塔·波波伐的跟前，向她叫嚷道：

「你爲甚麼不說話，你這通靈性的人？」

對於這話，她光是淡淡一笑。她的臉容驕傲呆板，她那微笑幽閉在她的灰色的、秋天的眼睛

裏。阿托莫諾夫時常聽見奇異的、不可理解的話。

「浪漫主義的痛苦，」米倫說，他用一塊羚羊皮小心地揩拭眼鏡。

阿歷克塞正在莫斯科城裏飛翔。亞科夫逐漸胖起來，始終退在後邊正襟危坐，很少開口。然而他若說出話來必定大快人心，既惹惱米倫，又同樣惹惱高里茲維托夫。他已經生出一抹濃密的上鬚和紅鬍子，跟韃靼人一般。他的幽默感變得越來越顯著。聽着他對那些過于激進的人們講話時所用的懶洋洋的腔調是愉快的：

「在通到上流社會去的那條路上，你們會一屁股坐在泥溝裏！」他說：「你們應當生活得簡單一點。」

阿托莫諾夫老人家大大地開心——他看得出來亞科夫也是開心的——那是當伊利薩維塔突然動身到莫斯科去同高里茲維托夫結了婚的時候。米倫沒有能夠掩飾他的憤怒。捻着鬍子，這鬍子剃成一種不像商人的樣子，他乾燥地說：

「像司提潘·高里茲維托夫那樣的人是屬於一個將近滅亡的種族的。世界上再沒有一個地方有比他以及他那一個血統更無用的人！」這種說法分明是不真實的。

「然而他們有一個已經神通廣大地把你所戀愛的那一位帶走了，就從你的鼻子底下！」亞科

夫譏訕地說。

「我可不是浪漫主義者，」米倫說，聳聳肩頭。

「不是甚麼？你在說誰？」阿托莫諾夫問。

不倫擺出一種氣派，像一個法官宣讀判決書一樣。

「沒有一個人瞭解浪漫主義是甚麼，伯父，你也不會明瞭的。這是一種東西冒充美麗的，好像禿頭上的假髮，又是冒充老成的東西，好像騙子的假鬍子。」

「啊哈，這一次我扯到他的腿了，」阿托莫諾夫快慰地想。

這一類的小小的快意幫助他同他所遭受的許多侮辱稍稍和解，那些傲慢的人們不但侮辱他而且正在將這事業得寸進尺地攬入他們的掌握中，驅逐他孤獨地退休出來。但是甚至在孤獨中他也發現一種幽鬱的樂趣，因為這使他對自己得了一個新認識，他以往對這認識只模糊地知道一點——一個全然另外一種典型和性格的彼奧德爾·阿托莫諾夫。

他是一個善良的人，一向被殘酷地虧待着，「生活」以繼母對待前房兒女的不公平的態度來對待他。他的一生開始時是做為父親的啞默卑賤的僕人，那父親從來沒給他甚麼快樂，却硬給他娶一個愚蠢討厭的妻子，並且把一樁大事業的重擔放在他的兩肩。不錯，他妻子是愛他的，他同

她度了美滿的第一個年頭，以後就再沒有過這麼一年，但是現在他知道連那淫蕩的繆線工人希娜達也能够給他更熱烈消愁的撫愛——關於那些市集上的女人，他還是不要回想她們的好。娜泰芽一生害怕的，首先是阿歷克塞和石油燈，過後就怕電燈，每逢電燈扭亮時，她便大驚失色，在身上畫十字。她曾經在市上留聲機商店裏弄得他極難爲情。

「哎喲，不要買罷！你千萬不要買呀！」她懇求道。「那匣子裏也許有一個鬼在叫嚷罷。他的魂靈也許就藏在那裏面！」

現今她害怕米倫，醫生亞柯富烈夫，和她自己的女兒塔特亞娜。她變得出奇地健壯，整天地吞吃，然而他的弟弟爲了她的緣故却幾乎縊死了自己。她的子女不尊敬她，每逢她試着勸導亞科夫結婚，他便譏諷地說：

「媽媽，你遠不如去找些東西吃吃的好。」

她的回答總是謙遜而且有試驗性的。

「但是我似乎並不要吃甚麼東西。」

可是她又吃起來了。

「你爲甚麼要嘲笑你母親？」阿托莫諾夫有一次向亞科夫說。「你已經到結婚的時候了！」

「目前還不是讓我成家的時候，」這是亞科夫的有條理的回答。

「爲甚麼你們全都害怕時間？」阿托莫諾夫憤憤地問。

亞科夫聳聳肩，沒有答覆，他也說：

「你不懂得的，爸爸。」

他十分溫和地說出這話來，然而一個父親比他兒子懂得的少，是斷乎不可能的。人們生活在昨天的大氣裏，不是明天的大氣裏。這是對於每個人都一律的。

阿托諾莫夫的長男兼愛子已經失蹤了。由於他對他兒子的愛，他曾經萬般無奈做出一件他不打算再回想起來的事情。

他的長女耶里娜，一個大臉大屁股的婦人，已經被財富和一個醉醺醺的丈夫寵嬌，對於他，成爲一個完全生疏的人。每逢她難得回來一次省視她的父母時，她裝束得雍容華貴，手指上套着非常多的戒指。金練和項圈碰響，她架起長柄的金眼鏡用惺忪的眼睛瞥看着，以疲倦的聲調說：

「這裏有一種多麼可怕的氣味啊！整個房子在發霉。這房子要朽毀了。你們應當建築一所新房子。況且現在誰還肯住在工廠的緊鄰啊！」

阿托莫諾夫偶而聽到她同她母親講話：

「爸爸照舊是那老脾氣嗎？爲你想，這是多麼乏味啊！我的丈夫是個醉漢，無賴，可是他興高采烈。」

她有一種特別惹人氣惱的潔癖。她每逢要在椅子上坐下，便用手帕拂抹灰塵，她的香氣聞起來是這樣強烈，弄得人要打噴嚏。她不合禮儀地厭惡這房子裏的各種東西，阿托莫諾夫一腔熱望要趕她出去，因爲她招惹得他惱怒極了。因此每逢她在家時，他便甚麼衣服也不穿只穿貼身衣服和一件不繫帶子的睡衣，光着腳拖着木屐，在房子裏甚至院子裏到處招搖；吃飯的時節他大聲地咀嚼着，像一個巴希克爾(Bashkir)那樣地喧鬧。

「你這是做甚麼呀，爸爸？」她女兒激動地問道。

這一問恰恰合了他的心意。

「對不起，夫人！」他說。「我是個農民，你知道的。」

他不斷地打嚏，比方才更兇狂地咀嚼着。

耶里娜一向時常出國游歷。於是在傍晚時候她便把竄改過的故事講給她母親聽，用她那懶洋洋的、肥而小的聲調：

「有一個城，」她說，「那裏的婦女用刷子和肥皂洗刷她們的房屋外面的牆壁。還有一個

城，冬夏二季霧重得很，街燈整天價燃點着，便是這樣也還是甚麼東西都看不見。在巴黎，每個人都出賣現成的衣裝，並且那裏有一個塔，（註一）是那樣高，人可以從塔尖上望見海對面的城市。」

她經常同她妹妹吵架，甚至欺侮她。塔特亞娜長成一個消瘦臉黑的女孩，由於事實上她生得不好看而悶悶不樂。她那容貌有些地方——那必定是她那短髮辮、平板的胸脯、淺藍色的鼻子的混合起來的印象——給人喚起一個教堂的牧師的記憶來。她同她姐姐住在一起，由於某種緣故沒有能够在高等學校畢業，害怕老鼠，贊同米倫所說的沙皇的權力應該加以限制的論調，並且近來開始吸紙煙。當她夏天回到工廠來的時節，她詬罵她的母親把她當作僕人一般，同她父親講話時喃喃地聽不清講些甚麼，整天地看書，傍晚便去城裏看望她的叔叔，然後由那鑲着一個金牙的醫生亞柯富烈夫把她從那裏護送回來。她在夜晚過於害相思病，睡不着覺，爲了消磨時光使用一隻拖鞋拍擊牆上的蚊子，那聲音聽起來好像她在放鎗。

阿托莫諾夫生活着的世界正在變得生疏、喧鬧、越來越愚蠢，從米倫所發的傲慢的演說以至

（註一）指北塔。

火夫伐斯加所唱的俚曲樣樣事情都是這樣。伐斯加是一個跛足的農民，有一個脫了骨節的屁股，以及爐刷一般蓬亂的頭髮。在假日，伐斯加爲了向廚娘求愛，便出現在廚房的窗下，身邊帶着一個手風琴，一面拉一面閉起眼睛號叫道：

「可憐的小姑娘，

我緊緊地抱住你，

圍繞着我們的，

是那情網；

現在每一分一秒，

我想要看見你的面龐，

偎在我的身旁。」

奧爾格近來沒有供給給他關於伊里阿的消息，那新生的、一向極受虧待的彼奧德爾·阿托莫諾夫越來越常常思念他的長子。那孩子的倔強這一次也許遭遇了應得的報應，因爲阿歷克塞全家對這孩子的態度分明已經改變了。有一天傍晚阿托莫諾夫到他弟弟家中，當他在大廳上脫大衣的時

候，聽見剛從莫斯科回來的米倫說：

「伊里阿是那些從書本上觀察生活並且不知道牛和馬有甚麼區別的人中的一個。」

「那是胡說，」阿托莫諾夫想，他姪子的不友善的話却使他快慰。

「他同高里茲維托夫是一流人麼？」阿歷克塞問。

「不，伊里阿是更有害的一種人，」米倫回答。

「你等着罷，」阿托莫諾夫恫嚇地想；一面走進房去。「他將來回來後要給你一頓教訓的

……」

米倫立刻開始講述關於莫斯科的故事，憤憤地抱怨着政府的愚蠢。後來娜泰芽和亞科夫來到，他開始申說建立一個造紙廠的必要，他近來用這計劃厭煩了每一個人。

「我們把錢毫無用處地收藏着，伯父，」他說。聽到這話，娜泰芽登時滿臉通紅，連她的耳朵也脹大了。

「錢在哪裏收藏着，是誰有這筆錢？」她用高到不能再高的聲調叫道。

一種煩悶的波浪掠過阿托莫諾夫的心頭，恰如一道門在他眼前開放，這門通向一個房間，房間裏面樣樣東西一致現出討厭相，以致房間顯得空無所有。這種生理上的煩悶的感觸突然從身外

裏來好像霧一般，堵塞他的耳朵，盲了他的眼睛，以疲乏壓倒他，疾病和死亡的思想恫嚇着他。

「我厭倦你們了，」他說。「你們甚麼時候才讓我休息呢？」

「我們所有的煩惱實在是足足地够了。」亞科夫喃喃道。

「這裏有着這麼多的工人，一個人是斷乎跳不出去的！」娜泰芽叫嚷道。「簡直是醉話，扯淡……」

阿托莫諾夫走到窗邊——那花園裏面立着梯洪·維阿洛夫，他搔着頭，用手指頭給一個女孩指點着一棵蘋果樹。

「噫，你這亞當！」彼奧德爾·阿托莫諾夫想，擺脫了他的煩悶的心情。這一類的渺茫的思想常常溜過他的心好像老鼠一樣。他總是因這些思想的不期而來而歡欣，並且事實上他歡迎它們來，因為它們單是在他腦中一閃便消失了，不會招惹他不安。

爲了梯洪，彼奧德爾·阿托莫諾夫感覺自己曾經遭受一次殘忍的侮辱，那是當他看見這守門人被阿歷克塞帶領回來的時候。這守門人已經隱退一年，突然又出現，隨帶來不快的消息，說尼基塔已經逃出寺院，到沒有一個人知道的地方去了。彼奧德爾相信這老頭子知道尼基塔在甚麼地方，但是不肯告訴他，無非因爲這老頭子喜歡鬧整扭罷了。由於他，他同阿歷克塞有了一次激烈

的爭吵。

然而阿歷克塞振振有辭地爲自己辯護道：

「想一想看——他爲我們工作了一生，到頭來我們撇棄他！請問，這應該嗎？」

彼奧德爾知道這是不應該的。但是這只有使得悌洪在這宅子裏的露面更遭白眼。他的妻子，顯然有生以來第一次，也站在阿歷克塞的一邊。她以一種在她是非同小可的堅定，說道：

「這是不應該的，彼奧德爾·伊里奇。你儘管爲這句話打我一頓，我也照樣要說這是不應該的！」

奧爾格和別人都用勸誘的話來開導他。但是那被虧待的人在阿托莫諾夫身子裏面倨傲地說：

「你在想甚麼呀？你的願望不見得能成爲對付別人的法律啊。……你難道沒看出來麼？」

阿托莫諾夫愈來愈覺得這個被虧待的人人格化了。他拖着沉重的身軀小心地爬到山上那棵松樹底下，便在那有着扶手的椅子上坐下，滿腔憐惜地想着自己。想像到這人雖則不快樂，不爲人瞭解，不爲人重視，然而是一個善良的人，這想像甜蜜却也苦痛。他發現這個幻想的圖畫是很容易從虛無中創造出來的，就跟白色如煙的雲在溫暖的日子從沼澤的浮面昇上蔚藍無雲的天空一般。

當他瞥看着工廠以及一切與它有關的東西時，這個被虧待的人在他身子裏面喃喃道：

「假如你以往選擇了別的路，你就可以生活得全然不同，不會吃這些苦頭。」

「這是悌洪的見解，」企業家的阿托莫諾夫答道。

「葛列伯神父說過這樣的話，高里茲維托夫和許多其他的人也說過。是的，人們跟蒼蠅一般在一個蜘蛛網上掙扎。」

「你決不能夠生活得全無憂慮，」企業家勉強地答道。

有時候這種起於他的兩個人格中間的、不開口的討論逐漸熱烈起來，那被虧待的人就變得毫無憐憫。

「回想一下罷，」他差不多尖叫道。「當你在市集喝醉酒的時候，你自認你會獻出你兒子作爲祭品，跟阿伯拉罕獻出伊撒克一般，尼古諾夫那孩子代替了山羊衝到你身上來。你記得麼？這是實在的，完全實在的！由於我告訴你實話，你用一個瓶子打了我。唉，你粉碎了我的生命，你毀滅了我！你也獻出我去做爲祭品了。你是向誰獻出祭品呢？向誰呢？是向尼基塔告訴你的那個有角的上帝麼？是向他麼？唉，你……」

在這些苦痛的辯論中間，企業家阿托莫諾夫老是緊緊閉上眼，好忍住他那憤慨、恥辱、苦痛的眼淚。但是儘管他這樣，眼淚仍不由自主流下來，他用手擦乾臉頰上鬍子上的淚，便接着兩個

手掌直到乾了爲止，並且麻木地察看他那腫脹的紫手，他對着酒瓶的口大口吞下「馬德拉」酒。然而儘管這人絞出他的悲痛的眼淚來，阿托莫諾夫仍然喜愛這被虧待的人，並且發覺這人是不可缺少的，就像搓澡人用柔軟的、含肥皂的、溫暖的木皮纖維摩擦人的背心一般，人要抓住這木皮纖維是辦不到的，因爲他的手達不到它。

突然一個强有力的拳頭遠遠地從西伯利亞的另一邊升起來，開始打在俄羅斯的身上。（註一）阿歷克塞一味地跳躍，在空中揮動着報紙叫嚷道：

「強搶！擄掠！」並且舉起雀兒般的手爪向着天花板，他把他的五指做出一個兇惡的樣子。

「我們要給他們一個教訓！」他吶吶道。「我們要給他們一通教訓！」

那個鑲金牙的醫生站立着，倚在火爐的溫暖的磚壁上，手放在衣袋內，喃喃道：

（註一）這是指日俄戰爭，拳頭是日本。一九〇四年二月五日宣戰，結果俄國陸軍敗於滿

洲，海軍幾乎覆滅，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二國停戰和約告成。

「說不定倒是他們給我們一通教訓哩。」

這生着銅色鬍子的、魁偉的男子臉上照例有一個微笑。他無論說到甚麼，總是微微地笑，甚至他說到疾病和死亡時，跟說到鬥「優先權」牌（註一）而贏了錢一般，他那臉上現出同樣的淡淡的微笑。阿托莫諾夫把他看做一個外國人，他的微笑是出於困窘，不能夠明瞭外鄉人的言語。他既不喜愛他也不信服他，並且永遠請城裏的醫生，那個叫做柯朗的、沉默寡言的德國人。

米倫捻着鬍子，縐着眉頭，好像害頭痛病一般，專心地從房間的這一角踱到那一角，向每一個人演講道：

「同英國結了同盟，（註二）這事情才開始發生的。」

「你所謂『事情』是指甚麼說的？」阿托莫諾夫老人家詰問道。不但他那厚臉皮的弟弟，便是他那聰明的姪子，除去這一場戰爭已經陡然爆發的事實以外，也再不能給他一些明白易解的報導。他心喜地察看這兩個無所不知的、自信的人的慌張。他的弟弟特別顯得滑稽之至，因為他那

（註一）一種牌戲，類似「惠司特」（Whist）。

（註二）指英日同盟。

不可理解的舉動引人猜想到這場意外的戰爭的所以發動是存心爲了惹得他——阿歷克塞·阿托莫諾夫——煩擾，並且妨礙他從事於某種極重大的事業。

一個宗教的行列游行過市。大鬍子的商人們，他們的笨拙的脚莊嚴地踐踏着降落的大雪，跟在那牧師的肥矮的、華麗的身軀後面走着，活像一羣密密層層的公牛。他們拿着神像和旗幟，全城一切教堂的大合唱用響亮動人的調子唱道：

「哦，主——主啊，救救您的人——人民罷……」

這些聽起來極像是央求的祈禱辭從他們的圓張的口中發出來跟白的熱氣一般，白霜蓋在這些低音歌唱者的眉毛和軟髭上，凝結在那些商人的鬍子上，他們也加入合唱，荒腔走板地唱着。那尤其貫澈始終、尤其不合拍子的是佛羅波諾夫，他是本城的市長，一個修車匠的兒子。他是個魁偉的男子，有着紅面頰以及如同母珠鈕扣的顏色的眼睛，並且繼承了他父親的對於阿托莫諾夫全家的堅決的仇視，就跟繼承了他父親的遺產一樣。

阿托莫諾夫一家七口人全都走在一起。阿歷克塞領頭，跛行着，他妻子攙着他的臂膀，後面跟着亞科夫同着他的母親、他的妹妹塔特亞娜，再後面是米倫同那醫生，末後跟來了彼奧德爾，穿着軟靴漫步着。

「這國家啊！」米倫輕聲說。

「這是這國家的力量的檢閱！」醫生答道。

米倫脫下眼鏡，用手帕揩拭它。

「他們會打我們的，你看罷！」醫生補充道。

「哼，天氣這樣潮濕，簡直不會有甚麼東西很快地着起火來的……」

「閉嘴！」阿托莫諾夫對他的姪子說。後者斜起眼來向他瞥了一眼，便用手指預先揩了一揩眼鏡，然後架到他那長長的鼻梁上。

「哦，主啊，救——救您的人民罷，」佛羅波諾夫高聲地加重語調訴道。當他噓出「人民」兩個字時，他回轉身來，倒退着走像是一隻狼似的，凝望着市民們，爲了某種緣故還向他們揮搖着他的海狸皮帽。

波米阿洛夫的女兒，依然鮮豔、肥胖。雖然她已經四十多歲，還是胸膛飽滿，用優美深刻的聲調唱着。她現在是第三次守寡，論起生活的放蕩全城沒有人比得上她。阿托莫諾夫聽見她鬼鬼祟祟地向娜泰芽進勸告：

「你應當打發你的丈夫去打仗，我的朋友。他的模樣這樣可怕，包管敵人看見他就抱頭鼠

寶。」

她一味追問亞科夫的問題，是：

「你爲甚麼不結婚？」

阿托莫諾夫搖搖頭。這些談話跟蒼蠅一般妨害他去思考更重要的事情，他從羣衆當中抽身退出來，開始沿着人行道行走，並且放慢脚步好讓人們的洪流走到他前面去。那一天他們觀着無瑕的、光耀奪目的雪，看起來比較平素更烏黑，他們一面向前移動着，一面噴出熱氣來像滾沸的茶炎一樣。

維拉·波波伐拉長她那石頭般的面孔，爲首走在她的女學生們的前面。雪花在她那灰白的頭髮上閃亮，她的睫毛凝了霜而發白，在她點頭時她的睫毛顫抖着，她的頭頂上沒有遮蓋，露出她那漂亮的頭髮。阿托莫諾夫不禁憐惜她。

「這蠢婦人！」他想。「她爲了把鴨子拉到牧場上的工作，給自己套上了枷！」

一條剪了短髮的頭顱的長浪滾過去，這些頭顱是屬於城內兩個學校的男孩們。然後半個中隊的兵士走過去好像一架笨重的、灰色的機器，由冷血的馬文中尉率領着，他是城中鼎鼎大名的人物。從春潮泛濫起一直到秋初霜降止他每天在鄂喀河洗浴，並且大家都知道，同波米阿洛夫的女

兒有關係，靠她的銀錢過活。

警官聶思鐵倫克，留着中國人一般的上髭，大模大樣走着好像一隻填了食的鸞，他那病弱的妻子挽着她的兄弟齊泰金的臂膀，這人是已故的「斯塔羅斯塔」(註一)兼製革廠廠主的兒子。據說齊泰金雖然同尼姑們有着苟且行爲，然而他讀過七百本書，儼然還精通打小鼓。事實上他甚至祕密地教導兵士們這項技能哩。

健壯的斯提潘·巴爾斯基乘着一輛搖，帶着他的醉酒的女婿和他那斜眼的女兒。在他們身後跟隨着老鼠一般的、黑壓壓的一羣小生物：市民們、製革匠、織布工人、修車匠，乞丐、以及成了廢物的老太婆。雪花懶懶地落下來，灑在他們的、不帶帽子的頭上面，從老遠的地方來了佛羅波諾夫的堅決要挾的呼聲。

「哦，主啊，救救您的人民……」

「這一切對於上帝有甚麼意義呢？這是一件誰也不能瞭解的事情，」阿托莫諾夫想。他不喜歡這些市民，並且，除了事務上的結識以外，他在這城內簡直沒有朋友。他也知道他們一樣不喜

(註一)見第一頁註。

歡他，認爲他驕傲暴躁。另一方面阿歷克塞由於要美化這城市的熱心極受人尊敬，由於這種熱心，他曾經出錢鋪砌街道，用菩提樹裝飾廣場，在鄂喀河的岸上開闢花園和林蔭路。米倫，甚至亞科夫，是最被人懼怕的，被人認爲過分地貪婪，因爲有人發現他們正在逐步將附近整個的地方收歸他們所有。

阿托莫諾夫皺着眉觀察那慢慢移動的，深思的行列，因爲許多他不認識的面孔，許多五顏六色的眼睛正在凝視他，現出一致的厭惡表情。

在阿歷克塞的家門口，他遇到梯洪的迎候。

「我們是要開戰了麼，老頭子？」他問他。

梯洪撫摩他的面頰，用他的粗笨的手掌做出這熟習的動作。在他們相處的這多年以來，阿托莫諾夫還是第一次對他表示一點信任。

「你以爲怎樣？」

「我以爲這是一件不足道的事情，」維阿洛夫不假思索地答道，好像他在期待另一個問題。

「你把每一件事情都說成不足道，」阿托莫諾夫含糊地道。

「這有甚麼奇怪的？我們是狗而不是野獸，不是麼？」

阿托莫諾夫掉頭走去，冒着細塵般的小雪。現在雪落得大一點了，遠處的羣衆掩在樹木和房頂所形成的白峯中差不多被塗抹得看不清了。

現在那安慰者塞拉非木死了，阿托莫諾夫爲了消憂解愁常常去同一個教堂庶務的寡婦廝纏，她名叫塔伊夏·帕拉克利托伐，是一個年齡不詳的瘦女人，看相貌既像一個十幾歲的少年，又像一個黑山羊。她是沉靜的而且贊同他說的每一件事情。

「是的，親愛的！」她說。「是的，對極啦，親愛的！」

雖然阿托莫諾夫酒量大起來，他醉起來却緩慢了。他惱怒地發覺那些憂鬱沮喪的思想很久才從他心頭淡忘，這些思想很久才淹沒在塔伊夏的強烈爽口的「伏特卡」酒中。初初醺醉的時候是不愉快的，因爲這結果反而給他胸中填滿許多關於他自身和別人的、更惡毒苦痛的思想。這給他的全生涯塗染了憤怒的顏色就像沼澤的碧綠一樣，並且給他這樣一種感覺：他在一種泡沫沸騰的漩渦裏疾迅地轉動，似乎一面轉了又轉，一面期待着即刻被拋到邊沿上去。咬緊牙關，尖起眼睛和耳朵，他體察到那黑暗的騷動在他胸中的洶湧起伏，便向那教堂庶務的寡婦嚷叫道：

「喂，你爲甚麼不說話？把你所知道的事情儘量講給我聽罷！」

聽到這話，那女人便縱身跳到他的膝頭上，好像一隻山羊——她是出奇地輕而且暖——，並

且打開一本看不見的書，讀起來。

「波米阿洛伐已經同馬文中尉斷絕了關係，因為他又打牌輸去三百二十個盧布。她告他一狀，想要不承認付這筆錢。那警官送他的妻子到此地來住家並不是因為她害病的緣故，而是因為他在城裏軋了姘頭。」

「這全是胡鬧，」阿托莫諾夫說。

「不錯，是的，親愛的。而且還是多麼荒唐的胡鬧啊！」

她講的這些城中的瑣聞逸事足以轉移阿托莫諾夫的思想，同時他對於那些市民，那些乏味的罪人的厭惡因而得到口實，甚至還加強他的厭惡。代替了那些被她驅散的思想，他的眼前又湧現出市集中歡呼痛飲的畫面，一幕一幕從他眼前閃過去，在那裏面，狂鬧的人們跳動着，貪婪地轉動他們那醉意的、原來就貪婪的眼睛；在那裏面，他們焚燒錢鈔，全沒有追悔的意思，在那裏面暴露着一切瘋女人的荒淫無度。

阿托莫諾夫默坐着呷飲不同顏色的「伏特卡」酒，咀嚼着滑潤的酸菌。他的喝醉的身體的根神經感覺到一生中那頂頂悅人的、真正的、神祕而强有力的影響莫過於市集上的那蕩婦。她受了金錢的賄賂赤身裸體，有名望的人們爲了她的緣故揮霍金錢，並且連羞恥和健康也一併揮霍

了。但是總他的一生給他遺留下來的却是這黑山羊般的女人。

在這種娛樂當中，時間不注意地流過去，然而從這混濁的奔流中時而有些完全不可理解的事
情跳出來。在冬天，消息傳來，說聖彼得堡的工人要毀滅皇宮殺害沙皇。（註一）

「他們甚至要拆毀教堂哩，」梯洪·維阿洛夫喃喃道。「怎麼怪得他們呢？人又不是鐵打成的。」

在夏天，有一種謠言流傳，說一隻俄國船在俄羅斯領海一面航行一面向城市開火。（註二）

「這怎麼怪得他們呢？」梯洪說。「人們已經變得習慣於打仗了。」

神像重又被人抬着遊行過市，佛羅波諾夫穿着暗紅的禮服，抬着一個沙皇的御像。

（註一）一九〇五年俄國對日戰爭失敗，國內要求編製憲法，及公民權利不遂，人民不

滿，屢有罷工、暗殺等情事發生。最著名的是十月之同盟罷工示威，全國各地各界的參加，秩序紊亂不堪。

（註二）日俄戰爭時，俄國海軍中有數兵艦會中途反戈助革命黨起事，惟勢孤力微卒未有成。

「哦，主啊，救救您的人——人民罷……」他訴道。

這一回他的吶喊越發響亮憤慨，但是他唸「人——人民」二字的調子使得他的求救的叫喚聲聽起來越發焦灼。

齊泰金，醉醺醺的，光着頭，手裏拿一管雙銃鎗，他的禿頭頂放出紫光，領頭走在他的製革匠的前面。

「伙計們！」他兇惡地咆哮道。「我們決不把俄國讓給猶太人！（註一）俄國是屬於誰的？屬於我們的！」

「屬於我們的！」製革匠異口同聲叫嚷道。他們也離清醒差得很遠，當他們遇見不共戴天的仇人，那些織布工人時，他們就借故同他們吵架，還用一根棒毆打亞柯富烈夫醫生，把老藥劑師拋進鄂喀河。齊泰金追逐他的兒子，在城裏到處追了許久，並且向他兒子開兩次鎗；但是他兒子沒有倒下，不過湊巧誤傷了裁縫卜魯司科夫，小小的流彈射進了他的背脊。

工廠罷了工。捲起襯衣的袖子，年青的人們衝進城去，不顧米倫和其他識時務的人的警誡，

（註一）當時俄皇爲轉移人民的仇恨，嫁禍猶太人，實行屠殺猶太人政策。

以及女人們的哭號。

廠房變得毫無生氣，受了遺棄，似乎在風的威力下萎縮着。那風像工人一般反叛地狂吹起來，一會兒吼叫呼嘯，一會兒以冰冷的雨點鞭撻工廠，一會兒以膠黏的雪覆蓋烟囱，然後又洗刷乾淨。

阿托莫諾夫坐在窗邊，以遲鈍的眼光打量着男男女女的黑色小人形螞蟻一般地從城中湧進湧出。他隔着玻璃窗可以聽見他們的吵嚷，並且判斷他們是在快樂的心情中。那跛足的火夫伐斯加·克羅托夫在門邊唱歌，四周圍繞着一羣工人，從他那裏來了手風琴的尖叫：

「我們要打敗日本人

才能安居樂業，

他們攻勢雖然兇猛，

我們還是可以打敗他們，

只要抬出神像，

包管他們敗北而逃。」

風從城裏帶來一種低抑的鬧哄哄的聲音，好像那邊有一個絕大的茶炊裝滿整整一湖的水正在沸滾。阿歷克塞的馬和馬車馳進庭院裏來，那獨眼的助理醫師莫洛索夫坐在車夫的座位上。奧爾格跳出來，裹着一件披巾，阿托莫諾夫一眼望見是她，便深深納罕，忘了他那腿的疼痛，跳起來去迎接她。

「發生了甚麼事情？」

她發抖，跟一隻母雞一樣，說：

「製革匠打破了我們的窗子。」

阿托莫諾夫微笑着，閃出路讓她過去。

「哼，」他喃喃道。「這當然全是他們嚼舌根嚼出來的！他們這一向還向我嚕嗦呢，而現在看看到底出了事情！不，沙皇……」

但是他突然聽見奧爾格回答他，用一種氣憤的、在她是異乎尋常的高聲：

「不要說了！你說的那個沙皇是個不體面的人！」

「你知道許多關於沙皇的事情罷，」他張皇失措地說，他的手伸到耳朵那裏。

這戴眼鏡的小老太婆一向是心平氣和不批評人的，現在表現憤慨了，這使他滿腹的驚愕。她

的話語，儘管無效得可憐，却是動人地真摯，好像一隻老鼠被一個公牛踏住尾巴，那老鼠便向公牛吱吱地尖叫，而那公牛既不看也不想要看它幹了甚麼事情似的。阿托莫諾夫在安樂椅上坐下，思索着。

他已經有好幾星期沒有會見奧爾格，因為他極力避免同米倫見面，他同他吵過一架。在夏天末尾，那時他有一條腿腫了，睡在床上，佛羅波諾夫曾來看望他，並且一本正經滿頭大汗，極力吧唧着他那藍色的厚嘴唇，請他在一個電報上簽個名，這電報是打給沙皇的，籲請沙皇不要把他的權力讓給任何人。阿托莫諾夫極其驚異這市長的計劃的大膽犯上，但是却在那紙上署了名，確信他的弟弟和米倫兩個人一定不滿他的作為。佛羅波諾夫或許也要從聖彼得堡受到嚴厲的訓斥。「你何必做這種多管閒事的人呢，你這厚嘴唇的蠢貨，」他想，「你何苦裝得像煞有介事！」

佛羅波諾夫把那紙揣進禮服的衣袋裏，繫上每一個鈕扣，然後開始抨擊阿歷克塞、米倫、那醫生、以及每一個在猶太人的影響壓力下不論出於無心或是出於自私自利的動機反抗沙皇的人。阿托莫諾夫傾聽着，他對於這些抨擊衷心快慰，一直到佛羅波諾夫的藍嘴唇以惡意的述說講到維拉·波波伐時，他才板起面孔說：

「維拉·尼古拉耶夫娜同這事情毫無關係。」

「你說『同這事情毫無關係』是甚麼意思？我們知道得清清楚楚……」

「你甚麼也不知道。」

「你簡直是盲人騎瞎馬，」市長威嚇着，告辭了。

那天傍晚他的姪子和他的女兒向着阿托莫諾夫狗一般地撲過來，向他狂吠着，對於他這樣大的年紀一點沒有憐憫的意思。

「你幹的甚麼事情啊，爸爸？」塔特亞娜尖叫道，她的眼睛鑲嵌在一張醜陋的臉上，跳躍着，好像一個瘋女人。亞科夫站立在窗邊，用手指叩着玻璃，阿托莫諾夫有着連亞科夫也反對他的印象。

「你看過那張紙上寫的字麼？」米倫尖利地問道。

「不，我沒看，」阿托莫諾夫說。「我沒看它，可是我知道那裏面寫着不要給那些年青的夜郎自大者自由！」

使他欣喜的，是他看見米倫和塔特亞娜是這樣憤怒，但是亞科夫的沉默却使他張皇失措。他信任他兒子辦事的才幹，於是猜想着他自己的行爲也許是違反了他兒子的利益罷，但是他自己的自尊心不允許他將亞科夫拖入這個爭辯，也不允許他詰問他兒子在思索甚麼。故此，他躺在那

裏，嗥叫咆哮，這時米倫一板三眼地刺刺不休，他的鼻子揚在空中：

「你得明白沙皇的左右圍着一羣無賴，他們的地位得由誠實可靠的人取而代之。」

阿托莫諾夫知道所謂誠實可靠的人是米倫所中意的人。他也知道阿歷克塞經常到莫斯科去，想給米倫在帝國國會（註一）裏運動一個候補議員的委任狀。但是按照他個人的意見，給他姪子那麼自以爲了不起的仙鶴謀一個接近沙皇的職位，這想頭是既滑稽又危險的。突然阿歷克塞衝進來了，衣服全都鬆開不會繫好鈕扣，開始暴跳如雷。

「你幹的甚麼事情啊，你個瘋子？」他大叫道，並且一味申斥他，把他當做僕人一樣。

「你們這些混帳！」阿托莫諾夫吼道。「憑甚麼你們來教訓我？你們全都給我滾蛋！出去！」

他自己也甚至被這種勃然而發的憤怒驚駭了。

（註一）俄帝尼古拉二世爲緩和國內反對思潮，乃於一九〇五年八月十九日發表宣言，召集國會。第一屆國會於一九〇六年五月六日舉行，惟因國會毫無實權，而議員於開會期間抨擊政府，俄帝屢次解散。

現在他坐在一個牆角傾聽奧爾格溫文地報告城裏的暴動，便記起這場吵架，並且極力想瞭解誰是對的——他呢，還是其餘那些人。

他發覺奧爾格的話語裏面那種孩子氣的憤怒特別叫人煩擾，但是現在她又平和地、甚至動人地、講道：

「我們的織布工人是可愛的人！你竟然可以看見他們那麼靈敏地趕走佛羅波諾夫的工人和製革匠。他們還留在那裏保衛那所房子。」

但是娜泰芽，她很受了驚嚇，憤怒地悲聲道：

「這暴動是在你們的家宅開始的。你們不過是得了你們自己應得的報應罷了。這全是你們的過錯。」

然後米倫出現。他不問一聲好，便開始在房中大踏步踱來踱去。

「像佛羅波諾夫和齊泰金這一切人，他們煽惑人們暴動是應該付昂貴的代價的，」他恫嚇道。「他們逃不掉的。他們得對這件事情負責！關於暴動，人們從伊里阿·彼德洛維奇·阿托莫諾夫的朋友們的前車之鑒可以得到十足的教訓，要是這些人也開始……」

阿托莫諾夫不開口。

由於佛羅波諾夫的懇求而招惹來那次毀謗以後，他變得一定不移地、不可和解地同米倫對立起來，然而他眼見得工廠完全落入米倫的掌握了。米倫辦理這事業現出強幹並且有把握。那些人，他們比較城裏的人傾向和平，不是服從他便是畏懼他。

風已經死滅並且埋在厚厚的雪裏面。雪，還在大片地紛紛落下，給窗子遮了一個白窗簾，把庭院裏的各種東西塗抹得看不見了。沒有一個人跟阿托莫諾夫講話，他感到除去他的妻子以外每個人都把自己的一切災難歸罪於他——暴動、惡劣的天氣、以及沙皇的行爲欠妥。

「亞夏在甚麼地方？」他母親關切地問。「我是說，亞夏，他在甚麼地方？」米倫憎惡地繃起鼻子來。

「他大約躲在城裏的他的鷄埕裏，」他說，沒望一眼他的伯母。

「甚麼？你說他在甚麼地方？」娜泰芽吃驚地嘟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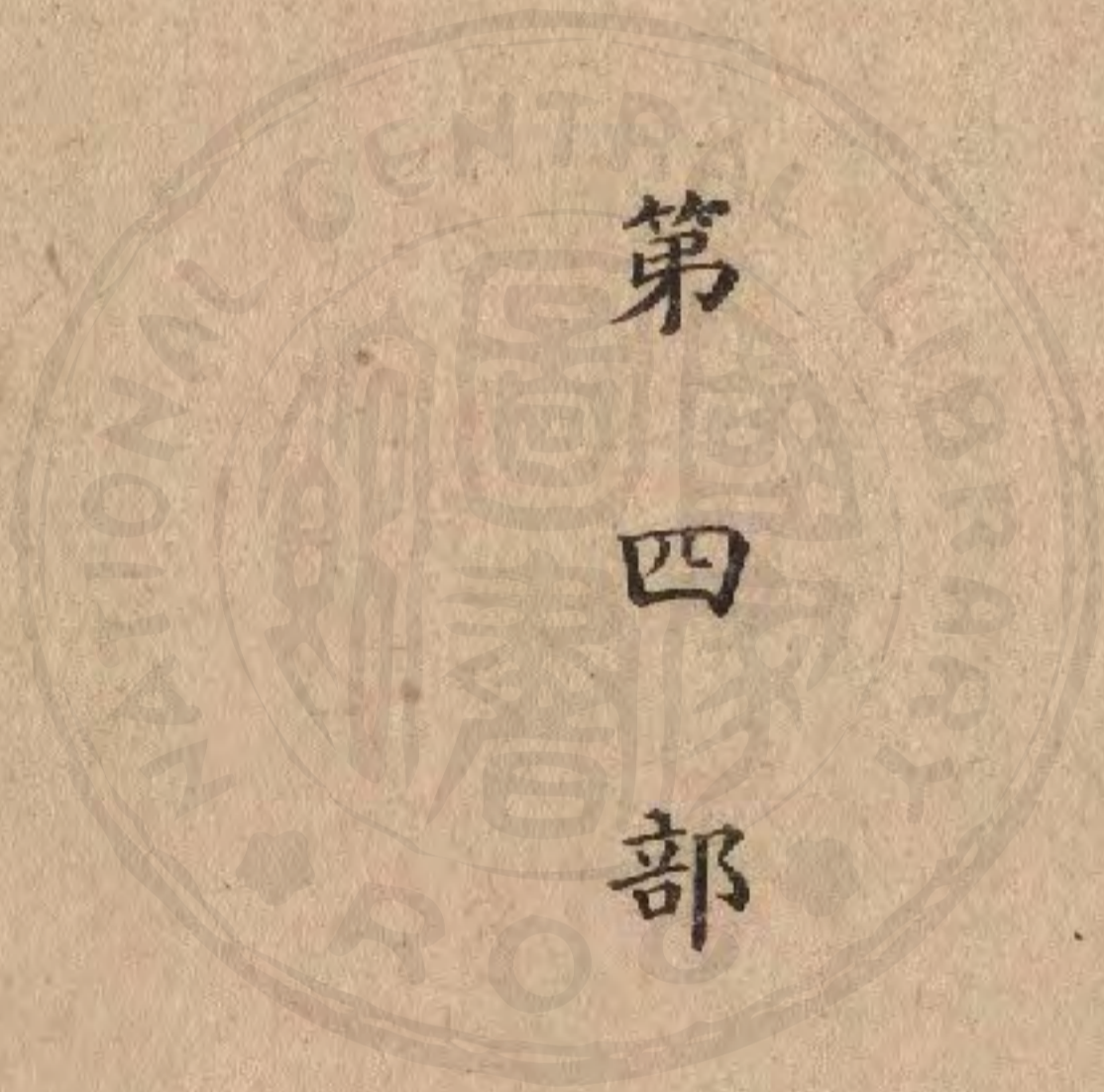
「我料定她，這可憐的糊塗蟲啊，還不知道亞科夫軋着姘頭哩，」阿托莫諾夫想。並且突然間，他堅定地說：

「好了，你們願意怎樣過活就怎樣過活罷！走你們自己的路去罷。我的確不懂這世界了。我是個老頭子了……這是魔鬼玩的把戲。我活了一輩子，到現在却反而不懂了……」

（第三部完）



第四部





一直到廿六歲爲止，亞科夫過着一種沉靜安分的生活，沒遇到甚麼很不順心的經驗，但從那時以後，喜愛過安靜生活的人們的敵人開始跟他開了一個卑劣複雜的玩笑。這是開始在四月裏的一個夜晚，是在那暴動的三年之後，那種暴動曾在習於忍耐的羣衆中引起非常的衝動。

亞科夫正躺在沙發上抽着煙，就溺在鑿足之感中，因此各種慾望都無由發生。這是一種他估起價來，比較別的都高的感覺，因爲它包含人生整個的意義，不論跟戀愛的結果或是一頓精美的餐膳的結果相比，顯得同等愉快。

在房間中央靠近桌旁有一個柔弱的婦人，四肢肥圓，佇立着，若有所思地凝望着咖啡壺下酒精燈的忿然發紫的光焰。燈光在它的紅影下照在她赤裸的手臂上，孩子氣的面容上，把它們渲染成蒸透的蛋糕的顏色，她那散開的黑髮美麗如畫地垂下來披散在她的頸子和肩頭上。她的裸體外面穿一件金黃色的布喀刺式（註一）睡衣，她脚上是綠色的摩洛哥皮（註二）的拖鞋，她有一種輕佻的風韻，這絲毫不是俄國式的。她有着十幾歲的男孩那種惹人憐愛的面孔，以及肥厚的嘴唇，挑

逗的眼睛，像櫻桃一樣圓。比較起來她當然比亞科夫所認識的那些女孩和婦人高超得多，而且倘使取消她那愚蠢的性格，便算得十全十美了。

「我不要再喝咖啡，我的小橘子，」亞科夫說，透過一層濃密的紙煙的煙幕。

「那麼我呢？」波麗娜問，沒有望着他。

「我不知道你要甚麼，」亞科夫答道，厭煩地欠伸着。

「不，你知道的，」波麗娜在他的話脫口而出之前插口道，她搖着頭，開始用嘶裂的聲音談起來。亞科夫傾聽着這粗厲刺耳的聲音過了一會兒，他坐起來，把紙煙丟在地板上，開始穿靴子。

「我不懂你那老要攪擾我的好興致的脾氣，」他說，嘆一口氣。「你當然知道我在父親去世前是不能結婚的。」

一聽到這話，波麗娜照例向他噴來侮罵的激流。

「當然啦，你所想望的是老保持着好興致，你這蜘蛛！我知道你是在準備把我賣給一個韃靼

(註1) Bokhara 位於中亞細亞，現為蘇聯之一獨立共和國。

(註2) 註見第一部。

人或者一個賣舊衣的商人，好保持你的好興致！是的！你是個不要體面的人。」

亞科夫特別討厭她稱呼他做蜘蛛——在兩情纏綿的當兒她給他起了一個另外的打趣的名字，「我的小鹹東西，」——他以為至少今天她不會借端吵架，因為不過兩小時以前他剛給了她一百個盧布。

「你儘是噉噉喳喳地叫是得不到甚麼的，」他平和地警告她，一面戴上了帽子，伸出手去。「再會！」

「你這豬糞！你又把香烟屁股丟在地板上了……」

一陣濕風掃過街道，雲的影子爬過地面，好像它希望揩乾那些泥水灘一般，月亮時時窺探，池中的水覆着一層薄冰，黃銅般閃耀着。那一年，冬天正頑固地拒絕讓出路來給春天，僅僅在今天以前還下了一場大雪。

亞科夫·阿托莫諾夫手揣在口袋內，一條笨重的手杖吊在手臂下，漫步着，他想人是何等的非常愚蠢啊。那可愛的、嬌憨的、小巧的波麗娜需要的究竟是甚麼呢？她過着安靜的生活毫無別的牽累，收受一大筆餽金，裝束漂亮，每月大約花一百個盧布。亞科夫知道，也感覺到，她是喜愛他的。她除此以外還貪求甚麼呢？她為甚麼要嫁給他呢？

「這種愚蠢就好像陷在一瓶果子醬裏的老鼠一樣，」他利用他所喜愛的成語下了結論，這一個是他自己發明的，人生於他似乎是一種簡單的事情，他認為生活對於一個人除去他所確實已經佔有的種種以外，不再要求其他。大體上，彰明昭著的是，人人趨於同樣的理想——這理想是澈底的和平。白晝的活躍無非是黑夜的寂靜的極不諧和的前奏。人們之所以愚蠢的理由是由於他們大多數，不論背地裏或公開地，自以為比他聰明，也由於他們造出比所需要的東西過分多的發明的緣故，或許就是因為盲目，才使他們這樣的幹，才鼓勵每個人想在自己一輩人中出鋒頭，唯恐在羣衆中失去自己，不能看見自己。

伊里阿是愚蠢的，因為甚至他在高等學校讀書時，就已經自投入書的羅網，現在在同社會主義者結交。亞科夫受過他許多侮辱，近來却不得不寄錢到西伯利亞某一個地方給他。他母親的愚蠢是不可忍受的，也就跟它是滑稽可笑的一樣。尤其不可忍受而且叫人麻煩的是他那乖戾、酗酒、骯髒的父親，這老態不能跟別人共同生活。阿歷克塞，他那停閒的騙子叔叔，是可笑的。他要插足帝國國會，由於這目的，他飽讀新聞紙，巴結討好城裏的每個人，諂媚廠裏的工人像一個老淫婦一樣。他那大鼻子堂兄米倫的愚蠢尤其叫人膽寒，差不多能窒息人。他自以為是俄國最有本領的人，自視為將來的大臣，並且已經不願白費心力來掩飾這事實：他是唯一看得清楚每個

人應當如何行動如何思想的人。他也極力諂媚工人，爲他們安排各種不同的娛樂，組織一個足球隊，建立一個圖書館，而且一般地說來，企圖用胡蘿蔔餵狼。

工人們織着出色的麻布，却生活在一種醉酒污穢的狀況中。他們，當做一個階級看，也處於愚蠢的某種魔咒下，在率直中顯露出傲慢，甚至缺乏那種簡單樸素的狡猾，而這是每個農民的特性。亞科夫·阿托莫諾夫不能不對工人比對別人多分一些心思，因爲他天天同他們處在對抗地位。甚至他在年青時候，他們就已經使他意味到敵視的感情了。那是在他同年青的織工由於女孩子而經常發生尖銳衝突的時候。他的敵方有些人分明至今還記着舊日的嫌隙。甚至在他，還是一個沒有鬍子的青年的時候，他就有兩次在夜間被人投擲過石子。他母親不止一次無可奈何地償付一筆可觀的金錢好從女人們的毀謗叫罵中救出他來。

「你爲甚麼這樣荒唐胡鬧？」她在這種時候就訓戒他道。「你應當等着，等到你能結婚的時候，或是能够抓住一個女人跟她同居的時候。不然他們會到你父親那裏告發你的，他會趕你出去，就跟對付伊里阿一樣。」

在暴動延續發生的兩三年間，亞科夫沒有覺得工廠裏有什麼特殊危險的徵象。然而米倫的煽動性的大聲疾呼，他叔叔阿歷克塞的惶惶不安的長嘆，報紙——他自己是不愛看它們的——上面

揭載着工人運動的進展，流露出過於慫恿的惡意和公然表示的恫嚇，並且刊載工人們的國會代表的演說，——這一切事情使他意味到對於廠裏的工人的敵視，並且意味到他竟然依賴着他們的一種痛心之感。然而，這些感情，他自以為現在已經訓練自己足以在微笑和開玩笑的烟幕下，以及在小小事情上不妨對於工人讓一讓步下巧妙地掩飾了，況且儘管偶爾發生一點小亂子突然弄得他偏促困窘，而且使他感覺到他，廠主亞科夫·阿托莫諾夫，是那些爲他做工的人們的賓客，一般事情的情況還不算壞。在他自己一方面已經自覺衷心地厭倦再同他們共處的時候，在他們那方面，他們張望着他，不耐煩地沉默着，好像在說：

「你爲甚麼不走開？現在已經到這種緩無可緩的時候了！」

每逢感受到這類經驗時，他有一個模糊的預感，某種穩秘不可見的沒落方式正在工廠中露了端倪，某種重大的個人的危機，正在黑暗中醞釀，機會一到便要應在他身上。

亞科夫相信人類是簡單的生物，喜歡簡單勝過喜歡別的，不能夠或是創造或是懷藏甚麼革命思想。那種不安本分的、窒息的臭氣的因緣存在是跟人類無關的，而且只有在他被這種臭氣弄得頭昏眼花的時節他的行動才變得叫人驚恐，不可理解。最好是不去管那種有毒的思想，更不要激成行動。但儘管他討厭，亞科夫感覺這種思想不離左右，並且看出來那些思想豈但沒解開那些被

人類的一般的愚蠢繫得非常緊的結，反而把一切簡單質樸的東西，那使得他的生活值得一過的，弄得更糾結不堪了。

在他認識的一切人中，他認為頂頂有智慧的是年老的梯洪·維阿洛夫，當他留心看他待人接物的沉靜態度，做工的謙卑態度時，他就滿腔妒忌，梯洪甚至睡覺也顯得有智慧，他的耳朵緊貼着枕頭或地面，好像他在極力抓住甚麼聲音似的。

「你做夢嗎？」他問這老人。

「憑甚麼做夢？我又不是女人，」梯洪說，在他的話語後面，亞科夫領會到一種堅強的、不屈不撓的、固定不動的力量。

「女人的夢罷了，」他在阿歷克塞叔父家裏傾聽着那些進行着的爭論辯駁時，這樣想着。而且他因這思想而暗自微笑了。

他通常覺得思索是困難的，每逢他處於沉思狀態中，他就步履艱難地走着，好像馱着一個極重的東西似的，並且垂着頭，眼睛呆呆地望着腳。那一夜晚他離開波麗娜以後就照這樣走着，因此沒留意到有一個矮胖的、灰色的人出現，直到那人在他頭上舞起一隻胳膊。亞科夫立刻雙膝跪倒，從大衣口袋裏掏出連發手鎗，頂在那個襲擊他的人的大腿上，開了鎗。那鎗聲聽起來沉悶微



弱，但是那人縱身跳開了，肩頭碰在一道柵欄上，呻吟一聲從柵欄滑倒在地下。

這以前，亞科夫沒有領會到他自己駭得要死，事實上，他駭得那麼厲害，以致他想要叫却不能，他的手發抖，他的腿當他打算直起膝站起來時不肯服從他。兩碼外，一個沒戴帽子的、頭髮鬢曲的人在地上滾來滾去，也在努力站起來。

「我要開鎗打死你，你這忘八蛋！」亞科夫粗野地說，他剛剛拿着連發手鎗伸出手去，那人轉過身來，一張橫寬的臉子向着他。

「你已經打着我了，」他喃喃道。

於是亞科夫認出他，便也發出一聲驚訝的喃喃：

「諾斯科夫麼？啊哈，你這流氓！真是你嗎？」

亞科夫的驚駭迅速地變成一種近乎欣喜的感情——這感情的萌生不但由於自覺着已經避開一頓毆擊的緣故，更由於事實上他的行兇者原來是一個外人，並不像他所猜想的，是一個廠裏的工人的緣故。諾斯科夫是個獵戶，常在婚典時彈手風琴，他自身是一個餵夫。他和帕拉克利托伐，教堂庶務的寡婦同居，直到這一晚上為止，全城還沒有一個人說他的壞話。

「你存的甚麼心腸啊？」亞科夫說，站了起來，四顧望着。

除去風吹動柵欄上面的樹枝以外，一無聲響。

「我安的甚麼心腸麼？」諾斯科夫突然高聲問道。「我是向你開開玩笑，給你吃點驚嚇。就是這樣的。可是你却馬上砰——砰了。我們因此倒鬧出亂子來啦，你看！我甚至也嚇壞了我自己。」

「啊哈，就是這樣的嗎？」阿托莫諾夫以征服者的哈哈笑聲說道：「那麼，起來，我們去找警察。」

「我走不動，你打壞我的腿了。」

諾斯科夫拾起帽子，看着帽子裏面，補一句道：

「然而我並不怕警察。」

「哼，等我們到了那邊再看吧，起來！」

「我不怕，」諾斯科夫重複道。「但是你能證明是我打了你，而不是你在駭慌中打了我呢？這是一件須得考慮的事情。」

「不錯，這是須得考慮的，此外還有嗎？」亞科夫微笑着問道，對於他的冷靜有點奇怪。「是的，還有。我對你是有用處的。」

「笑話！」

將連發手鎗描準諾斯科夫的臉，亞科夫突然恫嚇他。

「我要打出你的腦漿來！」他怒道。

諾斯科夫抬起他的眼睛，然後又低下來望着他的帽子。

「不要冤枉人啊！」他委婉地說。「雖然你是富翁，你不能證明什麼事情。我告訴你，我要跟你開個玩笑。我認識令尊大人，還爲他彈過許多次手風琴哩。」

隨手把帽子扣在頭上，他俯下身，開始從褲腳管裏拉出大腿，這樣一來，就痛得呻吟了。然後，他從口袋裏拏出一方手帕，着手綁他的大腿，傷口是在膝蓋上面。他始終一個人唧噥着，但是亞科夫對於這不順手的強盜的非常行爲滿懷疑懼，沒留意他說甚麼話。

用一種在他是異乎尋常的靈敏，亞科夫正在考慮着要是他撤下諾斯科夫在柵欄這里而自己到城裏去喚來更夫吩咐他看守這他受傷的人，然後，他再去找警察，告發這場毆擊，是不是適當。那結果諾斯科夫會供出他父親同教堂庶務的寡婦間的隱私。或許，諾斯科夫還有着同他一般下流的朋友，他們說不定要代他報仇的。無論如何他不能不給他吃些苦頭，白白放過他。

夜晚正在越來越寒冷，他的握着連發手鎗的手凍得發痛，到警察局還有長長一段路程，那地

方的每個人當然都睡熟了，亞科夫氣憤地哼着鼻子，不知道怎樣決定才好，覺得一鎗沒打死這矮胖的小伙子未免遺憾。這小伙子的腿彎曲着好像他一生一世跨在一隻圓桶上似的。過了一會兒，亞科夫突然聽見一句出乎他意外的話。

「我對你直說了吧，雖然這是一個祕密，」諾斯科夫說，他還在照料他的腿。「我這個人對你是有用處的，我在監視你的工人，我故意說我要給你吃一驚，其實我確是要捉一個人，不過不幸我弄錯了。……」

「鬼東西！」亞科夫說。「你爲甚麼要捉他？」

「是這樣的，你還蒙在鼓裏不知道，社會主義者習慣在教堂庶務的寡婦的澡堂裏開會，又在討論要暴動，還讀書……」

「你撒謊，」亞科夫鎮靜地說，雖然他的確相信他的話。「到那裏去的人都是誰？」

「那我可不能說，等他們被捕的時候你就曉得了。」

諾斯科夫扶着柵欄的木板，立起來。

「給我那根我的手杖，」他懇求道：「沒有它我沒法子走路。」

亞科夫俯下身，拾起他的手杖，交給他，然後他四顧着，低聲說：

「那麼你爲甚麼撲到我身上來？」

「我原意不是這樣。我弄錯了。我要對付的是另一個人，不是你，你別管這件事情。這是一個誤會，不久就可以看出來我說的是實話。你須得給我一點錢去醫醫我的腿。此外，沒有話可說了。……」

一邊扶着柵欄用癱腿支着身體，一邊手裏拿着手杖，諾斯科夫慢慢離開菜園向城圈一帶漆黑的房屋走去，他似乎隨走隨驅散雲的寒冷的影子，他走出十碼後，輕聲招呼道：

「亞科夫·彼德洛維奇！」

亞科夫很快走到他跟前，諾斯科夫說：

「不要對任誰說到這件事！要不然，……你懂得的。」

他搖着手杖揚長走了，留下亞科夫心神恍惚，有許許多多事情，年青的阿托莫諾夫得立刻加以熟思。第一，他得立刻判斷他自己是不是採取了適當的處置。要是諾斯科夫真正在從事監視社會主義者，那末他當然不止有用處，還少不了。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假定這全是甘言蜜語，爲的騙取時間，然後他好來報復他冒險的失敗以及鎗擊之仇。他說他弄錯了，他的目的無非要給他吃一點驚嚇，這句話，他是在撒謊。這是十分明顯的。但是他或許受工人的賄來謀害他的吧？在

廠裏織布工人當中有一大批粗暴蠻橫的人，却難以想像其中會有社會主義者，許多可敬的工人如謝朵夫，柯里庫諾夫，馬斯洛夫以及別的一些人，最近出乎自願地呈請當局開除了一個最頑強的搗亂和平秩序的份子。不，諾斯科夫說不定是在誑騙他。他應該告訴米倫這件事故麼？

亞科夫想不出假使他告訴米倫，諾斯科夫這件事以後會怎樣。他堂兄自然要開始詳細盤問他，像審判官一樣，找出他控訴諾斯科夫的根由，而且一定要想出方法來取笑他。假使諾斯科夫是一個好細，米倫或許已經得到這事情的消息了。並且，說到頭，究竟是誰發生誤會還沒全然明瞭：諾斯科夫呢？還是他自身呢？諾斯科夫說：

「你不久就會看出來我說的是實話。」

他注視着這獵戶，一直到他在夜色黑暗中消失了為止。這一切似乎這樣簡單，這樣容易明瞭——諾斯科夫分明存着要搶劫他的心而毆打他，他開鎗打了諾斯科夫。但是這僅僅是某種事情的發端，那事情是驚人的複雜，好像一場惡夢似的。諾斯科夫沿着柵欄旁邊走路的樣子有某種不平常的地方，那影子，跟着他爬，像一塊密織的布一樣，其中也有某種不平常的地方。這是亞科夫第一次看見影子跟着人的樣子是這樣地陰森可怕。

年青的阿托莫諾夫沉浸於苦思，被這些思想極端煩擾着，他決定過些天再看，並且甚麼也不

提起，但是他不能不想到諾斯科夫的事，他覺得兇多吉少，於是走路總縐着眉，每到了吃飯時間，工人走出工廠去的時節，他站在辦公室從窗子察看着，試猜着到底哪一個是社會主義者。可能是火夫伐斯加嗎？這跛足的、衣冠不整的、曾經從木匠塞拉菲木學來編造聰明譏嘲的小曲的技能的傢伙？

過了幾天，年青的阿托莫諾夫正在溜馬的時候（那馬一直在廐裏立得太久了），湊巧一眼望見聶思鐵倫克，那憲兵，在樹林邊邊上，他穿一件皮的短大衣和一雙長統靴子，手裏握着一管鎗，身邊掛一個獵囊，其中塞滿了鳥雀，他佇立着，臉向樹林，背對大道，手伸到臉部，俯下頭，正在點一枝香烟。陽光下，他的紅皮衣的背部似乎是鐵打成的。亞科夫立刻決意該怎麼辦，於是騎馬上前，給他一個匆忙的招呼道：

「我沒想到你在這裏！」

「這是第三天了。我的老婆病得越發不中用了。我的朋友！」

聶思鐵倫克用一種很活潑的聲調報告這段憂鬱的消息，馬上又補一句道，一面拍拍他的獵

囊：

「請看這個！不壞吧，是不是？」

「你認識諾斯科夫，那獵戶嗎？」亞科夫低聲問。

這官員的紅眉毛吃驚地擰起來，他那中國式的上髭，癢癢着，臉別向一邊，他瞬着眼，仰望天空，根據這一切，亞科夫料到他就要向他說謊了。

「我怎麼會認識呢？諾斯科夫嗎？他是誰啊？」

「一個獵戶，一個有鬢曲頭髮同彎腿的人……」

「是他麼？我似乎在樹林裏見過他那樣兒的人。他有一管破舊的鎗，是不是？」

這官員現在注視着亞科夫的臉，在他灰色眼睛裏面，有一種堅定盤察的表情，瞳孔的中央閃爍着一點明亮的火星。亞科夫趕快告訴他，他同諾斯科夫的那段事情。聶思鐵倫克用鎗托把縱樹的球果搥進地裏去，垂下眼簾傾聽着。

「爲甚麼你不報告警察呢？」亞科夫講完的時候，他問，沒有抬起眼來，「這事情是他們的職責，去報告却是你的責任。」

「可是，我已經告訴你了，他似乎在偵察着工人們，而這可是你的職責（註一）……」

「我也以爲然，」憲兵說着，把香煙抵在鎗管上弄熄了。他重又從他那半睜半閉的眼睛直望着亞科夫的臉，然後用委婉的聲氣說了些完全聽不懂的話。不過那大意是亞科夫違反法律，將一

件預謀搶劫案隱匿不報警察，但是現在要報又太遲了。

「要是你當時抓他到警察局去，那就是樁簡單案件。然而便是那樣也不見得十分簡單。可是現在你怎麼能證明是他毆打你？你說你打傷他啦？啊！開鎗打人可能是由於驚駭，由於疏忽，由於意外……」

亞科夫明知聶思鐵倫克在極力狡滑地攪亂他的思想，甚至恐嚇他，好把他的注意力引開這個事故。這官員敘述到開鎗打人是由於驚駭的可能時，他的猜疑確定了。

「他在說謊，」他暗自想道。

「是的，我的朋友，這傻瓜的確是自討苦吃，由於他自己招認是奸細。我們得問問他，他知道些甚麼。」

把手放在亞科夫的肩頭上，他說：

「須得注意。你得用名譽担保向我說，這件事只許你我兩人知道，這是爲你個人的利益起

(註一)每個帝俄的都市除去正規的警察外至少有一個憲兵，通常是一個下士，他的責任在於以政治的觀點監察並密報犯政治罪的人。

見，你懂嗎？那麼你願意担保這句話麼？」

「當然我願意。」

「你不會向你的叔父或米倫·阿歷克塞維奇說到這事的，是不是？——那就是，要是你的確還沒告訴他們的話？好，我們且靜看水落石出好了。不要對誰提起一個字！你懂麼？那獵戶是自己打傷的。你跟這件事全不相干。」

亞科夫微笑了。現在又是一個全然不同的人在向他講話了，一個快活溫和的人。

「再會，」憲兵說：「記住，君子一言，駟馬難追！」

年青的阿托莫諾夫回到家去略爲心安了，那天傍晚他叔父提議要他到城裏去走一趟，他高興地出發，八天後回來，同他叔父在一起用膳，聽見了米倫的話，重又不安起來。

「聶思鐵倫克原來並不跟我們所想像的那樣是個游手好閒的人。他居然順利地捕了三個人，甚至就在這城裏——學校教師莫德思托夫，還有兩個別人！」

「有沒有我們自己的人？」亞科夫問。

「有的，謝朵夫，柯里庫諾夫，阿柏拉莫夫以及五個年青人，雖然逮捕他們的是從省城來的憲兵其實是聶思鐵倫克幹的，他妻子的病確實對我們大有用處。不，他無論如何不愚笨。他怕他

們會打出他的腦漿來哩。」

「他們現在已經停止暗殺人了，」阿歷克塞說。

「哼，這我可不知道，」米倫說。「城裏還有着另外的逮捕呢，捕了一個獵戶……」

「諾斯科夫麼？」亞科夫以低沉驚駭的聲音問道。

「我不知道，這人曾經跟教堂庶務的寡婦同居。那些革命黨人便是在她的澡堂裏開會，你父親常到她家去同她尋歡作樂，這你是知道的，這種巧合給人看起來很尷尬。……」

「是的，真是這樣的，」阿歷克塞說，搖他的禿頭。「拿他怎麼辦才好啣？」

一道光從亞科夫的眼睛發出，他不能再聽下去，他叔父和堂弟在說甚麼話。到底諾斯科夫被捕了！顯然他也是個社會主義者，不是強盜，並且曾經接受工人的命令來謀害他們的主人或是把他打昏。他，亞科夫，認為那幾個工人是最沉靜可靠的。其中有那謝朵夫，他總是衣冠整潔而且年紀也不很青了；還有那快活的、彬彬有禮的鎖匠柯里庫諾夫；和那歡躍的傢伙阿柏拉莫夫，他嗜好唱歌，並且本領高強。想像這些人竟也是他的敵人，是不可能的。

他並且以為他叔父的家中近些日以來比以前更其喧鬧，更其無謂。鑲金牙的醫生亞柯富烈夫，他一向對於任甚麼人任甚麼事情不加好評，光是冷笑着，以雲端裏的敵視眼睛，觀察着世

界，現在變得越發露骨了，他總是用恫嚇的神氣搖着報紙沙沙響着。

「是的，」他說，露出他的發光的牙齒。「我們在衝動，我們醒來了。工人們已經變得像一個懶惰的女僕，她發現她的主人出乎意外地回到家來，於是忐忑不安，却居然沒被開除。她便純粹出乎驚慌而匆忙地打掃，極力要把一團糟的房屋整理清楚。」

「你說話總是意義曖昧的，醫生，」米倫蹙起眉來指摘道。「這是你那目空一切，你那懷疑主義在那裏做怪。」

但是醫生偏比剛才更高聲地說個不休，他的演講越加冗長，他的言辭使得亞科夫滿心驚慌。每個人顯得在害怕某種事情。人們一味用災難彼此恐嚇，並且誇張他們的共同的恐懼，終於出了幾乎不能相信的事情，那就是他們在害怕他們自己的行動、思想、言語了。亞科夫把這歸因於愚蠢的普遍增長，他自身生活在很現實的恐懼中，而不是幻想的恐懼中，他能從皮膚上感覺到一個圈套扣在他頭頸上，——這圈套雖然看不見却始終越來越扣緊，並且拉着他向重大的、不可避免的災禍中走去。

兩個月後他的恐懼越發增長了，這時諾斯科夫又在城中出現，阿柏拉莫夫又黃又瘦，鬍子剃得光光，在廠裏出現了。

「你願意僱一個熟手嗎？」他問，微笑着。亞科夫不敢拒絕他。

「在監獄裏過得很苦罷，是不是？」他問。

「監獄裏很擁擠，」阿柏拉莫夫回答，臉上現着同樣的笑容。「要是重傷寒症不來幫那些官長的忙，我不知道他們把我們安頓到哪裏去。」

「是的，」亞科夫想道，他目送着這織布工人出去。「你在微微的笑，可是我不知道你在想着甚麼。」

同一天傍晚，米倫爲了阿柏拉莫夫的事暴跳如雷。事實上他差不多給了亞科夫一頓痛罵，甚至要踹到他的腳上來，把他當作僕人一般。

「你瘋啦，」他大叫道，他的鼻子憤怒得發紅。「你明天非開除他不可。」

過了幾天，他在歐加河裏泅水做晨浴，不料被馬文中尉和聶思鐵倫克闖見，他們乘着船來到他跟前，船上的釣竿挺起來像翹起的鬍子一般。那冷血的中尉光對亞科夫淡漠地點點頭打個招呼，馬上划到河中心去了，但聶思鐵倫克留下來，開始脫衣服。「你沒有僱回阿柏拉莫夫來，是一件可惜的事情。」他小聲說。「我很遺憾，沒有來得及告訴你。」

「這是米倫幹的，」亞科夫喃喃道，他聞到這官長的呼吸中有強烈的酒精氣味。

「真的麼？」聶思鐵倫克問。「這並不該由你負責嗎？」

「不。」

「事情弄成這樣總是可惜的。那傢伙原本可以用來作爲一個引誘物，一個餌的。」

官長這時赤身露體，太陽炫耀着他的皮膚，使得皮膚像鯉魚的鱗一樣亮閃閃的。他帶着同謀犯的表情望着亞科夫，又問道：

「你的朋友，那獵戶——你見過他沒有？」

他發出自己得意的、柔和的小笑聲。

「你知道，」他說下去，「他們曾經引誘他來謀害你麼？他要買一管雙銃鎗。人們的引導物，我的朋友，永遠是感情衝動，感情衝動！他現在有了大用處，那獵戶，因爲我已經扼住了他的咽喉，這要謝謝他那次一時弄錯打了你。」

「甚麼弄錯？你說……」

「確是弄錯了，閣下，弄錯了！」官長堅持地重複道，於是用手蘸着水，他在赤裸的胸前畫了十字，大步走向河中去，像一匹馬一般。

「你簡直讓鬼迷了心竅！」亞科夫含糊想道。

突然死亡來臨了，它的來臨跟關上一間正在喧囂的房間的門一樣。

正當午夜，亞科夫被他母親喚醒。

「馬上起來，」她啜泣道，「梯洪騎着馬來，說阿歷克塞叔父死了！」

亞科夫翻身坐起來。

「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喃喃道。「他的確連病也沒有……」

他父親蹣跚走來，立在門口，痛苦地呼吸着。

「梯洪，」他喃喃道，「只要梯洪在甚麼地方，就不要希望甚麼地方有好消息！現在，你

看，亞科夫！突然間……」

他赤足立着，睡衣上披一件外套，拉着耳朵，四顧身旁，好像他是在一個陌生的地方一般。

「哎喲，」他一味悲歎着。

「事情是怎麼發生的？」亞科夫糊裏糊塗問道。

「他好好的就死了。」他母親說，看上去她好像是一個巨大的麵粉袋。

他們乘一輛四輪馬車出發。亞科夫佔據車夫的座位，察看在他前面的梯洪騎着馬上下地顫動，他的身影在大道上，舞蹈伸展，好像想要埋進地裏去似的。

奧爾格在院子裏迎接他們。她在堂屋和院門間走來走去，身穿素白的裙子和單衫，成爲她的夜裝。她在月光下似乎藍色而透明，她的身體投一個深深的影子在庭院裏光光的圓石子路上，看起來是奇怪的。「這是我的生活的結束，」她安靜地說。庫澈木，一條黑狗，不肯離開她，總跟在她後面走。

縮成一團，在廚房窗下的櫈子上坐着米倫。他的一隻手拿着一根燃着的紙烟，另一隻手搖擺着他的眼鏡，使得鏡片發亮，優美的、金的光線在空中閃耀着。他不戴眼鏡，鼻子就見得比平常更大。亞科夫默默地在他身旁坐下，但是阿托莫諾夫站在院子的中央，注視着洞開的窗子，好像乞丐在等待施捨一樣，同時奧爾格望着天空，尖聲地同娜泰芽談話。

「我沒有注意，那時……突然他那親愛的肩頭變成冰涼，他那親愛的嘴張開了。這親愛的人甚至沒有功夫對我說一句最後的話。他昨天數說着他的心臟疼痛。」

奧爾格安安靜靜講她的故事，她的話語跟她的身體一樣，似乎也投了一個影子。米倫的紙烟熄了。把它拋掉後，他把他的頭塞到亞科夫的肩窩裏，細聲哭道：

「你——你不知道他是多麼的好……」

「怎麼辦呢？」亞科夫答道，不能夠思索其餘的事情。他應當向他的孀母說一些話，但是說

甚麼呢？他一味呆看着地面，用腳默默地擦着它。

喉中鳴響着，阿托莫諾夫小心地走進房中，亞科夫蹣跚起腳尖跟隨他。他叔父臥着，上面蓋一張布單，圍繞他的下巴，綴着打結的手帕，直挺挺地像頭上生出來的角一般，他那些大的腳趾繃緊被單彷彿在試着鑽出來。下弦的月光明亮地從窗口探進來，洋紗窗簾輕輕搖動。庫澈木在院子裏吠着。好像回答他的吠聲似的，阿托莫諾夫無精打采的在自己身上畫了十字，用無需那樣高的聲音說：

「他過了舒舒服服的一生，也得了舒舒服服的一死。」

從窗口亞科夫看見維拉·波波伐，全身穿着黑衣服像是一個尼姑，這時正在他孀母的身邊走着，而奧爾格又尖聲講着她的故事：

「他在睡眠中死去了……」

「不要發傻，」維阿洛夫柔聲說着。他在用一把乾草摩擦馬身體，他搖着頭預防馬張開嘴咬他的耳朵。阿托莫諾夫也來看窗外。

「那蠢材又在那裏噉噉了，」他喃喃道，「他一件事也不懂。」

「誰都不應該講話，」亞科夫想着，走出去站在階沿上，開始察看那些婦人的影子——其中

有一個是黑的，另一個是白的——掃去了石子上的灰塵，石子變得越來越明亮。他母親在同梯洪私語，梯洪應許地點頭，而那隻眼上蒙一塊黃銅色眼罩的馬也在點頭，於是阿托莫諾夫從房裏走出來，娜泰芽向他說：

「你應該打個電報給尼基塔·伊里奇，梯洪曉得他在甚麼地方！」

「梯洪曉得，就憑他！」阿托莫諾夫憤憤地重複道。「米倫，你去打給他。」

米倫起身，走出去，他的肩頭撞在門柱上，他使用手摸那門柱。

「也給伊里阿打個電報去，」阿托莫諾夫在他後面叫道，從牆上打穿的一個黑暗的洞口，米

倫答道：

「伊里阿不會來的。」

「我同他過活了三十年，你知道，」奧爾格說，彷彿她自身也驚訝她自己所說的話，「在我們結婚以前，我們作了四年朋友。現在叫我怎麼好呢？」

阿托莫諾夫走到亞科夫跟前。

「伊里阿在甚麼地方？」

「我不知道。」

「你扯謊，不是嗎？」

「現在不是談論伊里阿的時候，爸爸。」

亞柯富烈夫醫生匆忙地走進院子來。

「是在臥室嗎？」他問。

「你個蠢貨！」亞科夫想道。「你總沒法使他起死回生罷。」

他苦惱着他不能逃避這種枯悶的時光。圍繞他的樣樣東西全顯得不必要的悲酸：人們、他們的談話、在月光中青銅般發亮的栗毛馬、那黑狗的沉默的悲哀。他的嬸母奧爾格，依他看來，似乎誇耀她同她丈夫曾經如何快樂。他母親在院子的一個角落裏用挺勉強的裝腔作勢啜泣着。他父親的眼睛呆呆不動，他的臉容木然無情。事實上，這未免比應有的悲痛過分多了。

在他叔父阿歷克塞下葬那天，當靈柩業已放進墓中，一捧捧黃土拋在它上面時，他的叔父尼基塔在墓地出現了。

「這是他們當中的另一個，」亞科夫想，觀察着這和尚的隆起的身形，後者這時靠在一棵早年他自己栽種的樺樹樹幹上。

「你來得太遲了，」阿托莫諾夫說，他走到他兄弟的跟前，一面從臉上揩掉淚。那和尚的頭

窩在陀峯下面，像一隻烏龜，他的模樣是乞丐的模樣。他的法衣已經給日光曬得褪了色，他的頭巾變成舊錫桶的顏色。他的靴統落到腳跟，他的臉骯髒浮腫，他的昏花的眼睛注視那些圍繞着墳墓的人的後背，並且用聽不清的聲音向阿托莫諾夫說着甚麼，因而使得他的小灰鬚顫動着。亞科夫回頭看，從眉峯下面看見十幾隻眼睛用好奇的眼色打量這和尚，或許因為別人知道他就是這些富翁的駝背弟弟和叔叔吧。他期待着某種的嘲罵。亞科夫曉得全城都深信阿托莫諾夫一家人把這駝背幽禁在一座寺院裏，他們好自己來分肥他那份父親傳下來的遺產。

肥胖溫厚的牧師，尼古拉神父，正在用他那中音的聲調激勵奧爾格：

「我們決不可以用我們的呻吟眼淚冒犯我主上帝，因為這是他的旨意……」

「但是你知道我並沒有哭號啊，」奧爾格用她的高音的聲調說道。

她的手發抖，在裙子底下摸來摸去，由於急急要找到她的衣袋，而奇特地壓攥着，後來藏起了她的手帕，她的眼淚已經使那方手帕變成一個水淋淋的小球了。

梯洪·維阿洛夫熟練地幫助守墳地的人填好墓穴，米倫化石般僵立着，駝背和尚用悲哀的低聲向娜泰芽說：

「哦，你變成甚麼樣子了啊，」他說：「我竟自認不得是你了。」

用手指摸弄着胸上的肉峯，他大可不必地補充道：

「你不致不認識我吧。這就是你的亞科夫嗎？這高大的漢子就是阿歷奧夏的米倫麼？哦，哦，我知道了。好的，就照這樣子過活吧……」

亞科夫逗留在墓地的後面，過了一刻，一眼望見諾斯科夫夾在一羣工人當中。這獵戶同跛足伐斯加從他面前走過，他經過時用一種不愉快地探詢的眼光注視亞科夫的臉，這傢伙的心裏想着甚麼呢？他注目這以往射擊他並且竟可以打死他的人，當然，不會是好意的。

梯洪走來，用手彈去他的外套上的砂土。

「試看阿歷克塞·伊里奇一生是怎樣地盡力做事啊！」他說，「然而，……尼基塔·伊里奇呢，他是個弱者……」

「有一個……」亞科夫突然說，然後又中斷了他的話。

「甚麼？」

「工人們都爲我叔父難過。」

「這有甚麼希奇呢？」

「此地有個人叫做諾斯科夫，一個獵人，」亞科夫重又開始道。「我該已經告訴過你了吧

「人是連死了一匹馬也要難過的，」梯洪深思地說。「阿歷克塞一生勤勞，死得和生時一樣痛快——就跟他自己打了自己一下似的。僅僅在他死去的前一天，他還對我說，……」

亞科夫陷入沉默，明白他的話不能達到梯洪的聽官。他決意告訴他關於諾斯科夫的事情，因為非說出來給別人聽聽不可了，因為他覺得這時候一想到諾斯科夫比想到別的任甚麼事情都要氣悶，僅僅在這天的前一天，那彎腿的、生着蠢相的、軍人樣面孔的傢伙從城中一個角落裏鑽出來，走到他跟前。

「你欠着我一筆小小的債哩，」他說，脫下他的鴨舌帽，定睛看着帽胎。「你答應給我一點錢去醫治我的腿。況且你的叔父新近亡故，你可以把這筆錢看作獻於亡魂的祈禱，我因此可以買一個絕好的手風琴，去安慰令尊大人。」

亞科夫驚愕地望着他，說不出話來。然後諾斯科夫帶着彬彬有禮的、不屈不撓的態度補充一句道：

「並且我既然為你的利益出過力，同那些俄國的敵人作對……」
「你要多少錢？」亞科夫問。

「三十五個盧布，」諾斯科夫沉吟一下，答道。

亞科夫給了他這筆錢，趕快走開，感覺煩擾驚駭。「他把我當做傻瓜，」他想着。「他以為我怕他，這地痞！不，你等着罷，早晚……」

這時，他緩步走回家去，甚麼事情也不能想，只想着怎樣消滅這個人，這人無疑地要把他放在刀斧底下，當作一條牛的。

喪筵的喧鬧時間無限地延長。人們藉口紀念亡人，強要教堂庶務卡特索夫和唱詩班歌唱「永恆的安息」來取樂。齊泰金酒已經飲得過多，他開始在空中揮舞一把食叉，用失禮的、威嚇的態度唱道：

「講英雄豪傑混戰的故事吧，

要好好地講。」

斯提潘·巴爾斯基，他的身軀軟得像一個癩的枕頭，當他鑽進馬車裏時，大聲恭維阿托莫諾夫道：

「嘿，彼奧德爾·伊里奇，你確實愛你的弟弟！我一輩子也忘不了這樣的喪筵！」
阿托莫諾夫醉了，亞科夫聽見他乖戾地、開玩笑地答道：

「你立刻就要樣樣事情都忘記的，因為你的肚子要脹裂了。」

阿托莫諾夫違背米倫的意旨邀來齊泰金、巴爾斯基、佛羅波諾夫以及一些極受人尊重的市民，米倫分明氣惱他們的光臨，因為他在筵席上沒坐滿半小時就站起身，傲視闊步走了，像一隻仙鶴一樣，奧爾格乘人不注意跟在他後面悄然而去，過後和尚也退席，顯然因為那些半醉的人死命盤問他關於寺院中的生活而煩惱的緣故。阿托莫諾夫的舉止似乎是故意要得罪當場的每個人，整個筵會的時間直到終場，亞科夫都在等待他父親和那些市民間爆發一場口角。

娜泰芽不高興涉波伐向奧爾格獻殷勤，努起嘴唇回家去了，但是阿托莫諾夫爲了某種理由熱切地要在阿歷克塞的書房中度夜，這在亞科夫看來似乎全然是荒謬的感情衝動，大可不必，並且，越發惹得他不快。在一個沙發裏躺了兩小時，靜等睡眠，却徒勞無功以後，亞科夫走出去到院子裏，發現廚房窗下的凳子上坐着梯洪，他的身邊是和尙的黑身形，看去像一架破機器。他那光頭上不帶頭巾，他就顯得更小更寬，他那新鮮葡萄酒顏色的臉看去像孩子的臉，他手裏拿着隻玻璃杯，他身旁，凳子二立着一瓶「克瓦斯」（汽水）。

「那是誰呀？」他柔聲問，立刻又回答他自己的問題。「是亞夏。來呀，同老頭子一起玩，亞夏！」

拿起玻璃杯對着月亮，他察看那杯裏的混濁的液體。月亮已經隱藏在鐘樓後面，把鐘樓浴在霧濛濛的銀光中，使得它強烈的凸出於夜的溫暖的黑暗之外。鐘樓上面是雲，看去像是污穢的破片靈巧地縫在蔚藍的天鵝絨上。阿歷克塞鍾愛的畜生，庫澈木，帶着一個大口罩，深思地在院中走來走去，一面走一面嗅着地面，一面嗅一面抬起頭向天空發出低沉的疑問的吠聲。

「不要響，庫澈木，」悌洪沉下聲氣說。

這狗來到他跟前，把他的大頭擠進悌洪的兩膝中間，發出低哀的鼻音。

「他通靈性，」亞科夫說。其外的人不回答他，但是他極想說說話，免得他自己思索。

「我是說，他懂事，」他堅持地重複道。

「這有甚麼希奇呢？」那守門人小聲說。

「蘇茲答爾那地方寺院中的狗常藉賊身上的氣味辨認出賊來，」和尚回憶地說。

「你們剛才在講甚麼？」亞科夫問。那和尚喝完他的「克瓦斯」，在法衣的袖口上揩拭嘴，開始了沒有牙齒的、含糊的言語，聽起來好像人曳着腳下樓來的聲音：

「悌洪注意到此地的人有再騷動一次的傾向。看起來很像是這樣，他們都很是沉思默想的樣子。」

「他們工作得精疲力盡了，」悌洪插口道，他在玩弄狗的耳朵。

「把狗趕開，」亞科夫命令道。「他滿身是蚤。」

這守門人從膝上拿開庫澈木的腳爪，用腳推開他，但是這畜生光把尾巴夾在大腿中間坐下，發出兩聲憂鬱的吠叫。三個人看守着它。一個思想閃過他們當中某一個人的心上，恐怕悌洪同和尚對這孤零零的狗倒比對那長眠地下的狗主人更抱憾吧。

「快要有暴動了，」亞科夫說，他小心地窺探着院子裏黑暗的牆角。「你還記得那次謝朵夫和他的朋友的被捕麼，悌洪？」

「當然我記得。」

和尚從他的法衣口袋掏出一個小小的錫盒，從裏面捏出一點鼻烟。

「你看，我聞鼻烟，」他通知他姪子道。「這東西幫助我的眼睛。我的眼力已經變壞了。」他聞着，說下去：

「他們甚至在鄉裏捕人。」

「各處有許許多多密探，」亞科夫說，極力要說得單純。

「每個人都受監視。」

「要是你不監視，」悌洪喃喃道。「你便甚麼也發覺不出來。」

亞科夫躊躇地捲弄舌頭，顫抖着，也許因爲恐懼，也許因爲夜的冷氣；並且差不多是低聲私語地說：

「就是在我們當中也有密探。關於諾斯科夫那獵戶有許多不入耳的謠言。說不定是他在城裏密報謝朵夫和那一些人的。」

「噫，你這傻瓜，」停了一刻悌洪叫道，伸手向那狗，即刻又落下手，放在膝頭上。亞科夫感覺這句話是無所爲而發的，沒有特殊意義，但是由於某種緣故，他給悌洪一個警告。

「不談諾斯科夫吧。」他說。

「我何必談呢？他同我又沒有關係。何況人即使高談闊論，也沒有人相信他的話。」

「實在是這樣的，」和尚說。「對於任甚麼事情的信任都少了。大戰後，我同幾個傷兵談天，發覺連兵士也不相信戰爭！這是一個鐵的時代，亞夏。到處都是鐵和機器！機器的工作、歌唱、言語！可是我們得有一種截然不同的人來適應這鐵工廠般的世界——一種鐵的人民。有許

許多多人痛感到這點，我遇見過其中的幾位。「我們要給你們這般愚人一點顏色看看，」他們說。另一方面，其他的人們不高興了。他們慣於接受人的命令，可是像鐵一樣的金屬給他們命令時，他們認爲是一種侮辱！他們習慣了斧頭，鎚子，以及凡是他們能拿在手裏的工具，但是機器大模大樣擺在他們前面，幾乎有兩噸重，却又極其靈活。」

梯洪喉鳴着，發一聲笑，沒有給亞科夫聽見，因而也沒有給他疑惑。

「他們把車子放在馬前面了，」他說，「喝，這些魔鬼！」

「而且許多人都很氣憤的，」和尚很沉靜地繼續道。「我到各處走了三年，看見人們是多麼氣憤的啊。他們的憤怒是不可理解的。他們彼此惱怒着，可是他們，不論由於智慧或由於愚蠢，都同等的有罪。這是葛列伯神父告訴我的，他的話十分對！」

「他還活着嗎？」梯洪問。

「他不再做牧師了，」尼基塔答道。「他已經丟了那事情，現在在鄉間市集上賣書。」

「他是個好牧師，」梯洪說。「我常到他那裏去懺悔，一個善良的人。他做牧師不過是一時權宜之計罷了，因爲他窮。他並不真正信仰上帝，我認爲這樣。」

「不，他信仰基督的，各人有各自信仰的方式。」

「這信仰引人陷入混亂，」梯洪堅定地說，他又令人不快地微笑了。「這是過度思想的結果……」

阿托莫諾夫無聲無息地出來站在階前，赤着足穿着晚裝，仰望蒼白的天空。

「我睡不着，」他向坐在窗下的人說，「狗攪擾我。你們又遠遠地在那裏嘖嘖叨叨……」

那狗，坐在院子中央，耳朵豎起，在嗚嗚的吠叫，凝視着一個由敞開的窗子形成的黑洞，無疑地，在期待他的主人呼喚他。

「梯洪，你說來說去總是你自己的那一套宏論，」阿托莫諾夫開始道。「亞科夫，你知道，農民是給一個思想迷住就鑽牛角尖的，這就是——狼怎麼會落入陷阱。你哥哥恰好也是這樣。尼基塔，你知道伊里阿的那回事麼？」

「是的，我聽說了。」

「我把他趕出去了，他跳上一匹借來的馬，騎着走了，可是他到哪裏去呢？當然啦，並不是人人都像他那樣背叛了富人的，上帝才曉得他在怎樣過活……」

「阿歷克塞也是一個敬畏上帝的人，」尼基塔沉靜地說。

阿托莫諾夫舉起手到鬢角，一句話也不說，想要走出院子到花園裏去，並且囑咐亞科夫拿一

條氈子和枕頭到涼室中去。

「也許我要到那裏去睡覺。」

他那全部裹在白衣服內的笨重的身軀，蓬亂的頭髮，肥胖的、深棕色的面孔差不多都在惴惴驚恐。

「你談論機器的話，尼基塔，全是昏話，」他說着，在院子中央停住了。「你知道些什麼機器的事情呢？你的事情是談論上帝，機器並不妨害……」

梯洪用不敬的頑強態度截斷他的話：

「機器使生活更昂貴，更喧鬧。」

阿托莫諾夫搖手揮開他，走進花園，亞科夫拿着枕頭走在前面，他滿心是憤慨曖昧的思想。

「我父親、我叔父同我是甚麼關係？他們並不能幫助我。」

阿托莫諾夫並不邀他弟弟同他一起居住，這和尚便，奧爾格的房子的頂閣裏安身。

「我不過住一小陣子罷了，」他告訴她。「我不久就要走的。」

他住在那裏，差不多沒人理會他，要是不叫他下樓來，他是永不下來到房間裏來的。他在花園裏蕩來蕩去，從樹上斫下枯枝來。當他拔野草時，便在地面上爬着像一隻烏龜。他的身體衰弱

萎縮，他同別人說話，聲音很低，好像在告訴人一些重大的祕密似的。他不願意到教堂去，假借健康惡劣的口實，在家中祈禱；但是很少，並且不願意，談到上帝，固執地迴避這一類談話。

亞科夫看出來他同奧爾格交誼很厚，極受寡言笑的維拉·波波伐的尊敬。連米倫也眉頭不綳地傾聽着這和尚的飄泊以及萍水相逢的人物的故事，雖然他自從他父親亡故後，變得更冷酷驕橫，像長輩一樣在工廠裏發命令，把亞科夫當作僕役一樣斥罵。

這和尚瞧着娜泰芽的寬闊飽滿的紅臉龐時，現出他瞧各種東西各個人時一般的溫柔來，但同她談話比同別人談話少，甚至她也忘記該怎樣談話，她單是在呼吸。她那暗晦無光的眼睛有一種呆呆的注視，只有在稀少的機會，爲了焦急丈夫的健康，或是畏懼米倫，或是知道肥胖沉靜的亞科夫在冶遊，她那無光的眼睛才會亮起來。這和尚同悌洪在一起全不和睦，他們互相抱怨，雖然他們並不吵罵。他們相處好像兩個瞎子在一起一樣。

他叔父的隆腫的黑身軀在亞科夫的生活上還投了另一個暗影，因爲一看到他就勾起意義含混的兇兆，他那消損的黑臉逼迫這青年人想到死亡，亞科夫·阿托莫諾夫是用他自己的煩難事情作爲高高在上的立足點來觀察家裏發生的各種事情的。但是雖然這類煩難事情不斷地增加，新生的不安也經常在家裏發生。他在經歷戀愛生活，他的男性本能一味告訴他說波麗娜待他越來越冷淡

了，他的懷疑被冷血的馬文中尉確定爲事實。近來每逢這中尉遇見他，僅僅用一隻憎厭的手指觸一觸他的帽子，蹙起他的眼睛來，好像在打量遠方的一個很小的東西似的。然而不只一次在公共的宴會上，當他向亞科夫借錢打牌或要求允許過幾天還債的時候，他是既溫和有禮而且讚美地說：

「你生着一個礮兵的身段，阿托莫諾夫。」

或者他說幾句別的阿諛話，亞科夫曾經給這又粗魯又和善的官長恭維得眉開眼笑。這官長似乎是用橡皮做成的，他那對於寒冷的輕視、他那技藝、他那力氣、他那無疑地包藏在他性格中的奮不顧身的勇猛，震驚全城。他用滾圓的石子般的眼睛注視人的臉，用挺粗嘎專橫的聲調說話。

「我是個冷血的人，」他說，「我受不了虛張聲勢。」

他同郵局局長德羅諾夫爲打牌吵罵起來，德羅諾夫雖然又病又老，全城每個人由於他那挾嫌記怨的性情都怕他。馬文向他說：

「我不想誇張，可是你的確是個老混帳！」

現在既然懷疑他是情敵，亞科夫·阿托莫諾夫恐怕同他起衝突，但是他無意放棄波麗娜，他開始發覺她越來越迷人，並且，他給了她不止一次的警告。

「注意！」他說。「我一旦發覺你同馬文中間有甚麼花樣，我要你的命！」

除此以外，還有因了那獵戶諾斯科夫而引起的日漸增長的惴惴不安。諾斯科夫常在城郊發拓拉克夏河上的小橋近旁躺着等候他，突然間從地上站起來，死命要錢，彷彿這是他分所應出的一般，而且眼睛總瞧着自己的帽子。

這獵戶老是在相同的地點出現，在生長於兩排垂柳間的刺草，牛蒡，雜草的密叢當中露出身來，這件事情有一種令人非常不痛快的意味。一所屬於名叫潘菲爾的市場菜園的主人的房子，百年以前曾立在那地方。但是這市場菜園的主人被人謀殺了，他的房子放了火，柳樹被焚毀，那片混合焦炭灰燼的黏土給別人玩九柱戲（註一）時踐來踐去踏平了。在殘餘的磚石房基中，立着一個灶。它的烟囱刺向天空，在晴朗的夜晚，可以看見一顆淡綠的星低低的在天上。諾斯科夫就慢慢地窸窣窸窣穿過刺草，在烟囱背後露出身來。

「我要答報你的，」他說，慢慢脫下帽子。「此地……有另外一個團體……集會……」

「這些團體不關我的事，」亞科夫憤憤地說，他竟聽到諾斯科夫公然老着面皮答道：

（註一）立九柱於地，以木盤或球撞倒之的一種遊戲。

「當然不是你組織的，但是這仍舊免不掉是一件關聯到你的事情。」

「我那時候在那地方沒有一鎗打死他是多麼可惜！」亞科夫第十次抱憾着。

「你務必更加小心，你知道麼？」他說，給這密探一些錢。

「我知道。」

「你小心些，不要給我惹來麻煩。」

「我怎麼會呢？你放心好了。」

「是的，當然他認爲我是個傻瓜……」

亞科夫·阿托莫諾夫一面明白自己無用，一面相信這生着彎腿扁臉的青年並無其他作用，而是要報復他那鎗擊之仇，他真要這樣幹一下子的。或是諾斯科夫要讓他受驚嚇。不然他就是用亞科夫出的錢去賄賂工人，指使他們來謀害他。所以在亞科夫看來，工人們投向他的眼光似乎已經更加居心不良了。

米倫越來越常說到工人們要反叛，說他們的目的不在於改善生活條件，却由於他們受到荒謬絕倫不合情理的思想的蠱惑，認爲他們非將工廠、銀行、以及國家的全般管理權收歸他們自己執掌不可。每逢他說到這裏，他把身體挺得筆直，用他的長腿在房裏大踏步走來走去。他還時而扭

轉頭頸，將一個手指塞進領圈，撐一撐，雖然他的頭頸細瘦，他的襯衫領子又挺大。

「這個連社會主義也够不上。只有鬼才曉得是什麼東西！偏你的哥哥居然做這種胡言亂語的支持者，我們政府裏那些老烏鴉……」

亞科夫明知米倫說這些話爲的是讓他的聽衆和他自身深信他應該在帝國國會裏佔一席之地。然而他堂兄的憤慨的演講給亞科夫留下一道恐懼的潛流，加強他在成百工人中的束手待斃的感覺。有一次他甚至體驗到一種勃然發作的、近乎恐怖的情緒。有一天早晨他被工廠院子裏的咆哮呼喊聲驚醒。從枕頭上抬起頭來，他看見一羣激動的人影子沿着一個倉庫的平而白的牆跑動。他們跳上跳下，揮動手臂，似乎整個房子都在地上移動。突然間他汗流浹背，在幻想中他且想且叫道：

「造反啦！」

這種人影子的洪流，由於某種緣故比較真人還要可怕，但不久就隱沒了，亞科夫才恍然大悟，原來工廠門邊發生的是照例星期一必有的爭吵，——幾乎每一個假期以後總有一次爭吵——然而這些咆哮奔跑的黑影保留着，刻印在他的記憶裏。一般說來，生活變得充滿這樣多的驚慌，以致看報是不愉快的，他也沒心讀它。簡單和肅靜消失了，在各方面大大地現出不愉快。新的人不斷地出場。

他的妹妹塔特亞娜突然從佛爾戈洛得帶着她的丈夫一同回來，他是個瘦小的漢子，紅頭髮上戴一頂工程師的鴨舌帽。他脚步輕鬆靈活，很樂天，比塔特亞娜年青兩歲，家裏人人摹倣他的榜樣稱他密特亞。他彈着六弦琴唱歌，然而他特別常常唱到的一個歌，在亞科夫聽來，似乎是對他妹妹的一種侮辱，並且極觸惱了他的母親：

「我的可愛的妻死了，

躺在墳墓裏面，

主啊，請招待她到樂園！」

但塔特亞娜並不惱怒。她同別人一樣，覺得他有趣，連娜泰芽也疼愛地向他說：

「啊哈，你這小金絲雀兒！你知道該怎樣唱法，你這小丑！」

密特亞能够吞吃不休，像鴿子一樣。老阿托莫諾夫驚愕地看呆了，好像在做夢似的，然後就眯着眼問道：

「按照你吃的本領下斷語，你應當會喝酒，是不是？」

「我會的，」他女婿答道，晚餐時他證明他的酒量也很大。他曾經各處走過，到過窩瓦河，

到過烏拉河，到過克里米亞，和高加索，知道數也數不清的有趣的俗語、故事、和滑稽的表情。他似乎是從某個快活的、無所用心的國度裏逃出來的。

「生活是個美貌的婦人，」他說。他一下子溜進那事業的永永旋轉的圈子裏去了，工人們都喜歡他，年青人向他笑。老織布工人向他慈愛地點頭，連米倫在聽着他的天花亂墜的談話時也用舌頭舐去了他那薄薄的唇邊的微笑。現在密特亞在米倫旁邊走着，穿過工廠的院子，向第五區房屋走去。這一區房屋是這紅磚的腳爪的第五個腳趾，不過剛剛落成。它立在建築架的包圍裏，木匠們在建築架的高台上忙着做工，斧子像銀子般閃亮，金光和玻璃光在米倫的眼鏡上閃耀。米倫張開他的手臂，好像是沒有價值的舊照片中的將軍一般，密特亞點着頭，也揮舞手臂好像把什麼東西拋在地下似的。

亞科夫從辦公室的窗子裏面望着他們。他也喜歡他的妹夫，因為他放射出快樂來，使他忘却許多重壓在他心上的事情。他甚至妒忌密特亞的資質，但是對於他感覺一種奇特的不信任。他不會在這裏住久的，亞科夫以為，——或許，明天就走了，——以後他會露出真面目，原來是戲子或理髮匠，或者突然隱去，像他來時一樣的飄忽。密特亞還有一種好氣質。他外表看來並不貪婪。他不探聽塔特亞娜的陪嫁有多少錢，然而這也許是她的一種祕密的策略。不過她父親每逢清

醒的時候仍舊要嘟囔：

「我辛苦了一世難道就爲了這胡蘿蔔樣兒的傢伙麼！」

米倫也結婚了。

「允許我給你們介紹我的妻子。」他從莫斯科回來時說，帶來一個胖胖的、藍眼睛的洋娃娃，頭髮鬢曲，頭偏向一邊。她是按照一個玩具的比例尺度塑成的，塑得這樣精確，以致她的相貌依亞科夫的眼光看來不像一個真正的婦人，却同他叔父阿歷克塞鍾愛的一隻鐘上的一個小磁人一模一樣——那磁人的頭曾經弄斷，那頭就稍爲偏向一邊，這鐘立在一個台架上，那塑像背向着房間，面向鏡子。米倫宣佈他妻子的名字是安娜，芳齡十八，却一句也不提到事實上他因同她結婚而領受了二十五萬盧布，她是一個紙廠廠主的獨生女。

「看看人家都成了家！」阿托莫諾夫嘟囔着，用紅眼睛瞧着亞科夫，「只有鬼才曉得你要同誰配對兒！至於伊里阿，是像塵土一樣從家裏掃出去了。」

阿托莫諾夫步履艱難，他那鬆弛衰萎的身軀在走路時搖搖晃晃。依亞科夫看來，他似乎惱怒他的身體虛弱，故意炫示他多年的抑鬱醜態。他露出膨脹的肚腹招搖過市，穿着晚裝，一件外套，不繫膠帶，赤足穿着拖鞋，就跟他立在他女兒耶里娜的面前爲要惹惱她一樣。有時他在辦公

室出現，逗留許久時候，妨礙亞科夫，埋怨着，說他一身精力化費在工廠上簡直沒有找到快樂，說他一生埋沒在企業的石軸間，是在烟霧般的煩惱的圍繞中度過的。

亞科夫靜聽着，不發一言，因為他看出來這種怨訴對於他父親是一個安慰，使得他膨脹高大達到一座鐘樓的比度，早晨太陽在未窺見人民住宅以前先看到它這鐘樓，晚間太陽臨別時最後向它告辭，不過他從這種怨詞引得一個含有教訓的推論，就是，他父親那樣的立身處世是荒謬的。

他常留心阿托莫諾夫在饜足怨訴以後油然而生一種燃燒的心癢，渴望傷害並且愚弄人們。他就走到他的老妻身旁，這時她坐在窗邊，望着花園，一雙失去效用的手放在膝上，她那空虛的眼睛定睛望着一個點，他走到她的身邊，開始嗷嗷責怪她。

「你想甚麼事情呢？」他說。「你發胖了，但是不惹人注目。兒女們不把你放在眼裏。塔特亞娜對廚子說話都比對你說話客氣，耶里娜也已經忘了你。她從來不回家來，不是麼？她分明又弄了個新戀人，而伊里阿——他在甚麼地方呢？」

但是欺侮他的妻子是無味的。她那紫臉立刻流下眼淚，這眼淚似乎不但是從她眼睛裏流出來，而且從她那緊緊鼓起的面頰，疏鬆層疊的下顎的各個毛孔淌出來，還從耳朵旁邊的甚麼地方注下來。

「你決了一個口子，水全奔流出來了。」這老頭子厭惡地啾啾着走開，揮手揚開了她，像揚開烟子一般。

亞科夫呢，他是不挪揄的，雖則這兒子自以為他父親看他的時候常現出一種侮辱的憐憫神氣。

「唉，你那空虛的眼睛啊……」他時時嘆道。

米倫是在嘲弄的範圍以外的。顯然的，阿托莫諾夫出於純粹的恐駭而迴避他。這點，亞科夫是了然的。人人都怕米倫，無論家裏廠裏的人，從他的母親和他那磁人般的妻子，以至開大門的孩子，哥理希卡，當米倫穿過院子時，他的長影子似乎在他身外創造了和平寧靜。

阿托莫諾夫發覺，嘲笑他的紅髮女婿是不起興的，因為密特亞很知道怎樣嘲笑他自己，顯然寧願自己給自己一拳，不願讓別人打。塔特亞娜懷了身孕，了不起地努起嘴唇，飯後躺下，一口氣讀完三本書。然後她去散一回步，她丈夫在她身邊跑着像隻大狗。

阿托莫諾夫便吩咐套馬，特意坐車到城裏去挪揄他的弟弟和悌洪，亞科夫屢次聽見他怎樣發作。

「甚麼，那戴着頭巾的學生失了上帝的信仰麼？」他窘辱和尙道。

尼基塔便動一動他的駝峯，用他的長手鎮定地撫摩突出的膝頭。

「噯，你不應該說這種話，」他用柔和感傷的聲調答道。

「爲甚麼我不該呢？你沒有戴着合式的帽子。你戴錯了帽子。你全身的衣服也穿錯了。你是哪一種和尚呢？」

「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你嗅鼻烟，不，你虛度你的光陰了。你做錯了。你早就應該娶一個窮苦的女孩，一個孤兒。她會知恩相報地給你生下一男二女來，你現在就同我一樣作了祖父。但是你却自……你還記得麼？」

和尚慢慢地爬着走開像隻巨大的烏龜一樣。彼奧德爾·伊里奇·阿托莫諾夫便走到奧爾格那裏，告訴她種種關於阿歷克塞游蕩以及市集上的事蹟。但是他也並沒發覺這有趣味。這小老太婆自從她丈夫去世後變得恍惚不安，總是搬弄那些傢具，先是把它們放在一個地方，過後又換到另一個地方，或是窺探着窗外。她走路從來不搖動她的頭，儘管那厚鏡片的眼鏡架在她鼻梁上閃耀。她用她的手杖敲着地板摸索道路，她的右手伸在她的前面。但是她微笑地回答這老頭子的惡意的故事：

「隨便你說甚麼吧。你不會給我所瞭解的阿歷奧夏添上新花樣的，任甚麼泥濘也沾染不到他身上的。」

「他批評你的話當真不假。你只用一隻眼睛觀察。」

「我不能用兩隻眼睛觀察啊。」奧爾格說。「昨天我打碎了他所鍾愛的磁杯，因為我的眼睛是十分瞎了。」

阿托莫諾夫竭力嘲弄梯洪·維阿洛夫，可是這也不容易。梯洪永遠不生氣。他光是斜眼瞟着，喉頭微鳴，簡短沉靜地回答着。

「你活得很久了，」阿托莫諾夫說。梯洪便很理性地答道：

「有人活得還要久。」

「現在你還爲了甚麼活着呢，嗯？告訴我。」

「每個人都得過活。」

「不錯，不過不是每個人都一生一世消磨在打掃院子和掃去灰塵的。」

梯洪有他自己的見解。

「人一生下來，他就得活下去，活到他死。」他說。但是阿托莫諾夫繼續說，不聽他的：

「目前你同一把掃帚過活了一世。你既沒有老婆，也沒有子女。你一身以外毫無牽掛。這是爲甚麼呢？我父親原要給你換個差使，你却不要。你老是拒絕不肯。爲甚麼你這樣頑固？」

「現在問這話太遲了，彼奧德爾·伊里奇，」悌洪答道，斜眼瞟着。

聽到這裏，阿托莫諾夫發怒，繼續窘辱他。

「試看多少人甚至和你同代的都發了財。人人奮鬥求安慰，並且積蓄錢財。」

「是的，他們積蓄而又積蓄，到頭來把魔鬼買到自己身上來了。」悌洪說着，嘻開嘴，加重地唸出「積蓄」這兩個字。

亞科夫總盼望他父親勃然發作，大罵悌洪，但是這老頭子從來不罵一個字。他光是發音不清地啾啾着甚麼，從這守門人身邊走開了。儘管血色不好，頭頂禿光，渾身變爲黏土色，悌洪却不屈服於耄年的打擊，體格同從前一般強壯，他甚至獲得某種的美麗，談話時用一種比以前更頭頭是道的、含有教訓的口吻。事實上，在言談舉止上，他對於亞科夫，比起他父親對於他，似乎更像是主人。

至於亞科夫自身，他越來越清楚地見到他在一家親屬中，是不必要的。這一家唯一的順眼的人是個外來的人——密特亞·朗吉諾夫。依他看來，密特亞既不愚蠢也不聰明。他是在這種考慮

以外的，同別人迥然不同。他的人品的意義由於米倫對待他的態度而叫人確信不疑。粗魯，傲慢，專橫，是米倫待人的態度，他同密特亞却十分交好，雖然他常同他爭辯，却從來不同他吵嘴，便是在爭辯時候也是小心在意的。在家宅裏，從早到晚。可以聽見這同樣的呼喚出自各別的聲音。

「密特亞！」塔特亞娜嚷着。

「密特亞到甚麼地方去啦？」娜泰芽訊問道，連阿托莫諾夫也倚着窗子向外吼道：

「密特亞，到吃飯的時候了！」

密特亞在工廠裏到處奔跑，顯得狐狸一般地靈敏，巧妙地將米倫施於工人和職員的一切冷酷侮辱的嚴厲蹤跡用他那軟毛的刷子刷得乾乾淨淨——這刷子是由諷諷的談吐和發鬆的小笑話組成的。工人們，他稱呼爲他的朋友。

「這是不對的，我的朋友，」他向那沉靜的有鬚子的木匠的工頭說，他就從衣袋裏掏出一個紅皮的筆記本，一隻鉛筆，或是在一塊木板上畫出一些東西來。

「你看見麼？」他問。「要像這樣才行。是這樣。哪，就是這樣的。這樣對不對？」

「十分對，」工頭贊同道。「可是我們做各種東西是按照我們所習慣的舊式方法。」

「可是你們得想法習慣於這新方法，我的好朋友。這樣合算得多！」

「十分對，」工頭就贊同道。

密特亞像阿歷克塞處理事務一樣地手段靈活。不過他處處都不見有廠主式的貪婪。他的歡躍談話令人強烈地回憶塞拉菲木木匠。連阿托莫諾夫也留意到這一點，有一天傍晚用晚膳時在密特亞消平了他的怒火後，他微笑地喃喃道：

「這是塞拉菲木那個安慰者常給我們效勞的事情！」

有一次他父親和米倫起了一場司空見慣的衝突後，亞科夫聽見密特亞向米倫說：

「憐憫、恐怖、排斥的混合物便是俄國化學的本質！」

他馬上又想法給人安慰。

「沒有關係，」他說。「不久就要過去的，會消滅的。我們自己會洗掉……」
在一個假日的傍晚。

「我一生沒有過假日，」阿托莫諾夫在花園裏喝茶時喃喃道。於是他的女婿像箭離了弦那樣大發議論，那議論從他那裏紛紛降下來像是黃金的沙子。

「這是你自己的過錯，不干別人事。人應當安排過假日的準備。生活是個美貌的婦人。它要

求餽贈，爲它發狂，以及各種遊戲。我們在活着的時候務必及時行樂。每天都可能找到一點快活的事情。」

他講得有頭有尾，同一個吹簫的人一樣技巧圓熟。沉默便降落在全桌的每個人身上。永遠是這樣的。人們似乎因聽他說話而催入睡眠。亞科夫也自覺沉醉於他的高談闊論，感到他說的話確有至理。但是有一個問題他渴望着問密特亞：

「爲甚麼你娶一個醜陋愚蠢的女孩子呢？」

他看出來密特亞待他妻子的態度有些造作。他太溫柔，太操心了。亞科夫認爲連他妹妹也感到這種造作。她憂鬱沉默，太容易激惱，同米倫津津有味地攀談政治的時候倒比同她的快活的丈夫談天的時候多得多——政治是唯一的她談得來的題目。

有時候亞科夫以爲密特亞·郎吉諾夫不是從一個樂天的、逍遙自在的國度裏來的，而是從一個沉悶黑暗的無底洞中跳出來的，他到那洞中去原是要尋找他還不會見識過的人，終於歡天喜地地發現了，他便在他們面前舞蹈，逗他們笑，表明他對於他們的人數之多極爲動心，並且也略爲吃驚。在亞科夫的心目中，他的吃驚有些愚蠢。這等於一個小孩子在玩具店裏的吃驚，並且是一個聰明的小孩子，能够一眼辨別哪個是最好的玩具。

家裏和工廠裏的人中有兩位斷然厭惡塔特亞娜的丈夫——那便是尼基塔和梯洪·維阿洛夫。

在回答亞科夫問起他覺得密特亞這人怎樣的問題時，那守門人沉靜地答道：

「他是不可深信的。」

「爲甚麼呢？」

「他是個蒼蠅。他在每一塊垃圾上面都要逗留一下。」

亞科夫不放鬆地追問這老人許久，但是後者也說不明白所以然。

「你自己可以看出來的，亞科夫·彼德洛維奇，」他說。「真的，你可以看出來他在裝模做樣。」

亞科夫的叔父、那和尚，差不多說同樣的話。

「他把塵土拋進人們的眼裏，」他批評着，嘆口氣。「我見過許多賣弄口才的舌辯者。他不過把人們弄昏了罷了。而他們也在字句上把自己弄昏了。假使你對他說『山凹』，他就回答你一個『燒』……是的，他就這樣。」

這發育不全的跛子氣憤地，差不多惡狠狠地講話是少有聽見的——這種情緒對於他簡直不平常。尤其驚人的是梯洪和尼基塔對於塔特亞娜的丈夫的批評一致，因爲這兩老人素常意見分歧，

生活在公然的，雖則默默不言的敵視裏，互相迴避，絕不交談。從這一點亞科夫更見到人類愚蠢的又一個實例，他是非常地衷心厭倦於這一點。人們怎麼可以生活在意見分歧裏呢，因為說不定明天他們就死去而且埋掉？

他叔父尼基塔垂危了。依亞科夫看來，似乎是他父親出力助成這個樣子的，他父親蹂躪這和尙，差不多每次會面便恣意責罵，使他難堪。

「我像公牛一般在人間活了一世，你却像公貓一樣活着。人人都關心着怎樣使你可稍稍溫暖些，稍稍舒適些，他們甚至似乎沒看出來你是個陀子。人人認爲我脾氣暴躁，可是我怎麼會顯得脾氣壞的？我活了一世……」

和尙便把頭縮在駝峯下面。

「不要生氣罷，」他懇求道，微微咳嗽着。

亞科夫的另一個以下犯上的過失，是他對於他父親和他父親那赤裸的胸膛的深心嫌厭，那胸膛上覆着朽壞的灰色的汗毛，看去好像是肥皂做成的。這嫌厭是一種難以隱飾的感情，他不得不時時提醒自己阿托莫諾夫是他的父親，他是他所生出來的。

但是這並不能使人覺得阿托莫諾夫稍爲可憐可愛些，也不能遏制他兒子的嫌厭。他兒子在嫌

厭中甚至感到有一點痛心和屈辱。幾乎天天阿托莫諾夫要乘車進城，好像存心要眼見和尚死去才罷休似的。他費盡氣力爬上頂閣，且爬且喘，坐到和尚的床邊，用冒火的、赤紅的眼睛瞪着他。尼基塔從來不說一句話。他光是不時地咳嗽，翻起鉛色的眼睛瞪着天花板，他的手已經變成不能安寧，始終在擺佈他那件法衣，揮掉看不見的灰塵。有時候喘咳得上氣不接下氣，他便站起來。

「你衰弱得受不住嗎？」阿托莫諾夫問。

尼基塔緊緊握住他哥哥的肩頭和床背、椅背，一路蠕動到窗邊。他的法衣套在他身上好像是船桅上的帆。坐在窗邊後，他嘻開嘴俯覽花園，黑暗的樹林在遠處豎起，像是昂奮的剛毛。

「現在休息一下吧。」他哥哥說，拉着他的鬆軟的耳垂，走下樓去，他向奧爾格宣稱：

「他衰弱不堪了，他不久就要……」

一個名叫馬達理神父的胖和尚到來，懇求他們把尼基塔送到寺院去，因為按照某種規例他應當死在那個地方，還得葬在那個地方。但是這駝子央求奧爾格：

「請等我死了後，再把我抬到那裏去吧。」

他再三提出同樣的可憐的請求：

「把棺材的蓋子作得高一點，免得壓壞我。不要忘記！」

他在世界大戰（註一）爆發前四天亡故的，在他亡故前的黃昏時候，他要求說，可以通知寺院了。

「讓他們來抬我吧，」他說。「他們到達的時候我就要死了。」

翌日清晨他死去，亞科夫攙扶他父親爬上頂閣，阿托莫諾夫在身上畫了十字後，呆看着那黑灰的臉孔，半閉的眼睛，凹下的嘴。用一種響亮得不自然的聲調，尼基塔說：

「饒恕我。」

「甚麼話，你爲甚麼說這話呢？饒恕你，爲了甚麼呢？」彼奧德爾·阿托莫諾夫喃喃道。

「爲了我的無禮……」

「那是你得饒恕我，」彼奧德爾說。「我有時候拿你開玩笑呢……」

「上帝不會責罰開玩笑的，」和尚担保着，語聲很低，稍爲沉默一刻後，阿托莫諾夫問：

「那麼你覺得是這樣的，對嗎？」

「唉，我忘了。」和尚開始說，急忙打斷他哥哥的話。「亞夏，請告訴梯洪鋸斷涼室旁邊那

（註一）指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樺楓樹，那楓樹不會再生長了，不……」

亞科夫不忍聽他那過分清楚的語聲，也不忍看一眼他胸膛挺起的肋骨，這肋骨已經不再是人的形狀，像是箱子的一隻角。事實上，那一小堆穿着黑衣服的、不動的骨骼，或是那雙握着一隻銅製的外國造的十字架的手，沒有一點人的形狀。他感覺對他叔父歉然，然而他不由得奇怪爲甚麼風俗上老年人和一般的家屬要當着每個人的眼前嘆氣。

等了一歇，看他弟弟還有甚麼話說以後，阿托莫諾夫扶着亞科夫的胳膊，走了。下樓時，他說：

「他要死了。」

「是嗎？」米倫問，他正坐在桌旁，半身隱在一張巨大的報紙後面，他問這問題時眼睛沒移開報紙。然後他一下子把報紙丟在桌子上，向他那在屋角裏的妻子說：

「我料對了。看這裏！」

他那挺肥胖的妻子來到桌前，奧爾格坐在窗邊，用驚駭的聲調問：

「不會是開戰吧！米倫，是嗎？」

「這是排行第二的阿托莫諾夫啊，」彼奧德爾大聲提醒他們。

「當然，這是一個謊，」米倫說，既對他妻子也對亞科夫說。亞科夫也正俯身看那報紙，讀着那擾亂人心的電報，考慮着這一切會以甚麼方式威脅到他的利益。手臂一揮，那老阿托莫諾夫走出去到庭院中，太陽使得圓石子這樣燙熱，以致熱度透過他的拖鞋的鞋底，米倫的冷酷教訓的語聲穿過窗子來，亞科夫站在窗邊，手中拿着報紙，看見他父親用他那紫拳頭恫嚇着甚麼人。

三天後，和尚們早晨很早就到這裏來了。他們有七個，高矮肥瘦各有不同，但是依亞科夫看來，他們顯得毫無差別，好像初出胎的嬰兒一樣。只有一個看去跟其餘的人不同，他在他們全體中最高最瘦，這人有一種響亮快樂的聲調，一部很密的鬍子，這樣一來，變得既不像和尚也不像和尚這一流人。他走在別人前面，拿着一個大的黑十字架，簡直弄得臉也看不見了。他禿頭，鼻子擴張到他的面頰，在他臉上甚麼東西也看不見，除去嵌在禿額和鬍子中間的兩個黑洞。他走起路來慎重地邁步，跟瞎子一樣，唱的音是三個音部。

「神聖的上帝。」是低的，差不多是低音部。

「神聖偉大的。」高一些，是中音部。但是——

「神聖而不朽的，垂憐我們吧！」是這樣的尖銳，弄得小孩跑到他面前驚奇地凝望着他的鬍子，以爲這鬍子就是那發出三種聲音的嘴的窩藏處。

當殯葬的行列通過大街走進廣場時，那裏出現一大羣人，聚集着，包括城裏的居民，預備隊的兵，馬文中尉的一中隊兵士，還有幾個城裏的大人物和牧師夾在當中。冷血的中尉神氣儼然地立在他的人馬的前面像一塊石碑，太陽照得他全身發亮。圓錐形的牧師和教堂的執事立着像黃金的偶像，在陽光下溶化縮小，他們的十字架的閃亮也落在馬文中尉身上。一個胖官長，他的頭顯得是錫做的，騎着馬傲然走到讀經檯前面，搖着他的帽子。

那有三種聲音的和尙停在人造的牆壁前面，微微搖了搖黑十字架，用低音說：

「讓開路！」

然而，羣衆不讓路給他，却讓路給副警察隊長耶濟跨下的瘦長栗色的馬。他騎着馬照直向和尙走來，搖動他的白手套，把馬橫攔在街道當中，用傷人感情的、責備的口吻叫喚道：

「你們往哪裏去？你們要做甚麼？你們看不見麼？回去！」

和尙舉起十字架，開始拖長音地說：

「神聖的上——上……」

「鳴啦！」（註一）那官長嚷道。成千的聲音在廣場裏憤恨地吼道：

（註二）俄國人興奮時的呼喊聲。

「嗚啦！」

耶濟騎在馬鞍上，也嚷道：

「彼奧德爾·伊里奇，請抄小路吧。兜個圈子吧！米倫·阿歷克塞維奇，我懇求你！此地有示威游行，而你——你們怎能？」

彼奧德爾·阿托莫諾夫爲首站在靈柩前面，由他妻子和亞科夫攙扶着，抬頭望了望耶濟的呆板的臉，然後，他向抬着靈柩的和尙乖戾地說：

「你們得向後轉，神父……」歛歛了一下又補充道：「顯然這是最後一次，我來發一個命令。」

亞科夫認爲這一切都不合章法，甚至極可笑。然而當他們轉身抄進波麗娜居住的那小路時，他一眼望見她急速地走向行列而來。她穿一身素白衣服，撐着一把陽傘，匆忙地在她那隆起的胸部畫十字，胸部那段衣服繃得緊緊地。

「她是要去迷馬文哩，」他馬上想道，由於塵土和激怒而窒息着。和尙走得比較快了一點。黑鬍子的那一個開始溫柔夢幻地唱起來，合唱隊索性停了唱。城外一個屠場的門對面停着一輛樣

(註二)指羣衆示威游行。

子古怪的車，蓋一塊黑布，套着一隻斑馬。靈柩就放在車上面，安靈的彌撒祭開始，這時從街上
一種銅樂器的凱旋的鳴聲向他們傳來，好像是喇叭聲。這一隊正在唱「上帝拯救沙皇。」三個教
堂裏的鐘鳴響了，透過塵煙飄蕩着許多吼聲：

「嗚啞！」

在亞科夫，這吼聲似乎是馬文中尉對他發的命令：

「躲開！」

安靈祭後他不得不乘車到他孀母家裏，在宴席上坐許久，聽他父親的憤怒的嘖叨。

「哪個混帳吩咐那馬和車立在屠場對面的啊？」

「是警察，警察！」密特亞安慰地說。「你要知道，這是很不便的，」他解釋起來。「一個
國民的示威，接着是一輛出殯的棺車！這兩樣東西不相稱。」

米倫收回唇邊的微笑，跟亞柯富烈夫醫生談論着，這醫生在這些困難煩悶的日子格外惹人注
目。

「然而，要是我們澈底照『銀太子』（註一）裏的米特卡的做法來推行……說到頭來，世界上

（註一）The Silver Prince. 書名，不詳。

樣樣東西畢竟是被雙方的數量決定的……」

「被專門的知識，」亞柯富烈夫說這。

「專門的知識？哼，不錯，……可是……」

一直弄到晚上九點鐘亞科夫才能够從這種討厭的空談裏脫身，飛到波麗娜那裏。一種迄今他還不了然的焦灼充滿了他的心，他懷着憂懼，慮到要發生甚麼不平凡的事情。而不平凡的事情的確發生了。

「啊喲！」他經過院子走進廚房時，波麗娜的廚娘說，她還沒有來得及說完，就在灶旁的凳子上，頹然坐下來。

「你這倒霉的老鴉！」亞科夫答道。木立在通進房間的房門外，他一下子聽到那整齊的兵士式的步伐聲，和一個熟習的軍人聲的聲音：

「所以，在您得考慮一下肯不肯照這樣辦……考慮一下！」

「他對她說『您』而不說『你』，」亞科夫想。「也許還沒有發生甚麼事情吧。」

但是他開開門，站在門檻上，他立刻深信樣樣事情都已經發生過了。那冷血的中尉，眉毛嚴緊地擰結着，立在房中央，軍服的鈕扣鬆着，手插在衣袋裏。可以看見他的吊袴帶就在軍服底

下，這吊袴帶中有一根沒有扣着褲子上的鈕扣，波麗娜坐在一張睡榻上，腿交叉着，一隻襪子螺旋形地墜下來。她那肆無忌憚的眼睛滾圓，她那極端暈紅的臉轉成紫色。

「怎麼樣？」那冷血的中尉問，他問的問題明白地確定了亞科夫所疑惑的一切都是事實。亞科夫邁步走向前去，把帽子擱在椅子上，他的聲調是這樣緊張，以致他辨不出這是自己的聲調：

「我辦完喪事來的……吃完喪宴。」

「你嗎？」中尉用上司的口吻詰問道。波麗娜大口地吸她的紙煙，弄得紙煙開始發出爆裂聲，她用一種雖然並不負咎却裝得若無其事的口吻，在烟霧裏說道：

「伊波立特·塞爾給伊夫想要勸我加入慈善女尼會（註一）。」

「女尼麼？嗯，不錯，」亞科夫說着，微微一笑。於是冷血的中尉走向前來，清清楚楚地咬着字音問道：

「那一笑是甚麼意思？我請你記住我是不喜歡裝腔作勢的！我受不了這個！」

在兩三分鐘間亞科夫感覺屈辱憤怒形成一股燃燒的奔流通過他的血管。這熱流過去以後，給

（註一）隸屬天主教會，加入者須立誓不嫁，並推行慈善事業。

他留下一個強壓的差不多慘痛的意識：在他，這小婦人如同他身體的一部分那樣地必需，他不能讓她從他這裏走開。在這種衝動下，他的憤怒重又折回，他周身發冷地站起來，手插在衣袋裏。

「不許你走到我這邊來，」他警告中尉，感覺他的眼珠正在彈出眼眶以外弄得他疼痛萬分。

「憑甚麼不許——許？」中尉問道又向前邁步。亞科夫原就厭惡他把字說出兩個音來的令人作嘔的態度，而在這時簡直使他發瘋了。他的手在衣袋裏動了一動，嚷道：

「我要打死你！」

一把抓住他的手臂，馬文中尉握着他的手腕，捏得他生痛，那連發手鎗在他的衣袋裏悶悶地響了一聲。於是亞科夫從衣袋內拉出手來，覺得一陣酸痛，好像他的手臂從臂肘那裏折斷了似的。中尉從他的指縫裏搶過手鎗，把它拋到一隻安樂椅上。

「白費氣力。」他說。

「亞夏！亞夏！」阿托莫諾夫聽見一個高聲的悄語。「伊波立特·塞爾給伊夫！先生們！你們都弄昏了麼？這是做甚麼呀？這是丟臉的，你們要知道！這是做甚麼呀？」

「現在啊，」冷血的中尉以震耳欲聾的聲調說。他牽着亞科夫的鬍子，往下拉，這樣一來使得亞科夫不得不向他鞠躬。

「向我告饒吧，混帳！」

他唸出每個字時——他把長一點的字分成兩半來唸——，就把亞科夫的鬍子往下一拉。過後他在亞科夫的下頷上輕輕打一下，逼得他再抬起鬍子來。

「啊呀，侮辱得太過分了，啊呀，」波麗娜悄悄說，抓住中尉的臂肘。

亞科夫不能動右臂。但是緊咬着牙關，他試着用左臂推開中尉。他呻吟着，屈辱的淚從他面頰上淌下來。

「看你還敢碰一碰我。」中尉咆哮着，給他一推，使他一屁股坐在安樂椅的連發手鎗上。於是亞科夫用手蒙着臉好遮掩他的眼淚，神志不清，入於半昏迷的狀態。由於他頭裏嗡嗡作響，他不能聽清波麗娜的驚叫。

「唉，唉，這是多麼丟臉！是你，你幹出來的。傳出去是多麼醜的事。何苦呢？」

「滾你媽的，小蹄子！」中尉用鐵的聲音說。「給你一個盧布，作為你陪我取樂的錢。够我受的了！我受不了裝腔作勢，你也無非是一個平凡……」

中尉沉重地踏着地板，砰地關上門，隱去了。他走後聲響寂無，只留下掛燈上的玻璃的輕鳴，以及波麗娜的小小的哭泣聲。亞科夫用跛腿撐起身子，但是腿在他身下打彎，他周身顫抖好

像感了風寒一般。波麗娜站在屋中央的燈下面。她的嘴張開，粗聲粗氣地呼吸着，呆望她手裏的骯髒的盧布紙幣。

「你這畜生，」亞科夫說。「爲甚麼你會幹出這種事來？你說過……我該殺死你……」那女人瞟着他，把紙幣丟在地板上。

「這壞蛋！……」她懶洋洋地粗聲說道。

頹然在安樂椅裏坐下，她彎下腰，手捧着頭，但是亞科夫用拳頭打她的肩頭。

「受得够了！」他嚷道。「給我那連發手鎗。」

她不動，却用同樣驚訝的口吻問道：

「那麼你是愛我的，是嗎？」

「我恨你！」

「你說謊！你現在愛我！」

她跳起來撲到他身上，來勢是這樣猛，他來不及推開她。帶着猛烈的固執，她摟着他的頭頸，用燃燒的親吻燙着他，用熱的呼吸噴着他的眼和嘴，密語道：

「這是說謊。你愛我的。你愛我的。我也愛你！啊哈，我親愛的小賊東西……」

「鹹東西，」是她愛用的親愛表示，她只有在分外熱烈的衝動的時候才說出來，這句話的聲音總把亞科夫引到甜蜜的狂歡和溫柔的兇惡中。這一次也照樣如此。

「你個娼婦！你個賤胚！的確你知道……」

一小時以後，他坐在臥榻上，她躺在他的膝上。

她用疲倦的調子講着。

「你氣苦了我，我簡直要痛打你一頓。你總在忙着葬你的親戚，我却苦悶了。我甚至不知道你不是愛我。現在你該更愛我些。你該爲我妒忌，因爲凡是妒忌……」

「我們應當離開這地方，」亞科夫煩悶地說。

「是的，到巴黎去。我會講法國話。」

他們沒有點燈，房裏烏黑，而且密不通風。雖然時間晏了已經過了午夜，還可以聽見街上有後備兵和婦女的吵嚷。

「現在誰也不能出國了。那邊在打仗哩，」亞科夫提醒她。「打仗，真他媽的……」
那女人重又只顧談她自己的。

「只有狗講戀愛才不妒忌。試看一切戲劇小說全建立在妒忌上。」

亞科夫微笑，發抖。

「那一鎗打得不壞。子彈差點傷了我的腿，可是看，它只在褲管上打了一個小洞。」波麗娜伸一個指頭塞進那小洞裏，突然啜泣起來，用一種又沉靜又暴怒的聲調說：

「唉，你竟然沒射中他，是何等可惜啊！你原可以打傷他那繃緊的橡皮肚子的！」

「不要說了！」亞科夫說，猛烈地搖撼她，但是她用同樣兇猛的口吻咬緊牙關說：

「這王八蛋！欺人太甚！你也完全一樣……你也一點不瞭解女人。」

咧開她那厚嘴唇，露出她那緊閉的、狐狸樣的牙齒。她說完她的話：

「的確，要是一個女人撇棄了你，其實絲毫不是她已經停止愛你的意思！」

「安靜些，我告訴你，」亞科夫嚷着，他壓得她那麼厲害，弄得她呻吟起來。

「哦，現在我覺出來你愛我！亞夏，我的小鹹東西！」

他黎明時離別她，脚步輕鬆，自覺是一個大丈夫，玩了一次危險的競賽，贏得一筆貴重的獎品。當他臨別向波麗娜索還那被她匿藏起來的連發手鎗時，她却不願意還給他，這事實越發加增他的心安，因為他不得不告訴她，他走路不帶着它是害怕的，並且，把他同諾斯科夫的故事講給她聽。她大吃一驚，這更讓他大大的得意，她的震動使他深信她是關懷他，熱愛他。她嘆口氣，

抱着手，開始責備他：

「爲甚麼你以前不告訴我這件事？當然這是很有趣味的，他居然是一個偵探嗎？」她熱切地遐想起來。「比方，有個名叫福爾摩斯的。你讀過他的書嗎？可是，真是的！我們這裏連偵探也是惡棍，不是嗎？」

「當然他們是惡棍。」亞科夫 她担保道。

她把連發手鎗還給他，她爲要相信鎗機沒毀壞，便勸他向爐口放一鎗。他既要這樣做便不得不伏在地下，肚皮貼着地板。她也同樣伏下來，亞科夫放一鎗，弄得爐中的火灰憤怒地噴出來，灑在他們身上。波麗娜喘息着，就地滾開，然後她抬起頭，安靜地說：

「看！」

在那塗漆的木板上有一個小洞，深陷進去而且歪斜。

「只要想一想，死亡就陷在那裏啊！」波麗娜說着，嘆一口氣，她擰結起她那描畫得很好的眉毛。

以往亞科夫從來沒見過她有這樣情深，也沒感到她於他是這樣密切，他告訴她諾斯科夫的事時，她的眼凝望着他，現出孩子氣的驚訝，她那孩子樣的尖臉毫無怨恨的形跡。

「她不知道她是負罪的。」亞科夫驚訝地想着，這思想是愉快的。她送他出去時，撫摩着他的鬍子。

「啊，亞夏，亞夏！」她說。「那麼前事不提，就算結束了！我們不是已經嚴格地……？唉……那王八蛋啊！」

她握着拳頭，搖着。

「主啊，天下有這樣多的壞蛋！她憤憤地訴道。

但是她突然拉着亞科夫的手。

「等一下，」她柔聲說，臉上現出深思的眉結。「當然，這裏有一個女孩……」

於是她向他忸怩地一笑，在他身上畫了十字，放他走了。

「走罷，我的小鹹東西！」

清晨新鮮多霧。微風拂着，作了黎明的先驅，珍珠般發綠的天空是芳香的，瀰漫着蘋菓的香氣。

「當然她是苦於無聊才做出這種壞事來的，等到父親去世我一定娶她，」他寬宏大量地想，同時他憶起那安慰者塞拉非木的妙語：

「每一個女孩都是淹在水裏的生物，並且攀着一根稻草。這正是捉住她的時機！」

亞科夫覺得一想到那冷血的中尉就使他心煩，因為他的情敵看起來並不像一根稻草，而是怒沖沖的，或許想要傷害他哩。不過，這中尉總要被派去打仗的。甚至想到諾斯科夫，亞科夫，阿托莫諾夫也比較坦坦然了，雖然他老是懷疑地回顧左右，用心地傾聽，在衣袋裏按好連發手鎗的鎗機，因為這恰是諾斯科夫最常常來路劫他的時候。

然而兩個星期過去了，對那獵戶的恐懼重又把他蒙罩在窒息的烟雲裏。星期日，他正在勘察一個樹林，這樹林是佛羅波諾夫買來作為木料的，他一眼望見諾斯科夫穿過矮樹叢順着道路走來，身上掛着捕獸機，背上負着一個囊。

「運氣真好，遇見你了！」諾斯科夫說着，來到他眼前，脫下他的鴨舌帽。他戴帽子是照軍人的樣式，帽頂壓在右眉上面，脫帽時用手去拿帽頂，而不拿帽簷。

亞科夫對這奇特的問候不回答，他感覺這是隱隱的恫嚇，便咬緊牙關，癱瘓地捏着衣袋裏的連發手鎗。諾斯科夫也保持一會兒的沉默，他用手指拆鬆帽胎，眼睛迴避亞科夫。

「怎麼樣？」阿托莫諾夫問。諾斯科夫抬起他那狗樣的眼睛，撫平他的頭髮，那頭髮是蓬鬆而且根根豎起的。

「你的情婦，那就是說，派拉介芽·安德烈夫娜，」他說，講得非常清楚。「同斯拉柯比富塞夫牧師的一個女兒很要好。頂好囑咐她斷絕這交往。」

「爲甚麼？」

「你頂好這樣，此外沒有可說的了……」

聽着城裏的鐘聲，這獵戶補充道：

「我以絕大的好意給你忠告，因爲我希望你平安無事。那末現在請送我一份禮，」——他望着天空計算了一下——「三十五個盧布吧。」

「我要不要一鎗打死這狗子呢？」亞科夫·阿托莫諾夫想着，數出這筆錢來。

獵戶收下鈔票，不戴上帽子就回轉身舉起彎曲的腿，走入矮樹叢，他那鐵的捕獸機叮噹作響。亞科夫感覺比以往更恨得他牙癢癢的。

「諾斯科夫！」他小聲喚道，那人止步，半身隱在一株縱樹後面。

「我看你不如洗手不幹這種事罷！」他提議道。

「爲甚麼？」諾斯科夫問着，探出頭來。他這樣做的時候，阿托莫諾夫自以爲看見他那空虛的眼裏有着或是恐懼或是惡意的一閃。

「這是一種危險的工作，」亞科夫解釋道。

「一個人得知道怎樣把它做好，」諾斯科夫說，他眼睛裏的光消失了。「對於茫然無知的人，樣樣事情都是危險的。」

「幹你自己的行業去吧。」

「你講的話違背你自己的利益。」

「靠着仇恨還會有甚麼好結果，」亞科夫喃喃道，後悔已經跟這密探攀談起來。

「只要看那些獸子爭論半天，有甚麼用……」他想着。

「人活着是不能沒有仇恨的，」諾斯科夫教訓地說。「人人有他自己的仇恨，他自己的需要。再會！」

轉過身背向着亞科夫，他闖進縱樹的密叢中去了。那一個，靜聽他在有刺的樹枝中走得窸窣有聲，以及枯枝的斷裂聲，然後，趕快走開，到一塊開墾了的地上，他的馬和車子在那裏等待着，於是乘車到城裏去會波麗娜。

「這惡棍！」她喊道，差不多快活地。「他已經發覺她來看望我了，不是嗎？想一想這多麼妙！」

「爲甚麼你同她那樣的人交朋友？」亞科夫用生氣的、責備的口吻問道。但是她也生氣了，嘮嘮叨叨，拉着她胸口的黃紗圍巾：

「第一，我爲了你的緣故要這樣做！第二——你盼望我同貓啦，狗啦，馬文之流打交道麼？我獨自一個人坐在這裏，像在監獄裏一般。我沒有一個可以一同出去玩玩的人。她却是有興趣的。她給我小說和雜誌。她對政治有興趣，還告訴我種種事情。我是在波波伐的高等學堂同她認識的，後來我們吵架了。」

用手指戳着他的肩頭，她繼續說下去，激怒得更厲害。

「你當是作一個人的祕密的情婦容易麼？斯拉柯比富塞伐說，情婦是必需品，就跟橡皮套鞋在泥濘的日子一樣。她同他們的醫生私通，他們並不掩飾。你却把我像一塊疥癬一樣藏起來。你羞於同我要好，好像我是瞎一隻眼的或者駝背的一樣。然而我絲毫不是殘廢的啊。」

「不要忙，」亞科夫說。「我會娶你的。我打定了主意即便你是豬也不要緊。」

「另一個問題是，我倆誰像豬？」她嚷着，說下去，孩子氣的哈哈笑着，重複道：「像豬，像豬，——唉，我的頭都昏了！我的小鹹東西……你是個可愛的人！你一點也不貪婪。放了別人，必定一聲不響，因爲的確這密探是於你有用處的……」

亞科夫離別她，照常懷着泰然的心情，但是過了一個星期後，有一天早晨，耶拉金，那工頭，皮膚有雀斑的、鈎鼻子的矮子，很早就來報告他，說黎明當織布工人們在網魚的時候，其中有一個織布工人名叫摩德維諾夫的，因爲打算撈起獵戶諾斯科夫的失足落水的屍身，而幾乎淹死，現在躺在醫院裏。亞科夫坐着靜聽那噙聲噙氣的宣佈，他把腳伸出來，好把兩隻手深深埋進衣袋裏掩飾手的戰抖。

「他們把他淹死了，」他想，但是他一經暗自描摹那善良的摩德維諾夫，生着溫柔的女人般的面孔的人，不能相信他能够謀害人。

「總算是一樁可喜的事情，」他想着，如釋重負地嘆一口氣，波麗娜和他有同感。

「當然，這樣一來反倒好了，」她說着，正經地縐起眉來，「因爲要是他們用別的方法殺死他，就要出亂子。」

但是她遺憾地補充道：

「要是捉住他，逼他招出來，然後絞死他或者放鎗打死他，就更有味兒了。你讀過那……」
「你在說昏話，波爾卡，」亞科夫插口道。

幾天和平地過去了，其間亞科夫到佛爾戈洛得城往返了一趟，米倫回來了。

「我們這裏又有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米倫說，憂慮地縐起眉。「耶濟奉省城來的訓令，正在調查那獵戶在怎樣的情形下淹死的。他們已經逮捕摩德維諾夫，科爾亞柯夫，以及這般人裏的丑腳，火夫克羅托夫。事實上逮捕了每個同那獵戶一同釣魚的人。摩德維諾夫臉上有一塊抓傷，耳朵有撕裂的傷痕。他們發現其中有政治意義，似乎是……當然，並不是指那裂傷的耳朵說的。」

他站在鋼琴旁邊，他手裏搖着夾鼻眼鏡，半閉着眼睛，凝望牆角。從他那摺縐的皮短大衣，綉紅色的褲子，和蒙着灰塵的、齊膝的高統靴看來，他像個機械師。但是他的骨節稜稜的、剃得光光的面頰，和修得很短的上鬚叫人聯想到一個兵士。不論他在說甚麼事情的時候，他那冷冷無情的面容從不改變。

「這是一個白癡的時代！」他深思地說。「目前我們遭逢一次新的戰爭。我們按照我們的向例，製造戰爭是爲的把注意力從我們自己的愚蠢上移開。我們不知道該怎樣同愚蠢開戰。我們沒有這力量。同時我們得正視的一切問題是在國內。在這農民爲主的國家裏，工人階級的夢是要由工人來掌握大權。伊里阿·阿托莫諾夫同他們是一夥，他是一個商人的兒子，是一個受命担負從工業上、技術的知識上、來歐化這國家的偉大工作的階級的一份子。一個比一個糊塗！反叛本階

級的利益，應當處死刑，因為，廣泛地說來，這是對國家的叛逆。我由高里茲維托夫那樣的智識份子而瞭解到這一點，他同任何一類人都沒有關係，沒有可以放倒他的頭的地方，因為他沒有那種工作的能力，他只會讀書、空談。我發覺一般的俄國革命行動不過是沒有才能的人的一種職業而已。」

在亞科夫看來，似乎他的堂兄是當着滿滿一屋子的人面前在高談闊論。他把眼睛眯了又眯，末後終於完全閉上了。亞科夫不再聽他所說的，開始思索他自己的事情，不知道諾斯科夫慘案的追究會怎樣結束，對於他自身有甚麼影響。

然後，米倫的妻子進來，因懷孕而大腹便便，看去好像一隻衣櫃，她把視線轉到米倫身上。

「來，換衣服，」她用疲倦的聲調說。米倫便馴順地把眼鏡架到鼻梁上，離開了。

一個月以內，所有被捕的人都釋放了，米倫向亞科夫用一種嚴厲的不容反對的口吻說：

「你務必完全開除他們。」

不自覺地，亞科夫已經長久地習慣於遵從他堂兄的冷冰冰的命令。他甚至把這當做一種便利，因為這可以從他肩上卸脫對於工廠事務的責任，然而他說：

「我們應當留下那火夫。」

「爲甚麼？」

「他是一個談諧的人物。他爲我們工作了多年，他使得工人開心。」

「是麼？好的，那麼，假定我們留下他罷，丑角的確是有用的。」他補充了一句，抿着嘴唇。

短短一個時期中，依亞科夫看來，似乎一般的事情都順順當當。戰爭遏制了人們的衝動，人變得越發沉靜越發深思了。但是他已經習慣了不快的經驗，而且焦躁地期待着新的不快經驗，他心中有着預感，似乎有許多這類事情貯藏着等待他哩。他沒有等待許久。聶思鐵倫克又在城裏出現，臂上挽一個像維拉·波波伐那樣的頰長的女人。他在街上遇見亞科夫，從老遠的地方便照直盯着他，過後走到他跟前，問他一向可好。

「你能在一個鐘頭以後來看望我麼？」他問。「我同我岳父住在一處。我的妻子要死了，你知道的。所以我要求你不要在前門按鈴。這會攪擾了她。穿過院子一直進來吧！再會！」

這一小時拖延着，既厭煩又無窮無盡。當亞科夫在一間裝滿書架的房間內陰慘慘地坐在一把椅子上時，聶思鐵倫克說，低聲地，好像他在聽着甚麼：

「現在，他們把我們的朋友幹掉了。這是毫無疑義的，雖然還沒有證明確實。這件事情幹得

很聰明，可以讚美他們一下。我要問你的是這個：你心愛的女人，派拉介芽·娜撒羅伐，是斯拉柯比富塞伐女郎的一個朋友，這女郎幾天前在佛爾戈洛得城裏被捕了。你認識她嗎？」

「我不認識，」亞科夫說，馬上汗流浹背；但是憲兵伸一隻手到他鼻子那裏，開始審察他的指甲。

「你認識她的，」他很鎮靜地說。

「或許我認識吧，也說不定。」

「正是認識的。」

「他要怎樣？」亞科夫詫異着，從眉毛下面觀察那憲兵的灰色扁臉，那臉上有紅血管，大鼻子，害着眼症的淚眼。這淚眼似乎在湧出抑鬱疲憊，流出酸的葡萄酒樣的水來。

「我同你談話並不是用辦公事的態度，而是做爲一個朋友，是希望你平安，並且同情你的事業的利益的，」亞科夫聽見他用挺嘶啞的聲調說着。「因此你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親愛的

……射擊手啊！」憲兵微笑着。「我說射擊手，」他停了一刻解釋道，「因爲我曉得另外有一次你利用你的火器，却沒有成功。那麼你知道斯拉柯比富塞伐女郎是你心愛的女人娜撒羅伐的一個朋友。現在想一想看：諾斯科夫的行動的性質除去你我以外誰也不會知道，並且我是在這種交誼

的聯繫範圍以外。諾斯科夫決不笨，雖然他是太軟弱，並且……」

聶思鐵倫克望着桌子底下，嘆口氣。

「甚麼事情也不能支持長久。現在該你自己來說了……」

在亞科夫·阿托莫諾夫的幻想中，從這官長的唇中吐出來的不是話語，而是細小精緻目不能見的套繩，勒緊他的咽喉，絞得這樣有力，弄得他的胸膛變得冰涼，他的心停止搏跳，身邊的種種東西搖幌叫囂像一場冬天的暴風雪似的。聶思鐵倫克繼續說下去，從容不迫，顯然是專心注意的：

「我想，我還差不多相信，你自己曾經一不小心說漏了口，是吧？現在，你想想看！」

「不，我沒有，」亞科夫小聲說，唯恐他的聲氣露出馬脚。

「你有把握麼？」官長問。用他的紅手指抹他的上髭。

「不，我沒有說漏，」亞科夫復述道，搖着他的頭。

「這才怪啊。很奇怪。然而這筆損失可以補償的。這便是我們所要做到的：諾斯科夫的地位必須由同種類的人來代替，這人於你是有用的。一個叫做米那耶夫的人會來求見你。你該把他安插下，可以嗎？」

「可以，」亞科夫說。

「完了。這件事算結束了。小心啊，我請求你！不要向任甚麼女人走漏一句話！你懂得麼？」

「他同我談話把我看作一個小孩子或傻瓜似的，」亞科夫想。

然後憲兵談到秋天鳥類的遷徙，並且這遷徙就近在眼前，談到世界大戰，他妻子的疾病，目前他妹妹來照料她。

「不過，一個人總要往最壞處打算，」他說，撚着上髭的一端，往上撚到他的肥耳輪那裏，同時努起他的上唇，露出黃牙來。

「我得躲開他，」亞科夫想。「他會給我惹禍的，我非走不可了。」

「鬼來抓了你去罷！」他想，沿鄂喀河的河邊走着。「我何所求於你呢？我求甚麼呢？」

細雨，這秋天的先驅，懶散地落下，灑在地上。河裏黃濁的水而覆着漣波，在令人作嘔的溫暖空氣中有一種使亞科夫·阿托莫諾夫陷入更深的憂鬱的東西。難道不能取消這些荒謬不必要的牽累而過一種安靜單純的生活麼？

但是一個月又一個月的掠過，像是冬天暴風雪中的雪橇，各個載着奇特的、不安的重負。

薩訶爾，莫洛索夫族中的一個，從世界大戰的戰場回來了，胸前佩着聖喬治十字章，他的頭被火燒禿，臉上蓋滿紅瘡。他有一隻耳朵扯掉了，原來是右眉毛的地方現在成爲一塊紅疤，疤下藏着一隻被擠破的、無生命的眼。然而他那另一隻眼的表情是嚴厲、專注的。他立刻同火夫克羅托夫交成朋友，那跛足的塞拉菲木的學生開始唱一隻歌，他隨和着：

「唉，風雨飄搖，

在一條污穢的戰場我躺倒，

我不辭辛勞——我這癡子啊，——

爲了歐洲而打仗，

拚一死也不告饒！」

「喂，薩訶爾，世界大戰打得怎樣了？不好麼？」亞科夫問莫洛索夫。

「簡直不好啊，」織布工人答道。他的口吻是莽撞而傲慢的。他的言語染了那火夫歌詞的絕望的污穢。

「我們沒有主人，亞科夫。彼德羅維奇。」他面對面地向亞科夫說。「樣樣事情全是騙子們

弄的花樣。」

他同伐斯加竟然變得非常惹人注目，就跟秋夜的黑暗中點着的兩盞街燈一樣。塔特亞娜的樂天的丈夫穿起一條褲子，褲襠大得可笑，顏色同薩訶爾的破爛的軍服外套一樣，火夫望着他唱道：

「一條口袋一樣的褲子啊！

試看一個多麼與衆不同的人穿着它——

因爲有些人像我一樣，上身生得大，

而有些人生得大的是……」

使亞科夫驚訝的是他的妹夫絲毫不惱怒這戲弄，却哈哈大笑，那意思分明是在鼓舞這火夫再賣弄他的無禮。工人們也笑，但是比別的東西，更使得全廠的人歡笑的是，薩訶爾·莫洛索夫帶來一隻蓬蓬鬆鬆的小狗，狗尾巴在背上翹起來大有英雄氣概，把白的聖喬治十字章用皮帶繫着，垂攤在尾巴下端，走進院子來。

這種不顧體面是米倫所受不了的。薩訶爾由警察逮捕，那小狗歸屬梯洪·維阿洛夫所有。

許多跛足，瞎眼，失了手臂的人在城裏街道上走來走去——這些是被各種苦難損壞了的人，他們穿着軍人的外套，他們的衣服，把這整個地方染了潰膿的瘡的顏色。這些折手斷足遍體鱗傷的兵士常被城中婦女帶領着出來散步，那些婦女由維拉·波波伐領導，她又瘦又長，好像一把掃帚。她甚至試着鼓舞波麗娜來做這件工作，但是波麗娜光是搖搖頭，開始尖叫埋怨：

「哦，我辦不到。這是要叫人作嘔的！看，亞夏，他們是多麼年青健康啊，然而他們全都殘廢了，他們身上的氣味是這樣可怕——不，我辦不到。聽我的話，我們走開吧！」

「到哪裏去？」亞科夫糊裏糊塗問道。他留意到他的情婦變得脾氣越來越大，她吸許多紙烟，她的呼吸聞起來有一種苦辣的氣味。並且，一般地說來，凡是這城裏的婦人——特別工廠裏的——變得越發躁烈。她們永久是滿腔不平之鳴，冷嘲熱諷，並且埋怨生活費用的困難。雖然她們的丈夫造出一種空氣要求提高工資，他們的工作水準却江河日下。黃昏時候，可以聽見一種新的喧嘩在工廠村子裏，——是高聲的、憤怒的議論的喧嘩。

那莊嚴的鎖匠，米那耶夫，夾在工人當中走進走出。他是一個三十歲年紀的漢子，面容黧黑，生一個大鼻子像猶太人一般，亞科夫處處胆怯地迴避他，極力避免遇着他那黑眼的呆視，他的眼睛望着人時，好像他忘記了一件事情却記不起來是甚麻事情似的。

彼奧德爾·阿托莫諾夫常在院子裏蕩來蕩去，像一團污穢不定形的東西，簡直難以移動他那跛腿。近來一件狐皮大衣搭在他的寬肩頭上，雖然那皮毛已經磨光。他常喝住人們，嚴厲質問他們到哪裏去。等到他們告訴他了，他便揮他的手吩咐道：

「那麼去你的吧，你這懶骨頭！這些吸我血的臭虫！」他那鼓脹的紫臉因了嫌惡而顫抖着，他的下嘴唇鬆弛地垂下來。亞科夫在別人面前看見他父親就覺得難爲情。他妹妹塔特亞娜整天價沙沙地翻報紙，她生活在非常驚駭的情況中，以致她的耳朵總是紅的。米倫一味像鳥一般飛到省城，飛到莫斯科，飛到聖彼德堡，他一回來使用他那美國皮靴的厚後跟踏着地面，講述惡意的事，講到一個醉醺醺的放蕩的農民纏住沙皇像水蛭一樣。

「我不相信有這樣的農民存在，」奧爾格倔強地說，她半盲的坐在沙發上她兒媳的身邊，她兒媳的兩歲大的兒子蒲拉登在跳躍嚷叫，「這故事是故意捏造來……」

「這是頂頂值得注意的！」塔特亞娜的快活的丈夫宣稱，「這是驚人的！農村在報仇了！啊哈！」他便欣喜地搓着他的胖手，——手上佈滿紅的粗汗毛——他是唯一的有把握地期待着某種節日的人。

「啊呀！」塔特亞娜煩擾地叫道。「甚麼事你這樣歡喜？我不懂。」

「甚麼——事？你不懂嗎？」密特亞張開嘴吃驚地嘎聲叫道。「那麼，現在聽明白罷！農村正在報以往受苦受難的仇，在這農民的身上，這仇恨完成一種高度毀滅性的毒。」

「恕我多嘴，」米倫說，縐着眉，「不過你跟方才說的意思迥乎不同。」

但是密特亞用透徹發揮的議論繼續說下去，由於興奮，說話時喘不過氣來。

「他是一個象徵，不只是一個農民而已！僅僅在三年前，他們還慶祝過皇朝三百年的紀念而現在一個……」

「胡說，」米倫尖刻地答道，亞柯富烈夫醫生聽到這裏照常微微地笑，亞科夫·阿托莫諾夫暗想着倘使這些言語傳進憲兵聶思織倫克的耳朵裏……

「你們何苦談論這些？」他問。「這裏頭有甚麼大道理呢？」

他便勸他們停止。

他留意到米倫也反乎常態地神情恍惚，焦慮不安。亞科夫感覺這現象特別叫人心慌。說到頭來，密特亞是唯一的依然故我的人，他繼續像陀螺似地轉來轉去，仍照着老樣子噴濺出笑話來。

黃昏時分，他彈着六弦琴，唱道：

「我的愛妻死了，

躺在她那墳墓裏面……」

但是塔特亞娜不再理睬他的歌曲。

「呸，我聽得厭！」她說，走出去看她的孩子去了。

密特亞分明知道該怎樣使工人安靜。他勸米倫從鄉村買進麵粉，穀子，豌豆，馬鈴薯，照本錢賣給工人，只津貼運費和雜用。他們因此歡喜起來，依亞科夫看來，全廠工人顯然變得對這快活的人比較對米倫信仰得多。他還看出米倫和塔特亞娜的丈夫越來越常吵架。

「風向甚麼方向吹，你就要向甚麼方向走，是不是？」米倫尖刻地問，無意遮飾他的壞脾氣。

「這是人的意志啊……這是人的權利啊……」密特亞答道，微笑着。

「我問你，你認為你是甚麼東西？」米倫嚷道。

「不要拌嘴，」阿托莫諾夫老人家咆哮道，但是亞科夫在他父親的黯淡無光的眼睛裏看見滿意的一閃。這老頭子開心地瞧着他的女婿和姪子的口角；當他聽見塔特亞娜的氣惱的唧噥，並且

娜泰芽怯生生地央求着的時候，還微笑着：

「再給我斟上一小杯，唐芽。」

每一件新的事故都叫人心驚，像晴天霹靂一般降下來，跟以往發生的事情全沒有聯帶關係。突然奧爾格死了，她已經變成完全盲瞎，這時感受風寒便在四十八小時內去世，在她死後不多幾天，城裏和工廠裏接到驚人的消息。沙皇退位了。（註一）

「現在怎麼樣了？會成爲一個共和國麼？」亞科夫問他的堂兄，他堂兄的鼻子滿心喜悅地粘在報紙上。

「當然會成爲一個共和國的！」米倫答道。他倚着桌子，手放在打開的報紙上，結果是報紙繃緊了，隨着很響的、嘶的一聲裂成兩半。對於亞科夫，這似乎是凶兆，但是米倫是伸直身體，臉上現出一種奇特的表情，這時他用一種不自然的聲調既吵鬧又濫文地說：

「這是俄羅斯復元和復興的開端！真是這樣的，我的朋友！」

（註一）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四日革命政府成立，十五日俄帝尼古拉二世下詔退位，是爲三月革命。新政府爲上中產階級所把持。

他伸出手臂來好像要擁抱亞科夫，但是不一會兒就放下一隻手臂。另一隻手臂他依然伸着，然後舉起來，扶正他的夾鼻眼鏡，又伸出來，使得他自己看起來像是一個信號柱。明天他要到莫斯科去，他宣佈。

密特亞也伸出手臂來像一個凍僵的車夫，嚷道：

「現在一切都順順當當了。現在畢竟這國家要說出偉大的話來，這話是久已在它的靈魂裏成熟了的。」

米倫不再向他爭辯。他只是深思地微笑，舐着嘴唇，亞科夫看得出來這是由於一切都順順當當的緣故。人人皆大歡喜。在前門的階沿上密特亞告訴那些聚集在院子裏的工人聖彼德堡發生了甚麼事情，婦女們歡呼着，然後抓住密特亞的手腳，開始把他拋到半天空。密特亞滾成一個大球，飛到很高的高度，但是當他們拋擲米倫時，他竟然在天空碎成一片片，看起來似乎他的手臂和大腿扯散了。密特亞被一羣老年的工人圍繞着，一個彪形的、筋肉發達的織布工人叫做傑拉西木·佛爾諾夫的，臉對臉向他嚷道：

「密特亞·帕夫洛夫，你是同我們氣味相投的人！氣味相投的人，你懂嗎？給我喝采啊，伙計們！」

般：

他們便歡呼喝采，火夫伐斯加，禿的頭頂亮閃閃的，舞蹈着，喊出一隻歌來，好像喝醉了一

「那些遙遠膜拜沙皇寶座的人，

一步步走近，

啊呀！

寶座上面——黑烏鴉！」

「唱下去，伐斯加！」他們鼓勵地嚷道。

他們也要拋擲亞科夫，但是他逃之夭夭，藏在家裏面，深信等工人們把他拋上去，必定不屑於用手臂接着他，他就要摔在地上粉碎了。有一天傍晚，他坐在辦公室裏，聽見悌洪的語聲在院子裏他的窗子底下：

「你爲甚麼要帶走這小狗呢？把他賣給我吧。我要把他變成一條好狗的。」

「嘿，老頭子，這是訓練狗的時候嗎？」薩訶爾·莫洛索夫答道。

「他於你有甚麼用處呢？賣了他吧。給你一個盧布，你肯麼？」

「不要再說了。」

「那沙皇，梯洪，喂，你知道麼？」亞科夫說，從窗口探頭望出來。

「知道的，」老人宣稱，瞥看着這房的角落，他吹了一聲低低的口哨。

「他們廢了沙皇！」

梯洪俯下身子，拉起他的靴統。

「他們終於採取行動了！」他說，對着地下。「這就是安東諾夫何以常常說：『那車子失了一個輪子。』」

然後他直起身子，在角落裏走來走去，柔聲喚道：

「土侖，土侖……」

一週又一週，那喧囂的歡樂在舞蹈中度過去。米倫，塔特亞娜，那醫生，是的，以至每個人，彼此開始和善地互相看待。幾個從城裏來的陌生人出現，帶走了鎖匠米那耶夫。然後春天來了，接踵而來的是日光普照，大地溫暖。

「聽着，我的鹹東西，」波麗娜說。「我不明白究竟發生了一些甚麼事情。沙皇不肯治理了。凡是軍人都被殺都殘廢了，警察受驅逐了，某一些國民掌握權力了。現在我們該怎樣過活

呢？一切壞蛋會任性胡鬧，那麼當然齊泰金不會讓我太平的——豈但是他，還有一切別的常向我求愛而被我拒絕的人。我不要住在此地，現在我不能住在此地。每個人爲了同樣的緣故都遠走了，我應當到一個沒有人認識我的地方去，住在那裏。這樣說來，這一切——我的意思是指這次革命和解放——的目的是要使各個人可以按照他自己喜歡的方式去生活！」

波麗娜的議論變得越來越倔強而且冗長。亞科夫感覺這議論中有着駁不倒的地方，便試着穩住她的心，說：

「稍爲等一下，等到大局平定，然後……」

但是他不久便不相信這種騷亂會平伏。他天天看見工廠裏的紛擾在增長，那樣子變得越來越駭人。一個已經縱容着恐懼變成習慣的人總可以給恐懼找到一個藉口的，亞科夫開始心驚於薩訶爾·莫洛索夫的燒焦的頭。薩訶爾到處招搖，現出了不起的神氣。工人們順從他像羊順從牧羊狗一樣，密特亞在他身邊飛翔着好像一隻馴順的喜鵲。實際上，莫洛索夫有些像一隻已經學會用後腿走路的大狗。他頭上的焦皮必定裂開了一點，因爲他有時用密特亞給他的一塊塔特亞娜的粗浴巾纏頭，纏成頭巾的樣式。他的大頭似乎壓着他，使他顯得比他真正的身材矮一些。他昂頭闊步如同肥胖的副警察隊長耶濟的一樣。他的姆指插在他那襤褸的軍褲的皮帶內，他的手指上下移動

着跟魚鱗一樣。

「維持秩序，同志們！」他叫嚷道。

當他審問三個偷竊麻布的青年小伙時，他高聲訊問這些竊賊，一院子裏面都可以聽見：

「你曉得你是從誰那裏偷去這些東西的嗎？」

他自己回答道：

「你是從你們的一家人，我們這些人這裏，偷去的。如今，偷竊還可能嗎？你這——」

他下令鞭撻這些竊賊，兩個工人動手用柳條抽打他們，這時伐斯加舞蹈起來，激昂地唱道：

「看，

他們鞭撻犯人的脊梁！

人們讚歎，

「多麼公正的法官！」

歌聲中止，他喃喃着，伸出手臂來，突然嚷道：

「哦，主啊，救救你的人民！」

「妙極啦！」密特亞嚷道。

密特亞穿一條灰褲子奔忙着，一頂皮帽子背在腦後。汗水在他的棕紅色臉上閃亮，陶醉歡欣的眼色從他那綠眼睛照射出來。昨天晚上他曾經同他妻子厲害地口角一場。起初亞科夫聽得一陣高聲的私語，從他們房間的窗子飄進花園裏來，過一會便是從塔特亞娜的控制不住的尖叫聲：

「你是個小丑！你是個不要臉的人！你覺悟了。真的嗎？乞丐是沒有覺悟的。這是說謊！一個月以前你這些覺悟——但是我受得够了！明天我要到城裏我姐姐那裏去。……是的，孩子們也去！」

亞科夫並不驚異這回事，因為他久已見到那紅髮的密特亞變得越來越討厭。不過，他居然第一個察見他的不可信任，不免感到一點驚異甚至些許驕傲。連娜泰芽不久以前還喜愛密特亞如同喜愛家禽一樣的，現在也開始抱怨了。

「他變得非常難於共處，怎麼會弄成這樣的啊？他或許是一個年青的『希尼』吧！看看你們？你們喂飽了他們，於是他們……」

「樣樣事情都是美妙絕倫的！」密特亞喊道。「生活是個美貌的婦人，智慧的婦人。至於寓言裏說到狼和羊和平相處是不是可能——這些全應當被忘掉才對，塔特亞娜·彼德羅夫娜！再來

談這類事情，是太遲了！」

「明天你還要講些甚麼？」米倫問，用冷冷的、憤怒的口吻。

「生活鼓舞我說甚麼，我就要說甚麼！那麼你還要問甚麼問題麼？」

米倫同他妻子越來越警戒着，不肯親近密特亞，好像他身上塗着煤煙一般。幾天後，他遷移到城裏，隨身帶去他的私產，包括三大包書和一籃襯衫。

從各方面亞科夫觀察到無意識的不安的火焰。叫號的愚蠢的煙靄從每個人湧升上去，匯合成雲，而且絲毫沒有這種瘋狂的日子已經達到終點的徵象。

「喂，」他對波麗娜說。「我的主意打定了。我們走吧！先到莫斯科，然後——哦，我們得想一想……」

「到底有這樣一天啊！」她欣喜地叫道，用親吻摟抱遮沒了他。

七月的黃昏，給花園充溢了深紅的昏光，穿過窗子吹送進來雨浸日曬的土地的濃重香氣。那是可愛的，却又淒涼。

亞科夫從頭頸上拿開波麗娜的溫暖濡濕的臂膀。

「蓋好你的胸膛！」他深思地說；「其實，穿起衣服來吧！我們得莊重些！」

她從他膝頭翻身下來立在地板上，縱身兩跳便達到床邊。然後，給自己裹上一件浴衣，她坐
到他的身邊現出一付辦公事的神氣。

「你知道，」他用一種臨時發動的聲調開始說，一面摸他面頰上的鬍子，「我們得想一想，
想法找到一個地方，一個國家，在那裏萬事安安靜靜，而且我們可以不必探聽或思索那些與我們
不相干的事情。那才是合我們胃口的地方！」

「當然。」波麗娜說。

「我們必得很小心。米倫說火車上擠滿軍隊裏的逃兵。我們得假裝窮苦。」

「是的，不過你身邊要多多帶上儘你能帶的錢。」

「當然，我要帶的。可是我走的時候甚至不告訴我自己的家屬，我要到甚麼地方去。我假裝
要到佛爾戈洛得去，你懂嗎？」

「可是你爲甚麼要守秘密？」波麗娜在懷疑的驚訝中問道。

他不知道爲甚麼，這念頭他僅僅是湊巧臨時發生的。不過他覺得這計劃不壞。

「哪裏，你要知道，我的父親和米倫在着……他們要質問的……這是完全不必要的。在莫斯
科有的是錢。我可以在那裏撈到一大筆錢，了不得的錢……」

「不過要趕快！」波麗娜懇求道。「你看這裏是活不下去了。樣樣東西都貴，甚麼東西也買不到。說不定人們不久要搶掠，因為——除此以外他們怎能生活呢？」

她瞥着門口，密語道：

「目前，還有那廚娘，她本來是心好的，現在她已經變得驕橫，常常似乎喝醉了酒。她說不定等我睡熟要來謀害我的。怎見得她不會謀害我呢，既然樣樣事情都這樣亂糟糟的？昨天我聽到她同一個人悄悄語說話。『啊呀！』我自思自想道。『會出甚麼事情嗎？』可是當我輕輕開了門，原來她在對她的膝蓋自言自語！唉，這是可怕的。」

「等一下，」亞科夫說，斬斷她那不安的私語的急流。「我要先走……」

「不，你不，」她高聲說，用她的小拳頭敲打他的膝頭。「我要先走！你得給我一些錢並且……」

「那麼你不相信我嗎？」他用傷心氣憤的口吻說。他得到的回答是堅定的：

「不，我不。我是誠懇的，老實對你說罷：我不！現在誰還能相信誰呢，既然沙皇也被出賣，人人都受遺棄？你自己相信誰呢？」

她叫人折服地講着，但是她的胸墜從她那寬鬆的浴衣的摺層裏甚至比她自己更其令人折服地

講着。亞科夫·阿托莫諾夫向她讓步，他們決定第二天她先動身到佛爾戈洛得去，在那裏等候他。

第二天亞科夫開始訴說他的胃和頭作痛，這是絲毫不足怪的，因為近幾個月來他變得越發消瘦，目前心神渙散並且衰弱不堪，他那原本炯炯的眼睛無光了。八天後他在從本地火車站到佛爾戈洛得的道路上旅行着，沉靜地沿着毀壞的大道的邊沿踏上旅途。大道上的圓石子從它們原來的地方翻出來，可以看見這些石子插在深深的車轍裏，車轍裏的泥土已經乾了，現在堆成小小的一堆堆，給轍縫留下斑斑點點的癢瘡。在他身後，生活也鋪陳着破碎的一片片，在他面前，一個毫無生氣的太陽在雲霧中一個柔軟的洞穴裏面照耀着，像一個蒼白的斑點。

一個月以後米倫·阿托莫諾夫從莫斯科回來。

「我有一些壞消息給你，」他對塔特亞娜說，俯下頭察看他的手掌。「那下賤的女孩子，亞科夫同她同居過的，在莫斯科來看望我，說有幾個人——嘿！現在到處有着多麼可怕的人啊！

——把亞科夫打得昏迷不醒，把他的屍首從火車裏拋出來……」

「甚麼！」塔特亞娜叫道，試着從椅子上立起來。

「……這是在火車開行的時候。他在四十八小時後死了，她已經在沛圖希基車站附近的一個鄉村墳場裏葬了他！」

塔特亞娜默默地把她的手帕蒙在眼上。她的尖肩膀開始顫抖，她那黑衣服覆在她的肩上，樣子好像暗示着她那瘦弱的身軀以及長頭頸正在溶化似的。

米倫扶正他的夾鼻眼鏡，一再搓他的手，一面壓着關節發出爆響，傾聽着孤獨的鐘聲在鳴響，召集晚禱。

「哭有甚麼用呢？」他說，在房間裏踱來踱去。「在我們當中，他是個完全沒有用處的人，並且蠢得可恥。饒恕我！當然，我是難過的。很難過。」

「哎喲！」塔特亞娜說，她睜着她的赤紅的眼皮，用一隻溫濕手指揩她的眉毛。

「那熱昏的女孩，」米倫說，把手放在他的衣袋內。「很拙劣地造作着自命爲他的悲苦的寡婦，可是她裝束得那樣華麗，十分明顯，她敲過亞科夫的竹槓。她說她已經寫信到我們此地來了。」

塔特亞娜搖頭。

「她沒有吧？我曉得她不會的。我認爲不必告訴他父母這件事情。讓他們去想他還在活着。你以爲怎樣？」

「是的，這是最好的辦法，」塔特亞娜贊同道。

「況且，現在似乎彼奧德爾叔父的耳朵聽不見說話了。亞科夫的母親一心把自己淹在淚水裏。」

塔特亞娜點頭。

「我們快要全被人殺死了，」她說。

「說不定的，假使我們長住在這裏。可是我馬上就要送我的妻子兒女到外國去。我也勸你走開罷，不要等到後來薩訶爾·莫洛索夫……既是這樣，那麼我們不必對老人家說明罷？現在你得原諒我。我要回家去。我的妻子是弱不禁風的。」

他用他那長手的手指握着他堂妹的手，搖一搖。

「你不會相信現在出門旅行有多麼困難，」他在離開她的時候說。「道路正處在最最令人心驚胆寒的景況中！」

阿托莫諾夫老人家現在總是半睡半醒的，正在慢慢地潛入更沉熟的睡眠。他在床上度過夜晚和大部份的白晝，其餘時間坐在安樂椅上，面朝着窗，從這窗子他可以看見渺茫的藍天，雲朵不時游來塗污了它。鏡子映出他的影子，一個肥胖的老人，一張鼓脹的臉，縫縫的眼睛，糾結的灰鬚子。當他呆望着他自己的臉時，他想：

「一個小巧的蚊蟲。」

他妻子走來，俯身向他，用她的悄語煩擾他。

「你該到外方去，你該找一個醫生診治一下。……」

「走開啊！」阿托莫諾夫用懶懶的聲調說。「走開，你這匹馬。我厭煩你了。讓我安靜一下罷。」

留下他獨自一人，他便靜聽那院子、花園和其他各處來的、在假日才有的聲音，雖然工廠本身倒是寂靜的。（註一）

他的熟習的伴侶，那個會欺騙他並且用刺激的思想鼓舞他的，已經隱去而且滅亡了。這倒恰

（註一）指俄國第二次革命，即十月革命的爆發，工人罷工。

好，因為在這老人，思考是費力了。他不願意思考，並且久已領悟這樣做是沒有用的，因為，要瞭解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了。他們全都隱到甚麼地方去了呢，——亞科夫，塔特亞娜，他的女婿？有時他就訊問他妻子。

「伊里阿回來了嗎？」

「沒有。」

「還沒有？」

「沒有。」

「還有亞科夫——他回來了嗎？」

「沒有，他也沒有。」

「我看出來了。他們正在宴飲取樂罷。而米羅希加就把那事業吸乾了。」

「不要想這些，」娜泰芽勸道。

「走開。」

她就走到一個角落去，坐在那裏用她那昏花的眼定睛望着這個她曾與之消磨一生的人的殘影。她的頭是搖抖的，她的手也許脫了關節，手的動作是游移無定的。她也消瘦多了，似乎在溶

化，好像一根流油的油脂蠟燭一般。

有些時候，這種時候變得愈益頻繁了，彼奧德爾·阿托莫諾夫被房子裏的一種神祕的騷亂驚醒。陌生人不住地出現，他就望着他們，想要明瞭他們何以喧鬧囂張。

「先生們，這是爲甚麼呀？」他聽他妻子慟哭道。「你們這樣幹是爲了甚麼緣故呀？難道你們不知道他是主人，我們是主人和主婦麼！既是這樣，讓我把他帶走罷。他應當去找醫生診治一下。他應當到城裏去。你們許我帶走他麼？」

「她要藏起我來。可是她爲甚麼要藏起我呢？」他便自思自想道。「她是個糊塗蟲。她一生一世是個糊塗蟲。亞科夫同她相像，別人也一樣。可是伊里阿同我相像。他會回來的，並且把一切弄得井井有條……」

雨裹着雪紛紛落下，空中滿是冰凍的爆裂聲，暴風雪的呼嘯吼叫。

阿托莫諾夫由於飢餓的尖利的劇痛擺脫了半睡半醒的狀態。他發覺他自己在花園的涼室裏面。透過窗玻璃他可以看見赤紅的天在潮濕的樹枝間照耀着，看上去它非常近，近得好像它恰在樹後面垂掛下來，倘他伸出手去，說不定可以摸到它。

「要吃一點東西了，」他說，但是沒有人回答他。

一片潮濕發藍的霧充滿花園。兩匹馬，一匹灰的，和一匹黑的，站立在涼室前面，它們的頭枕在彼此的頭頸上，它們身後的橈子上只有一個穿白襯衫的人坐着在解開一大束繩索。

「娜泰芽，你聽見麼？給我一點東西吃……」

以往每逢他從假寐中醒來呼喚她，她總立刻就出現。她總在附近的地方，但今天却找不到她。

「這是甚麼緣故？」阿托莫諾夫想，他的頭變得清醒一點。「莫非她害病了？」

他抬起頭來。有什麼東西在浴室附近樹林中閃耀。後來認出原來是一支上着刺刀的鎗，在一個淡綠色的兵士的背上，他同樹林混淆不清了。（註一）

「這是你們開的玩笑麼，同志？」有人在院子裏嚷道。「這就是照料馬的辦法麼？連照料豬也照料得強的多啊！爲甚麼不把這草拿開？這草已經弄濕了。你打算要被禁閉在浴室裏麼？」穿白襯衫的人把繩索丟在地下，站起來。

「見他媽的鬼！他從甚麼地方來的？」他向兵士那個方向輕聲說。

（註一）指革命軍。

「作統領的人現在比起往日多得多呢，」兵士答道。

「是誰委派他們的，這些東東西？」

「他們委派他們自己的。各種事情的發生都出乎它們的本意，我的朋友，跟老太婆的神話裏的情節一樣。」

這人走到馬跟前，抓住馬鬃，於是阿托莫諾夫老人家盡他所能的高聲嚷道：

「喂，叫我的妻子來！」

「安靜些，老頭子，」他們答道。「噫，你，那麼你是要你的妻子來，是嗎？」

馬走開了。阿托莫諾夫用手摸了摸臉和鬍子，用冰涼的手指摸摸耳朵，四顧他的身旁。他躺在空無所有的、沒有窗子的牆壁近旁，在一棵蘋果樹底下，樹上懸着纍纍的紅蘋果，好像山梨一樣。他身下躺臥的地方是堅硬的，雖然他蓋着他的破舊的狐皮襖，穿着一件冬天的厚實的粗絨外衣，他還不溫暖。他不懂他怎麼會在這個地方。也許在打掃房屋準備過甚麼節期罷。但是這會是甚麼節期呢？爲甚麼花園裏會有馬，浴室旁邊會有兵士？而且誰在院子裏大呼小喊？

「你是個愚蠢的小孩子，同志！甚麼？人們疲倦了？離着疲倦還太早哩！不要糊塗……」

雖然吵嚷還隔得遠，却已經使他震耳欲聾，並且給他的頭腦裏裝了嘈雜。至於他的腿倒不如



說它們也許並不存在的好，因為他的腿從膝蓋以下不能移動。牆上面的蘋果樹是一個叫做萬加。陸金的房屋油漆匠留下的業蹟，他是個賊，後來去偷教堂，於是死在獄中。

一個身材很寬的人戴一頂粗布的鴨舌帽走進涼室來，隨身帶着一個陰森森的影子，和一股焦油的強烈氣味。

「是梯洪麼？」

「除了我還可能是誰呢？」

梯洪的抱怨的回答也震聾了他。這老守門人張開他的手臂，好像在咯吱咯吱的地板上面游泳一般。

「那個大呼小喊的是誰？」

「薩訶爾·莫洛索夫。」

「那兵在這裏幹甚麼？」

「打仗。」

「敵人已經近到這步田地啦？」沉吟了一下，阿托莫諾夫問道。

「這戰爭對付的是你們，彼奧德爾·伊里奇……」

「不要同我嘻皮笑臉，你個老糊塗蟲！」他的主人嚴厲地說。「我不是你的同志！」

「這是最後一次戰爭。人們從此以後不再要打仗了，」他聽見悌洪安靜地答道。「我們現在全是同志。至於說到糊塗蟲，我真也太老，不至於如此了。」

悌洪分明在嘲笑他，這時他沒有禮貌地在他主人的腳旁坐下，也不脫下帽子來。在院子裏有人用嘶嘎緊張的聲音發命令：

「並且八點鐘以後不許有行人！」

「我的妻子到哪裏去了？」阿托莫諾夫問。

「她找麵包去了。」

「你是說——找麼？」

「是的，當然啦。麵包又不是磚頭。你不會發見它躺在地上的。」

在花園裏，昏光逐步地越發深而藍，站在浴室旁邊打呵欠發怨聲的兵士現在是全然看不見了，除去他那刺刀閃着像是水裏的一條魚以外。雖然阿托莫諾夫要問悌洪許許多多問題，却不開口，但是開口和不開口並沒有區別。他永遠不能了然悌洪說的話。但是，依然，種種問題閃過他的心，混亂了他，因為這些問題永遠不給他功夫想一想哪一個是最重要的。而且他極想吃點東

西。

「我也許是個糊塗蟲，」悌洪嗷嗷道，「可是依然無妨，我在衆人以先領悟了真理。試看大局轉成了甚麼樣子。我說過人人的工作都已經過於勞苦。這就是目前這局面所以發生的緣故。他們掃除了一切，像掃除木屑一樣，像人用一塊布抹去灰塵一樣。他們的確這樣。彼奧德爾·伊里奇。是的，魔鬼定了計劃而你幫了他的忙。而且這一切都是何所爲呢？他們一直是犯了罪又犯罪——他們的罪惡多到無窮無盡！我一直袖手旁觀，不明白這窮盡甚麼時候才會到來。而現在終於到來，應在你身上。一切的一切總合起來鑄成一塊模型像鉛一般讓你受一受——車子失去了一個輪子……」

「他在說夢話，」阿托莫諾夫想，但是他依然問道：

「爲甚麼我在這個地方？」

「你從你的家宅裏給趕出來了。」

「米倫，也這樣麼？」

「人人都這樣。」

「亞科夫怎樣了？」

「他久已不在這裏了。」

「伊里阿在甚麼地方？」

「據說他同這些人在一起。必定是這樣的，因為你居然還活着，否則……」

「他在說夢話，」彼奧德爾·阿托莫諾夫斷然判定，便不再多話。「這老頭子老得心力衰弱了，」他暗自想着。「早就料到要這樣的。」

天空滿佈着細小朦朧的星，似乎是，從來沒有過像這樣的星，至少，沒有這樣許多。梯洪脫下帽子，一邊在手裏揉搓它，一邊再度開始訴說。

「你們的一切奸詐的愚蠢報應到你們頭上來了。現在連乞丐的景況也好得多。」之後他突然改換調子，問道：

「你還記得那職員的兒子，那小孩麼？」

「怎麼？他怎麼樣？」

彼奧德爾·阿托莫諾夫分不清他對這意外的問題是恐慌的成分多呢，還是驚訝的成分多，但是當梯洪說下去的時候，他明白了。

「你殺死他，就跟薩訶爾殺死那小狗一樣。你殺死他是爲了甚麼緣故呢？」

阿托莫諾夫分明看出來悌洪早已把他控告了，現在，他既然害着病，就只好被捕。不過，他並不極恐慌於這預料中的形勢，那尤其大大煩擾他的是悌洪那非人性的愚蠢。用臂肘支撐着，他抬起頭，開始用一種輕侮的責備的口吻講起來，自覺他的舌頭上有一種苦味，嘴巴裏有一種乾燥之感。

「這是說謊！法律上犯罪後受罰有一定的期限，你却不管期限。是的，你發瘋了。你甚至忘掉當時你親眼看見的是甚麼，你說的是甚麼話了……」

「我當時說的是甚麼呢？」這老人插口道。「當然，我沒有看見發生的經過情形，可是我仍然心裏明白，我當時所以要那樣說爲的是要看你怎樣反應，我當時說了謊話，你却快活了，你樂得跳起來。我看了又看，等了又等，可是……你依然如故。阿歷克塞·伊里奇唆使他那醉鬼岳丈去放火燒巴爾斯基的旅館，你父親得到這風聲，便把醉鬼弄死了。尼基塔·伊里奇曉得這回事，因爲，同我一樣，他有一種直覺。他原不應當說出這事情來，可是他告訴了我，因爲他是非常氣憤你們。我對他說：『你是一個和尚，你應該忘掉這一切。我才是該記住的人。』你曾經做出你所做的種種事情來驚嚇他。你逼得他去上吊，後來又去入寺院——爲我們祈禱！但是在他，甚至爲你們祈禱也是恐怖的。他到底沒有勇氣爲你們祈禱！這是由於他喪失了他的信仰……」

似乎是，梯洪可以滔滔不絕一直說到時間的末日——用他那平心靜氣若有所思的態度說着，沒有一點顯然的惡毒。在遲暮的稠密溫暖的黑暗中，差不多不能看見他了。雖然他那率直的議論使人聯想到晚間蟑螂做出的窸窣的吵鬧聲，却不會駭倒阿托莫諾夫，然而它似乎用它的重量壓榨他使他驚愕得說不出話來。他變得愈深信這不可理解的人發瘋了。這時守門人悠悠地長嘆一聲，好像從肩上卸掉一個重負似的，繼續用同樣單調的聲音發掘那不需要的過去。

「我也被你們阿托莫諾夫一家剝奪了我的信仰。尼基塔·伊里奇由於爲你們打算而迷惑了我，使我成爲一個不信仰的人。你們中間既沒有神也沒有鬼。你們在這房宅裏所保持的形像不過是欺哄罷了。你們有所獲嗎？這是講不出來的。說到頭來，也許有一點點吧。你們是騙子，你們靠着欺騙過活。現在這是完全判明了，因爲他們剝出了你們的真面目……」

費力地，阿托莫諾夫移動着身體，於是腳落下來，它們顯得奇異地沉重，膠在地板上不能動。但是既然他腳底的皮膚沒有知覺，這老人便不能感覺到地板，以爲他的腳同他分了家，揚長走了，丟下他懸在半空中。這給他一個驚嚇，他一把抓住梯洪的肩頭。

「這是做甚麼？」守門人問，粗魯地擺脫了他的手。「不要挨到我。你全身沒有力氣了，你扼不動我的喉嚨。你父親倒是個精力飽滿的人，可是他全把精力消耗在誇耀上。你們曾經剝奪了

我的信仰。我告訴你，並且現在我不知道我將怎樣的死法。我同你們相處了這樣久以致……」

阿托莫諾夫越發焦灼地要吃東西，他的腿給他引起極大的恐慌。

「我能够死嗎？我還沒有滿七十五歲哩。哦，主啊……」

他再度試着要躺下，但是他已經沒有足夠的力氣舉起他的腿來。

「幫我的忙，舉起我的腿來，」他命令悌洪道。

悌洪把他舊主人的癱瘓的腿放在凳子上，拍打了一下。然後他又坐下，開始把他的手按在帽子上。有一個東西在他手指間閃亮，阿托莫諾夫看出來是一根針。悌洪在黑暗中縫他的帽子，因而可以證明他是發瘋。在他的上面，一隻灰色的蛾子在鼓翼。三條黃的光綫穿透空中射在花園的地面上。遠處有一個語聲，微弱然而清楚，說：

「我們決不回頭退縮，同志，而且將來也決不回頭退縮……」

但這語聲被悌洪蓋沒了：

「還有你父親。他了我的兄弟。」

「你說謊。」阿托莫諾夫不由已地說，但是他立刻問道：

「是甚麼時候？」

「不要管甚麼時候。」

「爲甚麼你總是說謊，你這瘋子？」阿托莫諾夫問道，突然被飢餓的反覆咬嚙的苦痛所困惱了。「你要怎麼樣？你是我的良心嗎？我的審判官嗎？爲甚麼你三十多年來甚麼也不說呢？」

「我甚麼也不說，因爲我在想！」

「於是想出一肚皮惡毒來？好罷……去，把我報告給警察罷。」

「現在沒有警察了。」

「報告說這人是給我一生一世的吃喝的人！審問他罷！不過我猜你已經把我告了罷！那麼，你要怎樣呢？壓迫我，恫嚇我，勒逼我拿出錢來！」

「你沒有錢，你甚麼也沒有了。你一向就甚麼也沒有。至於說到做你的審判官之類，我却沒有這種熱心。我是我本人的審判官。」

「那麼你爲甚麼要恫嚇我呢，你這瘋傢伙？」

但是悌洪分明沒有恫嚇他，阿托莫諾夫是隱隱覺得的。

「這就是像凱因那樣的人的下場，」悌洪嚙嚙道。「爲甚麼要殺害我的兄弟呢？」

「關於你兄弟的事你在扯謊！」

這倆老人開始愈說愈快，彼此打插。

「你說我在扯謊麼？我當時同他在一起……」

「同誰？」

「同我的兄弟。當你父親毆倒他時，我逃掉了。你父親浸滿了我兄弟的血死去，要不然，爲甚麼會咯血呢？」

「你說得太遲了……」

「哼，無論如何，你們是毀滅了，滅亡了，四面楚歌了。然而我依然如故，站在雲端裏……」

「你已經成了瘋子。」

阿托莫諾夫感覺他的舊僕人在逼他走進一個角落裏，把他推進一個充滿神祕不可見的恐怖的陷坑中。

「你說得太遲了，」他堅持道。「關於你兄弟，你是說謊。你從來沒有兄弟。你這樣的人從來甚麼也沒有。」

「他們有良心。」

「況且，還是你引導我的兒子伊里阿走入迷途的！」

「不，那是你們阿托莫諾夫一家引導我走入迷途的，而尼基塔·伊里奇加重了這惡作劇！」

「可是他說那是你引導他走入迷途的。」

「有多少次我忍不住要殺死你父親。我幾乎用我的鐵鎚敲碎他的腦袋。你是個奸詐的……」

「你才是……」

「後來塞拉非木來了。他也迷惑了我。因為雖然他過的是苦生活，他從來不虧待誰。這是怎麼一回事？各方面我發見奸詐……」

「誰在那裏走動？你到甚麼地方去的？」一個高聲憤怒的語聲在黑暗中嚷道。「吩咐過你八點鐘以後不許亂跑，你這下賤東西！」

梯洪站起來，走到涼室門口，投入黑暗中。為激奮、飢餓、疲憊所壓倒，阿托莫諾夫看見一個又寬又黑的東西經過花園裏的三條光綫，於是閉上眼睛靜待某種最後的恐怖。

「你弄到一點麼？」梯洪問一個人。

「只有這一點點！」

這是她妻子的語聲。她方才到那裏去了？為甚麼她撇下他，倒同那老頭子在一起？

阿托莫諾夫睜開眼，用臂肘撐起身子來，注視那兩個黑的人形，他們正站在門外。心一動，他猛地想到：他過活了一輩子不明白誰是罪人，以及那是誰的罪惡弄得他的生活一向在這樣一種痛苦的纏結裏，在這樣一種欺詐的合圍裏。現在一切突然變得水落石出了。

他妻子走近來，俯身向她。

「謝謝上帝……」她悄悄說。

「娜泰芽是那個該負種種罪咎的人！」阿托莫諾夫斷然說。他發了一聲如釋重負的歎息。「她是貪婪的，我上了她的當！」

然後他嚴厲地咆哮：

「我弟弟尼基塔也毀了他自己，就由於她。這你自己是知道的……」

阿托莫諾夫喘吁吁地透不過氣來。使他驚訝的是，她妻子既不氣惱也不驚嚇，也不熱淚盈眶。她用她搖抖的手撫理他的頭髮，用溫和熱切的口吻悄悄說：

「安靜些罷。不要吵。四周有歹人哩。」

「給我吃一點東西。」

她塞了一個胡瓜和一片不會發酵的麵包在他手裏。那胡瓜是溫暖的，但是那麵包黏着他的手

指像生麵團一樣。

「這是甚麼東西？」阿托莫諾夫驚愕地問道。「這是給我的麼？就是這一點點麼？」

「不要響，看在基督的面上，」娜泰芽悄悄說。「沒有再多的了，你看……那些兵也……」

「莫非這一點點，就是我一生受盡恐懼受盡艱苦以後，你該當給我的麼？」

當他在手裏掂那麵包的重量，自言自語時，他猜測到有某種不可忍受的、嚴重的暴動發作了。這是連娜泰芽也不能負責的了。

「我不要。」他用一種沉痛然而堅定的聲調說，這時他把麵包拋向門外。

它被梯洪拾起來，他嘟囔着，把麵包吹了一兩下，之後娜泰芽又把它放到他丈夫手裏。

「吃罷，吃罷，」她悄悄說。「不要生氣啦。」

但是阿托莫諾夫推開她的手，緊緊閉上眼，咬牙切齒，在一種激烈的憤怒中重複說道：

「我不要。拿開。」

版初月一十年五卅國民華中
版再月一十年七十三國民華中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許 不



人 行 發
林 文 吳

所 行 發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號 八 弄 一 路 鹿 鉅 海 上
號 五 四 一 路 國 民 慶 重

所 刷 印
所 刷 印 活 生 化 文

書 叢 文 譯

家 一 夫 諾 莫 托 阿

著 基 爾 高
譯 龍 汝

分 五 角 三 元 二 圓 金 價 定

法務部調查局



031205

民國 40 年 3 月 日
 圖書登記
 文藝 第 268 號
 類
 號之
 東港中學圖書章

國家圖書館



004652741



東港中學圖書章
 民國 40 年 3 月 8 日
 登記 671 號
 文學